清 貴筑
姚 華撰

# 弗堂類稾

上

# 弗堂類稿出版簡介

弗堂類稿，民國貴州貴筑姚華茫父撰。

原書共三十一卷（分計詩十一卷、詞三卷、曲一卷、賦一卷、論著三卷、序記一卷、序跋五卷、碑誌、書牘、傳、祭文、贊、銘各一卷），民國十九年，其主講興義筆山書院時及門王伯群爲之蒐輯校印於南京，由中華書局用仿宋版精印。書前冠以王氏所爲序一篇，書尾又有跋，於茫父學行，頗能道其大概。本館此次景印即就此本所改編。

本館改編所在如下：㈠刪去詩詞曲賦等十六卷。茫父詩詞，冠冕一時，其題畫之作，元氣淋漓，蒼涼古樸，尤稱絕唱；惜多爲情感之發抒，與文獻參究之關係不大，所以割愛舍去。㈡將論著以下各卷，分別加編卷數，以求文章部居，更易瞭然。㈢於書前分卷詳目暨全書各頁下，加編頁碼，便利讀

者翻檢，可省去不少功夫。㈣將書中手民誤植之字，按書後所附刊誤表一一爲之改正。㈤湘潭周大烈所撰墓誌銘，原附於書末王伯群跋文之前，爲求讀者瞭解參考方便，此次改印，移植於書前，與王序銜接。

茫父學問文章之大端，讀者自可於本書中得之，不待多事嘵喋；現在只引王氏序文中兩節，以爲發凡之助：

「先生之學，原本經史，旁通諸子百家，而深探乎吾國文字之原。凡金石書畫篆刻，亦罔不覃思精研，一破古人未發之扃。」

「其爲文，胎息漢魏，而兼採唐宋，冲夷淵雅，不屑屑爲家數之爭門戶之見。」

茫父去世於民國十九年六月，其時北伐甫告成功，正當舊京文獻缺乏之時，所以一生行誼，記載無多，本館曾多方搜尋不得，只有仍借原書之王序周誌以見一斑。

此十五卷之書，份量重輕，極不一致，即如書牘以下，傳、祭文、贊、銘等五卷，莫不篇幅寥寥，此並非作者强爲區分，以充卷帙，其體制不同，原文自可爲證；其所以楮墨無多者，蓋由於賦性懶散，稿多遺失之故。此次景印，已無從補苴，只可一仍其舊，保存原來面目。

# 弗堂類藁

伯羣

# 姚茫父先生類稾序

茫父先生蓋嘗主講敝邑筆山書院爲伯羣所朝夕請業者也自後先生通籍官京曹之東瀛留學寓書伯羣往游尚得追隨海外及畢業歸國遂不獲侍几席國變以來先生仍寓北平日以文史自娛伯羣歲時北行必敬問起居意軒軒劇談猶昔然已病瘵年五十餘矣叩所撰述謂懶散頗遺失將理董之今年函稿來則裒然猶巨帙先生之學原本經史旁通諸子百家而深探乎吾國文字之原凡金石書畫篆刻亦罔不覃思精研一破古人未發之扃浩然有以自

得每一疑義必反覆得其佐證順其脈理以通其意象其爲文胎息漢魏而兼採唐宋冲夷淵雅不屑屑爲家數之爭門戶之見此固當世治國故者所衆口交稱非伯羣之私言也其爲教必迎機而道要於學行合一其於世泊然無所營偃處荒菴終日惟摩挲圖書雖窮老家無長物晏如也念先生所著數十年精力所萃雖散佚過半猶得見其大概令覽者知爲學之方當不爲古人所束縛饜而飫之必有得焉寧不爲後來學者之導師矧其行潔而品峻尤異乎今之人者稿將刊先爲之序以發其凡民國十九年三

月卅日與義王伯羣

貴陽姚茫父墓誌銘　湘潭周大烈

嗟乎士夫道喪茫父乃鬱鬱隕於破寺中矣茫父姓姚名華原字重光貴州貴陽人清光緒丁酉舉於鄉甲辰成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習說文許氏學好篆隸奉親居京師蓮花寺窮搜金石文字比勘題識早夜不休於士夫所挾持爲榮貴者若冥然而無睹其困勤篤嗜清之張廷濟無以過之時德宗在位穆宗生每孝欽顯皇帝臨朝稱制內政敗亂庚子拳匪事起國幾亡君不勝憤慨值議變法偕朝士赴日本學法律政治余時亦自湖南東渡同入法政大學見

其挾冊上堂書所授語一字不遺固矻矻以廁羣强中圖拯救之道學竟歸遷郵傳部船政司主事郵政司建核科科長而國已亂未幾宣統帝遜位民國建立被選爲臨時參議院議員自是四居議席然所抱持者蓋無一不與人相忤所謂議會政治竟未嘗參與焉乃憤然盡棄所學仍居破寺中理其舊業更恣意作書畫每畫輒題其詩詞與曲曲尤工人競買之朝夕所資略取給焉余官京師時亦寓寺中與論金石詞曲以爲遭此時固得所遣矣自宣統己酉至民國十八年間連丁繼妣熊恭人暨孝憲先生憂又連

喪子女四人其弟蘐早喪僅遺一女又病卒值國內軍人鬬爭戰禍日劇憂亂迸於一時遂得偏廢疾余時時往視之外貌豐碩如故仍據案揮殘臂作書畫磅礴鬱積意氣若不可一世四五年中無頹敗狀嗟乎是豈真不可一世邪十九年六月病再發一日而卒所著有小學答問說文三例表金石系黔語古盲詞蒐存未刊行自定詩賦詞曲論著雜文題曰弗堂類稾三十一卷其門人王伯羣爲印於金陵曾祖玉德妣吳氏祖廷輔妣嚴氏考源清妣雷氏繼妣熊氏生妣費氏均贈中憲大夫恭人妻同縣羅氏子四銓

日本高等蠶絲學校畢業鋆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出嗣弟薌鏊先卒鋆國立北平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肄業女三鑾適同縣文宗沛先卒鏊鋆未適人而卒葬北平西直門外竈君廟姚山之陽其友周大烈而爲之銘曰

吾道非邪彼所抱之道亦再傎而再倒當世士夫羣攘攘於奔離中頓躓以老嗟乎茫父已已乎世昏形槁附燕甸兮片石稜稜顧姚山兮孤心皜皜

弗堂類藁吾師所手編詩十一卷詞三卷曲賦各一卷論箸三卷序記一卷序跋五卷碑誌書牘傳祭文贊銘各一卷都凡三十一卷印既竣去吾師之歿已六月吾師不及見矣師遭際多抑塞而其爲詩詞一出於和平爾雅其爲文皆攷覈考据碑傳率據事直書絶少酬應之作當晚年病僂時風雨昕夕猶强起坐弗堂摩挲碑版書籍或興到作畫荒莽蒼寒怡然自樂幾不知人間何世可謂能全其天矣而形骸委化久付流浪如陶元亮所謂不戀不懼也此其足以爲吾黨師者寧第箸述哉其生平題畫諸作亦頗隱

寓感慨散佚居多異日當搜羅補刊之古君子不得志於時必託之斯文以自見跡彌隱心彌痛已然視蜉蝣一世於富貴勢利之場果何如哉後有續吾黔播雅者攜而錄之知必取資於是矣民國十九年十二月門人王伯羣敬跋

# 弗堂類稿

## 目錄


王伯群弗堂類稿序　一—四

周大烈撰姚茫父墓誌銘　一—六

卷第一　論著甲　一—九四

論文後編源流第一　一

論文後編目錄上第二　六

論文後編目錄中第三　二六

論文後編目錄下第四　七八

論文後編文心第五　九〇

卷第二　論著乙　九五—二六〇

書適　九五

綦綺雜筆論象形第一　一一一
綦綺雜筆論象形第二　一二三
綦綺雜筆說臣第三　一二九
綦綺雜筆說鬼第四 附醜　一三三
綦綺雜筆說兄第五　一四八
綦綺雜筆說雷第六 附電虹霓霜露　一五一
綦綺雜筆說雪第七　一五八
綦綺雜筆說霞第八　一五九
綦綺雜筆說者第九　一六三
綦綺雜筆說也第十　一六六
說竈答陳仲恕　一七四
釋篮　一八一

疑堯典　一八三
貨幣考　一八六
四祭答問　一九五
說戲劇　一九九
說月　二一二
說又　二一八
說身　二二二
說章　二二五
說風　二三一
說暈　二三五
翻切今紐論命名第一　二三九
翻切今紐論國音字母命名不當第二　二四二

翻切今紐論契非簡字第三　二四三
翻切今紐論紐第四　二四七
翻切今紐論字以表語紐以釋音第五　二五〇
翻切今紐論契類第六　二五七
卷第三　論著丙　二六一—三三四
曲海一勺述旨第一　二六一
曲海一勺原樂第二　二七二
曲海一勺明詩第三　二八八
曲海一勺駢史上第四　三〇五
曲海一勺駢史下第五　三一九
卷第四　序記　三三五—四一六
張母宋太夫人八十壽序　三三五

王母曾太夫人八十壽序　三三八
節孝王母曾太夫人八十壽序　三四三
羅燦五太翁七十壽序　三四六
王母太夫人八十壽序 代飲冰　三四九
袁訓皆先生暨配楊太淑人七旬晉一雙壽序　三五六
壽內五十有一序　三五九
弟婦天水郡君五十晉一壽序　三六一
送丁琦行南歸序　三六四
國立京師大學校女子第一部十九周年紀念贈序　三六五
熊毅字无妄說　三六八
夷甫字說　三六九
秀餐字說　三七〇

高祖妣喻太君撫孫事記　三七一
香山鮑君遺惠記　三七三
弗堂記　三七五
姚山記　三七七
岱宗堂記　三七九
何陋軒記　三八一
藏山艸堂圖序　三八三
泰山春望圖記　三八五
黃冠圭先生及夢仙先生弟兄行樂圖記　三八七
嘯篁樓圖記　三八九
贈劉剛吾嘉禮序　三九二
萬鵬九先生暨配劉天人七十雙壽序　三九六

頤和園游記　四〇〇
圓明園游記　四〇三
雨窗瑣記　四〇四
陳師曾爲周印昆擬黃九煙先生畫記　四一二
師曾蓮花寺圖記　四一五
卷第五　序跋甲　四一七—四五〇
序國音檢字　四一七
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甲寅同學錄序　四二〇
北京女子師範學校乙卯同學錄序　四二二
蠶種芻論序　四二四
蔡鶴君先生志學譜序　四二六
劉彧字觿序　四二九

丁佛言說文古籀補補序　四三二
染倉室印集序　四三六
二家畫論序　四三八
陳筱莊退思齋詩集序　四四二
南雷文定序　四四五
汪衣雲文中子考信錄序　四四七
卷第六　序跋乙　四五一—五三四
聾種芻議論後序　四五一
書國音檢字序後　四五三
爲汪心渠寫道德經書後　四五六
陳翼牟小傳書後　四五七
題邵伯絅藏張鞠如人物十六事卷子後　四五九

跋宋仲溫墨蹟張懷瓘論用筆十法爲卓君庸　四六四
跋宋仲溫急就章墨蹟爲卓君庸　四六四
書陳眉贈銓兒字說後　四六六
書邵茗生宣　彙釋譜錄篇後　四六八
題兄兵一　四七一
題兄兵二　四七二
題兄兵三　四七四
題兄兵四　四七五
爲周印昆題范式碑　四七七
題北齊孫策造象碑　四七九
題西山精舍愼宜軒兩圖爲姚叔節　四八九
題唐刻佛像拓本　四九一

題郝閣頌　四九六
題石門頌　五〇〇
題鞏伏龍造像　五〇三
跋趙仲穆醉翁亭記行書卷　五〇四
果嚴庵榜書跋　五〇九
菊部群英跋尾　五一二
跋李壁墓誌銘　五一九
跋龍藏寺碑爲袁伯華　五二〇
遼彭城郡王劉繼文墓誌銘跋　五二三
跋武梁祠畫象　五二八
自書楹榜跋　五三二
卷第七　序跋丙上　五五五—五八四

題石鼓文原石拓本　五三五
題開通褒斜道石刻　五三九
題延光殘碑　五四八
題乙瑛碑　五五〇
書禮器碑葛德三跋後　五五二
題藉字本鄭固碑　五五三
題張小篷雙鉤華山碑覆唐竹虛本　五五五
題魯相史晨饗孔子廟碑並祀孔子奏銘馬元貞等題記　五五七
跋衡方碑將字本　五六〇
題影本華氏夏承碑　五六三
題魯峻碑　五六八
題魯峻碑　五七一

題韓仁銘　五七二
跋巴子藉本白石神君碑　五七五
題曹全碑　五七六
題曹全碑未洗肥本　五八〇
題武梁祠畫象　五八二
題潘宗伯韓仲元造閣橋記　五八二
卷第八　序跋丙下　五八五—六〇八
太極剖判未泐本魏中嶽嵩高靈廟碑　五八五
題石門銘　五八六
題舊拓未洗本鄭文公下碑　五九〇
題舊拓未洗又一本鄭文公下碑　五九二
題具字本張猛龍碑　五九三

跋李仲璇碑　五九七
題東魏張奢碑　五九七
題關勝碑額　五九八
題鞠彥雲墓誌　五九九
題劉玉志　六〇二
題原石本司馬昇墓誌銘　六〇二
題北齊宇文長碑　六〇四
題北齊十二部經名　六〇四
跋朱君山墓誌銘　六〇四
跋黃小松藏本龍門山石刻　六〇七
卷第九　序跋丁　六〇九—六七四
題釋迦本龍藏寺碑　六〇九

題舊拓梁房公碑　六一四
題三監本皇甫君碑　六一七
題覆本九成宮醴泉銘　六二〇
題楊刻九成宮醴泉銘　六二一
題唐太宗草書屏風碑　六二三
題舊拓王徽君口授銘　六二四
題段志玄碑　六二五
題衛景武公碑　六二五
題陸先妃碑　六三一
題唐文安縣主墓志　六三三
題重刻宋本雲麾將軍碑　六三四
題智永眞草千文　六三六

題舊拓已裂南城本唐刻小字麻姑山仙壇記　六三八
題益州多寶寺碑　六四四
題圭峯碑　六四五
題唐高退福墓誌銘　六四六
題西平王碑　六四七
題文宣王廟新門記　六四七
題釋夢英篆書千字文　六四九
題宋安宜之書杜牧阿房宮賦石刻　六五〇
題汝帖原石本　六五一
題影本崔敬邕墓銘　六五三
題影本褚臨蘭亭眞跡　六五四
題宋仲溫七姬權厝志影本　六五六

題陳德殘碑　六五八
穎拓古甸拓本自序題首　六五九
題穎拓漢滿君頌並任恭碑　六六〇
穎拓群臣上醻刻石題爲湯覺頓母蔡壽　六六五
題鄧太尉神祠碑爲梁文樓　六六五
家大人書佛字題與黃齊生　六六七
失名山水卷跋爲吳鼎臣　六六八
爲金子誠書畫跋二段　六七〇
簪筆樓詩稿跋　六七〇
雙鉤蘭眉室榜書跋爲陳翼牟　六七二
自題山水册尾與羨涔生　六七三

趙隱君懿行碑　六七五
汝南劉君懿行碑　六七七
行唐花先生德銘　六八一
劉鏡湖先生教澤碑代　六八三
清授中憲大夫攝知直隸永平府同知熱河圍場江川樂公之碑　六八六
生妣費太恭人墓表　六九一
費太恭人墓表碑陰記　六九五
先府君碑　六九七
吳母彭太夫人墓碑　七〇〇
姪女鏊墓碑　七〇六
中女盤墓碑　七〇八
清故誥授中憲大夫四品銜同知直隸州用山西右玉縣知縣私

謚靖康文先生墓誌銘　七一一
歸同里文氏伯女孿墓誌銘　七二〇
劉全祿祖母趙氏墓誌銘　七二三
季女甃墓誌銘　七二四
中女孿墓誌銘　七二六
姪女婺墓誌銘　七二八
分發廣東任用縣知事貴定郎君墓誌銘　七三〇
唐母葉太淑人墓誌銘　七三四
福坑符母侯太君墓碣　七三七
姚甃墓碣　七三九
唐母周太夫人墓誌銘　七四一
鶴山老人文君墓誌銘　七四五

卷第十一　書牘　七四九—七八六
與陳敬民論朱岱林墓誌書　七四九
與陳敬民論小蓬萊閣五種書　七五一
韓筱珊先生庚子死事徵文啓　七六四
與邵仲威論書書　七六六
與周印昆論升碑前每行三十六字本史晨碑書　七六八
復鄧和甫論畫書　七七一
再復鄧和甫論畫書　七七六
與邵伯絅論詞用四聲書　七八一
卷第十二　傳　七八七—八二四
葉昇初先生家傳　七八七
喬節婦傳　七九四

唐母江宜人家傳　七九五
先祖贈中憲公家傳　七九七
孝憲先生家傳　七九八
先妣雷恭人家傳　八〇七
繼妣熊恭人家傳　八〇八
生妣費恭人家傳　八一四
王夢白小傳　八一七
姚鯊傳　八一九
卷第十三　祭文　八二五—八四二
公祭馮華甫文代　八二五
公祭四君文　八二九
公祭范靜生文　八三一

公祭梁任公先生文　八三三
祭雷先生文　八三七
爲瘞泰山府君象告文　八三八
爲瘞東嶽殿諸神象告文　八四〇
卷第十四　贊　八四三—八四八
鳩摩羅什譯經象贊　八四三
玉佛贊　八四三
井書先生遺象贊　八四三
熊述之象贊　并序　八四四
吳興郡君三十四歲象贊　八四五
髽姪遺象贊　八四五
況樂之遺象贊　八四六

師曾爲寫象自題贊　八四六
卷第十五　銘　八五一—八五二
楷杖銘　八四九
象牙金人銘　八四九
姚鑾墓碣銘　八四九
姚況墓碣銘　八五〇

# 弗堂類藁

## 卷第一 論著甲

貴筑姚 華茫父

### 編文後編源流第一

文章流別自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泰始中舉賢良拜中郎擢太子舍人除聞喜令召補尚書郎元康中遷吳王友後歷祕書監衞尉卿光祿勳太常卿遭亂幾死有三輔決錄注七卷文章流別志論二卷集十卷）以來言者衆矣然其流雖晰而其源或略至使來者茫昧故復並而論之嘗韙夫實齋章氏之言以爲文既有述已屬往迹書分四部實括於史故曰文史（文史通義）由此以言則一切之文子孫於史矣書契既興文字物成吉金貞卜始見殷商虞夏書迹

雖不可見然孔子刪書起於堯典遺文垂世照耀古今文章之原必稽於此書本史也而載賡颺之詞其流爲詩三百篇詩之古者也風土人情政事所詳猶地志然故詩亦史也詩書之教著於四術姬周學人靡不沾濡凡爲文者必於史取則故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勝之失末流之弊也質野之作典籍不收而山川所藏往往出世其詞多類殷商吉金貞卜之文或少加詳焉周轍既東學墜於野私家論著每雜野語質而益肆容易成篇故一家之書輒數千萬言文質間出而不能相融也史野參半而不能互

調也彬彬之選惟詩書當之下此則失然其成既易其傳自多是以傳記百家又爲後世宗支分派析於是益紛矣夫詩書史也故皆爲文有韻無韻體猶未分周秦諸子其興也勃時作韻語亦襲其舊耳屈宋相繼衍爲辭賦始獨占文壇無韻之作隨其所志各自成名大抵公牘私著兩別而已公牘變於尚書私著暢於諸子訖乎漢世作者彌盛文筆界畫壁壘相望子長長卿體大力雄如各統一軍自樹家國後世子孫綿延不絕離合之故又有可言者焉

子長之爲書也命曰史記殆以傳記之筆爲之異乎

書之爲史也言之既長不遑爲之故其書質勝而筆雄惟子長能爲之他人不足與也漢去古未遠詩書之傳猶深入人心高文典冊必用相如蓋詞翰之絶詣乃文章之正統以視吏人言事與學者論辨之作務趨簡捷取便成功者事既不同勢亦弗敵觀乎難蜀諫獵何異上林封禪此其氣息意態皆澤於古歌虞頌魯褒然詩書之續也長卿既逝其風益張久之乃有子雲史稱同工孟堅之傳益揚前烈盛極於建安而漸變於魏晉齊梁工麗文氣近靡隨唐踵作風格更下其失益史而詩書之澤斬矣韓柳並起縱橫

於百家根抵於詩書擷長卿之華抉子長之實文章運命號爲中興柳州天資高絶非可力爭昌黎才與學兼不絶步趨於是後之作者乃祖子長而宗退之然詞賦之體韓猶不勝若正統予蜀則子美爲昭烈矣兩宋及元皆循唐風肆者亦低首於韓柳謹者率降心於王楊子京或似長卿永叔乃法子長其表表者如是而已明人好奇騖博力都不及空同滄溟優俳秦漢不能自振惟震川遠紹龍門獨爲有成下開方姚爲桐城派而陽湖一脈猶嗣文園兩系相競至成門戶湘鄉曾氏兼而治之一以孟堅爲歸惜其緒

未宏耳晚清以來爭言定菴源出佛典飾以南華門無詎子可無論焉詩既偏安詞曲裂土疆宇益蹙世人淺見率以筆爲文文筆遂荼至使無韻諸體以古文稱而詩歌辭賦有韻之作反斥門外此又古今之變不可不知者也

論文後編目錄上第二

文體變遷純出自然古人偶創後爭效之衆體競作羣目乃生古雖不別今實居要詩書之世有文而已孔刪之佚猶比詩書佚外所著或辭或否皆文所不錄莫得而名吉金貞卜所傳即其遺也

書總萬原虞廷數韻卽已藏詩詩有比興與賦爲三荀書演賦（荀子賦篇）其體益廣楚辭遞興繼生宋玉賦始敵詩以授漢人國風無楚故楚辭別行楚人之辭多矣（楚狂鳳兮孺子滄浪載在論孟是其徵也）而屈原以離騷爲後人所宗乃名曰騷數其體者語必稱兮緣是生辭厥有漢武秋風之作亦援以入賦騷者詩之變而辭賦之祖也於是賦有三本其一承詩其次擬荀其次宗楚與詩異名而同實者於古有歌（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詩其文歌其聲實一而已）後別爲一體易水虞兮大風諸作爲後人倡矣秦漢事神歌工所奏隸之樂府辭調殊異遂相擬效卽稱樂

府樂府之原亦出於詩詩有六義頌居其一六義之頌用諸郊廟頌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故頌以揚勵休功而美述盛德其始也必告於神明其變也徒頌功德而已王褒以來於文有頌聖主得賢臣頌頌之似者曰贊颺言明事而嗟歎以助辭也司馬相如始作以贊荆軻後人祖之體更加繁頌兼哀樂贊亦相同漢會稽東郡尉張紘作陶侯哀頌見任昉文章緣起贊亦有哀贊傷逝最哀作亦數體上哀下曰誄禮記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故爲上哀下始魯莊公誄縣賁父下哀上曰哀策始漢李尤樂安相字伯仁爲和帝也相哀曰悲文始蔡邕爲温舒也惜幼曰哀辭

始班固（梁氏哀辭）臨喪曰輓辭始繆襲（魏光祿勳）追慰死者曰弔文始賈誼（弔屈原）至於事神則有祭文夫事神告饗明誠而已而事死則兼贊寓哀祭文之變頗類哀弔則後漢杜篤爲之也（後漢車騎郎祭延鍾）鬼神之事由來舊矣文章之事則又幽明所由通也故用達於上下而裁區於史野郊廟所用文之史者也巫師所用文之野者也祈福禳災非文不達因有祝文始董仲舒（祝日蝕文）有祈文始傅毅（高闕祈文）有謁文始張超（後漢別駕司馬謁孔子文）反祝爲呪（今作咒即祝之變）止雨龜祝（止雨祝龜祝皆古辭而止雨亦見春秋繁露）遂先罵鬼（東方朔見文心雕龍祝盟）逮於曹植誥咎乃作是亦猶

頌衣冠田疇輿誦欲殺美惡同辭亦何嫌焉功德之辭施於不朽者其文曰銘俾誌不忘故兼警戒其以垂戒名者惟箴專之而銘所由勒則金石相代金必鼎彝石必碑碣則碑銘碣銘與焉其埋幽殉死者曰墓誌銘銘則猶頌箴亦鄰詩凡此之屬語必相韻悉統於詩者也

有書以來著述相仍其記載則或敘或錄以言爲經

本劉勰史傳編

後史諸家取則於此而其爲言也雖衆詞並集亦一議終篇書之爲文篇二十有九

堯典咎陶謨禹貢甘誓湯誓般庚高宗肜日西伯戡耆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毋佚君奭多方立

政顧命康王之誥柴誓甫刑文侯之命秦誓皆今文也古文僞古文皆後起所傳篇目雖有異同終不可據

體綜爲四一典二謨三誓四誥典陳事狀正義典多陳行事之狀謨述謀謨誓者軍旅之詞誥乃會同之作誓誥並是王言古之詔令也凡此四體百世所祖禹貢鴻範後世無續然貢實典類範亦謨屬惟事一而言條少異典謨而誥亦兼臣言古者上下有誥今別爲告王所錫命詞亦同誥書之大體如是而已堯典典也咎陶謨謨也禹貢亦典也甘誓誓也般庚高宗肜日西伯戡耆微子誥也牧誓誓也鴻範亦謨也金縢亦誓也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命也亦誥也召誥洛誥多士毋佚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誥也柴誓誓也甫刑誥也文侯之命命也亦誥也秦誓誓也凡二十九篇作皆公言基此公言演爲私著

鬻老成書宣尼垂論諸子朋興百家並起莫不人富千章家雄萬言既更秦漢百體滋繁加以吏牘酬應子姓彌多裒之爲集常備諸妙閱嘗審其源流以次第目錄則典謨誓誥綱紀衆裁蓋典生紀傳謨開集議貢附典而肇記志範勝謨以啓奏對誓誥分行詔令託體於是紀傳記志與詔令奏議如雁行也集議必於朝私議則於家議猶是也而爲論著說辨相益遂成鼎足雜筆所兼三科並進矣（紀傳記志二詔令奏議三議論說辨）紀之興也始於呂氏先覽而陳者十有二紀所以紀治亂存亡者也（呂氏春秋序意篇）史遷本之以爲帝紀史

家沿襲遂成專例事則有紀於言絕矣儒者傳習師說各有傳記傳先公穀（左氏傳晚出不得先公穀）記首論語（舊說以爲七十弟子所記論語亦爲論著所祖分別觀之）遷所爲書又有列傳遷著八書班固爲志志亦記耳史傳之外別有託傳始東方朔（非有先王傳）有行狀始胡翰（楊元伯行狀）碑誌雜記皆其遺裔也帝命之稱唐虞所同三代相嬗兼用誓誥七國曰令秦幷天下改命曰制令曰詔漢承秦制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令策封王侯（本文心雕龍詔策篇）皆用之天子而王侯稱教然南陽（南陽太守鄭弘）北海（北海太守孔融）教稱

於史矣（後漢書鄭弘傳條教法度爲後所述九州春秋孔融守北海教令辭氣温雅可玩而誦論事攷實難可實行）秦法后及太子稱令至漢王赦天下淮南王謝羣公皆曰令殆令隆而教殺耶羣臣言事古無專名己訓伊告（高宗肜日祖己乃訓於王西伯戡耆祖伊恐奔告於王）語同告下並自誥出雖矢口直陳不假書翰史氏所記任意立名未足爲典然其耑已肇春秋之世書翰遂行語策所載可按而攷七國相承言事稱書亦君臣所同（燕惠王與樂毅書樂毅報燕惠王書之類是也）其後李斯上書下之致上始有分別奏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書亦四品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情議以執異（文章緣起補注）別

有謝恩魏相詣公車謝恩有封事魏相奏霍氏專權有讓表東平王蒼上表有駁議吾丘壽王駁公孫弘禁民不得挾弓弩亦四品之屬也讓驃騎將軍

伊周對問辭載往籍箕鬻以來其屬益多蓋與文人假設使命專對事各不同特所爲問對多出史錄非當時之筆也始爲之者首鼂錯策曰對策對賢良策有問有對其不問而對者曰上疏奏之爲言進也於天子曰奏於王公曰奏書於公府曰奏記於郡將曰奏牋其他爲白事平行往復通曰書後漢以下品益多矣以上散見文心雕龍文章緣起

議承謨後言別公私朝之言公卽謂集議與奏議同

科不必複出家之言私其製非一而皆總於諸子諸子者史之別派（記載古事佚聞時出評論）集之先河（文筆並錄所創）也（鄙論不必徵古）其辭常郛衆說總爲論著論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自兩論分題（論語上下）八名一揆彥和所述可爲數典（文心雕龍論說篇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傳者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故論雖一體製實多端或分著作之一篇（荀子天論正論禮論樂論呂氏開春慎行貴值不苟似順士容之類）或括撰述之總部（桓譚新論王充論衡王符潛夫論之類）多則累牘少亦單行（賈誼過秦論之類）要皆詞出一口撰成一手若夫石渠論藝白虎

通講既於集議爲鄰復與傳記相似言介公私並得爲論彥和意在敘經以爲正體蓋已偏矣蕭選分類別有設論（答客難答賓戲解嘲三篇）又其詭也私議之興於周秦諸子通是論著故孟子云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荀子著書亦有議兵標目最先此爲僅見實則議（謂私議）論體殆無別而謚議別行蔡邕朱公叔議則私言也他無論集議謚議皆奏擬而不奏者終漢之世未之聞也至蜀諸葛亮作正議（蜀志本傳注）魏衞覬議關西夏侯玄議時事（魏志）途始闢矣說盛於戰國殷周故事相傳諸說（伊尹說湯呂尚說文王之類）皆戰國時筆沿至

漢魏餘風未泯史籍所書往往而有（杜欽說王鳳杜鄴說王音王商董崇說寇恂鄭興說更始隗囂袁渙說曹操沮授說袁紹之類）口說曰說書說亦曰說書說之體本近上書奏議類也至於私說亦統於論著韓非儲說墨子經說並其造端賈誼（說積貯見漢書食貨志）劉向（五紀說見宋書天文志）曹植（髑髏說見藝文類聚十七又說疫氣見太平御覽七百四十二及藝文類聚九十六）陸績（渾天儀說見開元占經一又二御覽十七）王蕃（渾天象說見晉宋隋三書天文志）之徒接踵而起而易有說卦傳秦延君說粵若稽古至三萬餘言（桓譚新論）匡鼎以說詩名許君以說文著凡此之屬不絕於史則又流入傳記矣辯起斷獄（字正作辯從言在二辛之間今通作辨從刀在辛聲）事須詳審辭惟務

盡故曰辨答鬬辨也（左襄二十九年傳辯而不德服虔注）辨由口出與說相附並興於七國之世雖以孟子之賢不辭好辨之譽然皆依唇舌取勝未聞由筆札立名昔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辨（史記平原君傳）其書不存屈原九辨張衡七辨稱名或類實則迥殊卽王充所稱筆辨以抉露爲通（論衡夫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辨以抉露爲通吏文以明察爲良深覆典雅指意難覩惟賦頌耳）者殆是泛詞並無專製是以辨和同（劉梁）辨道（曹植）辨亡（陸機）之作並繫以論彥和論文與說並談（文心雕龍論說篇）議對一篇數及於辯知其具體獨立起諸晚近漢魏以上蓋罕稱焉

以上三科析言紀傳記志總曰傳記之屬析言詔令奏議總曰書牘之屬析言議論說辨總曰論著之屬因實遞進以次條縷其目尤多不可悉數而傳記之屬溢爲序錄爲圖譜書牘之屬溢爲檄移論著之屬溢爲解爲訓爲釋爲注者皆漢魏以前製作已繁序始呂氏春秋序意篇名爲十二紀之總序嚴輯全上古三代文收此篇自維秦八年起至以日倪而西望知之止並案此下尚有趙襄子一段非十二紀之總序也不錄雖莊荀末篇並得云序莊子天下篇荀子堯問篇自爲說者曰至孰謂不賢者乎止第末標名不韋叔題遷固相仍史記有自序漢書有敘傳作者接踵始是紀言轉爲紀事及其最後更兼議論又序之

變也（詩序書序並晚出故不據）錄始劉向校讎中祕書而著之錄今存十篇（戰國策管子晏子孫卿韓非子列子鄧析子關尹子子華子說苑）說苑一篇並稱敘錄則二體之合也其後趙岐有三輔決錄圖始圖讖緯書春秋孔演圖爲漢儒之辭後有三輔黃圖（舊題漢無名氏譔）屢引舊圖知其所本必更先矣圖之爲言度也盡其品度也圖之始箸僅以文字盡其品度及益以形狀繪畫遂代文字（漢書藝文志兵形勢圖十八書陰陽圖十卷今雖不傳要是形狀繪畫）而圖別爲之記或爲之說又其變耳譜不詳其始鄭玄已有喪服譜注一卷譜爲何人之作疑不能也玄又著毛詩譜三卷又有目錄遂爲後世

譜錄之學所自出而史記三代世表有不可得而譜之辭其起源必在子長以前譜布也布列見其事也釋名釋典藝與譜相類者表馬班書皆有之與錄相類者略則劉歆作焉七略別有方略孫禁治河方略之類旁入書牘矣檄始張儀檄楚相史記本傳移始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而越絕書有王孫雒移記公孫聖恐是後人標題盟始周召周公四內盟召公共頭盟均見呂氏春秋誠廉篇葵丘踐土事尤烜赫葵丘之辭載在孟子告子下又穀梁僖九年傳略同其彰彰者也約始蘇秦縱約戰國策十九史記本傳嚴輯文據史記題今從之漢高有入關之約舊題入關告諭是後人所標予按文曰與父老約法三章耳云云是告諭即約也當改題

入關與父老約惟辭無專製至王褒僮約乃可爲式然後亦乏繼者解始淮南鴻烈解小戴記亦有經解（汲家周書以解名篇書出晉太康中不先淮南）後屢有解詁之作（何休公羊解詁今尚存）而淮南書篇皆曰訓漢魏之際繁欽有川里先生訓（藝文類聚三十六文章緣始題漢丞相主簿繁欽詞其先生訓今已不存故不據）爾雅（漢儒所作）釋名劉熙皆以釋標題鄭玄有春秋釋（一卷）顏容有春秋釋例（十卷）注始伏無忌書曰古今注（見唐志後漢順帝時侍中晉崔豹亦有古今注）馬融鄭玄以之說經（馬有周易注十卷尚書注十卷毛詩注十卷周官注十二卷喪服經傳注一卷孝經注二卷又儀禮注禮記注論語注若干卷鄭有周易注九卷尚書注九卷儀禮注喪服經傳注一卷禮記譜注一卷禮記注二十卷孝經注一卷論語注十卷易緯

注九卷尚書中候注八卷禮緯注三卷禮記默房注三卷玄別有毛詩箋二十卷亦注之流也

其餘雜名殘語偶然撰作未聞嗣續不爲法式或已包於三科無庸特立一體要皆無韻卽韻亦非常則如稽康養生論末段用韻蓋於書發源而與詩分派者也夫詩書之世有文而已無論韻否其屬辭必工組織若一自橫議朋興私說競起吏牘弁作不暇修飾於是以質易文援野入史文始歸韻否則不文若不韻而文又雜文之名所由生也七連珠之屬詳文心雕龍雜文篇漢魏之世文成專名屢見史冊自晉以來文筆有別蔡謨傳判而益

彰劉勰所云有韻曰文無韻曰筆塗轍瞭然六代隋唐好文之士往往以文爲筆故溯其源則敷陳鏗鏘乃副斯號窮其流則駢麗藻翰亦蒙其稱文之盛也有如此者及其衰歇乃反以筆爲文昌黎祭姪文（祭十二郎）姑溪爲賦（宋李之儀閒居賦）以至赤壁秋聲傳誦人口其於韻也或可有可無或若隱若現賢者之過後來迷焉寧得以魚戲蓮葉咎古人作俑耶（古辭江南云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見郭茂倩樂府詩集二十六云是晉魏樂所奏舊說相承以爲東西南北四句不韻然前人有識西北是韻者非深明古韻豈可猝語乎）嗟乎八家子孫有筆而已筆而不筆亦曰有文已耳

文筆分合於此蓋幾變矣目上訖漢魏而止其次益紛應別詳之

論文後編目錄中第三

詩三百篇導源虞廷喜起明良皐陶謨帝歌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並是四言故國風雅頌四言爲多劉勰所謂四言正體雅潤爲本文心雕龍詩篇得其統矣詩雖四言亦開衆體江汜發三言之端雀角肇五言之始風有金罍乃六言之先聲頌著緝熙爲七言之首唱雅存泂酌九言興焉詩國風召南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又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汝無家何以速我獄又周南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

周頌學有緝熙於光明又大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四言之體自漢始衰少卿贈詩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句踵雀角於是旁支入嗣以五代四建安騰涌作者日多自是綿延於今不絕而韋孟諷諫孟楚王傅諫楚王戊四言中興漢魏以來遞相師法自成一體皆謂韋祖漢武集羣臣柏梁臺聯句遠詔頌聲下啓唐宋七言之作實祖柏梁詩中三體四五七言並古今之常軌金鼎之作漢谷司農永再爲之洞酌之辭魏廢帝髦更製之江汜之式晉夏侯常侍湛復演之雖似爲三六九言之創要皆三百篇之餘裔也後有製者其風不盛然亦不絕四言一體必前稽

風雅後規韋曹（王貞一說）製無多變五七言則體有古今齊梁始兆唐暢厥風律詩崛起謂之近體其由舊者則曰古風近體一篇爲句凡八句必屬對音必相間（平仄有定式違者謂之失黏）其溢於八者爲排律不及則截句也（亦曰絕句）截句者截長用短去八用四雖祇得半亦自成章排律之長者韻可纍百是爲長排短則六韻試律用之（亦曰試帖）詩本樂章自古辭不入今樂則變爲新聲及其遞變新聲又不入樂宋元而後悉爲徒詩矣（凡不可歌者前人稱曰徒詩以徒有其辭而已）三百篇之詩言其敷陳亦稱曰賦然未嘗獨名一體

荀子賦篇其始創矣體製初成演而未暢此詩之廣也故其規矩不渝前則荀卿之學源出西河粹乎詩禮之傳及其爲文則辭正而旨約志閑而氣肅禮堅其中詩被其外賦之質者也莊周本攻儒術特好爲詭譎其辭若仙而不爲賦孫梅四六叢話五引項氏家說莊周荀卿二書體義聲律下句用事無非賦者予按莊周書無賦名不得以與荀書並論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司馬遷報任安書其心則詩言則莊也楚隔中原未親風雅故屈原之作獨守鄉風韓愈送孟東野序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也其士也以屈原鳴故可推屈本於莊爲楚風舊習一本無於楚二字攷異注方云莊周蒙人蒙梁地也旨辭楚王之聘未嘗仕楚也按文氣似二楚字緊接否則楚大國也突提無因則有楚二字爲較順梁

與楚地接壤風俗相親濡染自易即不必以韓文爲根亦可謂莊騷一脈是亦山川之氣得之自然者也

不受桎梏自成閎肆於詩爲別調於賦爲濫觴迨其徒宋玉之所爲則斟酌楚屈原趙荀卿調和況荀平屈所納較多厥塗遂廣賦之文者也夫均文質者莫三百篇若詩亡而文質分趙得其質楚得其文況平之後悉授於漢一謂之賦以是三本發爲枝柯孔臧鵾賦司馬遷悲士不遇賦僅能爲荀之質其餘名者皆屈宋之流也然爲屈原者賈生一人而已惜誓弔屈原賦服鳥賦司馬相如則爲宋玉子虛賦上林賦哀二世賦大人賦長門賦美人賦而揚雄班固曹植三分其軍揚雄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太玄賦逐貧賦蜀都賦班固幽通賦

兩都賦二篇曹植洛神賦感節賦鷂雀賦其遠祖莊生者厥惟阮籍東平賦首陽山賦顧後無嗣者六代之際相承遞變陸機文賦歎逝賦潘岳笙賦藉田賦秋興賦閒居賦射雉賦懷舊賦寡婦賦悼亡賦謝莊月賦鮑照蕪城賦舞鶴賦游思賦江淹去故鄉賦江上之山賦別賦恨賦麗色賦學梁王菟園賦橫吹賦庾信枯樹賦哀江南賦小園賦春賦以上所舉皆見張惠言七十家賦鈔所收諸家所爲不盡於此姑本張書取便學人之屬醞釀陳篇孕育新製遂啓唐風更著功令於是賦古今之目較然分焉少游言今賦乃江左文章凋敝之餘風非賦之比也國朝前輩每循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范滕鄭數公得名於世至於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備云云出師友談記今賦試於所司亦曰律賦時必定限作有程式句常隔對篇率八段韻分於官依韻爲次參攷別詳

使肆者不得逞而謹者亦可及自唐迄清幾一千年或繩墨於場屋或規矩於館閣其製益艱其才彌局當古賦漸變律賦未起轉徙所經或謂駢賦（四六叢話敘賦第三）强爲分別反加紊亂宋文以筆爲文作賦亦或由之歐蘇所製（秋聲賦赤壁賦）號出荀子（孫梅敘賦）亦雜莊生（莊子內篇）德充符云自其異者觀之肝膽胡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東坡赤壁賦云蓋將自其變者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蓋用莊子語意出林下偶談或以爲文賦（亦孫梅）則又文質殊觀名實反戾矣律賦既行古賦衰歇格律拘束不便馳驅登高所能（漢書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矣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復歸于詩於是

李杜歌行元白唱和序事叢蔚寫物雄偉小者十餘韻大者百餘皆用賦爲詩漢人所未有（項氏家說）清人律賦往往有以五七言相間成篇者或竟體七言亦以爲賦雖出庾信特律所不許罕覯名篇然賦者古詩之流亦不能斥其非也駢賦稱名（亦孫梅）語鄰重疊雖有言者今無取云

自屈原賦離騷南國宗之名篇繼作通號楚辭（朱子楚辭集注敘）楚辭者楚人之辭也雖鳳兮滄浪已載前籍而騷尤深遠其辭若跌宕怪神其思則繾綣惻怛故能義兼風雅（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體先

詞賦宋祁曰離騷爲詞賦之祖於是楚辭代詩而興蔚然成家矣原所爲不一篇大都相類及宋玉變而廣之溢以爲賦彦和詮賦首舉風鈞自爾賦家大抵兼攻楚辭楚辭家所爲亦多與賦不別漢之善爲楚辭者莫如賈生朔方東忌莊向劉雄楊亦其亞也顧雄爲反離騷乃與原異趣其餘作者必祖原意魏晉以來傳衍不絕惟往往連於詞賦混於詩歌不能界然畫境世之言楚辭者則斷於其義較於其體有契於茲皆爲楚辭觀朱子楚辭後語所收便見然詩歌詞賦亦各援以自益蓋楚辭高古今之視之猶四言之詩爲羣言所託未遑擬倣韓愈柳宗元

之才爲作特多猶不敢顯然接續況其下此者乎故楚學體若多紛而其粹焉者至今無所變云朱子楚辭辨證上若揚雄則尤刻意於楚學者

四詩皆入樂風大雅頌小自詩亡樂壞七國及秦各自爲聲漢承殘缺之餘聲兼秦楚古樂不復新聲競作詞隨調變文以情殊於是郊祀鐃歌鼓吹琴曲雜詩之屬先後並起其隸於樂官者皆有聲可歌謂之樂府詩略曰樂府樂府者教樂之官也世習略名官廢而詩行矣古世歌謠亦有不可被於絃歌或後人所作往往有弗中於古者皆非樂府所掌然統而屬之亦

曰樂府樂府之名所苞閎已一調既作各有本辭後之嗣者調則相沿其辭率多更製又或循題而擬爲之擬古之作或擬其聲或擬其意或聲意並擬或題雖由舊辭旨全別郭茂倩樂府詩集百卷備載之可攷也魏晉及唐大抵相承然子夜團扇每創新聲隋唐制作日出未已中晚詩人且多行己意構句營篇逕脫古調或離絃歌謂之新樂府李杜元白所爲或有辭而無聲其聲調俱行者流入五代別爲長短句沿以入宋遂成一體則詞之所由起也南宋詞人喜爲變調所創特多於時有大曲小曲之別至於金元胡樂相雜更成別

調而曲與焉曲有南北聲各不一統謂之曲明清兩朝南曲爲盛中清以後曲就衰微其行世者鼓辭絃索諸調聲益變而辭益紛海西之樂近又東來學僮歌辭坊行有集雖未爲文章所論斯亦樂府之流也樂府句無一定蓋各隨本調爲緩急也亦有四五七言體雖似詩而不得以詩視之然可作詩觀者亦所不少蓋樂府與詩本出一源其別惟入樂與否之分耳有聲可歌者卽四五七言詩亦可爲樂府否則長短雜言而不能入樂猶徒詩也詩不能歌而樂府與樂府不能歌而詞曲與聲調文情既變而異言之長

短乃被於外者前人徒於其言求樂府與詩之異同說益明白而去益遠矣詞曲之中亦嘗有類樂府之辭惟聲調未盡失故世猶能識不煩別白樂府詩聲皆亡人遂迷誤何其蔽耶樂府諸名舊說亦不一致炙輠錄之說歌行引或得其理推而準之可以隅反白石諸家則離聲爲說矣

炙輠錄云歌行引本一曲中有此三節凡始發聲謂之引引者導引也既引矣其聲稍放故謂之行行者其聲行也既行矣于是聲音遂縱所謂歌也推一曲備三節故引自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節有緩急而文義有終始故不同也正如大曲有入破滾煞之類今詩家分之各自成曲故謂之樂府無復異製矣姜白石詩說云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蜑聲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張篤慶歷友答郎廷槐問珊瑚鉤詩

話云□□□抑以揚永言謂之歌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兼此二者謂之歌行如古詩中長歌行短歌行是也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辭即詞也聲音雜比高下長短謂之曲品侯先後而推之而原之謂之引如箜篌引靂靂引之類是也煌然而成篇謂之篇章也者順理之名斷章之謂也吁嗟慨想悲憂愁思謂之吟長吟密詠以寄其志謂之詠憂深思遠一唱三歎變而不滯謂之歎古相和歌有吟歎曲蓋繇斯二者之能也見徐伯臣樂府原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始於康衢流於俚俗者也刺美風華緩而不迫如風之動物謂之風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始於靈均而暢於宋玉唐景諸人者也七哀八哀之類本於哀時命流入哀江南哀江頭者也幽思激切謂之怨據錄別之類謂之擬琴曲曰弄以上見師友詩傳錄

綜之凡言樂府聲爲準據定名製題各有本事事失聲亡即不得其說今爲樂府既由徒作舊體諸名不

相沿襲卽不必一一强識庶乎蓋闕之義爾

頌既猶詩體無殊特惟後人尚諛用頌獨多故其體溢而變軼於舊軌夫頌以告神奚斯所作以頌僖公而頌始變後之爲者紛然競起於是體不必猗那商頌清廟周頌辭不必泮水閟宮魯頌凡意主頌揚皆謂之頌如長卿子雲孟堅之所爲封禪文劇秦美新典引文選標曰符命其實頌也長卿封禪篇中有頌頌已復聯前文以爲結束揚班倣之擬其構造而不爲頌去古益遠然要皆有韻後人不識古韻多以無韻視之封禪文起云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遹聽者風聲民秦韻聲古轉與民叶下文君存聞傳觀戎隆成聲終後后泉羨散

挺潤逝沫晰內獸獸沼館變禪譓藝二變見質辭之
詭幾世神尊元業貶術事義藝實此儀事富油游育
蓄澤護熙思來我獸圃嘉態來徵興時祀祉有升煌
蒸乘諄巒發翼危祇遺皆韻劇秦美新起云權輿天
地未祛雎雎盱盱輿祛盱三句皆韻典引起云太極
之元兩儀始分煙煙熅熅有沈而異有浮而清沈浮
交錯庶類混成元分熅韻清成韻
尤明顯餘俱可推知不必悉舉也由是相沿以迄於
唐尚有似續張說封禪直題曰頌大唐封禪頌見唐天粹亦卿
雲之裔也其不韻者始於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而韓愈嗣之
伯夷頌固似史論謂祖褒作亦無不可者此頌之極變
雖不足法然後人石刻之辭往往由之矣贊頌體或
相似真德秀說今無甚變惟因事殊用或分三體一曰史
贊一曰哀贊一曰雜贊方熊文章緣始補注史贊詞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東漢晉

書諸贊是也哀贊哀人之沒而述德以贊之者是也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無關閎旨不具論焉

誄之爲用累行爲文以作誄也詩定之方中毛傳稱九德云喪紀能誄正義謂於喪紀之事能累列其行爲文辭以作誄若子囊之誄楚恭之類餘并見周禮太史遣之曰讀誄註曾子問賤不誄貴檀弓魯哀公誄孔子註論語皇侃義疏漢書王嘉傳顏註文選序五臣註說文釋名廣雅略同禮有兩說從文家言誄於天子而賜之謚王之誄謚成於天道諸侯誄於天子而使賜之謚皆掌於太史見周禮太史讀誄及曾子問諸侯相誄註皆文家言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諸侯相誄猶爲非禮並出曾子問況下此者乎然據此以言相誄之習由來已舊是以質家之說則誄不以人殊凡欲道死人之志墨子魯問篇誄

者道死人之志也皆得累列其事而稱之釋名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柳下既死而妻爲誄劉向列女傳二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知妾之知也乃誄云門人從之以爲誄莫能竄一字其末曰夫子誄宜爲惠兮所謂累行爲誄此可見也蓋誄隨誄與私誄既行誄用益廣劉漢之世猶不失其用張蕃漢紀苑丹卒三府各遣令史奔弔累行論誄及行狀起而誄似哀弔皇侃論語義疏誄者謂如今之行狀也誄之言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累列其行之迹爲誄文選序矣終則誄發五臣注誄累也有功業而終者累其功而記之案曰狀曰記皆非誄文之舊顏延年陶徵士誄載文選亦論誄之作也求誄之正必視惠妻矣祈禱有誄亦謂累功德以求福也經典相承以誄爲誄論語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周禮六辭曰誄其事既

異不可不別云

綜漢魏諸家所爲誄辭殆兼數義其一述德詠功揚雄元后誄序思慕功德咸士柩誄之銘蔡邕濟北相崔君夫人誄序共敘赫姿曹植武帝誄序敢揚聖德表之素旗文帝誄序何以述德表之素丹何以詠功宣之管絃王仲宣誄序何用誄德表之素旗潘岳楊荊州誄序行以號彰德以述美其二贈終敘哀曹植王仲宣誄序何以贈終哀以送之潘岳馬汧督誄序昔乘丘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失在臼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漢明帝時有司其三褒忠揚烈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史臣班固而爲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顏延之陽給事誄縣賁父隕節魯人見志汧督效貞晉策攸紀其四慕往彰來慕往如阮籍孔子誄御覽一彰來如漢安二年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乃作誄也辭則

表之旒旌（揚雄元后誄著德太常注諸旒旌）或刊碑碣（景君銘）因緣銘樞（元后誄序）乃啓墓誌誄之初作本上哀下及其廣也僚友用之而以下哀上者亦往往而有（揚雄元后誄傳毅明帝誄曹植武帝誄文帝誄卞太后誄之屬）故哀策文者誄之所出也李尤之作其文不傳曹魏兩帝（文帝丕武帝哀策文明帝叡甄皇后哀策文）及宋顏謝（宋顏延之文帝元后哀策文齊謝朓明帝敬后哀策文）所傳數篇殆成典型而延之文序云累德述懷與謝莊誄序（宋孝武帝宣貴妃誄）所謂譔德旌旒者抑何似也由此以觀則哀策亦誄惟策有定儀掌之史氏（謝朓文序所謂旋詔左言光敷聖善）私家所譔作而不策雖哀上猶誄耳（曹植武帝誄其視文帝所爲蓋未策之文耳謝莊宣

貴妃誄南史亦云哀策文也誄之爲惜幼作者曹氏二誄魏文帝曹蒼舒誄曹植曹仲雍誄似即哀辭藝文類聚三十四有曹仲雍哀辭文選陸機挽歌行注引曹植曹嚞誄嚞字仲雍又劉休玄擬古詩註引曹植曹仲雍誄嚴可均輯三國文案誄與哀辭疑止一篇惜班固兩作不可復攷固又有馬仲都哀辭略見御覽五百九十六陳思二辭或足式焉金甌哀辭行女哀辭俱見本集大抵哀辭視誄爲易生者言哀耳死者無足述也夫策以儀殊辭以人異此其所以與誄別行也相哀之辭蔡曰悲文潘岳曰哀永逝文蔡作已亡潘猶可攷載文選其文視哀辭尤而視誄特婉用主敘哀亦宗祖於誄者也自惠妻以來誄文幾變惟顏延之陶徵士誄獨循軌則序曰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誄末曰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可謂得古誄文之正者矣後有作

者尙其範茲

輓歌亦詩無煩別論然觀彥和所論則哀辭蓋祖詩而變者故輓歌亦變而爲輓辭支派分流體頗滋多今世所用順時而作不名一類通謂之輓未遑悉數也彥和以哀弔並稱哀其自遣弔則賓之慰言文心雕龍哀弔云以辭遣哀又云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全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弔之廣也以追慰往昔古所不弔而後人慰之或因言以見事或託古以諷今皆憑藉往蹟寄其所懷觀賈傳之作源亦出騷體或同賦賈文序曰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文心雕龍亦曰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後之作者皆循此

已然既成一體疆界必分故彥和曰弔雖古義而辭華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此其限也弔之爲文古用其正今用其廣賓之慰主久已無聞而其廣也已施之人更恢之地（唐李華弔古戰場文）又其變也祭本吉禮文以通神及變而爲傷逝之作遂兼領哀弔之域凡哀上哀下相哀惜幼慰生懷古皆可以祭文當之雖失本義行之既久卒莫能救則反吉爲凶順於俗而戾於禮甚矣後人之失也禮既非吉文且不韻（如韓愈祭十二郎文之類）取便淺俗事無容斥惟文不可不嚴耳祭文之不韻者別流爲筆其類於祭文而以筆行之如祝

文祈文謁文之屬皆起流俗以其來已舊或經名手遂亦流傳祝文今尚盛行祈謁則不多見而巫師事神之辭後人踵事增華體亦多滋大都事起於宮闈而競效於人間（如青詞醮疏之屬）要非韻語自外於文故不論焉祝之爲呪發端雖微泛濫實多後世雜文詼奇詭譎之作其辭若巫皆是此類亦楚詞之遺也依此再廣而詰責捕討諸體貫於人物通於古今凡有游戲便可染翰體雖各殊傳猶一脈云

銘文最古舊史所稱黃帝始作（漢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路史疏仡紀黃帝作巾几之銘案詞疑依託）銘者何也蓋器物款識古人製器必

刻之辭示不忘也三代以來制作不絕經典百家皆可攷見其最名者大禹讒鼎（左昭三年傳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周武矢栝（魯語下肅慎氏之貢矢）湯盤（大學荀曰新日日新又日新）孔鼎（左傳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予敢侮）桓曜古今要皆安不忘危頌不忘規古之義也其後子孫有事則製器刻銘以亯祖攷稱頌功德以美君父其辭或文或否通謂之銘攷山川之得鼎彝其銘大都不文然文者往往比於詩書（如石鼓文毛公鼎銘）殆由史野異製工拙殊科故器或無銘銘或不韻始皇數刻高文大書祖述石鼓音韻明白後之作銘必諧於韻矣石鼓以來以石代金鼓者

圓制故謂之碣秦刻謂碑碑則方製被文其上卽曰碑文碣文或直稱碑碣實皆銘也金石器物繁多古今異式銘或隨器而異惟欲攷器以知文則金石圖譜之學各有專書並宜參攷（如宋人攷古博古古玉三圖清人金石索金石圖書諸書）碑碣本爲刻銘其用旣廣且代竹帛翰墨所施皆堪任受若泛語碑碣其體實繁不宜闌入墓誌有銘體亦無殊惟製非碑碣兩石對合納之壙中意趣少別皆銘文也亦有不銘者則以野而失亦無足怪碑碣對文統亦曰碑碑誌銘文其稱曰銘亦通曰詞或頌（亦作誦）或誄皆隨時變此外塔銘爲碑爲誌更無

一定而今器物則研多有銘其餘各器都喜綴文辭俗尚所同猶存古意亦銘文之支流也箴亦猶銘惟戒而不頌夏箴以降周書文傳篇引夏箴孔晁曰夏禹之箴戒書也其詞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云云乃聞虞箴左襄四年傳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云茫茫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昔帝羿冒於原獸七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子雲諸作古今作則制無多變可從略焉箴爲戒書黃帝顓頊各有所傳亦箴之類也

典之稱名原始尚書堯典一篇晚書分後篇爲舜典更爲出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以足之其堯典之文而已後乏繼者雖古有五典謂五帝之

書唐有六典（李唐）然五典書不傳六典雖傳要都爲總部不屬專篇名或相因體不相襲惟杜氏通典（唐杜佑君卿）篇篇析之得以典稱然其著作意主制度匪曰爲文稽之堯典即謂支裔未爲嗣音熊襄有齊典（南齊書檀超傳）何之元有梁典文今不傳亦記載之流也（陳書文學傳之元）銳精著述以爲梁氏肇自武皇終於敬帝其興亡盛衰之跡並以垂鑒戒定褒貶究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爲三十卷號曰梁典又班固集有典引意謂引續堯典以爲頌揚漢統稽唐（許慎說文序曰大漢聖德承天稽唐）班文式典世隔千歲僅見祖述其詞彬郁淵雅不昧淵源若求之於步趨而辨之於面貌則其相去雖近亦遠夫典引文擬

卿雲長卿封禪文子雲劇秦美新而源出堯典以後相傳歷世不絕則典之變也大凡潤色鴻業粉澤大猷廊廟之文皆以典重爲歸其所根柢莫先堯典卿雲孟堅所以稱雄兩漢者取則善耳典之變也橫緯千篇分輸衆製不必規矩重疊一體推衍故製宏於辭章而用敷於記載二派分流久乃茫昧班杜命題時或一顯班明厥宗杜著其別可得而晰也辭章一系妃匹遞嬗子孫蕃庶各自成名分體互詳此不特著而著其爲記載者

典爲二帝政書天子之典故曰帝典漢文屢見不悉舉證卽後

史之帝紀也何祉熊襄著書號齊典梁典後之紀載以典名者僅此而已紀始於呂氏春秋而帝紀與於史記呂書紀言遷書紀事自史例所專爲帝者立文人引嫌退避畏其僭越一切記載都不稱紀史遷爲項羽作紀世猶議之此後人沿遷而務爲純一耳必以今繩古豈得其本然亦可以證紀之用嚴矣紀之於典古今體也清史而後紀亦已焉別體曰紀事詩常標題亦入雜箸散見諸集不可悉數餘若外紀別紀之屬都成著書又無與於篇章也紀嚴而後傳廣傳者傳之引申也前人以之傳後其言曰傳後人遞相述也記

言記事共由斯作故傳經曰傳書事曰傳孔子作春秋而傳者數家兼言與事自是而後傳之爲體分隸經史其隸經者不屑爲文傳之工也必徧於史矣正史而外地志家乘皆以傳行而家乘曰家傳人以行殊藝由類別亦各爲傳（如游俠貨殖列女高士列仙日者文苑儒林卹人疇人弟子之屬皆是）其附於文人名氏者雖頗似注然亦以傳名（如列朝詩集小傳）其數之相比常有不同曰列傳言倫次也曰彙傳言會歸也曰合傳數人一傳也曰別傳外傳一人數傳也曰附傳隸於他人也曰託傳假設其人亦借以賦物也傳之用益充擴爲野史說部下至村

坊市井口耳相習者亦多稱傳此又不得以文章論矣

傳之爲用意在流傳欲其遠且廣也則擇言必精隸事貴雅陳義務高經史兩傳理有同然事屬著作苟非其人不敢妄爲經傳既尊史傳亦嚴又非其言其事洵可以傳雖有求者不爲屬艸也經傳自漢儒而後宋人間或自高一託其體（如易張氏傳書蔡氏傳春秋胡氏傳之類）餘則力避僭越退隸注疏於聖經賢傳殆成禁體矣史傳反是以漸而廣文人詼諧擴爲賦物託傳既興遂失鄭重以人較物何傳不可又況家乘之作以子孫

而傳祖考義亦至嚴重然家家有乘幾於人人有傳縱其子孫不能自作亦必假手他人情委勢屈志在必得傳之爲體濫矣及其末也家法漸亡譜牒多不具家傳之作今亦鮮備而師承授受誼猶父子故弟子爲其師請傳者又時有所聞凡傳必先徵事備書於篇以待作家故有行狀謂具其行義陳之於朝而備史裁其初稱狀本是公牘蔡邕有爲陳留太守上孝子狀是也後稱行狀當起漢末任彥升文章緣始謂始胡幹楊元伯行狀按漢有丞相倉曹傳胡幹魏志武紀注引九州春秋傳幹字彥林官扶風太守終丞相倉屬變于變字幼起北地靈州人嚴可均以爲即傳胡幹不審即其人否果爾則爲獻帝時人也又野客叢書曰吳志

周條等甄別行狀上疏此行狀之名所由始也按此亦沿漢季之制而原於漢初何焯曰漢書高紀求賢詔云詣相國府署行義年紀也此行狀所自始按此猶後世履歷曰署曰狀意殆相類特狀尤詳耳任昉竟陵文宣王行狀文末猶曰謹狀可知與狀無二私傳日繁行狀悉備傳徵不必官文亦屬私著其別亦爲數種曰行述曰事略皆其變也諛頌益多文體屢變甚有爲生傳者而公牘則別用履歷亦行狀之屬也以外或曰事蹟或曰軼事隨其所宜以爲名稱皆文獻之資也今行狀雖不必爲官文然必陳之於顯者或以文章或以位望故其體較爲鄭重是以諸家爲狀三代籍貫必列文前於文之末必書謹

狀言其格式猶沿於吏此其最明白者矣行狀既較鄭重故子孫之於先人行事不便自爲必屬人成之以符公言而行述則純屬私著不循官式而其爲言似行之於親暱以待著作故子孫自撰其事甚常且行狀既須假手亦不能漫無所據是以行述亦行狀之本也不惟行狀凡頌揚前烈皆行述爲基此不可不知者也事略不必如行狀行述之具備即一言一事亦可成篇或生平梗概雖已悉書然恐其不詳也故亦稱略以待增益且有文已詳悉或裒益行狀行述而爲之者亦曰事略則撰者之自抑也如李元度先正事略

狀以備史述以待作略以俟詳立名之原最爲可味而聞見較遠必摭拾往籍以攷其行事者亦曰攷曰徵而其漫汗則或爲譜牒雜記之屬凡欲徵事亦不可遺焉

並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年月日某官韓愈狀贈絳州刺史馬君行狀不具格式略也以

韓集瀧西郡開國公董公行狀曾祖某祖某父某公諱云云謹具歷官行事狀請牒攷功

董狀爲正柳集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曾祖某祖某父某籍貫姓名年歲狀公諱云云謹狀年月日某官柳宗元狀段太尉逸事狀太尉云云太尉逸事如左年月日某柳宗元謹上史館云云備得太尉遺事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此逸事狀又其變格

陳公行狀五代祖某曾祖某祖某父某籍里姓名年歲狀公諱云云某云云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

然亦足證格式阮元揅經室二集有家狀阮福云案古有子不自狀其親狀者自元郝文忠始國朝之制

大臣卒後國史館行文取其家狀於其子孫不能盡拘古制也愚謂元爲大臣而狀其親與其先人與福案亦不合殆亦飾爲之辭耳

傳記自來並立記載於一時而昭示於後世意亦猶傳惟立名曰記僅足記載而已不敢謂傳也故記之爲體視傳爲殺其爲言也可以少肆而其事其義亦不必如傳之謹然通之古今其用並宏以記匹傳非漫然也傳記悉起於史而記有左言右事之殊經說旣與史乃分途其最顯者兩戴之作則經之記也司馬氏之作則史之記也白虎風俗二通白虎通班固撰風俗通應劭撰亦戴記之屬而或繫於論顧孔門兩論舊說亦謂

七十弟子所記蓋記在論先論自記析其源猶可攷如此紀記二名舊義無別呂覽十二紀每紀之首篇亦采入小戴記（月令亦稱呂令淮南時則訓亦取之）故釋名云記紀也紀識之也誼猶同用自史家爲帝王立紀而文章體製紀與記之界嚴矣姑試說之紀者綱紀非大事不書故書則爲紀記者條記有聞則錄以次悉舉縷縷可數如是謂之記故記者疏也（說文又漢書賈誼傳難編以疏舉顏注言不可盡條記也杜周傳前王所證著爲律後王所是疏爲令顏注疏謂分條也張舊傳尊奏不能款心願對中常侍疏奏注疏猶條錄也記疏皆條分誼可見）由此以言則紀必務其大記不厭其細二者之界劃然可識遷書爲記紀括其

中然紀傳諸志並列猶櫛比也故條奏亦曰奏記亦曰疏奏見上注舊例如是漢魏六朝以來記不必隸經而偏屬於史稗野之作用記獨多其自爲篇幅者不必分條凡一言一事筆而書之皆可爲記然使從類編錄猶可櫛比淺識俗學未能周覽遂皇惑矣記既以條爲體條條比列或爲巨帙即一條而擴張之可爲長篇唐宋諸家所爲記即此是也然其簡者書名署款寥寥數字亦可爲記此例在石刻中至多固不必盡屬文章抑亦記之所必有也其尤簡者一名一符亦可爲記所謂紀識是也此尤不論於文章

志亦猶記其起也晚自漢書用之後史沿襲其體斯顯稗野有作或循其名然志與記亦無特異之處惟志視記尤貴詳核不如記之猶見文采耳名之泛濫者溢爲地志體與史同而傳亦括乎其中此又志之擴也志與意同故蔡邕續漢書以意爲志名異實同初無所別字亦作誌則墓誌用之墓誌或文或筆體不一定然自文章言則必韻而爲銘文選任彥升劉先生夫人墓誌可攷也其不韻者如晉劉韜志亦得爲體而代北諸石大都用銘前或爲序隋唐以後十九由之其埋諸幽宮者曰墓誌否則曰墓碑或曰碑

誌志亦爲識古器物銘可稱款識是也其最廣也莫如志林宋蘇軾而雜誌者亦志林之屬也昔劉知幾史通論書志謂出於三禮馬班所記多效禮經其源流同異之迹亦可得而知矣款識出史記孝武紀鼎文鏤無款識注韋昭曰款刻也師古曰識記也楊慎曰三代鐘鼎文隱起而凸曰款以象陽中陷而凹曰識以象陰楊說臆斷不足據周禮春官保章氏鄭注志古文識字記也又小史掌邦國之志注志謂記也漢書十志師古曰志記也積記其事也按說文說識也而識亦多謂記識志同字記志爲匹由來舊矣

墓志爲志源亦出碑漢有曲阜孔君碑出墓中額題孔君之墓敘事文頗質簡與他漢碑無異惟他碑額僅書某君之碑與此不同故知此是墓碑而又出墓

中卽後世墓志之最先而可攷者（今孔君墓石尚存濟甯）若前漢杜子春臨終作文刻石埋於墓前（出西京雜記）西京時南宮寢殿有醇儒王史威長葬銘（出博物志）今皆不傳王昶以爲王史威長銘止八句三十二字則亦如趙岐刻石僅識時代姓名之類（金石萃編）可以想像漢代所爲猶循碑制不過墓碑必埋於壙中耳一說崔子玉書張衡墓銘（廣博物志）銘亦無攷殆亦王史威長之類耶由此以言則墓志在漢已分兩式筆則爲志文則謂銘故曰墓志曰墓銘總曰志銘則並二者而爲之名也銘不得曰志然泛濫言之則志亦包銘而其爲式或

志與銘並用或用其一而已足此又古今之變也孔君而後晉有保母志（王獻之）但見傳刻不審真僞今劉韜志（出土已久存常州費氏）式亦類碑後有刁磐志（石不知所在予有墨本劉志五行行十三字刁志十二行行十四字刁志已漸方如後世代）在後魏太武帝太延四年十一月當劉宋文帝元嘉六年其後三十五年劉宋又有劉懷民志（大明八年正月石歸端方家光緒中出土十六行行十四字）則又南北朝墓志之最先而可攷者也若王戎銘（隋得王戎銘）王球墓志銘（元嘉中顏延之作）石皆未見文亦不傳而齊武帝欲爲裴后立石誌墓王儉以爲非古或據以爲古無墓志之據然曰立石則又與埋幽有別

不知齊武於意云何必變古制故儉以爲非耳刁磐志先志後銘劉懷民志先銘後志劉韜志有志無銘或稱墓碣（陶齋藏石記）與孔君同（亦稱孔君墓碣）任彥升志劉夫人墓有銘無志觀劉懷民刁磐兩志而知南北兩朝志銘之例於此已備其後但循而增益之要皆納諸土中故文章簡括以至於唐宇不溢千唐宋之際間有千字以外者而宋蘇氏兄弟所爲則多至四五千字王昶疑其或刻之立於壙外者此又今人所由仿也（今制或刻置祠壁）至與墓碣式同而名異者有墓表如呂憲（後秦弘始四年當東晉安帝元興元年）有墓專如房宣（太康三年專藏陶齋）表

則樹於墓外專或藏於墓中漢人墓專出土者時有所聞（陶齋最多）亦可見漢人埋幽大半用此也墓銘程式明王止仲有著書曰墓銘舉例志銘所刻則兩石對束上爲題蓋蓋如碑額而刁遵志則獨有陰（石藏南皮張氏）外若釋氏無墓而有塔銘猶墓志也志銘亦有無蓋者如王僧志則書於側而志石不足亦往往有延書於側者（宋李洵直墓志）書以言事行上行下平行往復統謂之書故二十九篇中誓誥與命十居五六皆曰書也書者總言析曰誓誥曰命誓命以上行下誥則上下通行意猶告也

平行用告更不待言（周公乃告二公見金縢可證）古人事簡體無多制周末用書更盛燕王樂毅俱以書行之稍別曰上書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李斯上秦王書諫逐客是也秦漢以來上下之分益嚴體制遂析於是書專用之平行而行上行下各有其式矣自書式分行名實繁多縱之爲三上行下行平行橫之爲二公言私言古今通變多不可悉考也

論以析理亦以陳事其條繁而志果文从侖聲謂其理也事決於理理析而事可決矣故或兼之最爲難製蓋必理勝事徹而筆振其辭斯爲美矣夫筆易以

求工事理艱於所畜古來文人論多不善而論著之家往往不兼辭賦其以此耳賢聖在前後難爲作其體至高所括又甚宏也雖託之空言然以其所論常在古今得失之林卽甚難製作者都不避之凡以貢其所畜而已是以功令攷錄亦嘗取焉而其製益局其流日雜遂使製題成篇多爲非論今之無忌益不可言矣以鄙意言之文筆分行惟論配賦子雲兼工法言擬論語而論終不及亦有以賦爲論者杜篤是也論都賦唐宋以來賦不逮於古而論則多暢論者諸子之流事根於史理本之經苟理勝事徹卽可名家故難

而易也子淵講德以辭賦作論不爲正軌淵雲並世吾寧從雲孟堅所爲白虎通德論似集議而製出記錄源出論語實論著之別派講義之先聲也講義亦析理之作決於無形其概似說而所藏類論小載數義式於後人韓稱外傳以經決事雖名曰傳亦講義之儔也論行於官則爲獄辭唐爲書判競尚文采必理析事決論之志也舊律常云以某某論史亦多有論死之文可證議析而不必決說僅直陳或反復務盡然其條不繁也辨雖若繁而其志遜此數者之分也徐幹中說以說爲論論說之混非今日始矣後漢劉梁有辨和同論後漢書本傳在

曹陸前繫辨於論可以徵體所自析有唐以來遂顯於篇云

序出諸子雖易序卦傳周禮序官及詩書兩序皆出漢儒古文學者所託要可謂並傳記之所析也經史既分史亦有序自後集部往往宗尚周秦自爲之序劉勰文心雕龍有序志篇猶莊荀也夫序意居前名顯於呂氏序志居末例循於彥和故序之所處例有前後唐宋以來後序僅存而前序則行之極廣一書既成十有九序或前後兩序並備甚則前序纍然若重規而疊矩也攷古人著作必其意有待而明者然後爲之

序且必自爲之故贈序非古也數序尤謬昔左太冲賦三都以皇甫士安有高名乃造而示之皇甫爲序其賦此贈序之所由起也唐人喜酬應益暢厥風姚惜抱云唐初贈人始以序名所謂贈人以言者詩歌而外有別途矣序之爲物始以序意如呂氏書變而序事如王羲之蘭亭集序唐人贈序則兼意與事作之是以其途益闢浸淫既久更以贈壽壽序者又贈行之廣也其起甚晚蓋明人始爲之一書數序多出一時亦明人酬應之習使然也古人遺著後人得而輯之其已輯者得而傳之必序其緣起若事非一時

人非一手則各得而序焉使將來明所經由亦必不可以已者非如明人酬應之泛濫也書翰有緣起必序碑志有緣起亦序秦漢六朝石刻故不分析自始皇瑯琊刻石已然唐碑則題並序矣始見北齊申嗣邕（隴東王感孝頌）魏收（庫秋千碑見北史）周唐瑾（華嶽普屯威神道碑頌）庾信（銘出文苑英華）而隋虞世基（姚辯墓志銘趙魏重摹本）之屬繼之至唐李邕開先（雲麾將軍李思訓碑）昌黎後續遂成顯則于今由之碑陰古多不立名亦或有序凡明一事之緣起者皆是也而一文之後有所題記（如儀禮後記亦出漢儒）後人稱曰書後亦或曰跋則後序之變前或曰引（蘇明允送石昌言北使）又

前序之變也自宋而後題跋且成專著蘇黃海嶽晦翁諸家書猶有存者其用之宏視序有加議論說辨亦嘗行乎其中（韓柳歐曾皆有之贈序亦有用說如蘇明允文甫字說之類）是又變而溢焉矣跋與書後近似然頗有別大抵書後者意必抽於前文事必引於原箸跋則不煩抽引言可自恣體更無拘故恆言題跋則視跋猶題即不必書尾而亦蒙其稱變益不可極矣近世目錄序跋並舉而贈序別行（惜抱類纂）則作者既衆且以明乎所由變耳文選有序贊標題偶異於體製無與（善注云序贊者言並序也）至如序論（隋許善心梁書敘論云別爲敘論託於敘傳之末見本傳）序錄（隋陽休之陶潛集序

抑又史家或經生者流所施用後有撰述亦或從之

論文後編目錄下第四

曲與詞同源詞者詩之餘曲者詞之餘也夫詞意內而言外意所不盡言所不宣文章不得而呈口舌不得而著者詞弗能及而聲律存焉既非無物是以謂之曲曲之由來也遠自宋金以前凡夫出之於口被之於文如詩騷樂府之屬皆謂之辭亦謂之詞五代北宋長短句始專其名矣反是皆曲也故曲非一時一體之名及其末也後起諸調既在長短句以外欲與詞別名更無

餘地於是聲之與文通以曲稱矣當曲之始箸界隔猶非甚嚴詞曲混同事非一例如宋史樂志真宗雜劇詞史稱真宗不喜鄭聲而或爲雜劇詞未嘗宣布於外此所謂鄭聲雜劇詞蓋皆曲之一種而雜劇詞又即曲之始箸於文者歟碧雞漫志宋王灼王平詞學華瞻志稱初普府守山東人王平詞學華瞻自言得夷則商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太真事終以微之連昌宮詞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一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篇正撥入破虛催衮實催衮歌拍殺衮其詞今不傳餘如詞話盲詞之屬不一而足元楊朝英樂府新編陽春白雪集第一卷大樂所收卽蘇東坡念奴嬌蝶戀花晏叔原鷓鴣天諸詞侯鯖錄載宋趙德麟商調蝶戀花述

會真記事十闋其勾隊辭目有曲名蝶戀花之語案其曲與詞調無別並可見也

宋人大曲有散序靸排徧攤正攤入破虛催實催衮徧歇拍殺衮始成一曲謂之大徧而涼州排徧有一本至二十四段者碧雞漫志今尚存曾布水調歌頭大曲詠馮燕事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其目排遍第一排遍第二排遍第三排遍第四排遍第五排遍第六排遍第七攤花十八董穎道宮薄媚大曲詠西子事曾慥樂府雅詞其目排遍第一排遍第二虛催第三衮遍第四催拍第五衮遍第六歇拍第七殺衮

水調歌頭大曲與詞字數韵數均不相合又閱有平仄通押者詞曲之別製亦略見大曲兼具歌舞陳暘

樂書謂優伶常舞大曲惟一工獨進但以手袖爲容踢足爲節其妙串者雖風驟鳥旋不踰其速然大曲前緩疊不舞至入破則羯鼓裏鼓大鼓與絲竹合作句拍益急舞者入場投節制容故有催拍歌拍妥制俯仰百態橫出多至四十燕南芝庵先生唱論云詞山曲海千生萬熟三千小令四十大曲收陽春白雪集卷一惜都不可攷矣宋金雜劇院本目錄周密武林舊事所載陶宗儀輟耕錄所收錢曾也是園書目所編殆將千本惟樂昌分鏡知有唱念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宋人撰清朝無事徒存開喪輟耕錄此尚不一本姑舉爲例至於全文僅傳董解元西廂記輟耕錄云宣宗時人金則絃索彈唱傳奇鼻祖也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元曲雜劇傳奇不乏傳本雜劇元曲選百種古今雜劇三十種今存傳奇則六十種曲中幽閨荆釵殺狗琵琶四種而已小令套數存者猶多

楊朝英太平樂府八卷及陽春白雲集十卷除第一卷並是明李開先輯張小山小令有傳刻甯獻王太和正音譜郭蒼嵓雍熙樂府所收亦往往有之陳藎卿南北宮詞紀則多元曲套數也董記中曲調如雙聲疊韻之類元人從未用之董又常常用宋人詞調此則宋金元曲異同大略

至南曲相傳起海鹽元姚桐壽樂郊私語海鹽少年多善歌樂府皆出澉川楊氏謂楊梓也

中更弋陽湯若士文集弋陽即出於海鹽乃譚總制攜海鹽子弟以歸變其鄉俗耳

後變崐山朱彝尊靜志居詩話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弋陽海鹽爲崐腔伯龍填浣沙記付之伯龍梁辰魚字也又云傳奇家曲別本弋陽子弟可以改調歌之惟浣沙不能

此中變遷與南北異曲皆聲律之事不暇具詳已

古有桃符其制不聞故事雖多文章未顯自餘慶長春蜀主孟昶歲除日令學士辛寅遜題桃符版於寢門以其詞非工自命筆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

春出蜀檮杌 始見製作有宋以來漸有繼續明清遞嬗五百年間殆遍神州蔚爲大國幾於戶披其文人習其事攷厥所由蓋署書之餘銘識之裔既浸淫於蕭何亦泛濫於李尤可謂六代儷語之佚文三唐近體之摘句也夫前人名著見賞後來往往略其全篇誦其精要故或借書存錄或相師摹擬句如偶得對乃僅存既不即棄終亦未完遂啓先河便成小製一時興至即可命筆蜀主所爲大抵由此既而用宏於題襟途廣於贈答語妙書工旁開藻飾鐫崖鎪木渙衍寰區巨可及於江山瑣亦周於厠溷因時據慮隨事摛

詞若欲條列類實繁多莒林有輯（福州梁章鉅楹聯叢話十二卷續話四卷）可略言矣其立名也始仍桃符之稱（墨莊漫錄困學紀聞山房隨筆諸書皆然）今成楹聯之號中更門帖（列朝詩集亦云堂對（倦齋餘談）或於春帖爲隣（山君新話）亦與青詞相附（賸）而其體製極便網羅凡五七言詩四六隔句詞曲舉業之屬莫不各隨所施咸堪入用甚至聯玉而集錦（集句集字）折枝而嵌花衍爲嘲笑備極詼奇舊聞所繫不可殫述道咸以來並有專家屢聞名稿都爲小集未覩鴻篇是又體裁所限爾

楹聯雖屬小製然亦託體文章不必用韵而音調須

諧故文贍則多優筆長則見絀語其先後五言居先餘慶長春已見上此外寇萊公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見寰宇訪碑錄朱晦菴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在滄洲精舍晉安李滋爲鄉人林元之書安分身无辱知幾心自閑在臨桂殫予巖天一閣范氏孤本著錄京口韓香除夜請客有客如擒虎無錢請退之見山房隨筆趙子昂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見濯纓亭筆記之類

## 七言次之

蘇東坡在黃州一日過歲除訪王文甫家戲書門大要容千騎入堂深不覺百男讙見墨莊漫錄樓攻媿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觀未見書見困學紀聞蔡持正候館文價早爲韓吏部將壇今拜漢淮陰見山房隨筆楊大誠光依東壁圖書府心在西湖山水間見山居新話明太祖賜陶安宇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見列朝詩集又書屠門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見瞥雲雜說之類

## 隔句又次之

如朱晦菴建甯府學明倫堂師師庶僚居安宅而立正位濟濟多士由義路而入禮門見全集後附明太祖賜徐達破虜平蠻功貫古今人第一出將入

相才兼文武世無雙見金陵瑣事由隔句而累之至爲長排又其次也如袁文榮洛水元龜初獻瑞陰數九陽數九九八十一數數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丹鳳兩呈祥雄鳴六雌鳴六六六三十六聲聞於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見野獲編至於多逾百言孫髯題雲南大觀樓聯百七十餘言少或三字尤西堂則又後來之極變者矣朝汝長消以四爲七仙人狡獪事非恆有或亦用韵朱晦菴贈漳洲一士東墻倒西墻倒窺見室家之好前巷深後巷深不聞車馬之音亦非成例也

講義古只以義名自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兩漢以來小載七篇最顯於世此外許君慎異義康成玄駁義皆有傳本不止朱雲匡鼎散見史冊而已漢魏故事

並重講經往籍所錄其說具在皆講義之先河也迄於六代流風少替至兩宋諸臣進講說書斯事復盛熙寧中王安石創立經義以爲取士之格呂祖謙宋文鑑收張志堅二篇可見明復仿之更變其式不惟陳義並尚代言體用排偶謂之八比通稱制藝亦名舉業自明及清五百餘年復除舊格退明宗宋則曰講義未幾而科舉罷經義廢矣溯經義所自始雖流衍於傳記實萌芽於對策毛奇齡說排比爲八則變於試帖同上開耑爲破又本之律賦趙翼又云詩亦有破韓退之集有不二過論亦其時功令之文以論著而兼經義者也綜是前資並成宋

格元兼明經經疑二問宗朱（朱集句子章注）限字（三百字以上見元史選舉志）遂開明式代言之例書有若曰比之雜劇（峴山吳喬之說）幾於謾矣學校復興講席斯設主者以其所業傳而布之使諸生習焉亦曰講義故講義同時並見廢興顧其淵源多來自海外或與中土殊科然校之漢義經生之所傳博士之所授詳略繁簡若或不同要其志則一古今之變可得而悉也今義說有定界略似漢人製成章節亦類宋注而反覆務盡新穎獨標又似論著其體擴於諸子非因經以立義不輔傳而爲言若法制所關逐條解釋則猶仿佛漢宋之遺也

綜其大要略標六目或學人授受之所傳或諸家異同之所說或臣工進講而留艸或士人應試而成章或緣儒門而釋子衍其支或原九流而百科宏其道若酌古而準今亦甲中而乙外時至業竟十九而記誦之以爲攷校之資焉昔功令之下士之淺者常習高頭之書謂之講章今之士風寧有異乎甚矣其墨守也夫講義雖別古今然學所由始非所以終攷校覘所造非以觀厥成縱一義若精華而斯術實糟粕不得已用之要皆可廢之具也世有通人必同鄙說

## 文心第五

文章之事多矣然萬言雖費實綜一心心之所用必有其術夫心者文之所以成而非文之所成術且無知則未遑要終先難圖始是故心以人同文以人殊若是者心之術爲之耳古來作家常有論文典莫顯於子桓（曹丕）賦莫宏於士衡（陸機）而曹論多評陟人物之談陸賦多分解體裁之語陳思昭明之流（曹植與楊德祖書蕭統文選序）抑又其亞也極論文心者惟劉彥和雕龍五十除其上篇去其後序凡二十四首於用心之術亦幾盡之後有作者蔑以加於是矣彥和序云品列成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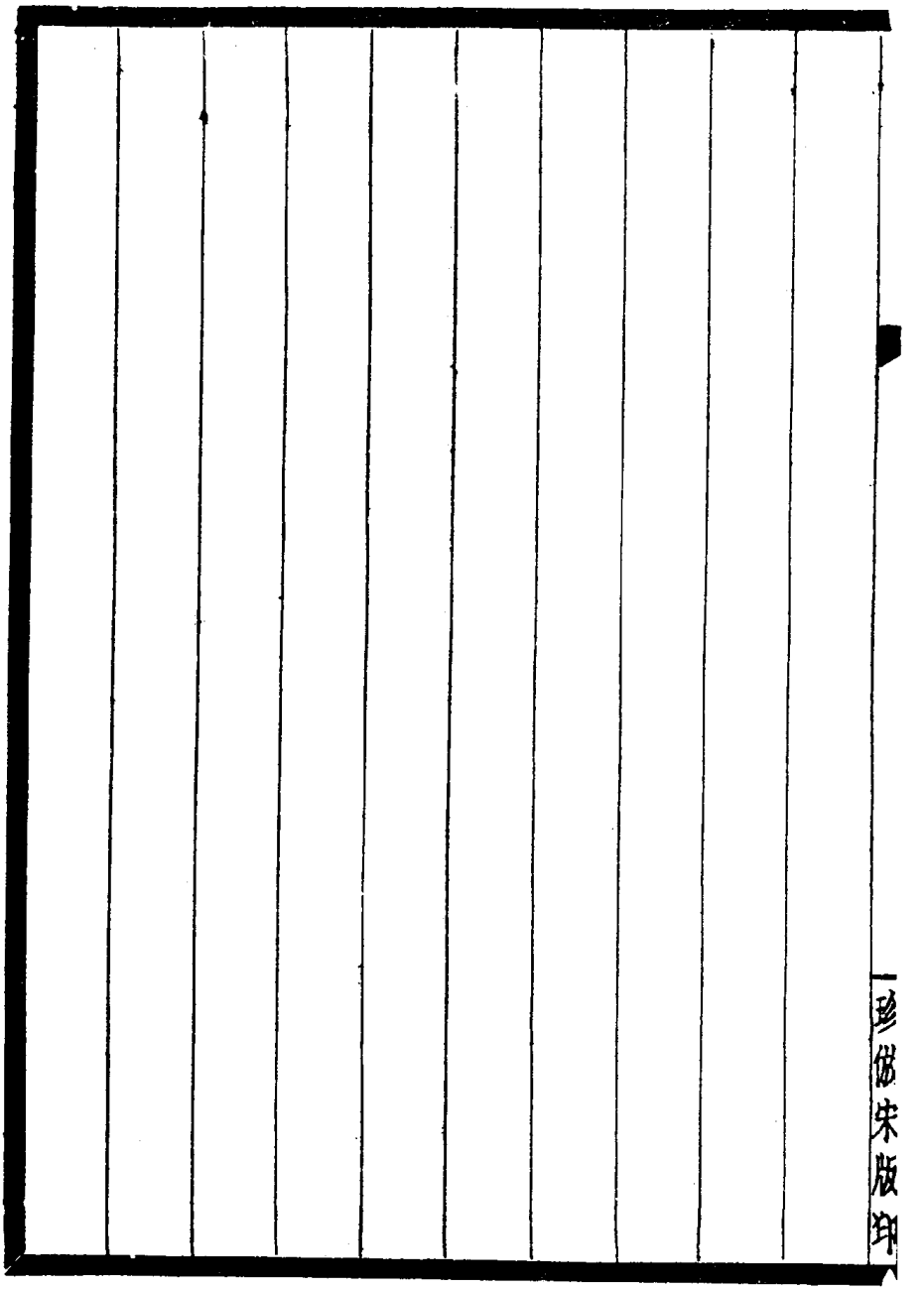
有同舊談勢不可異非雷同也彼且如此何況來茲是以不避雷同逕襲舊談已足津梁何取重疊若夫傳非一本常有異文明賢好事亦有僊補（隱秀篇自始正而末奇至朔風動秋草）惟期曉暢無事深求矣

神思　體性　風骨　通變　定勢　情采
鎔裁　聲律　章句　麗辭　比興　夸飾
事類　練字　隱秀　指瑕　養氣　附會
總術　時序　物色　才略　知音　程器

右二十四編於文章之術庶幾備矣雖然與取其言之詳不如挈其要以爲貴也編中序次僅若可尋即

而察之大抵起於鍊字其次章句其次麗辭其次聲律其次事類其次物色其次比興其次鎔裁其次附會其次夸飾其次隱秀其次情采其次體性其次風骨其次定勢其次養氣其次神思其次總術其次指瑕其次通變其次知音其次程器其次時序而才略終焉附會以上以爲外總術以上以爲內內外各九編其六編則恢閎其說亦文章得失之林也彥和仕於梁室雕龍成於齊代時序才略皆止劉宋六季之靡則齊梁之所爲也文稱九代餘可推矣唐宋變古文或不類旨要既得異貌同心猶或惜二十四篇之

辭費也



珍倣宋版印

# 弗堂類藁

## 卷第二　論著乙

貴筑姚　華茫父

### 書適 并序

昔人云思誤書亦是一適予謂書之適豈必誤哉夫載籍流傳詩書尚已詩頌商周書紀唐虞詩書以上不可得而論也吾祖黃帝始造書契凡百制作演之爲文物蔚之爲風俗興於一時傳於百世常有源流變遷振古無稽者而其跡獨於書遇之故欲考古莫信於書雖然書之因革屢矣自籀篆遞禪以成今隸歷世數千厥體不一所由因革本

緣人事以爲損益吾意於書可以觀世蓋書本人文古今情僞惟書悉之書之始作根據於畫卦規模於結繩以溯隆古猶得而想像焉及於晚近雜體妄作或昧六書顧其意趣莫不較然可尋是以古今之變三才之奧求之於書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予治許君之學二十餘年瀛海歸來益啓新知每閑居獨坐則往復思慮如是數年不止一得都未遑箸錄今欲條理姑記而存之既以自適且欲爲論者之所取資命曰書適寧謂以文爲戲耶

甲寅上元

洪荒之世史家所記其事甚怪所爲文辭亦極荒唐儒者弗信然卒不能別立一說古之說書者亦渾焉而無從明其所自也壹聞之海外學者其論貨殖（東鄰翻譯名詞名曰經濟）與人文之成化交至密而誼至親貨殖之世以次遞進始曰漁獵世次曰牧畜世再次曰農世再次曰工商世近今曰農工商世至於農世人文粗成甫脫草昧而進文明之域書者人文之所託故古謂之文及箸竹帛始謂之書書之成也必於農世按之往籍易繫傳言包羲神農黃帝包羲（即包犧）者漁獵世之終牧畜世之始也神農者牧畜世之終農世之始

也及於黃帝農乃大成書隨之作舊說書始包羲或曰神農或曰黃帝由今而論黃帝是已何言乎爾書雖創作實有師承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物或有然豈可以諭於人文卦曰羲卦繩謂農結書之所承殆本諸此蓋成而溯之謂始羲農然書契之作傳云後聖卽黃帝也書成於農世胡以徵焉歷觀書跡時見農家之指撝故物爲人之妃語而從牛得形半乃片之異名而於牛取意丈夫曰男羲出力田罰罪曰刑事原守井家則豕在宀下說文从宀豭省聲形聲字予意以爲从豕在宀下會意與牢同意惟牢爲牛馬圈家非豕圈者嘗聞苗族居室二重下以畜豕人居其上漢人家制屢變與字相遠

當始製家字之時意必與苗族同故許書牛只及牛馬而不及豕从豨省聲古今疑義鮮能澈解逕以鄙意說之如此

禿則人伏禾中說文王育說蒼頡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

雷或四田篆文雷作靁古文作靁

圭亦重土說文瑞玉以封諸侯从重土按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亦出說文經傳土田對文猶今語田地北語謂種地亦對於田而言者也農世之民始變游牧而爲土著故視土綦重

穀紀一熟年乃从禾盜自中出竊且从米若此之屬舉不勝書皆俯拾近取不離時習起非一朝成非一手蒼頡輔帝承而治之荀子解蔽篇云好書者衆矣而蒼頡獨傳知文亦有承襲籀篆繼作書體數變然其初跡猶未盡泯明此淵源則舊誼悉通諸疑盡破前賢費辭可以無諍以說書史愉快如何

書之前資承乎結繩結繩者牧畜世旌意之器也其遺蹟往往散見籀篆之中古言古意亦時存焉許君之說宅也曰上古艸屍患宅故相問無宅乎段玉裁注上古謂神農以前也相問無宅猶後人之不恙無恙也語言轉移則以無別故當之而其字或叚佗爲之又俗作他經典多作宅（宅說文亦云或从虫作蛇）據此無宅一語爲牧畜世之遺傳蓋牧畜世水艸相逐嘗苦宅患（游牧無定所故不暇給）故輒相問也諸畜中羊最易滋牧尤宜羊常以息之多寡爲資之貧富牧者之心乎其羊猶農者之心乎其禾許君訓恙憂也段注古相謂不恙

無恙皆謂無憂也牧幸不恙無恙同農慶有年人事雖殊情不相遠不恙無恙予意亦謂與無它均同時語以恙推之美善義羌正其反語而羣之从羊取羊羣也羊之字羣犬之字獨物性相反文意相背祥之羊聲慶羊吉也如此之類皆形聲兼會意恙說文羊聲亦形聲兼會意類皆畜牧世所傳轉入農世則易言穀如曰不穀或曰穀我語有反正要緣時產商必言財士必言祿皆一例也更證之貨財許君說貝曰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古者上古語有等差蓋農世之制也周以農興文又極盛故於書貨殖諸文十九從周不惟貴賤之倫以貝見

意而所優曰賢所敬曰賓皆爲貝屬其視農粟女布已加一等則去牧畜之世遠乎遠已皮幣之制已詳牧畜世之末此又言貨殖源流不可不知者也吾鄉苗俗猶以貝爲珍草昧民風大致相類夫何異焉包羲氏沒神農氏作世之相去不知其遠也神農氏沒黃帝氏作世之相去復不知其遠也古史茫昧無可稽考以予論之於貨殖史則牧畜農世羲農劃然於書史則畫卦結繩羲農亦劃然夫書契之興泉源結繩等爲旌意雖未成書然大輅椎輪得所自出若夫結繩不必胎元於畫卦畫卦不必寄託於人事其迹甚明而海外

學者讀易或目爲字書中土舊說相承亦稱易象然易之有辭起於近古包羲首創乾坤而外不過六子文王所重六十四卦尙無文辭孔子贊易始有辭矣羲皇太古斷然可決卽謂八卦相盆煥乎有文然奇偶二物成數而已遂謂書法一祖於是此殆後人尊易之過而一畫開天說文託始畫卦書契若以孫承祖結繩禰也而爲路人豈事情之平耶雖然鴻濛無象一旦有迹旣屬創作必緣意匠以此意匠刻而爲象縱至簡略亦不可謂非四象象形象事象意象聲之先兆且文字滋益猶盆卦然畫卦結繩書契其相盆之法蓋相師遞禪

進而彌巧也由此原書無異溯人於猿祖所自出理若可信卦始於一又等猿而上之一之興也當與器同始海外攷古之士謂器始自石自有石器卽有一矣是時之一是否有意欲求所託邈不可知總之包羲師其迹而成畫卦或整齊之或變易之交午增益一而爲八始生厥用卦畫之前與畫卦之後一之有用無用判然不同一也而爲奇兩也而爲耦用之所生意爲之象然有意而無名一之成名不得而論次其世要非包羲之所及見已石器之始爲漁獵世耶爲牧畜世耶予意以前者當之吾族元祖自起狉榛

留此遺跡貽我後昆卽無書無名無象無用無意第有器有迹卽有一無器之世天人未判予何知焉無迹之一在天之天也有迹之一在人之天也（以新語說之卽謂之第二天）吾族奉一若天見一猶祖歷世億兆精爽憑式故吾族之於一無人不神其說許君曰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神之至也宋儒圖太極而爲之說尤神之神者也太極卽一一之爲物吾族之精縱之橫之引之圜之一之謂何予又何知焉說文首一一於六書爲指事（卽象事）故許說六書次第先指事與他始象形之說殊是又許君之滯也

一之興也始於刻畫施受二者果爲何物今不可攷總之畫也故刻畫之畫轉變而爲點畫之畫前者以名事後者所以名其事之迹也簡而箸之則有迹繁以演之則成象此點畫之畫又轉變而爲繪畫之畫皆一誼之引申也一畫爲先八卦繼作其所刻畫皆以剛克八卦始象象日以滋剛克不足易而柔克結繩以柔代剛因其成象宛然柔畫術變而語沿仍謂之畫予意結繩若今女紅之爲結（北語曰結子）或其遺制惟其用也飾故精緻有加而不能普然觀所爲諸式最便形象結繩取象亦形爲多因物宛轉費而有窮

及變爲書契卽以結繩之形規模而刻畫之柔克既窮又復剛克循環之理也書契所象既仍結繩之形所以與物之實象不無少遠者顧沿習既久見而卽知予觀諸書若 丩 糸 叕 网卽罔之正文說文曰庖羲氏所結繩以漁之屬猶可得結繩之仿彿鐘鼎彝器款識類此者尚未可悉數也 乙 燕 豕 馬 半 羊 龜亦作 側視之 它亦蛇 形極肖矣 女 斗 象形古今不得其說非後人譌奪卽結繩未工耳 癸 叕 囧囪之古文 亞 囧 曲之古文斜視之 田 米 米之見於說文 環 黻兩已相

之散見諸古器者其書如結今之結耶古之結耶殆不可辨他若鉤帶琱戈與其餘古文字詰屈盤旋茂密勾交視之如坊市扎扮類而不類不類而類所以有可辨不可辨及可解不可解者皆結繩之影相也由此以言則象形之制結繩模其型於實象書契因其成於結繩譬之名書實象其真蹟也結繩以臨摹之本刻石而叢帖之展轉覆刻者也書契統謂象形四象分科乃於象形而外析爲象事象意象聲諸例

證之說文所謂象形往往爲象事王筠說文釋例證明極多蓋猶沿其舊四象之後益以轉注假借名曰六書是謂之文及形聲相益予說形聲與舊說異趣當別論之始謂之字由文成字閱世久遠增省改易屢變不一結繩古法十九廢棄幸得其一二猶足耐後人無窮之想像也是亦說書之至樂矣

古史荒誕其述事物之原多不可憑即偶有近實者又苦疏略且以後人竄易難爲信史欲補古史於書中求材古文籀篆所得不少頃因消寒以書翰自娛因思古人禦寒之制於說文寒篆作[illegible]从人在宀下

以茻薦覆之下有仌冰宀說文篆作宀交覆深屋也象形玩此形與棟宇制異反證之舍說文篆作舍市居曰舍从亼亼三合也屮象屋也口象築也此當棟宇制今畫家房屋之狀猶作𠆢形正與舍相類第畫兼側面書僅正面耳舍如𠆢然宀既異舍必係野居野居簡陋古制猶多往往不及建築左右交覆下自地起而上兩合其材或艸或葦或稻南北異宜或竹牧羣之制則利用毛所謂毳幕者是也此類幕式今蒙古猶然蓋游牧取便遷移故無所築其制當起於古牧畜之世逮制變而書猶不變是以凡宮室字皆从宀易云上古穴居

而野處穴亦从宀入聲意由宀出宀即野處之具也牧畜之世人食於畜畜食於草逐草而居或適當其地無所求穴冬無所蟄即不得不仍爲野處則宀之爲用不能悉罷宀居之暖不及于穴故於宀下薦上覆皆利用草人藏其中四塞而禦寒下有仌寒之象也時無薪炭之智宀居使然今鄉人食肉或腊腊以冬製蓋古人冬蟄則饜腊承其遺也古世禦寒用意如此暑則漫然亦以避暑之術隨處可得趨陰承蔭不假人工故於書暑从日者聲者猶箸也謂日益箸而已耳今人夏具數減於冬因時制宜古今無二予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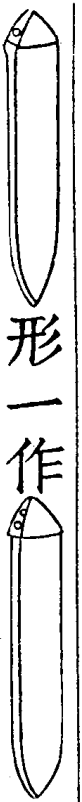
窮鄉饑不舉火寒不備衣冰堅風利除以勞自暖惟伏積艸中以資休息隆古遺風於野人大半存焉予益信於寒之爲書而見牧畜世之民也　東宮鼎召公鼎據汪立名鐘鼎字源宮亼並作亼正與舍之三合上形相類惟下無所築亼爲宮室起源諒於事情不甚遠篆文作亼則又書法整齊所爲耳古器銘从亼之字多作亼

刻畫器具原起用石其後遞變易之以金皆有芒角故所刻畫亦皆銳出包羲畫卦殆如是爾書契之作結搆承於結繩筆畫師於畫卦古器銘文字及史籀大篆書起落並是銳筆正由畫卦所傳而兩畫交午

必一畫曳出又卽結繩之遺也予嘗欲以閨門結子之法求諸古籀意謂結繩舊制或可於是得之其勾交之處雖頗近似然筆畫亦往往隔離意又爲書契所解散如篆之於分增損之間時致參差且結繩成形必周四圍書契具體僅餘片影掩仰前後必加意幹旋有所不合固無足怪如日在木中曰東木與日之間若在結繩其相去必有間矣書契不能使前後或容一間致相黏連如此之類不知凡幾吾觀於書謂猶讀畫當由實而測之虛由近而致之遠無盡之象託以數畫故說書者不可礙於相當以意逆志與

詩同也然源流不晰必致以後世之制誤測古人許君說解猶且不免況其餘乎

初作書必先器器不可名制不可識矣姑由今制溯而上之今書用筆筆有二體其身爲管其耑爲穎穎有剛柔質皆用毫柔毫宜兎原始思翁（明董其昌）後有代者（今以羊毫爲常）質亦相類兎毫未興則用剛毫有毫無毫亦別剛柔有毫者柔無毫者剛故雖剛毫亦稱柔翰要皆謂之筆沿秦名也柔筆之制蓋與紙並興而剛筆所施適於竹帛秦謂之筆者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本說文）筆於文从竹从聿聿所以書也（說文）

書畫二字皆从聿則楚語最先最廣聿从聿一聲聿手之巧也从又持巾說文又手也予謂聿非持巾乃持丨在聿之前所以書也丨未成名故不爲文聿訓手之巧於誼爲事从又持丨於六書爲象事剛筆之制有漆筆用之於漆書有刻筆用之於書契漆筆予見之吳大澂古玉圖考一百十三瑞玉二具一作  形一作形說曰是玉四方而錐首相傳以爲漆筆又曰父乚角文有 字陳壽卿曰肘有懸聿猶後世之橐筆又吳大澂輯說文古籀補收聿貝父辛卣 與父乚角文意同漆筆之

可考者如此刻筆他無可證惟以聿从聿聿从又持丨丬繹之丨丬當是刻筆制如丨丬形說文古籀補又收聿貝父辛觶丨丬釋爲聿說云古聿字象手執丨丬丬不律也古玉圖攷一百十三又云竊疑古之不律旁有兩懸鍼惜不得見耳是吳亦以丨丬爲不律卽謂筆也丨丬之爲刻筆也其說如何夫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結繩之術利用柔克體物寫狀從心所欲無不宜也及易爲書契則利用剛克規矩未立方圓異度方易爲切圓難爲周刻畫之時無所取則刻筆銳出耑必有枝有所規畫立錐以求中敓枝

以取廓於事寔巧故文从又持丰爲隶謂手之寔巧丰無成名附箸於聿逮於名立則書爲聿聿之用在耑於耑識之聿从隶一聲予謂从隶从一一卽其識與刃朱同意非聲或亦聲耳石器之後易之以金丰者刻筆以金爲之式猶錐形故今語筆曰毛錐尙沿古式而加之形容古刻筆有枝以便規畫習之旣久雖無規而自圓予嘗習古文籀篆作爲規形以漸而適古今無異故益練達乃去旁枝因傳四方錐首之製今語持筆猶曰操觚其遺語也陸機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注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予謂觚不必簡當謂筆如古玉圖攻四方錐首之式操觚揮翰搦管執筆

古今文章所敘語皆相類是以古筆二式有枝無枝異焉二式之中不知幾變惟旁枝錐首與四方錐首傳而四方錐首已入漆書之世予見商遺龜版上刻文纖頴猶是刻畫則漆書之作必當姬周蘸漆書簡尤省而速猶作佉盧右行之書其筆頭當仿佛可想不過受筆之地剛柔異質其所濡筆濃淡殊科中外源流變遷不同要是古代遺製可互證也神州石刻古蹟周前不傳正緣刻筆不能巨製漆書繼作稍便涂飾壇山四字吉日癸巳岐陽十鼓所以冠冕石文而世傳峋嶁禹蹟紅崖殷刻紅崖刻石在貴州永甯舊說以爲殷高宗獨山莫友芝爲潘氏賦詩以爲禹蹟以

筆之沿革校之未見其然也由此以言則刻筆用丨決然無疑刻畫既成必施采飾使其顯箸則用拂拭因於聿而飾之說文聿聿飾也从聿从彡予謂色采所以飾也故聿燕謂之弗弗與拂同所施采飾爲朱爲墨殆不可定案說文墨書墨也意是用墨於文墨从土从黑王筠句讀曰赤之古文𡘋從炎土墨從黑

篆文 土者蓋鍾氏染羽由赤入黑又疑石墨自古有之也桂馥義證則謂古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著則黑是也又顧炎武說今人謂石炭爲墨桂氏按水經注冰井臺井深十五丈藏

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難盡亦謂之石炭是知石炭石墨一物也有精麤爾予謂刻筆之書窳漆筆之書隆漆書旣罷墨書代行仍爲隆書雖與刻筆之填墨爲窳書所用不同而石墨之與刻筆當隨書契並興不在漆書後也石炭今語曰煤亦曰烏金顧氏石炭爲墨之說未詳也煤字晚出惟呂覽任數有云煤炱入甑中注謂煙塵也此煤字之始見載籍者其後燒松取煤以代石墨因謂墨爲煤漢尙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墨麋煤或卽一字之段後世又轉以煤名石炭而與墨異稱矣今日本語猶曰石炭不謂煤

也歐洲製筆有以木爲表以鉛爲裏者譯曰鉛筆予詢之日本學者亦云鉛之質石炭也然則石炭爲墨無古今中外之殊其取材之同有如此者桂氏羲證舉石墨事尤詳不具錄

## 蒹猗雜筆論象形第一

文字以象形爲先而取象往往先經結繩以肖物故象形字常有求之物形而不得者繩形爲之間也結繩之遺至今雖不可索然百一猶存於象形之中漢人說結繩但曰大事大結小事小結不免過於汎淪無從想像第物必有形而後可象若無形之物則繩

不可結象亦何有雖然必四象既析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而後有此疑慮四象未析總曰象形事與意聲皆被包括形在眼中事在意中更擬於虛擴而爲意更極其虛擴而爲聲聲由氣激氣亦有形則四象循環故四象析而書契累變迭更文字孳乳結繩之世去此已遠要知繩形之數不如文字之繁且有爲文字所剪裁芟夷而其所取以爲胚胎者亦僅焉矣使悉蒙此僅焉者以說象形與不知此僅焉者以論文字非惟疑慮滋多抑又有閉闇而不能通者此從來小學家之所由蔽也

## 菉猗雜筆論象聲第二

昔人論畫卦結繩書契不以爲文字之來源而徑以爲文字陷於汨淪使後來者迷不知畫卦結繩是皆象固矣然卦與繩異事畫與結殊術卦窮而濟之以繩結窮而復濟之以畫用畫之術師繩之事會而通之書之於契故至書契則卦象繩形兩者兼採繩形之存於籀篆中者往往可考而見也卦象至簡今所傳八卦不知確否皇古之原然一而二而三信爲卦象不惟籀篆相沿即隸凡數變而此猶循其初世間古物莫之先矣是以文字雖由此起而不能即以此

爲文字蓋在卦象中不爲文字猶在文字中不爲卦象此當分別言之者也至書契既興其於文字尙不知相去之遠近予嘗觀吉金銘刻不可釋者屢見得非書契之遺而文字之所未採者耶又嘗疑文字之前凡有書契古人不必口讀但取觸目而識焉耳其形聲義三者相傳而行斯文字之事矣是以畫卦結繩書契皆可統謂之文形聲義相傳而後可謂之字單言曰字累言曰文字所以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者特其簡言之也四象中象事或曰指事象意或曰會意象聲或曰諧聲亦曰形聲 班孟堅 鄭康成

許叔重三家說象聲意最明白諧與形均經後人誤會而謬解滋多亦小學之蔽也予意聲猶之形物有本形亦有本聲象形非文字之形則象聲豈得曰文字之聲耶象形或借徑於結繩象聲亦假途於人口所以與原形原聲或有間焉文字之術祇能及此若因象聲假途於人口而遂以爲凡從人口出者皆爲聲幾何不盡文字而皆聲耶若然則文字之名可以不立矣且從人口出者皆聲其未經文字結搆者猶不知凡幾若以爲口出皆聲則文字亦可以廢矣必立一界曰凡物有本聲而文字象之者曰象聲其無本聲而

但爲口之所名手之所書者文字之聲也象形亦然物有本形而文字象之者曰象形其無本形而但爲眼之所識手之所書者文字之形也夫任何文字舉一而眼識之爲形口名之爲聲又舉一而以爲形舉一而以爲聲相益之譬之甲乙合而成丙甲形而乙聲耶乙形而甲聲耶皆隨相益之時所命定者此形聲相益非象形亦非象聲也審矣故象聲之字最明白者如牛象牛鳴聲羊象羊鳴聲書則象聲而字類象形何者聲非形不能託猶事與意亦非形不能託耳是故象聲之字其出有先後即有獨體合體之別

合體往往有與形聲相益之字混淆者此江河之例所以益滋惑也夫江河二水其流各殊試問江河二字構造之時如何結想此至難事假如字未成構先已呼名名所由成又於何取如斯洪流不能從地吾知其取譬水流之聲必矣江之流急而聲勁直如工然河之流廣而聲豁達如可然呼如其聲而以工可象之是古人之善於體物然與工可本字不能離而立也故益之以水此猶象事刃必基於刀而更識其口因爲刃本必基於木而更識其柢因爲本江河必基於工可而更識其類因爲江河更猶牟芈之必基

於牛羊而更識其氣出因爲牟羊惟其結構適與形聲相益之字合許叔重更引以爲象聲之例許書象聲又作形聲所以使人至今惑也夫此形猶形容也物有本聲而象之諧之形之其意則一而不虞後人之誤也如是夫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典籍相傳皆言文不言字字起秦世李斯奏同文字見史記是形聲相益者秦法也秦以前形聲相益之法未立若六書言象聲或爲形聲其不爲形聲相益不待煩言而決矣六書出周官保氏六書目不別出周官晚書可疑然其說必有所本班鄭許三家亦各有所受故至今沿之大抵六書目亦不必出自三代必是學者考古立此六名自書契

以至文字源流變遷之跡可得而求矣其實古人之於文字非一人之力所能爲皇頡史籀要亦不過整理之而已豈先有條目而後從事歟

## 菉猗雜筆說臣第三

余撰皇史取材籀篆而籀篆形多傳譌必先訂正其義始明然正形至難且有形本不譌惟古今世隔事異若非心靈眼活往往求之益深而義益曲至離古人之結搆益遠者卽如臣篆作臣本象形字前人說象多不貼然證之籀文亦不明取象之意旣而思文字所象非必直取事物本形蓋先由結繩成象書契繼興更由繩象以爲契象結繩之於本形必有間焉

契象之於本形更間而又間焉書契之爲籀篆不知凡幾變矣於此參透則求象庶幾得之是以臣之象形必胚胎結繩而來側視之渾視之則執圭共立之形恍然在目試以今市中土揑人形卽元曲所謂摩合羅者證之斯古人結構之意不煩言而解矣更試以圖證之如㠯上爲首部下爲足部中突出爲共手狀書畫一致意尤豁然籀作㠯相去猶不遠篆作臣則以整齊破形遂不可說矣若以他文證之與此同例者更不一而足卽如人篆作𠆢亦象形字意亦不能驟明籀或作𠆢𠆢𠆢較近矣然猶不可說以圖證

之則當爲[illegible]亦側視形與臣取象意同惟形有左右之別而臣形較豐以示冠裳雍容與凡人不同形又微俯則鞠躬如也之致人但作側身而立意已足矣夫側身而立是能以禮法自約之象是人字結構之時已在禮法之世若古文儿篆作[illegible]圖之爲[illegible]則屈伏形蓋賤者也當與大對待大篆作[illegible]籀多作[illegible]象張大之形此象事也然其結構之時蓋已有大人之意孕毓於心而但取大象不取人形惟大象必於人形寄託則大人之態亦可考見圖正作[illegible]不惟與[illegible]之屈伏固貴賤懸殊即與[illegible]之側立亦侈儉自見愚

意大之所以結搆初亦必爲大人之人與儿爲賤者之人分用其後禮法漸施而人分三品上大中人下儿故堯典有九族猶親貴也百姓猶庶人也黎民猶奴隸也之別更後而人儿並用大變而爲象事字說之者以爲象張大之形最後而儿亦漸廢獨用人矣儿爲古文人其變遷之跡可旁證而得如此臣之爲文與人同時蓋亦禮法既施始有其制因有其名故臣之象形與儿之屈伏異與人之側立同所以舊義雖臣僕連語而臣與僕異物古人造文示人以義隱寓立身之則其不苟也又如此至與人異文異意而取象尚有同焉

者例如子篆作 籀作 或有並具手足指爪之形者多不勝舉其文皆手上舉則幼稚未能自約於禮法之形雖與人取象相反而正足互證也

## 菉猗雜筆說鬼第四 附醜

象形必取象於有形然時亦有無形之象不知造文之時何所取材非得史事以證之不能明也夫皇古無史方將從文字以補史抑何從得史以證文字亦惟有相參而互足焉斯兩得之是不惟前人之考文者未嘗涉及即攻史學者亦力有不暇不揣愚昧以爲當仁不讓矣以鬼字例之鬼篆作 許書云人所

歸爲鬼从人象鬼頭鬼陰氣賊害从厶如斯說是鬼篆合體會意由許云鬼頭象形則鬼者鬼頭人陰氣也王菉友則云先造鬼字而後減體象形始有由字余以爲王說如是則鬼亦如兒兄兩字之構造更益厶以足象形厶非自營爲厶之字由與厶皆象形也凡文合體而析之皆成文可讀者多爲會意否則非形卽事耳例如刃卒指事析刀與衣而所餘卽不成文字不可讀是故由起鬼後厶非自營亦不成文字不可讀矣是故鬼之爲文人戴由於首而識厶於身者也象形字按許說象由頭不云从由亦不以由爲

鬼頭字是菜友減體說所本惟云从厶不云象陰氣賊害仍屬合體會意則說文之失也惟是刀卒皆有形何以非象形而爲指事蓋刃以刀爲基而指其口刀口之形離刀無所爲象也卒以衣爲基而指其標識衣標識之形離衣亦無所爲象也非形之窮而取象之術之窮也鬼無形必以人爲基由頭之形陰氣之標識離人亦無所爲象也此非取象之術之窮而形之窮也然窮於形者終得以取象之術濟而使歸於象形不若窮於象形之術者不獲濟而使歸於象形乃轉流入於象事此象形之變以鬼及刃卒例之

而知其不可囿於一方也惟此等分析在六書以後不能不如此嚴明而在造文之時則併以象形爲之形與事猶未有界畫耳至於鬼本無形造文者何爲以人爲基乎欲爲之說不必根於許說人所歸之誼當以文字史事相參互足求之則趣益滋而誼益明矣夫鬼之所由起也遠矣蓋自艸昧初闢野性顓蒙惟力是肆力所不能抗者則迷不求解而心懾之甚敬天畏鬼自皇古至於今日遺風未已可以取近譬遠而得之也於天有神於人有鬼意以神若與人遠不得以人力干之鬼若與人近猶得以人力禦之故

古之巫師卽所以爲衆人有事於神鬼者也不得以人力干者敬事而外更無他術其猶得以人力禦者於文事則爲祭於武事則爲儺余意祭之與儺不知誰先惟武猛先於文明則儺先而祭後也必矣儺之爲事必裝鬼而驅之今雍和宮番僧打鬼可證而吾鄉有巫教男者謂之端公每爲壇必以拏寒林爲先寒林者巫所謂厲鬼也女者謂之巫婆亦曰神婆小禳則致之必束艸爲人形名曰茅人茅人以代鬼者端公之拏寒林也其事甚張先裝其徒爲寒林秘藏之更裝獄卒之屬務爲獰惡執利刃攜鐵鎖四出偵

索其出也必以暮夜市人聞設巫壇膽怯者有戒心焉寒林既得則鎖而摯之每食必飽以酒食終壇而以術解之或謂躬其役者輒終身潦倒云余幼常聞斯舉其後稍稍衰矣及觀雍和宮之儺猶大略相類惜祇見其試演不及詳盡也又劇場中涉及神鬼者復時存二三蓋亦巫教之遺式也夫儺之爲事古式不可考見然古今變遷固猶未絕可知有事於鬼必先裝鬼故鬼無形也而人心則有形鬼無物也而人裝則有物以人裝鬼其式如何以文字想像之必其頭有所被而身有所識若今戴假具而衣章服者則裝鬼之爲式

亦卽鬼之爲形也且周禮方相氏有黃金四目之文是亦裝飾爲之者益知裝鬼之法其來也遠鬼則可畏故畏之爲篆亦从由頭而虎爪夫可畏者非惟鬼而已虎可畏也鬼亦可畏也畏訓惡醜訓可惡而醜从鬼故知造文之時必以鬼爲惡象暴力惡象怪形亦惡象裝鬼必兼此二惡造文卽備此二象故作人戴由於首而識厶於身厶者拳曲文由者凵中交午文也厶以爲陰氣賊害亦暴力惡象之著者由以爲怪形惡象也由何以爲怪形字之視畫也簡一交午而已足裝鬼之由頭必不第一交午已也猶之厶一

拳曲而已足裝鬼之章服必不第一拳曲已也余由文字以想像之所得如此由此可試斷之曰吾未見鬼也見之於裝鬼矣吾未見古之裝鬼也見之於古之爲書矣其具有假頭縱橫而交午也有章服彌綸而拳曲也爲之者人爲其近人也其人也巫非其人則術無所施也假頭而縱橫交午有其具必有其名矣名之若敷勿之音其字卽如鬼頭之篆卽省鬼頭作之而爲由矣由之屬許書有禺云母猴屬頭似鬼以此更知鬼頭又與母猴相近母猴大猴也以此更知鬼頭五官必俱窳劣而縱橫交午者若精寫之必

是骨齒齒之形矣又按爾雅瘣木苻婁注謂木病尪傴癭腫無枝條此亦足證鬼形必爲尪僂癭腫亦窳劣之極矣更以由相似之字證之若囟卽今所謂脾門許云頭會（謂頭之交會處）𡿺蓋也象形夫囟之中交午形也與由之交午一正一反正之爲囟以是而人生反之爲由以是而人死則一覽其文而知由之爲非生人故許說鬼云人所歸也然如此則許說當云从人反囟从厶如是則純是合體會意字矣故知鬼象形之初其文或不僅如篆之整齊簡省而其意不爲囟之反以由之相似字證之若囟卽窗字亦作囪由

亦必作由交午且須增益蓋象骨格如今寫真五官部位不能使五官窳劣之形畢見於書則爲之部位而已若假頭之爲具必一髑髏也余又思之象形以繩形爲本鬼之象形必先從結繩之世所結束卽已如此故又較裝具簡略曾見巫婆所束艸人身首具五官四肢全六七寸許忌作五官僅以朱作十字然自首以下亦十字三五則又其蔓衍者意此亦古結繩之遺邪如是則由之作十益簡益古矣古敬天事鬼天神常包地祇人鬼亦包物精語謂之精者文則爲魑或作魅許云老精物也从鬼彡彡鬼毛儺之驅

鬼也鬼兼魅而有之武猛先於文明則儻先而祭後鬼之祭則不必其爲厲者矣其人生而造福於己者死而尸祝之以求福焉則祭先之事所由起祭之尸亦裝鬼也而善惡異焉今尸已廢而鬼裝猶得於文字識之然非以史事相參互證而鬼之象形且不能明也此於文史相關之處有足資用心者故發其例於此

至於醜之結構从鬼酉聲而其誼許云可惡也余疑此尚非古誼何也醜从鬼得形从酉得聲是形聲字然醜之結搆已在形聲之前蓋形聲者秦法也六書

之世雖形聲之途已闢然其名未立而法亦未演暢卽有聲而聲必以誼隨之非若形聲旣立可以徙聲匹形任意孳益也惟醜酉聲酉何誼極費說明余以爲聲亦不可說詩有本事字亦如之說字與說詩不得其本事則辭費而其途益遠此又今人考古之一難也然古事久佚或反於文字善思而時一獲之則其喜宜狂矣余又於醜之酉聲而得一事焉試說之古酉酒同字醜之从酉聲蓋古巫師之一役人工裝鬼者其所役也可惡故其名醜此事在文先而名已立矣醜之役不止一工其徒也衆故曰醜類醜者裝

鬼工也爲巫之賤役不數於大巫小巫矣故曰醜夷此尚未就聲誼言之然必先明余說醜爲裝鬼工也而聲誼可得而明矣夫古之爲巫也與醫同役故醫字亦爲毉巫之事神與醫之治人皆必以酒醜从酉聲者亦示其爲巫與从巫同也故醜非鬼也而巫爲之鬼是意兼聲觀於古人造文之以酉示意者如尊殆祭酒者祭酒漢印亦曰祭尊猶大巫也字从酋廾以奉之或从寸酋許云禮有大酋掌酒官也可知古人人神相接酒爲至重故祭酒者尊掌酒者酋非祭非掌而與役於酒者醜蓋與役於酒者徒屬至衆裝

鬼之役卽隸於其中又爲巫之賤亦必與役於酒者矣魏志張魯傳其來學者爲鬼卒魯云鬼卒猶古云醜也故從兩端說之於酉聲俱可得其意不過醫以酉爲形而醜以酉爲聲耳又按許書醫治病工也殹惡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王育說一曰殹病聲酒所以致病也此兩說醫亦皆意兼聲字是醜與醫之从酉爲形爲聲不同而會意兼形聲爲例則一可互證也又今除鬼之俗或沃之以水或潑之以漿意亦酉之水類所充歟總之从酉見意因於酉爲聲皆必於酉有本事焉故醜之說當改許書而云鬼役巫也

从鬼酉酉亦聲巫以酉事神亦以酉除鬼則本事見本誼自明而醜惡醜類醜夷之爲引申卽不難解矣今劇場脚色有曰丑者曩求其故而不得後見明人說部及明史宦官傳汪直弄權時有伶人名丑者當以滑稽諷諫意以爲今之丑蒙明之伶人名也然終嫌臆測今因說醜乃知其決爲醜之俗省而古之鬼役巫亦可於是比類想像而得之劇場事情多襲巫師之遺都會專以事人鄉鄙兼以事神禮失而求諸野余於古事蓋亦謂然東坡志林八蜡三代之戲禮一條略云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猶虎之尸誰當爲之置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其說可參

## 棻猗雜筆說兄第五

兒篆作㒳象形人囟門未合者也兄篆作㠯亦象形顧上體作口果取何象此爲說頗難而易滋疑者惟以㒳證之則口非口篆意殆與㠯同㠯開而口合耳故兄者㒳囟門已合者也自㠯視之則知兄爲以漸而長之誼故爲滋益爲擴充而況譬之字其後起者也兄爲長長對幼言兄對弟言對幼者長誼之引申對弟者又兄誼之後起者也弟爲韋束之次弟其本誼不以謂人弟之對兄亦次弟誼之引申故知兄弟連語在兄篆構造之時既所未聞卽在三代吉金刻

辭兄或偶見弟竟難尋兄弟之敘惟伯仲叔季當之而考之詩書詩則國風屢見小雅三見大雅僅有豈弟而無兄弟三頌並豈弟而不一見書則五子之歌厥弟五人金縢管叔及其羣弟康誥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君陳惟孝友于兄弟呂刑伯兄仲叔季弟五見五子之歌及君陳兩篇先儒多疑之者金縢單言弟而已兄弟對舉莫若康誥呂刑之文較爲明白可據是兄弟之辭蓋起姬周故知造文之時有兄而無弟弟之始稱蓋當與昆連文陶文中屢見昺字愚釋爲昆之古或

籀夫弟者韋束之次弟㬎从曰與昆所从同弗者韋束相錯之形與弟意最近弟簡而弗複昆亦作弗即㬎之字也然昆㬎㬎字皆从曰於義無取要亦不過取茂密美觀而已弗弟形相若僅以複簡爲別故知造文之時弗弟並起有兄而無弟也複以爲弗簡以爲弟者何複之數多宜爲弗簡之數少宜爲弟理順而意至顯不費辭解也及至兄連弟爲語而兄之象遂不易說非以㬎正辭以㠯證形而遽爲訓云兄㠯凶門已合者也象形幾何不爲妄人臆語乎兒兄象形何以不取平頂而爲槎枒之形蓋頭角崢嶸意也小篆取整齊象猶不顯古籀隨象成形其法如畫誠以兄兄

作之則益豁然矣

## 菉猗雜筆說雷第六 附電虹霓霜露

形爲象本而文以生文爲象本而形轉益余嘗見今世俗說雷之爲形也其神如雞鼓翼翼周其身謂是聲之所出也其說雖不經然未嘗無意蓋雞形之象固附會於後人而鼓形之象則淵源於皇古何以明之余又嘗見古代吉金銘文雷之爲形也纍纍而繫聯之其文爲 亦謂聲之出殆如是云爾夫畾之爲文見汗簡省其繫聯或增而益回爲靁焉或更省田爲畾又由省而增雨爲靁焉後人作雷則又靁之

省也余謂雷自籀篆以來數變而文意相承也於六書象形亦復象聲盒聲無所託必以形爲基凡象聲之字皆然故雷之聲隱然者囘囘如也詩虺虺其雷虺虺者回回之通假字也回未成文而名已立因名造文則其託想必曰聲之發也以氣乃象氣之回旋而知由回旋之氣作回回之聲者雷矣雷之爲氣也回旋以鬱雲之爲氣也駘盪以紓古器之作雲雷文者往往莫辨則於鬱與紓辨之回如◎雲如◎也回雷同字後專用雷而回別爲回旋字爲溯洄字洄又其後起也雷之聲隆然者纍纍如也文如其聲斯象

聲之最明白者𩰫中有回回外有𩰫回與𩰫皆𩰫之省也𩰫本應繫聯而篆務整齊或省其繫聯或易繫聯形而代之以系又別作纍纍者連鼓之形引申爲凡連繫之誼實亦𩰫之變也更省爲絫爲累後人多別用實皆一文之歧出耳不特此也卽纍之與雷亦皆一文後人以纍雷兩用而古文結搆思致無分以是知聯鼓者古人因雷聲而狀雷形後人又因雷文以肖雷象不能以爲俗說而遽斥之若以是爲俗則古人造文之所託想者亦皆宜斥矣如爾則雷之爲文又何所憑以取象歟夫雷之最難爲象當古造文

之時蓋已甚省故恐𩰫不足而益囘以明之𩰫

先後不得而知以繁簡論必先繁而後簡既習其繁簡斯明矣然古人造文之所以託想者又非一人閉門獨造即可得之其必以人人胸之所畜布於筆畫間衆意相同行之始通古今一理故以文證形然後知今世雷鼓之象其來甚遠即謂皇古之心可也至纍爲繫纍誼純從雷形而引申之其字爲纍又似象意或形聲相益之字第撥其引申直探本誼知爲與

同用仍是象形是爲無形之象而形非實形出於託想意中之形也其本爲聲故雷爲象聲字之最

純而最明白者矣至與雷相似而字起較後者如魁从斗鬼聲羹斗也羹斗也者羹所歸也意兼聲後人以其从鬼持斗乃肖字爲象今所傳魁神正作鬼持斗是亦因文爲形者

雷電本一氣之分見聲雷而光電也電从雨申聲凡天空之文皆以雨示意此殆小篆之通例古籀雲雷皆不从雨余意電亦不从雨直用申字已足何則申篆作古作 許說云陰陽激燿也案上下回旋正與回同陰陽相激之象回旋有芒激而爲燿之象也篆作兩體相持中其引長之象也夫雷之氣鬱而發

也爲聲電之氣摩而曳也爲光𠬝之爲文正是兩氣相摩曳而出之其光至怳惚不可得而名狀而思議也其來去起訖亦不可得而揆度而指數也所謂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矣故神從示申聲實則神亦篆文古籀或祇用申許書說神云引出萬物者也正以引申爲說又虹之篆作𧗠籀作𧗠許說从申申電也又足證申電古今字矣从虫从申之字蓋會意虹似虫形也其體爲氣其形則申篆易以工則意兼聲工亦引長而直展之意如江水流直而聲勁吾鄉語所謂竹槓水者近之槓从貢聲貢从工聲卽杠字杠之

爲動直誼不煩悉數此外如矼舡杠肛珬之類从工聲卽以申說之亦無不通余有聲貫專用此法別著之虹之雌者蜺許說霓云屈虹陰也虹雄以申蜺雌以屈故工聲兒聲並各見意霜雪露不見古籀篆皆从雨然斯三篆皆自天而降猶雨之雨讀如雨我公田自宜从雨霜因雨而成物故从相聲相猶助也雪凝雨彗然也故从彗聲彗許云掃竹也按掃竹者屑屑灑灑故彗聲字有小誼彗小聲也詩彗彼小星則不謂聲矣彗棺櫝也漢書高帝成帝兩紀注皆曰小棺鐕鼎也淮南說林注小鼎彗優也優薄輕巧小誼鐕蜀細布也亦小誼露潤澤明著路聲路者人所踐踏而露見也潤澤明著如路可見故謂之露皆意兼聲

字

菉猗雜筆說雪第七

彗从又持丯或从竹作篲余以爲从竹者俗增也丯掃竹之形又持之亦象形也或以爲會意非是丯象掃竹形而恐其不明白故从又持之本意不在又也雪从彗聲余以爲凝雨彗彗然也據形與聲兼說之許云凝雨說物者則以說雪音近爲訓釋名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綏然也綏彗亦音近字然終不如聲訓之爲確李長吉章和二年中一篇有句云麥芒如篲黍如粟卽麥芒以證雪而得如篲之象知雪从雨彗聲之爲意兼聲字極

豁然也體物之工古今人大抵相似試以雪雩徐而察之六出中每出皆若丰狀今謂之雩者猶古謂之彗也

菉猗雜筆說霞第八

霞从雨叚聲釋名白雲映日光而成赤色假日之光而成也說文無霞字山海經景燭日煇朱蝦九光此蝦卽霞之通借楚辭遠遊載營魄而登霞則霞之始見然登霞蓋卽登遐亦同聲而異形字不得謂霞之本誼其次東京賦掃朝霞蜀都賦舒丹氣而爲霞之類則霞之本誼本字矣夫霞無古誼亦無古字今人

作篆常以叚爲之而叚實徐鉉新附其說云赤色也从赤叚聲按郭璞江賦璧立叚駁注古霞字其誼雖近其起也晚矣予謂古如無霞之名則已若有之其字當用瑕說文瑕玉小赤也漢書楊雄傳嗆清雲之流瑕注謂日旁氣也叚瑕相較用瑕爲古而以玉色爲日旁氣色以引申推之可通以假借說之亦當夫瑕霞爲古今字古假借一文而今各行本字固已然何以从叚聲按說文又部叚借也闕疑古文叚叚譚長說如此予按叚借之誼與字體構造不相屬而構體又不得其說前人疑从叚皮从二朱氏駿聲說予意頗

同从二蓋示皮之斑駁古人尚皮幣斑駁者必不中禮數姑用之則事從寬貸矣故於文从叚从二指事从一事不見从二則斑駁顯然叚借者引申之誼所謂姑用之則寬貸也故凡从叚聲之字或取斑駁或取寬貸而斑駁之爲小赤爲病寬貸之爲假借爲大皆可一貫而通之矣試悉數以明之叚聲之字如瑕騢鰕蝦瘕暇假葭椵嘏豭麚徦蝦鞎鍛凡十六瑕玉小赤也亦玉病也騢馬赤白雜毛鰕魵也斑魵音近通借卽斑魚也蝦蝦蟆也色不必斑而駁然多釁瘕女病也暇閒也誼猶寬也假非真也按姑用之則非

真而寬之極以至無涘則亦大遠誼此反訓也葭葦之未秀者其秀之時尚遠於其未秀而姑名曰葭其秀而可束曰葦也椵椵木可作牀葉似桐甚大陰廣方言凡物壯大謂之椵其引申也麜牡鹿牡必壯必大又麜以夏至解角應夏假之氣也假至也充大遠之所極假遐蓋或體今通用遐矣行至曰假行不至亦曰遐書假于上下又通用假也叚足所履鞮履也蓋皆至誼之引申履則足至地而所以履者因名曰鞮鍛鉀鍛頸鎧也此叠韻連語未得其語之本殊難望文爲說蓋鉀鍛云者猶今繙繹名義不能單釋鉀

亦不能單釋鍜如曰喫咭唎亦豈能字字而爲之辭哉

菉猗雜筆說者第九

溽暑漸消餘熱猶烈晚窗無務悠然有思以爲暑之爲名與寒對待而生者也余擬撰皇史無事可徵惟文字取材甚多蓋視籀如圖皇古事物猶十得一二而其結搆且爲心思之所流露其心思又由事物之所孕毓者也故寒於文从宀象所居形从人在茻中下有仌皇古之人禦寒景象儼然在目豳風所謂塞向墐戶者則其制之更進者矣至暑則从日者聲是

形聲字與寒象事字先後不倫夫寒暑之事同時並起而皇古結字不應有寒而無暑姑以者聲說之者亦猶著日形謂是時日爲獨著或皇古禦暑無具惟取天然之陰影以爲棲息不爲禦暑之物故文字有寒而無暑或語言有之而文從假借後人更撰本字所以有从日者聲之暑字不然何先後不倫如此夙懷此疑十年而不得解去年丁佛言來京師佛言余文字交也余舉此疑以爲談助佛言驟無以答今年四月佛言再來數數論議忽呼余而語曰暑之解略得之矣暑猶者者猶煮也篆作 下亦作 亦作

吉金貞卜文字火之形多近山𡿨實而凵虛𠙵復爲虛而兼實蓋文之變而形之複耳故者下从火而上爲𠂤聲𠂤卽旅也故者當說爲从火𠂤聲𠂤古文旅暑又增日後起字佛言之說如此余頗韙之而心疑其說仍爲形聲字與寒象事字仍有先後之差因節其說而小變以爲暑之本文祇作者从旅在火上象意旅衆人也與人在𠦪中宀下仌上結法既同文意亦極相類而義之引伸爲著形之複火爲煑增日爲暑皆可渙然釋矣顧旅在火上爲者卽暑何以不从旅在火下爲𠂤則以結字之時其心思與事物之孕

毓而流露者不在上而在下不在天而在人信如日烈如火而爲暑日可避也鬱蒸之氣而爲暑氣無可避也故從鬱蒸之氣著想而結搆爲从旅在火上之文遞變而爲今日之暑字一經溽暑益覺其義之確古今人之心思正猶未遠古人之工於體物亦自不可易矣書竟快愉久之乙丑之秋菉猗室

## 菉猗雜筆說也第十

也說文云女陰象形求諸古誼女陰之說絶少旁證經典也字又率爲語辭凡語辭各有本誼而引申之或遠或近殆非一致也之爲語辭其情亦數變矣第

以女陰之說爲本誼都不與語辭之引申誼相通且說文也屬𠂤部𠂤流也从反厂讀若移厂拙也象拙引之形蓋厂必拙引之而𠂤則自然流移故相反爲文也爲語辭皆從流移引申而生諸變篆作屮秦石刻作屮以秦刻證篆从𠂤甚明上體象形秦刻與燕頭同雖與篆異實祇繁簡之差吉金文如此類者尚多不足爲異以此知象形非必女陰而女陰之誼殆博士俗說何以言之夫陰之爲言猶隱也隱處無男女之別故史言嫪毐曰大陰人若女陰爲也則男子陰亦必有相待之名雖雅言或曰勢而誼亦不甚古

且勢與也亦從無對舉成文者不如今人之用陽或陰字也以余意揣之男女陰古語通稱欲箸別亦不過如說文女陰之語各冠一字於陰上而陰猶隱也則猶在衣冠禮樂之世始有此解若溯諸草昧獉狉殆無所諱其時或有名或無名都不可定即有名其不曰陰也必矣余以爲文明以來其名男女陰者即沿草昧之牡牝耳今世文言猶有曰門牡者謂門之隆起入臼處而曰牝戶者則直女陰之別名矣至通於雅俗牡則早置牝猶未廢惟市井往往因其音而易其形如从尸穴之字从毛必聲之字或非聲皆牝之

變也夫牝既古今雅俗相承則牡亦如之而或置或否其故又當別論第即此已足證也爲女陰云者不過一時之習俗非古今之通誼而女陰不得爲也之本誼其與諸引申誼不相貫已不待證而決矣然則也之本誼如何經典自語辭外雖無他據但也聲諸字如貤如馳如施皆與丶音誼最近而與也音誼較遠知也古讀如移而後變如雅即知也古誼當與丶同丶也亦古今字猶之▮主亦古今字主行而▮廢也行而丶廢主之本字今別用炷也之本字今無所用依後注匝假如女陰之說爲也之本誼而也之本字

爲𠂉之代用則必有別用之字以代女陰之誼之用如灶之代主而不然者益足證女陰之說不過一時習俗故本字既代毋本誼本字反成棄置其貤馳施地諸字並从也則棄置之時當亦甚早考其時世蓋在地字之先夫天地成名非起晚近而也在地先如云也因代𠂉而本誼不行本誼女陰又爲一時習俗而定爲博士之說則其時世必秦漢之際信斯言也豈地在也後古先不言地數經典天地並稱者比比矣其說何解不知地籀文爲墜經典地從篆在箸竹帛時始然故言天墜不言天地而地爲也後之字無

舛也況以地字說之亦足證从也聲已爲丶之代用字何者地之从土不待言矣也聲者以明乎土之流也記中庸云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故地之从土猶言撮土也聲之流猶言及其以記說篆家法至明地从也聲也爲丶之代用字在秦漢之際已然若女陰本誼本字而地从之誼必甚鑿烏足配天而代墜凡後之代先必有善焉者余始思天地相待而爲名而文之先後不齊頗疑古典闕佚其說難考今因證也而反得地之說心渙然矣如上之說也訓女陰爲一時

習俗之說卽爲一時習俗之字習俗變易則其說廢而字成棄置而至今猶存者實以代乀之故也旣代乀而乀轉廢則必以流移爲也之本誼以流移爲本誼而語辭之引申可一一數矣余嘗校也之爲語辭居末爲廣載之意萬言雖長一字可結居中爲搖曳之致羣材競用一語生姿或尋行而寓排盪或易節而助提撕或破寂以爲波或御驚而若定蓋趣博而勢舒情和而意遠異者矣之凝著殊乎哉之飄颺皆本流移之性而成因應之宜者也釋辭詁字事非一類而往往相聯故併及之蓋不知也之爲辭則也之

爲字更不可得而明矣朱駿聲氏謂也爲匜之或體說文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从匚也聲後人加匚耳也正本字象形从乀會意乀亦聲按朱說甚妥以鄙說參之𠂤主炷古今正俗字乀也匜亦古今正俗字𠂤廢而移主代𠂤更增火形作炷以代主乀廢而移也代乀更增匚形作匜以代也變遷既久本事不傳於是女陰象形之說遂爲千載之疑案朱說窮其流鄙說溯其源源流貫串而也之形聲義明矣又按匜古器不傳於今三禮圖引梁正禮圖匜受一斗流長六寸漆赤中諸侯以象飾天子以黃金此可以得其仿佛而鐘鼎款識之書必有圖之者暇當搜討焉姑先求比例古器有舟或作匊猶今之托子其形𠂤正與𠂤形相近由此以推也形或如𠂤橫視之立視之則如𠂤形故也象形乀聲以言其流所謂柄中道亦即所謂流長六寸朱氏云从乀會意乀亦聲者余謂乀亦象形許不謂聲也此當依說文而補乀亦聲三字即得蓋流謂器之一部爵亦有流是也乀象柄中道可以注水者非謂注水故不得言會意凡讀舊詁當活潑更當細切如朱說正坐細切處差耳

匜圖附

今匜形之見諸箸錄者大率如此兩旁無緣若也匜古今字無舛則匜制有變遷遠古或如舟近古始去旁緣耳

說竈答陳仲恕

陳仲恕得明器竈也以爲漢製見餉墨本答以說竈竈說文炊竈也正篆作竈从穴鼀省聲或不省穴部許君以名爲訓从鼀之義未聞按鼀下云无鼀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鼀鼀其行无无从鼀从无无亦聲七宿切鼀部蜘下亦云蜘鼀詹諸以脰鳴者蜘鼀卽无鼀詹諸卽蟾蠩也王應麟王會補注引尚書大傳濟中

瞻諸鄭注瞻諸鼃黽也後漢書張衡傳下有蟾蜍張口承之注云蟾蜍蝦蟆也李巡爾雅注亦云蟾諸蝦蟆也鼃爲詹諸卽鼃黽蝦蟆之屬竈從鼃在穴下會意鼃亦聲兼聲字也竈何以從鼃在穴下也爲竈必穴穴竈多就卑溼故有鼃在其下上古草居患它輒相問有它乎說文它下居有它竈有鼃均足以想見草昧之狀其後制字猶沿古意循至於今鄉僻野居穴竈猶極陋可見也然製字从鼃而實際正不僅此仲恕得此器上有物形如蜥蜴以从鼃意求之正足與古竈制相證說文蜥易蝘蜓守宮也易下在壁曰蝘蜓在

草曰蜥易蝘下漢書東方朔傳是非守宮卽蜥蜴顏注云爾雅蠑螈蜥蜴蝘蜓守宮是則一類耳徵之近世居室蓋蝘蜓也明器作竈何以必爲蝘蜓亦不過依生人實況以娛魂魄而適足以爲後人考古之資故觀其器而當時居室之情狀宛然如目更溯之竈在穴下之字以推於今制其沿革瞭如矣又況其更足爲說字之徵以補許書之所未備也乎

竈既竈省聲音七宿切當讀如蹴是以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周禮大祝二曰造註可見造非本音然既轉爲造後人遂多從此讀而說文省聲之意隱矣今北音竈

造音同南人則造或如躁此則不可再轉者也釋名釋宮室竈造也創造食物也廣雅釋之亦云竈造也正從杜子春讀

竈之爲制古今大致相同然大小精麤亦各有別說文爨下云齊謂之炊爨臼象持甑冂爲竈口廾推林內火士虞禮魚臘爨亞之注云爨竈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注爨竈周禮外饔職外內饔之爨亨煮注爨今之竈楚詞九歎爨土鬻於中宇注爨炊竈也由此以言古謂之爨者今謂之竈冂爲竈口此古式之僅存而可考者林今語謂之柴推林內火其口必大其中必閎與後世內石炭之器異製此大

小精麤古今之所由別殆以用材殊焉爾今竈之推林內火者其式猶然由爨而竈制已漸精媚竈之說僅見論語此外仲尼讀春秋老子踞竈觚而聽見莊子竈必爲屏心突高出屋四尺見墨子蓋竈之爲字起東周後自漢以來字始屢見矣竈之別製曰炷說文曰行竈也從火圭聲讀若回曰煤說文炷也從火甚聲詩白華卬烘于煤傳云煤炷竈也爾雅釋言郭注謂之三隅竈炷字今不用而行竈亦通謂之竈予謂行竈曰炷後省炷爲灶幷以代竈今則竈灶爲正俗字實則炷灶正俗灶所以稱行竈不得以名諸竈

也今世居室所用大半行竈卽說文之烓仲恕所得器案式是行竈之屬其形方圓兼用又不知是否三隅竈之變蓋在烓煁之間也圓端上出者初疑曲突古竈有直突有曲突見桓譚新論實則陘耳廣雅釋室窨裏之竈其脣謂之陘其窗謂之埮窗卽囪說文黑从炎出囪上囪亦卽囪囪卽突也廣韻囪竈突禮月令注祀竈之禮設主于竈陘正義云逸中霤禮文又云竈陘謂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爲之竈之上所置物黟黟然當別說之

雜五行書謂當辰巳間隙地取土先握去上五寸以水美酒一升合和泥之以癸亥日修之此日安竈自如也作竈法廣四尺長五尺欲安兩釜長七尺子孫

富貴作竈餘泥不可泥井井餘土不可泥竈大凶勿以壬癸庚辛及支九空血忌破危閉建寅日皆凶仲恕此器有陽識文三行卽有子孫富貴四字一語亦一時風尙也又竈作竈下正是甑之變與說文正篆竈同陰識一行不可盡通釜一當是用廣四長五之制也詩楚茨執爨踖踖傳云爨饗爨廩爨也桂末谷據禮饗爨煮肉廩爨炊米而以說文齊謂之炊爨云者爲廩爨則此器一釜魚肉並陳卽可定爲饗爨然今制煮肉炊米一爨而別釜者亦恆有之度漢制亦必爾耳其口在側卽說文爨所從冂也

## 釋簋

[illegible]舊釋眉近釋貴按字實簋簋貴音同貴眉音近均可通叚而義則眉壽較有依據眉壽見詩惟文字變遷之迹簋頮貴同出一源而後分爲三當以貴壽爲安抑亦安知經典眉壽非卽貴壽之叚借乎貴篆作[illegible]象兩手人卽凡之變[illegible]卽首或頁之變古器刻[illegible]形繁多有从水从皿者[illegible]多作垂髮向皿形字且似篆文須此等形近古器刻字多有之凡形亦繁簡各殊蓋象丌形兩手向丌垂首濡髮就皿而以水沃之是盥頮之誼頮从水从廾卽[illegible]兩手也从頁所由來也盥从

水从白从皿意亦同白亦兩手盥頮二文亦皆由古賢分出頮之皿形製不可知然其器亦可通作他事如以爲享器卽爲簋也由此言之頮之皿卽簋後人祇知簋爲享器簋頮專用分行而義晦矣簋从竹从艮从皿亦篆文如此籀文正作匲或變爲盞卽此器刻所作以他器簋簠參證亦如此均相去不遠可信也簋頮既爲一文而其簡省則爲匜復經小篆簡省爲貺下从貝與賤相對而貴字構造遂失淵源依事說之頮之盥器簋之享器皆爲人必不可少之具故引申爲貴重之誼猶尊出尊彝引申爲尊卑理可通也洪範五福言壽言富古

人不言貴者似貴壽聯文常用遂被包含實則其誼尚未與富並稱與賤對文耳此關金文通例因讀無惠鼎銘而說之

## 疑堯典

書之獄至紛僞古文也今文古文也前人已考而明之不待述已然以堯典而論其於今文古文雖無大異同處亦不可盡信以爲先秦以前之舊何也嘗讀孟堅典引而思之矣典引者謂堯典之引續也漢自以爲堯後故漢人之說皆以爲五帝各據其德而王自舜禹契稷或及身或其子孫周而復始漢當以堯

後而復王也故書首堯典漢人之附會也漢人皆稱唐書其後則曰虞書虞書之稱疑魏人師漢人之故智而爲之也蓋魏自以爲土德代火效舜之受堯禪曹丕所謂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是也是亦猶莽之篡漢而自以爲舜後同一緣飾經說後因析堯典之半以爲舜典姚方興且於大桁頭得二十八字以爲之耑此又僞古文之因緣爲奸闇氏僞古文疏證雖極精博而此奸詭未一揭之僞書之獄雖決僞書之心未誅也夫僞書之因緣固所以爲操懿之彌縫而師新莽之伎倆古文諸本緣莽篡而悉出皆歆雄之徒

爲之要其先路已開之西京既唐書堯典爲稽唐後堯之說所自出因堯啓舜而虞書舜典踵之而與當然之事矣然漢人之說非漢人特爲之創也其轍又發之於先秦因於書又得一疑案焉予壹不解書紀二帝三王之事而何爲以秦誓終篇也是必秦博士之舊意以爲孔子爲秦制作如漢人以孔子爲漢制作耳（史晨碑）古文託周公今文託孔子不圖孔門之傳業徒爲俗儒阿世之資而滋後世之疑議也今之非孔者不知博士之煬竈尊孔者徒安矮屋之戴盆豈不可歎也哉生千古之後承萬變之餘非善學善思

何能昂頭張眼一見天日安得竭羣力而悉理之使知尊經廢經無非道聽塗說必入室而操戈乃探穴而得子予懷此三十年而無可布之間乃於此發之詩有商頌有魯頌以宋爲商後魯爲周公後其廟用天子之禮樂故皆得爲頌各有本事不得援以爲疑然如漢人說則又故宋王魯與公羊家說相傳矣

此疑堯典之標題篇中疑處尙多當續說以明之自記

貨幣考

近代貨幣之學治之者大凡二家一曰考古自宋以

來始有箸錄迄於今世踵興未艾一曰論今海西學者衆矣前者附庸於金石漸成大國後者隸屬於財政亦或單行然吾見爲貨幣論者未嘗不言制度之沿革則於考古有所取資焉而國人考古諸家惟限於貨幣之僅有流傳者按品而譜錄之若傳品無徵雖記籍可得而說未暇理也其爲貨幣論者又不遑稽古國人之學日荒其勤者苟襲海邦之成說而已諸譜所錄又往往略於貫串於論今者取資多所未便無怪乎兩家之言本可相需而訖未聞一鉤通之者予曩說文字於治篆之所及次第表其略當時無

藁粉條墨版言已即拭學者第喜其新亦未嘗一問難故其緒未引所蘊不宣於今思之良謂可惜病廢以來時觸前懷而殘臂不堪按討思致亦不任探索惟與其棄去無寧隨所記而布之於篇猶愈於尸居之誚也歟

貨幣者交易之媒介也其制隨市而起易所謂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也然市始何時訖無定論古史所傳亦約略其辭耳朋言之大抵漁獵牧畜之民即已有市故古者貨貝而寶龜龜與貝皆漁獵之民之用也其制如何亦

難詳考殆因其所便而時有改易故牧畜之民或以犧牲於文物从牛半从八牛八別也全牛爲物別牛爲半可以知其用矣或以皮革則又少視牛半爲殺也農業之民或以粟布孟子所謂不通工易事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是也然犧牲皮革粟布雖因所便而時有改易究非通行之制蓋犧牲皮革不利分析粟布少便分析抑亦未盡分析之利故貨貝之制仍通行而用之不絶於文从貝之字甚多可證自文明之世以至近代猶相沿也貝之大小與其文質之美惡皆有差等故於市較宜詳桂氏說文義證行之既通而久

生齒日繁且以積貯之故所採於水者或不足則不免有缺乏之虞於是有仿貝予曾收得仿貝數十以骨製之略有刻文染采似碧色而文略如貝齒惟不作隆起之形而已初得之於古肆云是畊地所出不知何物也以示予予意似蟻鼻錢姑收之而數數玩焉詳其形制視貝而率記少時於鄉曾見苗民蒙頭幕上滿飾貝知貝制之起也古而行甚久也又證之蟻鼻錢儼然具體遂以爲仿貝蓋承貝之乏而開蟻鼻錢之先者也古人未曾見此於我得之可著一說以待後人快慰者久之夫仿貝之制乃人爲之最先

後世所行貨幣蓋人爲之大進者也骨不能極久遠於是更求其極則有采銅範金之制蟻鼻錢何所爲而爲此形前人說之亦無準據自有仿貝之說則蟻鼻形亦仿貝不費辭而自明矣蟻鼻者後人所名當緣俗見而又無他辭以易姑仍其名相率沿襲遂成恆辭或曰禹王錢亦曰禹幣名雖未核然必屬之禹者殆示其古耳舊譜有太昊幣附會之說不足辨大抵禹幣者銅貨之最先者也以骨仿貝其質最相近以銅仿貝質差遠而形猶較近其次第可想而知矣自有銅仿而形再變遂爲幣爲布幣布者非必肖幣

與布之形蓋言其用當弊與布之值云耳故弊布通稱而錢之名則較後起尋常弊布與錢之別以形制爲判弊布者具首肩足形錢者圜形也然以文考之不必圜形而後足當錢名卽一首雙肩兩足之弊布亦未嘗不可名錢者何也錢从金戔聲戔猶戔戔易曰束帛戔戔凡从戔聲字皆有瑣屑意宋沈存中已著其耑存中之說曰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之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戔爲義也（夢溪筆談十四）故錢謂其小者以對大者言而錢貨之錢乃託名標幟其本誼錢謂田器詩曰畤乃

錢鎛錢鎛皆田器猶今語謂之鏟者鎛大而錢小古錢一首雙肩齊其兩足者亦曰鏟弊卽錢之本稱也又古器物有鎛有鐘亦對文鐘小而鎛大鐘銘中屢見薔字卽鎛象形之繁文予別有說此可以證鐘之與鎛錢之與鎛異物而同名皆農世取象以其時習尙之物爲徵也故錢不必爲圜制實當弊布之名可決而爲農世所用也更不難明矣弊布之用既久其後或改爲刀形而圜其柄今世所傳齊刀最多蓋戰國時物矣圜柄者圜錢之形所由昉也列國以迄秦漢皆爲圜錢新莽更行刀與布然不及遠仍爲圜錢

以及近代參用海國之制則有孔與無孔兩分其家銅貨與金銀三參其位自近代以上皆銅貨有孔者故舊語曰孔方孔方之利凡二千餘年而始變也錢之名起農世以逮工商世而卒莫之易也貝之係人思也浸淫於萬端自有人文以來無不爲之經紀矣所寶爲賢所敬爲賓其字莫不从貝故貨弊者交易之媒介與市相終始雖其制有變遷而其事不可以廢世之激者或以萬惡歸之不知錢之爲孽於人耶抑人之爲孽於錢也錢字亦作泉謂如泉之流通也貨从貝化聲書曰懋遷有無化居化亦猶貨也知泉

與化之意而其創制之精乃見昔梁武發願至欲使黃金與土同價是豈得物之平者蓋亦知錢之爲孽而不知人之爲孽闇實甚也若使易其語曰當使錢與泉同流貨與化同行則世無居積之人而貧富之見亦庶乎少泯矣

公羊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與禮記春禴夏禘秋嘗冬烝之異答鋻問己巳七夕前二日

四祭今文春秋公羊桓八年傳春祠夏礿秋嘗冬烝與古文天保毛傳周禮大宗伯爾雅釋天皆同惟與禮記王制祭統春禴夏禘秋嘗冬烝異王制據井研

廖氏平以爲今文家言而公羊反與之不同何也案禮記皆漢儒之說雖王制亦今文師傳或不同耳然其說之異決然分明其令人迷離者莫如鄭注王制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孔疏云鄭疑爲殷祭以其與周制不同其夏殷之祭無文故稱蓋以疑之夫一人之疑又不著其說之所出自撰一義蒙蔽後人而前人之異說至是益誤益歧矣鄭之經學大抵如是自漢以來皆仰之爲大師實則調停依違反失家法爲今古兩家之罪人耳故欲說四祭當截至鄭注以上其因鄭而更紛之說

皆不足論矣公羊礿與王制禴是同音通段字漢人常例無關宏旨惟以春祭爲禴而夏祭爲礿此異當論耳以舊說四祭之名義思之禴爲薄意烝爲衆義春始生而冬畢成物之豐儉因時不同故其名有取於禴與烝爾至春秋繁露四祭（四祭曰春曰祠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祭義（祭義曰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白虎通宗廟（宗廟云春曰祠者物微故祠名也）說文祠下（祠下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辭也）說春祭義皆相通祠以物微禴以物薄案時序言則漸進矣猶之嘗曰嘗新與烝曰衆義漸進亦相同而說文說礿曰夏祭也說禘曰禘祭也則礿即禴（礿聲義與約俱近）爲夏祭而夏祭不

爲禘顧名思義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幾爲通義王制祭統春礿夏禘之說於名義何取如鄭疑則三祭何所沿三祭無沿而夏祭獨沿禘又移夏於春以礿易礿胡爲者愚以爲王制亦說禮者之誤記祭義仍之因生鄭氏之曲說耳范甯穀梁注亦用公羊家言則以王制爲禮家言之別說可耳甚矣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學者各尊所聞固不必一致也鄭之因疑而轉嫁於夏殷之制以無文之說蒙蔽後人者豈不可以已乎小雅天保之詩曰礿祠烝嘗與春祠夏礿之言礿祠既無異詞而天保則言烝嘗夫秋嘗冬烝

例同言王制者或因是以禴祭當春而改禘爲夏祭乎經生異議或文字詭隨不得而詰究矣

案王制言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而不言六官與古文異雖有大司寇然與大樂正市並爲三官亦不同古文禮而宋陳氏集說以此篇多祖緯書此廖平所以審爲今文說也

## 說戲劇

陳萬里鵬撰戲劇新聞嘗徵辭於予其友近爲戲劇春秋復假萬里屬予爲之說嗚呼予何知乎今世之好戲劇者十人而八九然能言戲劇者不得三四戲劇之謂何識其字者且不得一二也予何言哉解者曰春秋之作非執路人而與之言將以爲士夫娛焉

是多博聞强識而通於古今之故者復奚疑而所言若是嗚呼予寡交遊無以識於今之博聞强識而通於古今之故者予誠固且予亦嘗自附於士夫之列然猶不識戲劇之字應作如何語也而好戲劇予自慚甚寧復赧然能致一辭耶雖然予竟默爾又無以明夫意之所難而聞者或且疑予之爲憤辭否則逃也姑試說之按戲說文云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从戈虘聲說文無劇文選注引說文云甚也文凡三見朱駿聲謂卽勮之誤字勮說文云務也从力豦聲由上之說則字與今戲劇意遠甚再以聲義求之戲从

虍聲虘說文云古陶器也从豆虍聲虍虎文也予意虘當是瓦豆而作虎文如吉金多作饕餮舊說謂貪獸也文之類然與今戲劇義亦不相蒙說文於戲所著兩義王筠朱駿聲皆以兵也爲正義三軍之偏也爲摩之借誼摩即今字之麾意謂戲兵也者兵器也朱云器失傳無考按說文一曰兵也之文太平御覽引作一曰相弄也左僖九年傳夷吾弱不好弄注弄戲也此戲弄互訓史記太史公報任少卿書亦云固主上之所戲弄倡優所蓄云云誼似爲今戲劇語所出且戲弄誼不始漢世書西伯戡黎云惟王淫戲用自絕史記殷本

紀作淫虐予意以爲虐卽謔詩淇澳善戲謔兮不爲虐兮爾雅釋詁戲謔也舍人注戲笑邪戲謔笑之貌是其誼也此戲弄誼之最古者詩板無敢戲豫傳謂逸豫也禮坊記戲而不嘆注謂孺子言笑者也廣雅釋詁云戲㚔也蓋戲之術不一狀亦各異其說之可稽者如此然字何以从戈而虛聲猶莊不得其解也又按左僖二十八年傳請與君之士戲國語晉語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注謂角力也殆以力相鬬或以兵或徒手皆得曰戲耶古从戈之字皆示兵力如我或卽國之本字武戡之類皆是兵得曰戈力亦得曰戈戲

始鬭兵廣於鬭力而泛濫於鬭智極於鬭口是从戈之意也朱駿聲謂假借爲虡猶言劇鬭也戲劇連語此殆漸近段先生玉裁曰兵杖可玩弄也故相狎亦曰戲謔予按周官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鄭注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疏謂上大府云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彼玩好之中兼有金玉兵器此段說引伸之本而戲之从戈既爲兵又爲弄誼皆相貫故兵可云戲弄兵亦可曰戲至劇从刀虡聲虡說文云相弖不解也从豕虍豕虎之鬭不舍也一曰虎兩足舉按豕虎之鬭今無所聞物力變遷古今有

絶異者不得謂豕不鬬虎貓出自虎豕出自象野豕之豪者曰猪絶有力也獅子搏兎亦用全力豕雖不敵豈必虎之不鬬曰虎兩足舉明鬬意也豦有鬬意鬬則用力甚故劇从豦聲而意爲甚爲疾漢書揚雄傳口吃不能劇談注謂疾蓋劇談必於智慧口舌相爭之地而後見焉是猶戲之廣義其从刀从力意正相類亦如戲之从戈所以示武也循是言之則戲劇之字更較可識然劇之豦聲於義甚明而戲之虘聲猶去一間再進而思之虘之爲物也豆其質也陶其文也虎其於時也古而不能名王筠曰凡曰古者皆今所不用也豆祭器而虎絶有力蓋上

古之民敬天祀祖而事鬼神好勇鬬狠而尚有力祭大事也力所崇也故製器尚象假以見意若三代彝器則爲夔龍雲雷之文而文章備矣虘之爲器當在三代之先後世祀天器用陶匏今之禮猶古之遺也虘之古誼此或其說夫上古事簡其見意也純及其漸進踵而增華由虘之意事或加繁以人象之而舞作焉三五之世其詳不可得聞意皆武舞其人好武所奉之神皆極猛鷙其事之也武必盡其容而後神悅故舞以代虘而祭必弄兵自舜舞干羽而格有苗舞始有文武之別雖出僞書要皆本周秦舊說盛德

文神功武皆見於此孔子謂韶盡美盡善非以其備乎三代遞王禹承虞德樂備文武故舞大夏大夏者樂之文武備者也禮內則二十舞大夏注周舞大武而並重夏樂大武武舞也孔子謂武未盡善也殆惜其文不足然予壹以爲武舞直承隆古不若文舞之興晚也周文益盛樂兼衆舞而其享先祖也則舞大武周禮大司樂猶虞之製器也人之好武循乎往史殆爲自然之則被之以文則後人所爲其所取象質則以虞文則以舞古今之變也故予觀於舞謂即古虞逮世益近而舞日雜殊形詭象不可一致方相氏熊皮而金目周官

宋以桑林享晉侯題以旌夏懼而疾發（餘姚章氏謂以旌夏戴頭）誕可識矣舞之廣也於鄉爲攤於四夷爲侏儒當周之末其變已極古意漸亡調弄競作故列子仲尼爲若舞彼來者奚若注世或謂相嘲弄爲舞予按漢書汲黯傳舞文注亦云猶弄也舞弄牽連古語意同舞弄戲弄意又相比舞之變也爲戲猶虛之變也爲舞故又疑戲必舞之鄉曲猥語與之於周雖書曰淫戲似商末卽有其字然淫戲語旣出古文書古文晚出寧信史遷淫虐爲今文之舊耳古人（謂周人）本鄉曲猥語以製戲字於當時戲弄必有所見特今不可考嘗

信鄉曲之風往往有古制存安知古之爲戲不陳虛執干而舞之所以虛之爲器周秦之際或傳漢雖不用猶聞其說否則許君說虛胡以知其爲古陶器耶由此以言則戲爲象意兼形聲字虛聲者夫亦明其意猶古之爲虛焉爾又戲字於尚書今文爲於戲者古文悉爲嗚呼顏師古匡謬正俗於戲疑皆是歌聲揚惲報孫會宗書云酒酣耳熱擊甕叩缶而歌嗚嗚以此例之抑安知古之爲戲不擊虛而歌其聲戲戲或樂與歌諧焉或舞與歌應焉此戲之本事其餘百戲由是而蒙其名益推益廣耳果爾則戲於六書又兼象聲

予創論釐象聲與形聲爲二與舊說悉異而虘之爲陶器或用之爲鄉曲之樂亦未可知猶之豈豈皆謂樂而文則从豆虘亦與之同耳擊虘而歌聲相應其聲戲然舞戈爲容故字从戈而虘聲理或然也戲之廣泛或爲角鬬或爲嘲弄或爲狎邪或爲逸樂皆一誼之引申說文兩說前者爲麾之假借既非正義後則偏於說形於義太渾故說戲之艱十百於劇且所謂兵也者文亦鮮證必以御覽所引兩說相合曰戲弄兵也从戈虘聲庶於字義爲顯而於源流可得而說矣至戲劇連語其說如何曰戲之爲義用既廣博類又至多歷代創作

有加無已宋有雜劇乃始別行（宋舞隊有雜劇見宋人樂語真宗爲雜劇詞見宋史樂志）迄至於元北曲遂盛亦曰雜劇今臧選元人百種曲尚題雜劇之名可證也其後海鹽弋陽崑山秦楚之聲以次遞變皆雜劇之遺裔故今泛語曰戲特語曰劇或曰戲劇謂戲中之劇以別於百戲抑或謂戲即劇總爲一名皆未能定總之戲原於祭意寓於虛演暢於舞皆武事也舞分文武武舞居先詼奇於巫祝浸淫於百戲然士夫他不之顧惟歌舞之場往往爲文章所託故常留意焉其由詩歌樂府長短句而遞變爲戲曲以成今劇者非文章之力乎今劇

有文武猶文舞武舞宋元雜劇其致如何不得見矣予於崑劇謂曲猶歌而容猶舞且備文武焉楚調（謂簧皮）歌而不舞文舞已亡武舞雖存已流入百戲而武舞亦失然可謂猶存古意於百一者寧以武劇當之矣武劇之來源最駁有謹守弋崑之舊者（此不能悉數予友退公爲言自拳匪之變武劇僅比架子今則競以藝力相詡矣）此又不可執一論也嗚呼戲劇雖小道抑亦不可謂非人文之所繫其沿革變遷積數千年關於世故如此其繁予不足知其通也姑述所見其於戲劇與夫戲劇之

爲字爲有知也耶爲無知也耶願博聞强識而通於古今之故者論之

前稿既訖復讀楚詞九思音晏衍兮要婬注要婬舞容也方言江沅之間謂戲爲婬是舞與戲皆可謂婬舞者雅言戲者猥語婬者方言古今雅俗不同而戲舞一源可證也說文婬曲肩行貌正戲舞之狀

此甲寅太陰十一月初九日作要婬既爲舞容方言又云江沅謂戲爲淫則僞古文尚書淫戲卽婬戲亦有所本特秦漢以來雜語未得信以爲三代之詞也丙辰九月二十七日菉猗室記

說月

D篆似日而不圓滿象闕之形也鄙說D从夕而注其中則爲空白夕字夕冥昧而有月則明白月者夕之反也故从夕而注其中象形兼增體象意亦反體象意予觀日月之爲篆而見古造文者之才爲不可及也何者日月文最難造後人造畫可施之色彩不必舉體而畫霞以爲日畫雲以爲月則觀者可於雲霞而得日月造文如造畫惟無色彩則其意不能從彼見此非舉體不明者勢也舉體則象形固已而形如何象於日月二體各有其難蓋若取象過瑣屑使人不能一視而即識也必取渾象固已但渾象則作

一圜形與他圜形何異不必遠徵卽日月兩篆亦窮於爲別矣故必舉其特著而不失之過瑣屑者圜中注以爲日注圜形日體也圜其所繫天空也夫如是則文簡而意明天空之中有此一丸不問而知其爲日此造文者於日篆之才之美也日篆旣作幾疑造文之才盡矣何以爲之後而更造月篆旣不能與日篆犯複又必以渾象舉體此月篆之難尤甚也乃造文者不惟不畏其難而能繼作月篆且能以月篆證日篆之疑義何也夫使有日而無月則日篆象形何疑之有乃旣有月矣而日篆何以使人視之不疑於

月此日篆之缺而疑義生焉矣月篆既同日篆之難而又須證日篆之疑義使不嫌於日篆且足以補日篆之缺所以月篆之難尤甚也造文者不畏其難而正犯其難以運思焉是故月篆乃有所從悟以取象矣依舊說觀之月象闕形是其特著處則日篆之象不虧形亦是其特著處日篆不虧之象非得月篆必不能顯以月較日而日篆以別其疑且以明造文者之所以能繼日篆而更造月篆也依鄙說觀之月反夕而空明亦其特著處日實明者也日月對待而形各別則以其特著者各有不同夫日篆象形易致思

也月篆反夕空明在無筆畫處致思於虛是造文之妙而造文者之才之雋爲不可及所以能繼日篆更作月篆也反夕空明象在無筆畫處於造文之例如何曰猶之鼏鄰道从号从邑見意号邑左右相鄰中爲道是在無筆畫處鼏里中道从鼏共則委之筆畫矣亦猶之畾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謂口中形爲象宮垣道上亦在無筆畫處矣予於日月兩篆更悟古造文者以文心爲畫意更以畫意爲文心此非關六書然書畫同出一源不能說畫不能說篆也不能作畫亦不能作篆也日實月闕之訓乃後人說

字者之意非古造文者之意故欲識古造文者之精意非將一切訓詁六書之障礙一掃而空之不能有得日月兩篆之中注舊說以爲烏兎之象卽日月中黑子今世天文學以爲日月球各有凸凹者是也鄙說此中注方是日月本象中注圓形外圜天空日也中注圓形外空明之夕月也日純象形月兼象意許夕下說云从月半見互證更明蓋夕月之別卽以中注之有無爲斷故有注爲月篆則注象月形外夕則增體兼意以備形之有所不足而與日篆爲別耳从夕月半見非謂月光乃謂篆去月篆之中注則無月象而於篆則爲月之半是从月半見意也月夕之文與

烏烏同觀

說乂 己巳七月十一日

乂說文云芟艸也从丿乀相交或从刀案許君以後起之誼說篆非乂之本誼蓋其說已在刈字既起以後或體之所以从刀亦以乂非芟艸之本誼而加形以明之耳若不加形則芟艸之說於乂之丿乀相交其象最隱知乂篆不爲芟艸作也然則乂之爲說如何曰丿乀相交於人身兩動脈左右相戾其形爲切與呂氏象形同意以身从丿聲證之身爲側視之形

王氏筠釋刈之說 故以右戾見義若全視非左右交戾不見

義也呂象骨𠂢象肋𠂆象動脈身象其側視腰腹之部動脈左右交戾股肱因之得舉故其義引申爲安爲治爲理爲才德過人若失其交戾則病偏廢而不安不治不理無以言才德過人矣乂之本誼本明其後引申誼行而本誼遂隱古器物銘文用𡚬亦見說文辟部引書有能俾𡚬而治誼已行別文乂更引申爲芟艸又別行刈字而才德過人之誼與訓治理之誼遂專本字乂之从丿乀相交更不可說矣予因說身之从丿聲與乂之丿乀相交爲見偏見全聲義明乂篆義亦明更證諸呂𠂢之象形而乂之象形說乃

益確矣刈字後起芟艸說亦後起詩周南有是刈是
濩周頌又有奄觀銍艾字非一作而其誼已行乂之
丿乀相交誼不見經典古器物銘古尚書且用劈爲
引申之治誼則其廢已久要其文之起更早可決已
乂爲芟艸段說云左右去之會意則以芟艸爲本誼
故用後起誼爲最初意無怪身从丿聲之說亦不明
也王氏釋例說身段氏注身下均改從韻會據小徐
本作㠯省亦以丿義太簡且古無證明也身乂相證
其說乃明可爲快然

堯典納干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予嘗考今古文家

說皆相亂無以定兩義之別及讀劉氏逢祿書乃得以孟子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爲風雷弗迷之說又以使之主事而事治爲上文百揆時序以下之說始覺以傳證經其義可信嘗移其法治篆古誼無徵則以篆證篆亦爲最確此身从丿聲乂丿乀相交之說猶以孟子證堯典之法也珍才難得視人之識得否耳前人多以籀考篆卽以古器物銘校說文而反夷視篆文無所取材未免舍近圖遠喜得此說故著其績俾治籀篆者無軒輊焉附記

說身

𠂤躬也象人之身从人厂聲案人者身篆之主而𠂤則所象之形厂乃聲耳說文不以𠂤爲申省而云厂聲厂右戾也象左引之形段謂非聲故訂爲省昌聲依韻會所據小徐本訂注ノ古音在十六部而六書音韻表身在十二部予意與其改爲昌省聲不如改爲人亦聲較明確也然無論如何身篆之爲象形兼屬形聲字無疑

自ノ不得其說所以前人說ノ聲者不過以爲身之音讀由此而出耳其實聲亦有義無義之聲多是後

加如此身篆从人从𠂤象形已足若右戾無義則丿爲後加之聲矣不過以右戾爲說亦未嘗無可通之義蓋右戾者左引段曰右戾者自右而申於左也推之左戾者右引左右相加其象爲乂說文乂義當訂別詳之予意乂左右交戾也左右交戾而爲人身脈絡之所構所以能動作也全身之力發於膂俗謂腰力由膂而戾引之以配於股肱其字當爲乂人篆側身之象身篆象形亦側身之象故𠂤象其部分而厂說其脈絡之戾引側身故祇見左引第右引可以推之矣左引者右戾右引者左戾由此言之乂之左右戾象人脈絡

交構而右戾象人側身脈絡戾引則ノ爲聲義自可通且ノ聲之於身篆補足處尤爲有力之義前人不明左右交戾之乂因而不明右戾之ノ遂不明身之从ノ且ノ之爲身聲何義矣說文序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予說建類形有形類聲有聲類一首謂置一文以爲之首類今所謂部首今所謂頭也形聲兩類系統各別然在其系中皆以意同而相受故同一形者受形義同一聲者受聲義以說文序言之當如此解而後之說者往往爲考老之例所誤遂生種種謬說形聲亦因此誤解以諧聲爲形聲矣祇講

音讀之原不問聲義之授受矣因此而聲之有補於形與義者多不可說且埋沒古人造字多少之精蘊此關於說篆之通論則於身篆尤切因特著之予病偏廢益感左引之不力則失右戾之力也夫然後識丿聲爲身篆之尤要左右交戾爲乂篆之正解云

說章

章說文云樂竟爲一章从音十十數之終也此章之本誼段注曰歌所止曰章案因止而有別再歌則爲他章故爲章句章有別誼以別爲著故爲顯明表著意因之所以著別者曰章而章程條式之誼屬之印

章徽章旗章亦著別者也皆得章名別而復合之使色相宣也則爲文章爲章采皆一誼之引申也而从章声字惟彰彰章也受意最顯如障隔也撞攡也則以別爲意蓋障隔所以著別攡撞則障隔之形勢也餘如漳璋皆託名標幟字託名標幟者依聲爲名以標幟事物也此類字多後起後起之事物則生新名因而以字實之名與字同時不似先起之事物名在文先也故此類字多因急就而不暇精構乃以託名標幟爲則除名與聲相須外義多難說然其中亦未嘗無義蘊不過後人考核不博而意遂隱耳所以考

古之學於考文相須殷也不惟考古也凡事物歷古今而未廢墜者雖非古事古物亦當博考之而後名義斯明文字所託亦得所謂凡曰託名標幟皆無意可說者不外後人考證太疏之過耳如漳璋二字章聲極明章義極隱而宋沈括存中夢溪筆溪三說之略謂清濁相踩者爲漳章者文也別也漳兩物相合有文章可別也清漳濁漳合於上黨當即沮洳合流瀕上即漳湏合流鄴郡即西江合流亳漳即漳渦合流雲夢即漳鄖合流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蜷蜵數十里方混存中皆目驗之惟漳州未曾目覩予

信此說之確益知託名標幟字不能概以無義抹煞存中說璋云璋圭之半體也合之則成圭王左右之臣所執合體一心趣乎王者也又諸侯以如聘取其判合也有事於山川以其殺宗廟禮之半也又牙璋以起軍旅先儒謂有鉏牙之飾於斧側則不然也牙璋判合之器也當於合處爲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以起軍旅則其牝宜在軍中卽虎符之法也案此說璋之制極有條理白虎通瑞贄謂璋之爲言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此漢人說猶不如宋人之親切故亟採之以備說章之義若依存中

之例以說葦鼞則葦之爲葦草鼞之爲麋屬葦或言其枝莖相混鼞亦謂其毛理不如鹿之成文但相混成片段耳雖未之詳考不敢遽定然因之而章而有片段誼如豫章之木（西山經）千章之材（史記貨殖列傳）是也章亦有大誼如舅章（即爾雅翁章）兄章（並釋名釋親屬）是也皆緣混合爲片段故漸展而引申至于大因至於長也以一義推多義以母義御子義子義證母義雖古人未釋之字不難會而通之如此蓋古今人之術與心猶相去不遠也

又商從外知內也許說从肉章省聲朱氏駿聲疑从

言省从內會意與訥同體不同意古文从言不省从內从叩又古文从言不省从內籀文从言不省从內从二日案依許說肉以言乎其內章以言乎其外故商爲從外知內之誼聲兼意也因從外知內而爲商度爲商量引申誼也又五音之宮商契始封之商水因爲殷商之名此託名標幟一時不得其說暫闕可也賈行賈也从貝商省聲經典皆以商爲之蓋猶行商度意此類後起字無精蘊不費說也

又託名標幟字在名之初起卽僅以聲音爲之後更以文字如其聲音而爲之實者如蟲名商庚卽倉庚

亦疊韻連語也此類多不入義之正則故不可說而宮商字漢人或說爲章以同聲爲訓漢書律歷志風俗通聲音或說爲張爲常以音近爲訓此又訓詁之舊例非必前人造字之本意也

說風

風說文云八風也从虫凡聲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虫下云物之微細或行或飛或毛或蠃或介或鱗以虫爲象案許以八風爲說是釋名而以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說从虫之意據虫下說物之微細凡行者飛者毛者蠃者介者鱗者總以虫爲象則从虫

之意所包廣矣夫一蟲爲虫凡蟲之總亦虫物之微細可察者曰虫微細而不及察者亦曰虫故風者噫氣氣之所行微物乘之相與俱焉今醫者謂空氣中有微生物亦謂之微生蟲也氣行而相扇則爲散意爲動意因之無形之相扇者曰風氣曰風化曰風俗而相扇之迹亦曰風服注左傳風馬牛曰牝牡相誘謂之風是也幾動而跡得之亦曰風晉語曰風聽臚言於市此後世風聞之誼也風固主動而善及物因之被其動而感所及者皆爲風如風指之誼更因之微言示意而使人感者亦爲風如風議風示之誼皆

一義之引申也素問有風論風者百病之長善行而數變則病之以風名亦由本義而引申之今病曰中風者未徵舊說予臆說之蓋病之妄動或不動者皆是也加形作瘋則後人所爲瘋卽病之妄動者不煩加形也予患中風左體動觖失常節故不能動非失知覺動不應節耳然不應節因之不能動矣以上皆从虫得義於凡聲之義未及也按釋名風氾也其氣博氾而動物也又風放也氣放散也此以音爲訓於聲義猶未切凡說文最括也从虫而凡聲其字爲風謂氣相扇無所不及也形與聲兩義相關舊說亦不

相戾以爲本義諸引申誼亦皆一貫矣凡篆从二三耦數也从𠂇古文及會意朱氏駿聲說之曰據風下古文當補古文𠂇𠂇者古文及也予謂凡以从古文及會意故風从凡聲亦有及義謂能及也朱說可采予前說之云無所不及者亦蒙最括義也篆从虫古文从日則以其與節候相關耳古文與篆相較以从虫意爲長从風得聲之字諷誦也卽風示風議意颿馬步疾也卽風動意楓楓木也厚葉弱枝善搖亦風動意颱艸得風貌意兼聲更不費說明颿今作帆凡聲與風聲異而實同亦以迅及爲義

說暈示鋻己巳季夏二十二日作

暈从日軍聲（此形聲字以日爲形軍爲聲形聲字當先釋母義而于義自明故欲說暈當先說軍）凡軍聲之字皆有包蒙捆載堅實祕密之意蓋軍意多指軍實言之軍實宜豐宜固藏宜轉輸故不容人窺探測其虛實以其包藏之也故少分析而軍行無定時故裝必時時具焉而後不礙於軍行之捷也軍字意如此故从軍聲字多本以上諸意爲義如運从辵軍聲以軍輸意爲義也渾从水軍聲以水不清少分析爲意也（泥俱下沙）輝从灺軍聲灺食之使人神智不清者也煇从火軍聲火氣上達未瑩也（凡火燄分析之爲種

種色者其光必瑩火氣未瑩則不能別爲種種色甚或煙與火尚不能分析也此輝意與暈相似暈

从羽軍聲大飛而毛色不辨也與渾相似又五色皆備成章曰暈五色令人不能驟辨也與前意亦相貫

饔从食軍聲野饋猶今之雜和飯也鶤从鳥軍聲鷄大三尺以上者也凡从軍聲字有大意厚意重意鶤則大意也惲則厚重意也从心軍聲蹯从齒軍聲無齒則口內渾然有齒則參差相錯意相反而見矣韗从革軍聲攻皮治鼓工蓋攻皮以作鼓者从革明其攻皮則治鼓意於軍聲見矣鼓聲隆隆不似金石絲竹之清越亦與渾意相似惲从木軍聲六义犖犖之

有义似析然而义多則不能驟辨其數則渾矣暉从目軍聲大目出與鶤翬同取大意也喧从口軍聲大口亦取大意也觀以上諸字則暈之爲日光氣與煇同意而煇以光明之意爲多暈以不光之意爲多此輝暈二字又可比照而知其審也故暈亦爲暉與煇相通用矣軍聲之字未盡於此此外則多後起字文章少用蓋託名標幟之類故意或不明顯然考得其事亦可按聲義說之如褌从衣軍聲卽今之滿襠袴也與渾意近渾然者不分析無殘缺之意滿襠袴不開口故从軍爲聲見義以上爲文字以聲求義之法

循此法則一切義不難通矣予撰聲貫即衍此法也

翻切今紐六論

癸丑春讀音統一會集議京師公定字母以表國音復逐字審正都爲一集曰國音彙編於是參差龐雜之音較有歸於一致之勢績甚良也惟三月之中會長數易議論既多案牘或略故必整齊其行列而貫通其意議有不能不亟事於理者荏苒至今始克就緒凡所諟正亦務徹於原定之義與求合於推行之宜使温故者不生墜地之虞知新者不發煬竈之歎夫古今之變未可强爲惟因時

以製宜始循序而漸進權衡至平豈能輕重歟爰述六論發明旨趣變遷之跡庶乎有所考焉

## 第一論命名

讀音統一會所定字母似是新案實則依據見溪羣疑三十六母而增省其數變易其形雖改舊觀不失故步凡文物之國所以因革固當如是至足稱也夫語其實則具有淵源稱其名則宜存掌故溯見溪羣疑三十六母據崇文總目乃唐僧守溫所撰蓋由西域迦佉傑歹三十母而增修之至字母之稱則天竺僧不空譯文殊問經所創許觀東齋記事以爲唐陽

甯公與南陽釋處志因翻切同撰元和韻譜遂爲字母之源見清李汝珍音鑑又據沙門神珙反紐圖序則以爲紐字之圖創於梁沈約而與元和韻譜相爲原委案休文所撰四聲韻譜本齊周彥倫四聲切韻彥倫切字卽已有紐而翻切之制則始魏孫炎故清戴震聲韻考力主唐以前無字母之說李氏音鑑說字母之由乃云魏曹植感魚山神製四十二契慧皎所謂梵響無授始陳思王者孫叔然翻切蓋本於此由此以言則翻切本中原故物翻切之根元音之穴謂之契後人譯梵書別言字母則與契殊名故祖西

域宜言字母祖中國則宜言契其使音與音相和各以類從謂之類類之成名原始魏左校令李登蓋漢魏無韻字由後起古之類今之韻也若宮商相調使元音納契與類音相生謂之紐紐以總攬猶機樞也契以點穴猶刻符也類以部居猶族屬也紐居要地而造萬耑宜爲總部翻覆於契切摩於類綱紀衆籟如響斯應故命曰翻切今紐以明由舊而略示有別於是中原文物不失所出既不誣人亦不誣己否則潛研之歎甯有已耶清錢大昕潛研堂集略謂雙聲始於經籍乃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喻翻謂七音之辯始於西域豈古昔聖賢之智反出梵僧下耶

## 第二論國音字母命名不當

命名之意前論已明至國音字母何以棄之曰國音字母者本任意連呼之名既非公定究屬不辭若析言則曰國音又曰字母雖散見議案然亦有應詳審者何則國之範圍不宜或有所遺去年會議滿蒙回藏雖各有其人而於實際仍付闕如僅以各省之音概之全國恐非實事與待祛妄之文始作解嘲之論甯從舊名尚無語病至字母之名原出翻繹案種前因語非特創惟以字爲名則必與中國文字構造孳乳源流變遷之故翕然無間而後可乃按其實際又

判若天淵名實既乖統系遂亂夫中國文字斷爲語表而非音標往史具在豈容矯誣若曰字母必使人疑字以爲音甚則猜音以爲字何況母與韻相待而成亦不得舉母遺韻此皆前人之失正當力改既有專名可以識別則舍此取彼亦擇善而從之道也

## 第三論契非簡字

元音無形不能顯之楮墨必欲使成形任作何相皆足表彰相之所顯卽謂之契惟自有翻切以來所有舊契不傳於後第以所註之翻切觀之悉假文字不立新記蓋既許任作則文字亦一相耳試以中國文

字源流語其大略書契以前羲卦農繩不過一種記事之符再由羲農而上則按音設標之法諒必有之荒邈無稽至難言矣夫書契與而變舊制文字既立形意爲主一文一字又成約語之符其於音系益去益遠及以字司契則又俳優於音非文字之本相也字之與契門戶畫然夫論文化之次第則音在字先而考已往之陳迹則契立字後中古之契已不得謂卽隆古之元音何論魏晉故字之與契本非一系其別不可不嚴契取於字而實非字也字假爲契而實非契也今契之於舊契雖曰標新實則由舊仍假文

字以爲表彰筆墨從簡不過便於點穴於文字無關焉然尋常之見往往不識契與字之別因契取於字而以爲契卽字也因契之從簡而又以爲簡字也由此以推不幾於藉字以立契反存契以廢字乎假使文字糸統未成卽成也而其績不彰卽彰也而其時不久縱被廢斥亦復何惜然中國文字數千年來以形系立昭著人寰功在神州聲聞海外一旦不保不惟國人莫之許卽音糸諸族亦必有爲我痛恨而爲世歎惜者欲杜此漸不得不於契與字之別詳晰言之庶足避以徒音廢實字之嫌更有進者或謂卽使

契與字之別不必加嚴契爲簡字亦任人誤認而文字之力重如丘山豈爲之動雖然簡陋相因其勢易行至使一國文字忽然兩歧則今契未行文字尙同今契旣行文字反異是欲統一殊音卒害同文之治適與文明之理背道而馳毫釐之差奚啻千里世有主簡字之說者其議論多辨尤不可不斥而闢之然後言音者悉明契非簡字之說庶一國之中不致有二種文字之嫌此又一義也總之契音糸之事也字形糸之事也音形兩系相互爲用文學之益也主形排音主音擠形文治之賊也今契假於字而取其簡

已得相互之益愼用之不使相賊是又推行者之責也夫

## 第四論紐

周沈舊紐久無傳本其可考者惟沙門神珙反紐圖按神珙序稱沈約創立紐字之圖皆以平書又云凡欲反字須先紐弄又云列圖曉示義理易彰爲切韻之樞機亦詩人之鈐鍵據此知紐本動字所謂紐弄是也後沿用率爲靜字所謂切字有紐是也猶之翻切謂輾轉相摩亦是動字而後變爲靜字耳沈紐有圖周紐有平上去入以此意緒參之神珙所圖想像

推測之殆亦不過就契與類而指示其相關之意就神珙所列正紐真整正隻傍紐真征顫之觀之真征顫之同爲照母等是平聲各爲一韻真整正隻亦同照母分爲四聲真庚相叠故神珙序謂傍紐皆是雙聲又云正在一紐之中傍出四聲之外據此又知凡契與類相關之處皆所謂紐卽周彥倫四聲切韻切字有紐其略已可窺見故言紐則契與類並可包含卽其相關之意亦不言而喻矣舊紐之意如此其渾涵而相關又如此其明白凡翻切之所有事以紐括之極便解說故以紐之用言則爲動字以紐之體言

則爲靜字蓋自契之未立類之未分端倪始露朕兆初成元音以生然後次第可比之音取便相和則契與類分焉契類相得翻切以出翻切所出必由紐弄是爲動字之紐紐弄之機卽爲樞紐是爲靜字之紐此先後之序也今紐舊紐蓋無二理惟今紐之不同者則契與類之間有所介焉舊紐不外雙聲疊韻翻覆切摩故翻切數不過二若契與類得繫以介則數增爲三此於古無徵惟明沈寵綏有此法如西鏖烏爲蕭幾哀噫爲皆之類李氏音鑑謂之三字切法清乾隆西域同文志法亦略同四庫提要所謂以三合

切音曲取其聲者是爲今紐之先聲以今舊兩紐言之則舊紐爲二合法今紐爲三合法此又紐之變遷也

## 第五論字以表語紐以釋音

所謂中國文字斷爲語表而非音標者何耶夫以符記音則一音一符似音與音相聯而爲語言卽符與符相綴而爲文字此馴理也使循此不變則中國語言文字必不兩歧而大地之上音形兩系必無殊文無如中土開國歷世久遠自音音相聯而爲語言義卦農繩代起記事所記一事中含多語非第不能逐

音而爲之標或亦不能隨語而立之表蓋數語之總歸合爲一事因事託意始爲之形故以卦象言之易傳所載卦必數象者以一卦兼記數事之用也以結繩言之鄭玄易注所謂大事大結小事小結者一繩各記一事之用也人事益進所記益繁義卦不足農繩乃作自然之序也逮繩不足以御事而師卦畫以爲刻法繩形以立符刻符制與書契始作書契承義農遺制以記事亦不過總結成意含容多語而一音之或合或累以成語語之或合或累以成形者中間數閱萬難一一相當書契形成文字之祖也惟當書

契之始尙非文字考其遺迹其所容納閎深如此逮成文字世隔多祀則一文一字與皇古之音相去極遠故不標音而代語語意之變化離合其數又至紛也以上古吉金銘文考之常有會數事而見一意者縱未成文字而古語古意不難諦而識之若欲卽此以求古音則必不能得此類事證極爲明白市井村俗無從語之苟事詩書意必一致是以止戈爲武人言爲信自營爲厶背厶爲公以一貫三書則爲王推十合一字則爲士如此之屬皆文章表語之徵舊案如山指不勝屈秦漢以來文章益工文字之用益變

其迂僻者不必言矣以常例明之即如騶忌牛鼎之意茂叔光霽之望言經綸者單曰雷雨語際會者僅曰風雲苟云三五即知是上世若謂二八便解爲妙年皆化故事以爲新詞苟變本意即非初語故文字斷爲語表絶非音標雖文皆成名字各有讀然以語意爲先音讀附之且字有形聲聲由義轉意義若失聲音俱昧此形系所獨不能以音系之法牽强附會者其本不同故也若使以中國文字一旦改易廢形任音則糾紛立起何能釐析莊言之則春秋尹氏君氏之爭尚書大麓大錄之辨四家詩之異文絶國語

之重譯一時一地詭譎萬狀轇轕極已諧言之則優
俳科諢文士滑稽河之洲可爲何知州杜拾遺無異
杜十姨滇則李呂同音李白與呂岩一姓吳則黃王
既混地黃以帝王爲名叱雷吃梨笑可哄堂菜傭蔡
邕人皆假託試以今紐制爲一語離形書之例如一反
彳ㄨ又亞弓ㄦ一ㄓ云者將讀爲有畫船兒一隻乎抑爲
友划船而憶姪乎將讀爲有話傳爾移知乎抑爲游
花川而挹芝乎其有不誤會者鮮矣夫村坊計籍市
井書牘一音之訛一形之似猶使讀者攢眉覽之蹙
額況悉由乎此而以齊同兆民統御萬事將恐新法

未普舊制已淪殆哉岌岌亂此堦已易之說書契也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謂明決而不惑也形系之書優在明決往史之所傳習俗之所便欲語變革豈不惑哉既明乎此則仍以文字表語而今紐單取釋音典籍舊例翻切二合釋曰某某切今紐三合亦當曰某某某切庶乎新而不違於古便而不礙於俗推行之利不待龜筮已譯音如何設例如左

東（都翁切〔端合〕）風（夫翁切〔非合〕）破（普臥切〔滂合〕）早（子襖切〔精開〕）梅（莫帷切〔明合〕）向（喜漾切〔曉齊〕）暖（許遠切〔曉撮〕）一（衣悉切〔影齊〕）枝（職漪切〔照齊〕）開（渴哀切〔溪開〕）氷（卑膺切〔幫齊〕）雪（粟噦切〔心撮〕）無（物扶切〔微合〕）人

日寅切（日齊）見記宴切（見齊）春出諄切（穿撮）從趨邕切（清撮）天梯煙切（透齊）上侍樣切（禪齊）來勒孩切（來開）

東ㄉㄨㄥ切風ㄈㄥ切破ㄆㄛ早ㄗㄠ切梅ㄇㄟ切向ㄒㄤ切暖ㄒㄙ

ㄋ切一一枝ㄓ開ㄋㄞ切氷ㄣㄣ切雪ㄒㄩㄝ切無ㄨ人

ㄖㄣ切見ㄐㄢ切春ㄔㄨㄣ切從ㄗㄨㄥ切天ㄊㄧㄢ切上ㄕㄤ切來ㄌㄧㄞ切

例中如破一諸字不煩紐弄亦無所介而契合直音舊例之變者也暖公定遺漏京音ㄋㄨㄢ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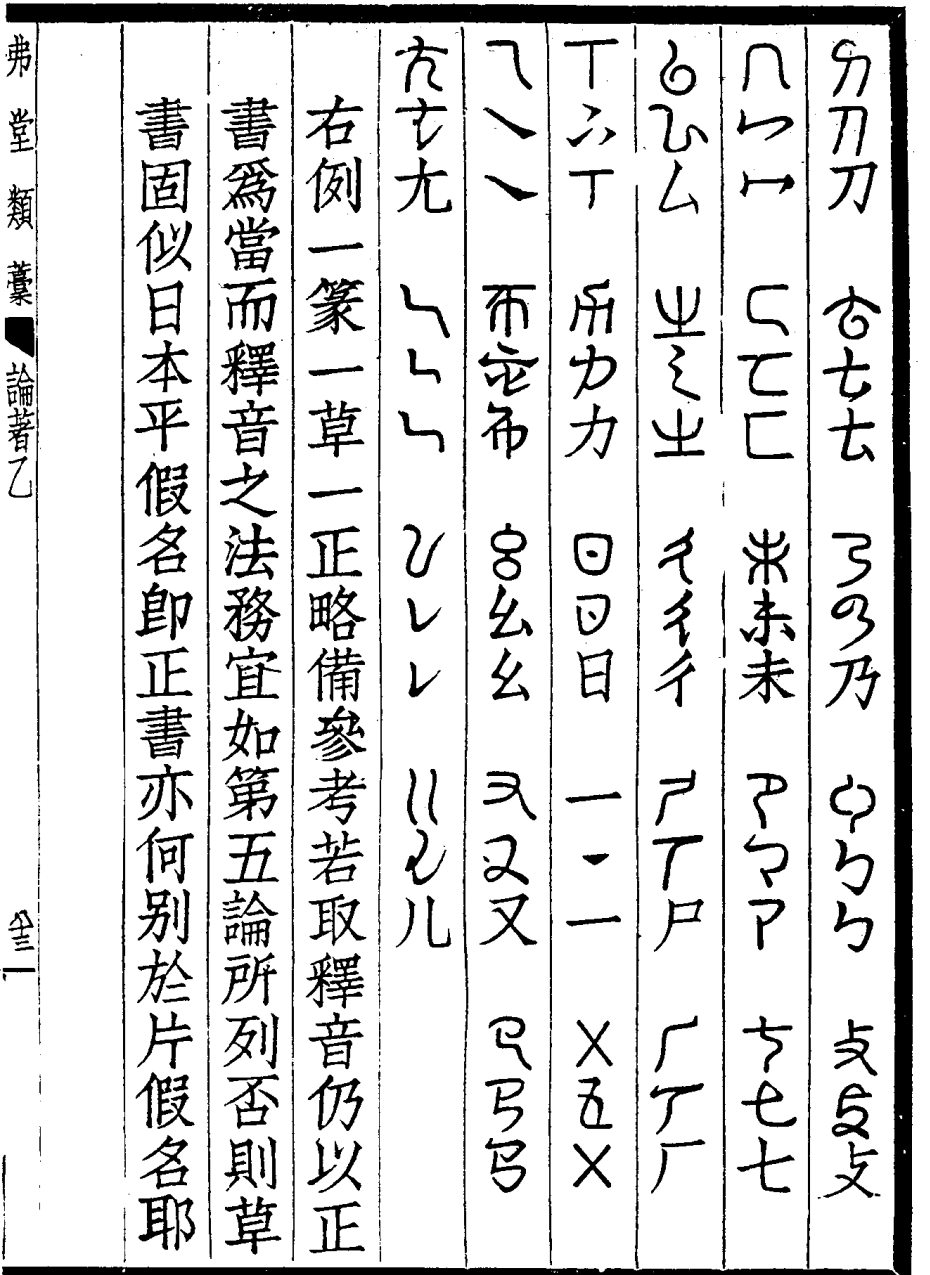
釋音之法依左例行之則紐弄分明行列整齊契之與類皆有定形而ㄌㄨ即都ㄒㄩ即許ㄇㄧ即卑ㄒㄙ即粟ㄔㄨ即出ㄗㄨ即趨ㄊㄧ即梯ㄌㄧ即勒亦不至如舊紐之繁而難稽則介之爲功三合法之勝

也惟世之喜新者必欲採合爲一紐弄一成便擬一字不無以紐篆字之嫌且旁音則注同和文左行則橫如歐籍如此主張務改舊貫則文字之厄甚於洪水防微杜漸不可不嚴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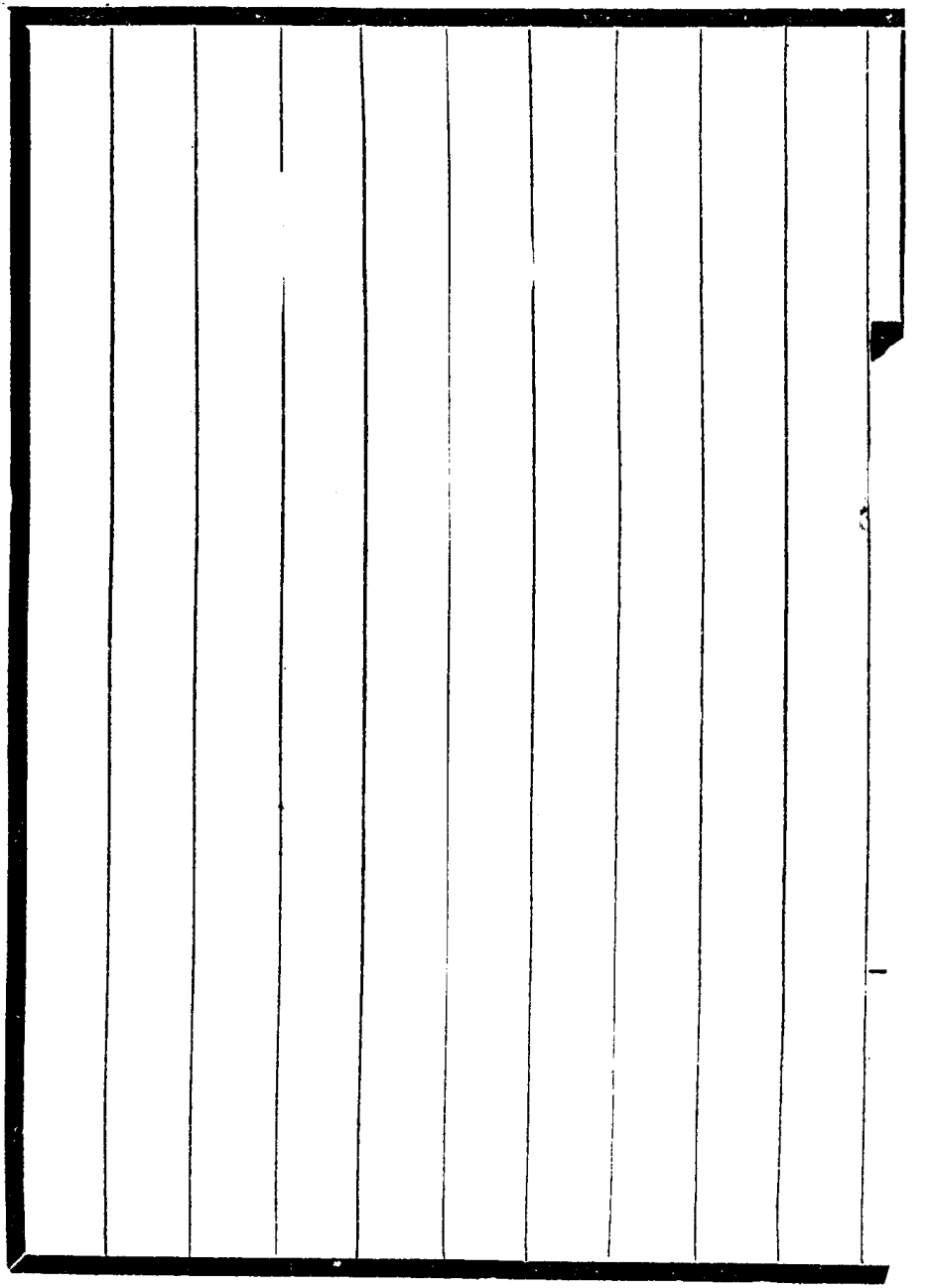
## 第六論契類

舊紐元音損益分類多寡古今不同而契之與類形既無定因人而殊故說翻切者益多其術益晦今紐定契二十有四分類十有二參以三介都有三十九形契類相乘翻覆切摩而音可釋苟或不合介爲之楔三合之法變而益要不可謂非今之進也其所爲

形仍段借文字契則取之雙聲類則取之叠韻而文字僅取獨體有聲有義上可合於籀篆下不忤於晚近論通雅俗意洽古今其所斟酌可謂當矣惟三十九形之中偶然失檢便乖一二如契之有万類之有丫原本俗書不足爲訓當更万爲未改丫爲亞庶乎淵源明白一致整飭可隨書法之便而各擇其所適矣然類有二形支書作文乃沿隸變之譌廿或爲廿殆由意省之失不無遺憾焉宜加改訂俾還舊觀併寫三體以爲書式



右例一篆一草一正略備參考若取釋音仍以正書爲當而釋音之法務宜如第五論所列否則草書固似日本平假名卽正書亦何別於片假名耶



# 弗堂類藁

卷第三　論著丙

貴筑　華芷父

## 曲海一勺述旨第一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一切文章悉由此則蓋心物交應構而成象積則必宣形之於言言者心之聲也聲成文謂之音言之尤美而音之至艷者莫文章若矣

文章流別自古已繁綜其大凡略有二類無韻曰筆有韻曰文筆者不假修飾直書而已文則心物爲基不欲直言必醞釀久之委曲以出委易曼也曲易支

也又規矩其辭鏗鏘其韻使不流不離宛然中節非取物極當用心至深未克有作也

文章起於歌謠至便口耳往往感人出於不覺是以古今作者前後相詔體雖屢變其歸則一有文以來詩歌尚已戰國既降詩分爲三騷賦樂府並成鼎足然騷賦別行而樂府獨隸詩系自漢及唐古近體詩猶未歧視五代兩宋長短句作命之曰詞別子爲祖支派始分然以樂府名者比比而有金元起於北方音律異聲詞弗能叶新聲以創而曲遂作尋其淵源一本諸詞遠祖南唐近宗北宋諸家小令痕跡分明

不獨大曲爲散套雜劇傳奇之濫觴已也是以詞曲界劃雖極謹嚴然多蒙舊語曲亦名詞或曰樂府少示區別則曰詞餘曰今樂府茂倩而後詩集不續若繼爲之源流朗然不可誣也自時厥後曲又爲二南北分歧雁行相抗昔爲附庸今成大國古今變遷有如此者夫文章體製與時因革時世既殊物象即變心隨物轉新裁斯出自今以往又不知變遷如何也文章之用以時爲貴古之不宜於今猶今之不宜於後然而博雅之士言必稱古每每貴遠賤近謂今不逮昔曲之於文橫被擯斥至格於正軌之外不得與

詩詞同科每攬陳篇輒爲慨然余壹以爲體物之工寫心之妙詞勝於詩曲勝於詞何則文章應時而生體各有當古俗渾樸簡略泰甚踵事增華乃益趨繁詩三百篇都無長言由其簡也屈宋諸作不嫌冗長京都巨製動累篇幅循其繁也況四言必變而爲五七言李杜韓蘇篇且百韻事勢所迫不得減省而晚近制作增以億萬人情物理益見繁雜必託高古一循莊雅則語言所及有時而窮故詞產唐宋之交曲起宋元之際猶之七雄紛擾騷賦遂以勃興六代紛乘近體於焉託始是天人所推演而成者以爲肆而

益偷不知其變而益進也欲徵其說請試陳之
治平之世百度守成文章典則步趨甚嚴雖不羈之
才罔敢踰越及有非常之變則紀律蕩然一時才俊
失所依據斤斧自操聰明所結足使風雲變色河岳
異彩新陳遞嬗洪蒙再開漸漸浸淫以成習俗所爲
文章亦相準焉故雖不及於古然新體萌芽必於是
時變亂既定循而治之譯如以成文章滋多矣故世
際一變則文成一體一治一亂文運攸關說似詭譎
理實尋常是以文章體格近世益備春秋以前不有
騷賦秦嬴以前未聞樂府隋以前無近體三唐以前

無長短句兩宋以前無曲騷賦樂府近體詩長短句極盛而後人無由託足則不得不變至於曲可謂至近之變革也

論者獨尊古而卑今右諸體而左曲幾於衆口所同此殆恆情之弊也與謂古勝寧謂今優自元以上文雄萬卷獨絀於曲自元而下模範具存雖至優俳亦得爲之一物之微一事之細嘗爲古文章家所不能道而曲獨纖微畢露譬温犀之照水象禹鼎之在山今世史家欲有所作苟求之野此其材矣中古以前獨苦無稽四民風尚十不得一以致考古之士或詳

於其政而遺於其俗又未嘗不歎曲之興晚也
且夫紀政之書史於國者也誌俗之書史於民者也
民積而爲國俗胚而爲政政之言美俗之言鄙國之
言恢民之言微人喜自尊趨於虛憍質家尚實文家
務華文學益昌黜質崇文益以夸大不甘細名立言
者鶩高讀書者好奇與其詹詹毋寧炎炎古今一轍
顚撲不破故史國者官史民者稗帝政之下民俗爲
卑益以君臣義大道學名高文且斥爲喪志曲更夷
於玩物猥談瑣記尚目錄於縹緗瞎話盲詞亦皋比
於婦孺而曲爲有元一代之文章雄於諸體不惟世

運有關抑亦民俗所寓於今黯然將就湮滅北調幾絶南腔寖微音節已漸失其傳文章亦散而無紀流俗弗喜大雅不稱傷哉斯文從此墜地當世文人未之或惜匪惟不惜且罔聞知悲夫

惟是誌俗之作古亦有徵乎觀於周制輶軒采詩以觀民風孔子手訂風之存者十有五國皆其民史也古之學校詩書並習書以觀政詩以觀俗多聞之資實取諸此至於漢魏左思研都十稔而成一時傳抄洛陽紙貴藉其聞見爲我師資非謂夸多遂足侈俗工部詩篇世稱詩史猶古之遺也詩賦之體其起也

遠後有倣者必習其辭以古人之語繪今人之心以至少之材狀至多之物譬之作畫米家烟雨必不能作仙山樓閣也改易古服純式今粧勢之所趨其必爲曲曲之作也術本於詩賦語根於當時取材不拘放言無忌故能文物交輝心手雙暢其言彌近其象彌親試覽遺篇則人人太冲家家子美余未見元明以來作者所爲詩賦有擅於其曲者也夫苟無其物不生其心心而無物言亦何當古物古心猶之無也余之祖曲不貴乎其言而貴乎其心亦曰有物而已故以文章論其準則曲起金元逮於明清時歷四代

著作實繁雖才有長短誼有高下欲加評斷不少瑕疵然非曲之過也曲之託體美矣茂矣夫其文情相生比賦並用語似淺而實深意若隱而常顯情沿俗而歸雅義雖莊而必諧謝羣言以標新離六籍以隸事小令數語常若豐澤套詞連章自成機杼雜劇傳奇更兼衆妙意無不協之句辭無不白之懷雖甚參差仍嚴格律遇字須酌逢音必審平務分乎陰陽仄尤謹於上去入質實以清空去文飾以藻麗犯古今之所難獨雜沓而有倫其易若彼其難若此豈非境之至勝而體之最優者哉文章諸體名篇千萬凡有

珍倣宋版印

佳勝古人居先曲之興起才五百年世不之重作者較稀鴻寶所藏珍秘未闡及今發揚未爲晚也

辛亥革命前史斯斬文章之運當亦隨之以曲推移理宜一變變將奚若愚見所測今樂西來將趨興盛音卽備矣辭或闕如觀夫膠庠所習坊肆所陳產若芝草涌譬醴泉非不成章偍能具體不足鋪張國華涵養民性其必斟酌於古今鎔鑄於中外不有温故之功焉見知新之益然而曲之不競已非一朝自雅歌旣廢老輩云亡口耳並疏聲容益邈逮文弛而武張更禮殘而樂缺守此遺文尋茲墜緒楊玄未草先

費解嘲嵇琴已摧徒勞歎逝因自傷其孤陋乃益重其仔肩日手樂章信心獨斷苟余情其信芳雖人言亦何恤所以發憤於已衰商量於既往因援曲以入文俾與時而共進世有同心相與努力冀其中興王於閩運然後可論損益再觀變革不待易世當有小成請存斯言以爲張本嗟乎杞宋無徵夏殷斯已述先傳後爲今之責反覆詳說曷能默爾知我罪我夫復何言

曲海一勺原樂第二

先儒有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嘗疑其說謂非素封

胡能備是既而思之禮樂之用渾沌無象偶然流形始著耳目顯之爲節文宣之爲歌舞童年習之終身由焉故禮者履也自履者也樂者樂也自樂者也玉帛鐘鼓不惟其器豈必絢爛多儀炫其粉澤喧闐衆響藉爲玄黃是以周旋衷於其度舞蹈習於其容庠序所教秋冬是程禮樂之民雍容如也泊夫末造古意浸失禮饗繁文樂張俗艷然履其所謂禮樂其所謂樂雖有變遷猶存軌物改革以來漸滅殆罄禮樂之用失而人生之道苦矣一年覘國百凶尚寐心滋殷憂文成俟解隰桄樂書冠冕曲論欲衍彼舊聞博

之今義或網羅於放失爲時世之匡益庶知曲有先傳言非無故雖汗漫其辭所不恤也

禮樂之作其古之聖者乎是欲以愚民而民莫之或覺者然舍是則民無以安焉抑亦聖者之所不得已而人文之興必基於是矣予欲有所以狀禮樂之妙而莫能舉其辭也久矣今試言之夫禮樂者橐籥於元氣根荄於人情羣生仰其米鹽萬化資其麴糵蓋自然之指揮而至道之孳息也禮之與樂一體而殊致譬彼循環徹終始而無端猶之匹偶得雌雄而相應欲辨端倪請爲次第

權輿天地已祛先民斯作世次草昧凡百無解惟知縱欲罔有節度自然之樂蟠蟄最先然而兩間氣化皆有定則百骸勤動皆有定數品物利用皆有定性離此常經即成牴牾縱而反抑因之自限自然之禮又寓此矣人生於有限勞而後存以時休息不忘其適擇於其所限而因以自遣於是娛樂之具生焉樂之興趣已進一等逮所歷已多知識漸啓乃酌其勞逸劑以甘苦與居必節嗜慾必度生之秩序遂以釐然禮起細微茲其太始如斯簡易似無與於禮樂然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曷得以多貶少致薄古人夫一

身所遭乘除於此推而衍之至於萬數當夫人羣始通戰爭既厭先之以講信繼之以修睦林林之衆暫得休息皆持禮樂以爲經紀農事有作益臻明備禮樂混合相參爲用人之所至禮必至焉禮之所至樂必至焉三五以來至於改革政刑有所不及禮樂爲之彌綸原其創造夫豈一人之力亦積勢使然聖者聰明先察因勢利導爲之文飾以盡其美而已故夫禮樂者道德之式也節文歌舞者禮樂之式也式有長短義無差池儒者知之而不能作衆人由之而不能知禮樂之民雖無政刑未有亂者禮樂毀滅大亂

必作我生不辰復爲先民不可恫乎

壬子國變號爲共和共和之政西方自出壹耳其名意必雍容揚揄彬彬如也東方禮樂之盛胡以易焉豈知其相反太甚竟至於斯抑又聞之共和之民法所不能治其名甚美其實極弊欲舉其實明德爲先道德無形式於禮樂予以新民習聞舊史以爲禮樂之用於今爲急惟是帝制極盛禮數益多積弊相承循而不改人病其煩卒底於亂今與民更始宜務其簡若復糾繩勢難綱維記曰樂盛則流禮盛則離夫樂失則約之於禮禮失則和之於樂時會所至羣象

斯顯與惡離而趨流寧去約而使和順而導之範圍易就故欲矯於今非正樂之所有事也

惟是古今異世不相沿襲自雅樂淪亡燕樂衰歇道古希聲取悅衆耳歌者未終聽者倦矣昔孔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由聖凡之相去知古今之不移夫樂者情之歸也情動於中而不得所託則淫泆陵亂焉樂之於情猶盂之於水苟足爲範其器與文雖至萬變猶是物也嘗持此則以評今樂如有志宣以和音揚而雅情麗以則氣舒以達整而能暇婉而有章可以盪滌凡穢涵養

性靈諧莊於俗致近於遠所謂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其合於此者雖起近世猶古之樂也予生以前不得而見海內至廣又莫之詳也然近三十年京師習尚頗有所聞楚調始衰秦聲競作每賓筵奏伎客座消閑急管繁絃耳聒而欲聵姦聲逆氣情肆而彌張衆口所同於斯爲美所謂樂姚冶以險則民流慢鄙賤矣夫聲音之道與政通者也故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嘗推西腔之所以極盛竊喟妖孽之先兆也徵之近事

庚子大創清政益窳吏黷於上民媮於下綱紀曰隳奸慝四起聰明趨於詐僞强武潰而暴裂喜則思淫怒則機殺淫成而樂生殺成而哀集喜與樂相乘怒與哀互進四者不相調而人情遂失其中每每流露顯於嗜好梆子因緣時會隨在觸發音感於先而情應之情發於後而音洩之倚伏相尋機勢相投人心所趨勢力遂成山陝各部旗幟遂增以激昂之音行暴慢之氣非惟村鄙實屬下流既作淫盜之媒遂破和平之序歌者鳴其不平聞者喻而思亂浸淫演溢充於江漢優倡所習莫此爲先恣其所習不可遏抑

馴至法令不行廉恥盡喪此清室所以終覆而民國至今不靖也若夫村謠坊曲樵歌漁唱以及時劇雜弄何地蔑有推波助瀾莫能悉數矣綜而言之其音益蕩其傳益遠此誠情天之星孛而慾海之迷津也流傳異域爲他人笑今猶未洒夫復何言若此之倫今之鄭聲放之不暇胡與於樂執政悠悠聽其猖狂國家之患猶未已也

皮簧品介雅俗士夫素人往往習之蓋絃索之遺製燕樂之偏裨也第以簡易過甚流俗易通譬之文章諧媚之作祇便酬應笑樂則有餘陶寫則不足且其

起也晚淵源授受不出教坊音節律度囿於市井未經通人爲之斧藻似有待於議論卽無與於性情百戲一端何關得失然能濡染正音規隨雅操亦旣有合於習俗而復不得罪於風雅雖羊欣羞澀未忘揣摸然中郎典型已堪歎賞苟宮詞主盟以之敷佐猶足鼓吹休明粉藻豐樂等諸鄴下尙存舊國之風卽媿盧前不廢當時之體蓋皮簧之於崑調猶元曲之於宋詞家法雖變臭味猶親予以曲餘之褒宜存京調之譜或亦論世者之所必原而審音者之所不斥也乎

倣宋版印

崑腔部於諸曲僅占一體自明以來卽已擅場勝朝相沿三四百年西被三巴北極幽幷通都大邑流傳殆遍耳目所習皆爲之化故明清兩朝當其盛時朝飾太平野獲康樂牢絡之具雖非一術要以科目誘之於有形崑曲彌之於無閒夫吳音緩曼其教寬柔平氣所感和聲斯應和平之民莫吳人若吳音旣被南北以壹聞者習於驩虞見者忘其愁苦準人情之所適常含蓄而有餘順氣成象海內晏然治世之音有如此者且夫人情如川衆欲如火情不可決欲不可縱是以古昔聖哲爲之防範明則政刑隱則禮樂

以是納民庶幾恬然四者之中樂尤與人親其效捷於禮而優於政刑故選樂於今必以崑曲爲主蓋崑曲者和平之表文化之符今樂之聖古樂之裔也何則吳地形勢得山水之秀舟楫快利商旅輻輳人稠物繁居其地者交際往來至爲紜紛必依事紆細然後與人無忤習之既久遂成典則前紹後勉守爲格言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心口交應若符節焉所以吳音委曲宛轉獨擅他人雖自性生實緣事合兼之庶富娛樂感以喜心設施粲然鋪張備矣以是物力能致通人根抵古佚制作今體當其託始已具本原匪

同土音崛起田舍詩樂之會歌舞之交不觀崑劇無由悟也而文章之家以時經營萬思所搆衆美悉收視聽所集觀摩遂起雖庸夫豎子亦且嫻之於是崑曲所被莫不文物亹煥歎爲樂土人安其居各守厥常爲善之不遑奚敢以亂其餘繁富之量文物之度凡比於吳者無有遠邇大江上下至於燕蜀莫不有崑曲終明清之世崑曲之域未有大亂米脂金田皆起他方其繁富不及有追而作文物寖薄又無以弭之文野之別明效可睹向使崑曲傳播已及茲土而猶不救於危亡則予說不伸否則仍自信其確也崑

曲之盛衰實與亡之所繫道咸以降崑曲不復中興之頌未終海內之人心已去天命在民斬焉開國例諸舊典功成作樂今其時矣然而一年以來未聞擬議際茲新運猶踵前非人樂梦絲心爭衷甲跋扈者逍遙於駟介易戛者戰栗於冠裳龍蛇無所將不免於臺城鴻雁告哀已無騁於周道民亦勞止何以慰之是宜乘激厲之餘風行寬柔之樂教及崑曲之將絶急恢復而新之道一弛而一張世一亂而一治幸病患之未深或針砭之可及政書千卷不如樂記一言請語深人勿謂淺語

至如弋陽諸腔世多不習北調失傳亦已泰甚然弋陽爲崑山導師北調與南詞同祖亦考古之所必資而論樂之所不廢祇以篇什徒存已成古調音律雖勝不能當場偶爾役目未之前聞既弗切於世用亦遂略其數陳餘若亂彈平調壁壘未成粵謳灘簧傳聞未廣或附隸於崑譜或不數於樂章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嗟乎南渡詞場夷於左衽安吳都劇戒其後旗山河一擔收拾者家家亂離餘年隄防者處處回思往事不少前車然而聲色因溺以成殃禮樂相需而後効

斟酌損益未嘗不可與民變革也惜乎協律之署已墟正音之譜不續今無白石莫辨宮商時笑松陵難尋矩矱誰其有心能同予感言執其桴共享斯帚作此小招誓諸宏願

清道光末崑劇中收拾起大地大河一擔挑不隄防餘年值亂離兩齣盛行吳中無良賤皆歌之時有家家收拾起處處不隄防之謠已而洪楊入南京果應其語予友銅山楊迪生允升說曲海一勺明詩第三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著詩歌聲律

之別最明白矣解經恆例對文則異散文則同故聲律之文皆曰詩歌約其種類括以單語凡詩所統至爲宏多喉舌初調聲音始作音之爲理各以類從本乎天籟以生人籟是爲詩始詩始之時文字未立諸樂未作句無成法辭無常調口耳相習取均而已嘗以臆測揆諸晚近村謠里詞殆其等倫初民智慧非甚高遠例之於曲或如不及泊乎三五文成樂備文章節奏漸有可言協均之作著之於文則爲詩入之於樂則爲歌以樂之聲爲文之律於是辭必依於其調句必範於其法惟是古代樂律未繁調簡辭約句

法略能整齊詩書所載多是四言夫四言之爲詩詩之古也五七言長短句之爲樂府詞曲猶是詩也詩之今也曲有南北南北諸曲又各衍其支今詩之系也調之繁簡辭之博約句法之整齊參差古今沿革雖若不同猶枝幹焉幹一而枝百見枝而疑幹實明達之所非善乎章安陳璸之言曰詩自風雅頌一變而爲騷再變而爲樂府古選三變而爲近體絕句四變而爲填詞五變而爲南北諸曲至於諸曲詩之能事畢矣陳子旅書第二則周亮工賴古堂藏本自有曲以來元明諸家即有能言其源流未有能如斯之簡而盡者予說不

孤自歎得證嗟乎世之夷視曲也久矣輿儓雖賤同祖軒轅皇皇神胄本原非誣願以所聞更爲證之

古詩分類曰風雅頌所以爲此別者何也蓋風者鄉里之用雅者廊廟之用此風雅之所由異也雅用之於事人焉頌用之於事神焉此雅頌之所以分也風雅頌謂之達樂燕享祀謂之達禮禮樂相須詩樂妃匹秦漢以來詩雖屢變未有出於此三者詩不能歌而詞與詞不能歌而曲作朝野人神之事惟後起乎是賴詩詞作家矜言風雅名實已乖依類紹述則詩禪於詞詞授之曲帝制之下享祀諸曲官司職之一

成以後累葉相沿制作無多循而不變燕樂獨張風詩稱盛爲詞爲曲其文雖殊其軌一也審是沿革乃知曲之取材不越凡近雖辭肆而意疏殆循風人之舊然禮廢而樂無所麗聲歌益盛益失其用世之淺者至僅以文章論曲不合而遂斥之久越散佚遂使楚調秦腔將代南北諸曲而擅燕歌之場徒詩之嘆已見於詞不及百年更移於曲觀其盛衰可謂祖孫同符其天運然耶今樂西來古風欲墜恫龜年之已老幸微子之僅存炎興不除猶繫漢紀興隆未縣誰信明亡雖然微已

詩之轉變自詞及曲古今異聲辭緣聲變因是殊體遂立諸名遠若胡越而近實比鄰予壹謂古樂不亡但有損益變遷以辭求聲古之存於今者或得十一焉或得百一焉詩之爲類也多言乎樂府詩樂之最相麗者也樂府命題與詞曲名解多可相參不惟歌行謠曲吟引怨樂之屬輾轉相師而江南後庭明妃河滿楊柳竹枝諸名且古今不變秦漢遠矣六代三唐所爲樂府格調逾越千年典則常存卽令今人製調遠襲古題聲律迥殊或非一體又古調增減變而益歧名存實亡久已不類然南北諸曲中有與詩餘

毫髮無異者徵諸舊譜往往可見詩餘自出更爲有本若能點勘泛聲稽合絃誦悉數證之使源流朗澈不世之業也惜乎漢儒傳詩但知說義尊經之過義法並絶後之繼者更偏於論文聲音律呂古無傳書樂本無經何從依據宋較今近古而言者常務高遠好談理數近世諸家所撰曲譜亦僅守四聲句調聲伎所習不箸於編古今絶續之交隱約僅辨予欲述詩統愧不能聲考今無徵稽古無助天地悠悠誰爲予告

雖然詞曲相詘不過一堦數其宗派誼猶父子北曲

雖起金元似出塞外頗疑血統或雜異姓然而漢唐以來胡樂侵入中原何啻一二摩訶兜勒傳自張騫隋文之朝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諸曲且與華夏正聲同列九部是當疑之於詩匪自曲始何況金源文獻漸摩中州汴京所遺大半因仍燕樂所奏變革無多觀金人遺翰載在中州樂府者猶嗣前徽元入中國一切從化夷夏之嫌更不容有惟是街陌謳謠之辭或染涼州豪嘈之習如弇州所謂金元而後詞不能按乃爲新聲以媚之者抑亦安知非燕趙舊俗未經大雅玄黃潛力彌布掩抑者久其展

轉之迹既爲當世所忽而習俗轉移以漸而來入人既深機會所至突然遂起當其作始豈意遂爲一代聲歌之主如是之盛乎且又安知今之所尚秦腔楚調之倫再積歲月不爲此繼也此類歌辭既別於詞泛濫其名總謂之曲是卽今語所謂時調其所流傳則絃索西廂至今存焉觀董氏所爲雖與詞頗有出入亦未嘗無詞格存乎其中（沈園春水龍吟其一二之例也）信其滋生必出於詞奚以明之夫絃索西廂舊謂傳奇之祖所演之事繫所歌之曲雜劇詞始北宋初葉（真宗喜爲雜劇）

（少室山房筆叢）不入雜劇院本然與諸雜劇院本皆不外以

詞見宋史樂志今雖無傳第以舊目周公謹武林舊事考之則以調名者詞曲參半曲之題名大率爲弦索西廂及元曲諸本所祖述因是頗疑曲義本宏凡繼樂府而起者今所稱詞曲皆曲之所總括緣文野之殊途遂詞曲之分界如風之於雅判君子野人之作喻以樂府詞則上之同聖人出君子之作也曲則艾如張雉子斑野人之作也樂府有燕歌行音本幽薊爲列國之風煌煌京洛行音本京華爲都人之風同一爲曲亦別都鄙都者僅傳鄙之亡也不知凡幾矣夫士夫填詞依聲選調文章裴然其人也顯後世震炫人人傳誦

耳焉甚熟遂若淵源分明其餘流俗所爲與士夫異趣言不擇腔文與其人又不足以顯之不信於今何傳於後故其亡也忽焉而後人因於不習遂以不知偶爾聞見未詳所自種種臆度以致歧視若必直窮則詞生於曲耶曲生於詞耶抑詞與曲並起而互相生耶是皆未可遽定姑從左曲之說謂曲起近世其出於詞亦斷無可疑者而雜劇一科且爲詞話開山傳奇導源授受相承皆宗北宋徽欽既降宋徙而南金據於北北劇入金轉盛南村所錄名類至多惟紘索西廂而外皆無傳者不能廣證爲歎然耳宋雖渡

江猶守舊習風土既殊漸更南調戲始王魁永嘉創作（本葉子草木子奇）北雜金風南參浙調樂府遺音當在北矣金源既亡元又繼承南北混一兩系皆存顧帝都所在故院本特用北調至宋人所爲詩餘倡家並習大曲四十小令三千當時所傳有數可稽而大樂自晏叔原鷓鴣天蘇東坡念奴嬌以下十調青城（楊朝英）選曲猶冠編首（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參之玉田令曲一篇（詞源十五）詞曲轉捩線索瞭然其時海鹽弋陽諸腔各起鄉曲振其土音流衍甚盛所謂列國之風其鄙實甚自經士夫潤色又屢屢以詞入曲由鄙而都於是琵琶幽

閩諸本遂爲南曲祖元社既屋明又都南南曲宜盛逾於遷燕曲與俱來南北並參更生合套曲之變革至此而極五代兩宋舊詞聲律幾絕欲考見緒餘必於南曲求之矣（慢近諸調其最顯者）綜之北曲以樂府爲宗南曲以詩餘爲祖從流溯源强爲斷代實則與樂府詩餘皆詩之所出也以詩視樂府以樂府視詩餘以詩餘視曲其始作也聲之都鄙辭之文野或有間已及播之久遠傳之都邑加之文彩則樂府猶詩也詩餘猶樂府也曲猶詩餘也凡鄉人之所用皆有詩之一體今有河汾（王通）更議續詩九宮十三調固當繼十五

國風而爲樂府詩餘之殿也

由此以言則以曲承詩獨得正統今雖微式固應力求顯揚尊之如將不及顧世多賤之夷考其故殆緣古今異代所見不同又不論因革昧於統系而以詩歌聲律爲文章游戲娛樂之具以若所云則是至聖刪詩不免玩物五經傳世其一可廢豈不謬哉必知詩之爲用而曲之道尊矣古者士夫約身步履於禮和樂於樂樂必有章故誦詩尚焉兼以言情賦物取類至廣不出戶庭而周知四方博聞廣記必資於詩然後與賓客言雍容揚揄郁乎穆如也古人至重交

遊辭令酬答禮繼以樂樂主於其聲而麗於其辭絃歌唱和辭不必出於己而不可以不習故以之接人則彬彬有度以之律己則鄙悖遠矣樂正四術春夏教詩盡人服習自少至老相與俱化誦詩之民未有亂者記曰詩之失愚予以爲是何必失愚正詩之所以妙古昔聖哲所以重之爲馭世之術者此也禮樂既廢世勢變遷詩之所關僅在性情然而裙屐風流往往於此繫之其人之秀者其深於詩者也詩歌相離樂府詞曲歷變而衍其傳觀之舊史政刑而外隱然德義之輔綱維斯民惟此之賴曲之潛力似獨浮

弱有所不及然其所被又獨甚遠祇以士夫偏見閉門玄論不識今曲卽古詩之遺餘岸然斥絶雖治之者一二毀之者八九致詩統中失而化民成俗之具數千年之遺傳一旦廢棄儻繼起以論治又烏從而求其術故必序次統緒明證淵源語謂詩達於政曲之情僞正攷之所自出也今之從政幸留意焉

古人詩歌贈答友道之雅後世弗及然皆取成篇苟習其聲而誦其辭人人能之漢唐以來始出自撰而工爲之歌於是有能有不能者近世雖有贈詩已不入樂僅於詞曲猶或見之詞律

云亡惟曲獨擅元明專家以曲唱和屢見令套聲伎之盛相關甚深而伎者聲色兼重優唱之家與士夫日習亦往往有能自撰辭者鬚眉風韻粉黛雅嫻若評世美可云相得至於清代優伶私坊猶存此意惜乎曲子僅供劇場小令套詞贈答已稀倡伎以色事人不能風雅朋友之樂祇尚酒食南北女樂惟以時曲劇詞標幟旗鼓實則門巷之中無奸不匿濁世百惡胚胎於此因而推衍流毒無窮國家世道潛爲牽動欲言補救先正樂人誰司禮俗請參鄙說

予草此篇凡立一說動費引證惟考據之作質實填砌最妨文趣故不具書欲自爲疏證雖數千萬言猶嫌不贍徒累篇幅恐妨觀覽故亦從省且鄙著曲話可以互參即屬疏略自殊鑿空論似獨創言非無稽惟儲才未備所欲論列或未盡於此耳近著曲名集解可爲此篇作注今方屬稿未能遽脫終日駸駸不敢自暇也壬子七月自記

曲海一勺駢史上第四

曲之於文蓋詩之遺裔於事則史之支流也古之爲

史也二詩書職之書者如也如其事而直著之故得失顯焉後王失政史官避觸犯往往諱而不書及流爲紀傳務爲莊重常記大言文其內怯至使文物風俗散而無紀夫文物風俗之所起大率積之纖微基於凡近迨其彌綸終以宏達人情之所綱紀朝政之所左右胥於此出顧其言也雜儒者弗喜故不與於鴻業嗟乎古今興替必求諸史而興替之源莫由詳焉史裁之不備則詩失而之野也

詩之失久矣傳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胡以亡匪師失其聲史失其官爾秦燔詩書後儒誣枉

以說詩士更不足辨三百篇以降遞變而爲南北諸曲詩未嘗絕也然而史氏所職贍於其事而遺於其物詳於其政而略於其俗輶軒已罷上下疏隔秦漢而後天子益尊格於野言不予推致古文說周官斥土禮不能推致於天子亦與此同弊曲學阿世害難勝言儒生尊古妄爲雅鄭聲歌之作夷於玩好蘭臺鳳閣無復位置雖復體物緣情含宮咀商集裒百篇篋衍千葉代有作者各以之名私家誦習自爲傳播於國史無關焉官既久廢義亦終塞學者悉不能言詩所由長淪也

惟是詩所以作本於自然非國家之勸掖豈法度之

驅策人情之感欲罷不能心聲所宣有觸即發雖致嘆於史闕猶蔓引而彌長凡爲文章系於詩者莫不各有其德楚之騷漢魏之賦六代三唐之五七言五季兩宋之長短句是也具體而微其必曲乎蓋詩之立言也婉託志也諷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有據其事而不能直書者委曲以喻之多方以陳之意含蓄於篇章情洋溢於楮墨物之所比俗之所宜史志之眉目不若聲詩之骨髓也詩備衆德其一宜史後葉中衰美德幾失曲起支孽遠承先志古史二職直婉殊能紀傳僅守其官歌咏久墜諸野野之所

有餘皆官之所不足以此翼彼匪曲胡歸
始猶謂曲之出微起又甚晚史職綦重以之左右或
慮不勝因發二疑乃以三百篇爲衡繼求之騷三湘
七澤吾與游焉倚相之書未暇此殫也然而楊雄王
逸之爲騷則議其漓繼求之賦兩京三都如矚目焉
馬班諸書未遑此述也然而徐陵庾信之爲賦則病
其溺繼求之五七言諸體上起蘇李下迄沈宋華聲
實義物色備矣誦之以爲人羣之通史也且求之長
短句之作剛爲蘇辛柔爲秦柳意內言外聲情盡矣
讀之以爲民紀之實錄也然其末流皆務以辭顯優

俳登場已撏搪之可笑樓臺論寶欲片段而不堪恫
前轍之已覆馳後車而當衝吾援曲以繼體復何讓
於當仁自曲之興騷賦五七言長短句仍不替於世
爲無當於史材故甯置而不取吾之初疑於茲渙然
孟堅志藝文已錄小說後之續者未可悉數及於唐
宋其體益滋稗則爲山說則爲海軼聞遺事雜然著
已昔松之注志皇甫作紀有所取材此類爲多考其
命筆取便直言文情弗宣率爾易盡枝葉於書而非
雲祁於詩也野史萬家十九憤嫉可以肆譏彈而不
能致悱惻夫人之與世猶之與親苟知其過而弗能

救也則痛於中至無可忍必以愛鳴其痛焉極諫之而以爲勸也寧微言之而以爲諷也故怨而不怒凱風小弁之詩可以法矣使執此則一一繩之則小說諸家至不能成辭嘅長短之異致由文筆之殊涂若以詩人之心行稗官之志曲之爲文所以儷史者此也因是審諦更釋次疑

且詩書相匹其說舊已至以曲代詩而與史雁行未之前聞胡以實之蓋嘗尋覽諸曲能言大凡以爲曲之情僞哀樂蔽矣哀樂之感乃人情之匯歸文章之原本非一體之獨煬豈曲家之專美不知文章至衆

言匪一端其極博者或馳騖於無極其至約者或寂寞於數言未著芬芳常乏粹美惟曲之成文以情爲主小令套數雜劇傳奇結構雖殊旨歸則一常使子野喚其奈何楊基賦其腸斷莫不感人也深要皆言情之作且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飲食男女大欲存焉得之則可以生失之則可以死死生之交哀樂之府也經傳所論其原盡已然而哀以萬區樂亦千別情只一天狀兼衆態曲準情以供狀實人欲之譜牒試覽陳篇略爲條理幾於章章怨別語語傷離戒好合之難常識重圓之匪易觀其志意益致纏

珍倣宋版印

綿嘀笑肌容動成吟詠脂香粉膩皆入品題取妍於意比玉臺而多芬避險於文越香奩以增艷雖或肆彼昵詞嫌其放膽工茲綺語藉曰療愁頗爲儒林之所非要皆閨房之本事萬惡於焉傀儡百工由此奴臺惟曲盡而無遺乃人情之真諦兒女之詞即謂寓言要必事通乎智愚言諧於雅俗然後寄託致其遙深寸心吐其滂沛以此色欲爲衆情之中權每居高而司令人意所注其詞獨多因而牽緣生諸瓜蔓其必滿志於功名舒心於利祿所以炫人世之觀瞻致一家之驩樂當夫千足競道匹馬當先十載伏櫪一

朝得路升沈所係性命攸關情見於詞豁然肺腑所以貢朱門之諛辭則塵軒成韻騰白屋之腐嘆則淚墨有聲豈獨練塘還帶之記兩語開顏（還帶記嘉定沈練堂所作以壽揚一清者也曲中有昔掌天曹今爲地主等語楊大喜之）寧止東畝慰足之辭千秋同嘅（顧元慶簷曝偶談曹東畝赴省陸行良苦作紅窗迥詞〔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這一雙脚底一日廝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吾去博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個弓樣鞋夜間伴你〕自慰其足曹名豳字西士宋嘉祐間人清康熙壬子褚人穫在德州旅店壁上見此詞蓋後人所書也）至於絢爛之餘歸於平淡牢騷之極反爲曠達遂乃寄身世於糟邱（元不忽麻平章點絳唇辭朝寧可身臥糟邱套）悟人生於夢蝶（元馬致遠夜行船百歲光陰一夢蝶套）爰有餐霞服

日之想枕流漱石之志時奪艷詞之席並冷酣歌之拍乃欲界之仙都詞場之別調也以此食欲漫於人海郭璞之賦所不能殫吳均之移所不能盡固隱匿於凡文而踴躍於斯體其事既廣作亦實繁綜食色之兩性被韁鎖於羣倫論卑之而無高理瞭然而共喻欲論世而尚友與求之鴻博不如曲之深切而著明也古昔聖哲知情之總歸而已夫情猶影也曲猶鑑也持鑑而影之妍媸畢見聞曲而情之美惡悉昭亹焉以達盡而不竭婉焉以諷譎而不邪也欲習於其政先習於其俗俗之習未有備於曲焉者也

悲夫人之生也甘一而辛百嘗有味乎曲之爲言而太息不已也昔丹邱論樂府考定諸體所著一十五家獨盛元一體快然有雍熙之治以其字句皆無忌憚故又曰不諱體然金元以來舊曲累萬而盛元體不逮其他寧非隆平不常如冬日方中忽忽西崦況曲之所託其旨深遠貌若甚都中實多慊猥以溢美之辭致其希慕之意故以曲斷代知世之不復漢唐也叔季之民生息於晦冥之中耳目所接既不足以致快愉撼其思慮流爲歌曲所以驩虞之辭少愁苦之辭多惟權勢利便肆恣虔劉吸肝腦以調聲塗脂

膏而飾色華觀偉麗過於佚樂則承安體興焉始起宮中漸及朝右蓮花徹夜開北海之樽絲竹中年倣東山之妓人稱仙吏誦其雅歌時頌相公歌其曲子方春梨欲雨而笙歌月下爭場比窮骨支寒則檀板雪邊競譜亦復黼黻河漢藻飾川岳玉堂之體號爲正大然而臺閣名篇私坊未習公卿巨製委巷不懽其情不諧其趣相越此二體者亞於盛元職此之由其傳益尠曲之傳遠而所著又夥者或神遊於廣漠或託志於泉石或攄忠而訴志或嘲譏而戲謔厥有黃冠草堂楚江騷人諸體皆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

無赫赫之位乏鼎鼎之聲近於人情習於衆志常以憂悶致其歌哭卽呼朋酬唱不少流連光景之言抑攬勝登臨亦傳嘯傲湖山之句而因其自遣以測其所懷皆瀟灑於當時而嗚咽於言表總古意與今情合萬喙而一噫信乎運會之醞釀時勢之創造以善鳴而假之亦因材而篤焉是故吾宗牧庵碩學亦列羣英天水予昂清才並傳傑作均見涵虛子論曲其尋宮而數調寧就苦而辭甘此物此志如標如榜俗之移人耶人之移俗也時無吳季誰輿論之世有董狐宜稱善矣

# 曲海一勺駢史下第五

予壹讀夫宋氏（明宋新撰吳歌記）之狀曲也雖中郎之述篆勢士衡之作文賦胡以過焉而其頌曲至以爲天地之元聲匹夫匹婦所與能豈非以曲之於人所紀至近其於物也悠然以遠故又曰夢寐不能議幻鬼神無所伸靈文人騷士嚙指斷鬚而不得者女紅田畯以無心得之於口吻之間蓋言人情物理惟曲能盡之如此目所謂摘天地之長短測風月之淺深狀鳥奮而議魚潛惜草明而商花吐者布景之妙賦物之工凡曲皆然第吳歌而已耶嗚呼聲音之域曲代詩

而王時之所授莫與爭也體既當世語尤親人文物風俗微曲曷觀

曲之歷世也亘四五百年各衍宗支後生益秀小令套數既備諸美雜劇傳奇更拓前規觀其事必依託詞必荒唐明所作之非真知其言之有故無非演暢物情表章人事主奴儒墨總百家之用心雕鋟經籍納多文以爲富豐於篇幅則致無不盡實以科白則意無不顯可謂有容之詞章有韻之說部也夫世事起伏大波瀾而小波淪羣情險夷古文無而今文有欲求善狀惟此新裁故書成證俗未足比其鉛黃圖

著巡方詎能方斯粉藻配之舊史允矣並行謂予不信更爲舉舉

原夫男歡女愛世界之生機家庭骨肉吾族之本色蒼生萬劫此爲皈依青簡千秋斯焉控縱元精耿耿爲靈心之所窺太空冥冥託斯文而一吐於是假於事類道其俗情以反覆爲丁寧無後先之蹈襲親親一體自天子以至庶人（如東籬漢宮秋仁甫梧桐雨雞萬乘之尊不免兒女別離之苦）善善從長於人心而知世道（李山兒水泊一盜耳而古今雜劇頌之者數十家皆慕其任俠以例鈞衡之不平也）作者取則於家常聽者折衷於天性所以代古人爲歌哭往事堪哀說身後之是非

舊書不厭是皆以慈悲說法優孟借其衣冠笑罵皆精文章盡爲粉墨誠一代風紀之綱目萬化沿革之載記本茲從違乃別張弛諸政自出而後史有所紀故曰輿替之源欲明其源則雜劇傳奇備焉不可忽其近也

蓋比而論之文以情同者也言因體異者也小令套數則純乎於文雜劇傳奇則兼之以事故令只一章套或累段文有時盡不若事之時益也而雜劇可至四折傳奇累增齣乃數十事與情相生文與筆互足選材則羣策羣力陳義則大言小言哀樂之感原是

一科悲欣之懷如下雙管雜劇已工於傳神傳奇尤善於寫照以事入曲曲之進也以曲言事曲之尤進也考雜劇傳奇所標題目或命曰記或名曰傳其次曰譜其次曰圖史職自居何關附會雖徵之古人或張冠而李戴而按之世態則形贈而影答跡若誣於稗官實則信於正史良由好惡非一人之私等是述作爲百世之業故能寫德模音雕文鏤質如將泥以覆印譬以鏡而照心潤色爲工比物生象一代之文章炳焉九鼎之神奸盡矣使孔門用曲則雜劇公穀傳奇盲左獲麟之後絶筆再續奚惟升堂入室與賦

爭長已乎

至於文心極巧藻思不羣或反正以居奇或翻無以爲有卽軼常而示變仍鑿空而歸真事或可疑情原近是凡以化彼羣蒙鳴其孤憤振徇路之鐸代遒人而爲師雪覆盆之冤權宰官以司判不僅東籬八劇曾淒涼於無影之城（黃粱夢）青簾四聲或慷慨於漁陽之鼓（禰衡罵曹）如是奇情著爲異事則又柱下莊書或嫉其異趣龍門弄筆必引爲同心者也又況春鐙燕子倉皇半壁之塵（阮圓海春鐙謎燕子箋傳奇）花扇鐵冠悵觸前朝之夢（孔東塘桃花扇傳奇逸民外史鐵冠圖傳奇）興亡所繫掌故斯存爲

曲爲史又奚能辨哉

由此以言則情之爲物古今無二所以詭譎事爲之也故事以演情曲以演事事衷於情而炳於言左則爲史右則爲曲自曲以外諸體之文言情則一然而騷賦五七言長短句之於情與有曲之世疎密繁簡不可同日語也曲之事密而加繁情亦隨之因而變易不可究詰而事所由起厥數孔多雅之爲琴書村之爲米鹽艷之爲裙裾烜之爲冠帶蠢之爲牛馬靈之爲花鳥或壯麗而爲江山或喧闐而爲鉦鼓或軒昂而爲裘馬或窮愁而爲韋布逸則爲塵拂曠則爲

鞼笠離則爲舟車合則爲酒食爲夫婦之破鏡爲母子之斷機爲朋友之雞黍爲羈旅之翰簡武則兵稱百石文則策號萬言旗旣萬幕仗亦千騎先生杖履留春老子胡床玩月時節則春餌秋糕地產則南橘北枳典重則鼎彝斑然怪誕則龍蛇宛爾綜是殊名以生多故賦之爲物陳之爲彩（古曰砌末今曰彩亦曰切切者砌末之省文又砌之減字也）情因事以糺紛事因物而結構凡言舊事必識故物一時之製百思攸託一器一道哲人謹焉第晚近制作雜而無徵食貨所不及志方輿所不遑紀書券則博士閣筆製題則詩豪罷卷史旣蓋闕曲

乃居要爰有刀錐歲華之詞失名南呂一枝花詠皮匠套詞椽屋鬧市之作元湯菊莊一枝花贈攝者套按攝者即今之薙髮匠也院本么末勾欄前後之場失名中呂耍孩兒莊家不識勾欄套詞寫鬼錢神田老送迎之態失名南呂一枝花田老齋套詞滌器則傳歌陋巷失名一枝花贈妓名玉馬杓套詞有云臨邛滌器陋巷傳來按馬杓即今語馬子此詞雙關蹴踘則艷說齊雲失名一枝花蹴踘套詞有云富貴齊雲又圓社套詞云四海齊雲會按齊雲蹴踘社名倣討蚤之檄月下星前失名一枝花蚊蟲套詞有云愛昏月下星前怕青宵風吹日炎續打馬之經花間樹底元周挺齋越調鬬鵪鶉雙陸套詞有云四角盤中三十騎裏多少機關包藏見識席上風前花間樹底挺齋名德清事紀降獅失名黃鍾一醉花陰降獅套詞篇名賭馬失名南呂一枝花下大棋賭馬套詞既訴牛羊之冤元姚守中中呂

粉蝶兒牛訴冤套詞又失名中呂哨遍羊訴冤套詞亦論鷹犬之價失名中呂哨遍大打
圍套詞云鷹犬從來無價博魚而色勝六渾元李文蔚燕青博魚雜劇選殊而
囊珍十粒元失名浮漚記雜劇馳逐影樓之隊仵作風流元石君寶曲江池雜劇牧羊關曲有云送殯呵須是仵作風流種又賓白中有云他舉着影神樓兒里云云可見元人出殯之概且殯皆曰仵作今仵作爲官衙隸人之一專充考驗屍骨之役者是也繽紛紮扮
之場村坊雲勝明李玉永團圓傳奇看會生嫌齣中敘賽會之勝既云紮扮故事又分段
鋪寫令人神遊如目擊其盛今京師村坊尚有之每勝時輒舉語曰過會清六部吏人當權時戶部之會
工部之鐙皆艷傳人口自光緒二十六年以後不復見已據吳梅村序李撰北詞廣正譜謂其中甲申副
車以後綿意仕進按明亡之年正當甲申前甲申爲清康熙四十三年俱與梅村身
萬歷十年後甲申爲
世不合則此一申必爲崇禎末年無疑以此論之則李當爲明逸民故仍題明人惟崇禎三月殉國而李

中副車其事當再考耳

推班出色嘲謔於宣和之牌明李日華南西廂傳奇琴紅嘲謔嘲謔名甚備

話玉添愁歎歔於宜官之帖清吳偉業秣陵春傳奇話玉嘲此傳奇予僅得傳鈔前三齣今不可復借欲尋刊本亦猝不易得也

餘或餖飣雜名情趣雙關摹仿衆流科諢入妙元曲中集藥名題情之詞甚多其集雜劇名曲名及常言俗語成套詞者尤夥而鮫綃記之草相紅梅記之算命精忠譜桃花扇之平話千類不勝舉還魂記之驅使又雜集之變也

風花雪月點化於人身元吳昌齡張天師雜劇

鶯燕蝶蜂受錄於鬼道還魂記冥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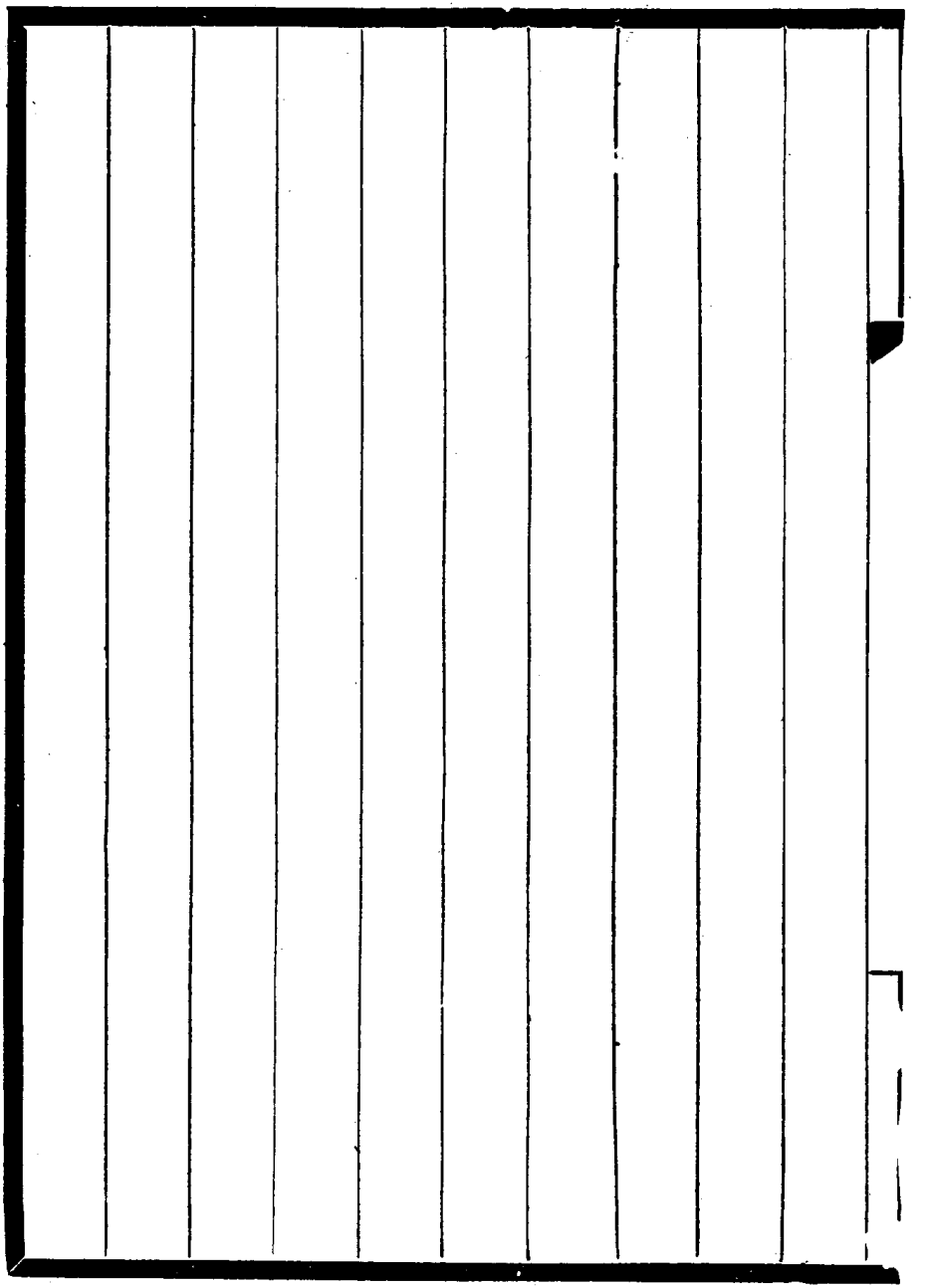
雖言不盡意而隅可反三農師之埤雅遜其驤然茂先之博物例之蔑已以言乎事則如彼以言乎物則如此總事物之象供著述之材散而見之謂之情會而聚之文

物風俗淵藪於此此曲之能事所以令人歎賞者也昔詩家詠史體亦滋多或著雜事或題樂府或十字彈詞或四言叶韻非拘於雅言即複於述贊等爲戲弄無俟褒彈若夫曲之爲言自成一家著一世之真詮極衆生之幻相既談笑以飾涕泣亦婉言而行直道是故人者天地之心曲者人之心也喻於尸而見祖將於曲以知天記曰惟至誠能盡性以贊化育古之作曲也可謂能盡其性以盡人性盡人性以盡物性者矣非至誠其孰能之且夫充史之類不過以明古今之變察往來之數耳曲之所至則格幽明而事

鬼神焉觀釋老氏之所爲常附託於儒者天人之際
且猶通之況人情物理之常夫何有於曲則爲民而
執簡其史於曲宜矣俗史於紀傳者也物史於表志
者也雖元以南北殊音明以弋崑異調猶之並言漢
故固不複遷共紀唐文新寧替舊史固名判隆汚曲
亦藝分優劣故從事於曲者其必綜貫九能兼幷三
長然後能續古之齊諧以爲今之世本豈第馳騁詞
華敷衍問學偶爾倚聲便矜絶調曲至清而漸衰實
作家之不振然而十有七朝二十有四家之書亦將
與曲而俱斬於是蓋國家新元朝野丕變制度典章

不適前史之筆文物風俗亦乖舊曲之心雖曰人事或亦天意惟因是左證益成吾說非私願之所欲也而議者好爲淺語或故事深求既夷曲於小技若語以詩書二家同屬文史則又羣詆以爲妄不知章氏著書（實齋遺書）已爲我先況史通六家尚書居首（唐劉知幾史通）內篇偶之以詩系亦凡六（詩騷賦五七言長短句南北曲）自我獨斷寧等向壁前無古人亦何嫌焉然則紀傳宗班固而祖尚書南北曲宗長短句而祖詩三百篇世世子姓秩然昭穆一堂禋祀千葉配享王圻文獻於經籍似或失當四庫附庸於文苑亦屬未通永世沉淪斯文將

喪特著鄙論自詡發明任毀譽之無辨縱俟聖而不惑史政史俗蓋自今而後始得整齊其辭云



# 弗堂類藁

## 卷第四序記

貴筑姚　華莊父

### 張母宋太夫人八十壽序

天津嚴範孫先生提黔學之三年歲曰丁酉創置膏火於貴陽南書院選郡縣士之材者讀書其中予與鎮遠張希文萃廷與焉因得識其爲人博聞而强記也其年予舉鄉試顧萃廷不第予甚自媿以爲萃廷博學舉有時耳已而萃廷果舉然自是遂不復相見惟時聞其往來江漢以譯書名如是者又十年萃廷歸更不得問丙辰秋其同縣萬鈞左卿以衆議院議

員再至京師明年獻歲訪予蓮花寓齋謂外王母年八十矣大難既定幸得閒稱壽于里請以文屬因述生平事甚具予既與左卿分曹而議事時相集誼至稔其外王母則又萃廷之母夫人也予數數至鎮遠俱不及拜母然以所聞於左卿而知之萃廷者益有以見母德至深醇不可及宜其生有令子而身享大年如是其盛萃廷尊甫光誥公潛德宿學奔走苗亂從戎常遠遊治家教子惟母是賴家數播越鎮遠又屢陷賊死亡相續殘破殫不堪而母終完之其勤勞固不可悉數母于光誥公爲繼室撫前女如己出雖

顛沛流離無或相失後歸於萬是爲左卿母左卿義等而上而屬予文意猶懇摯備至況於身受者歟予庶孼也鞠於繼妣熊太恭人者三十餘年因念予妣以知母之慈也予妣少於母一歲棄養九年而母今且康寧萃廷幸及三釜之奉致予文萬里以爲親娛詎不大可慶耶予既信萃廷之學之行而伯兄廣文先生尤有重望於鄉皆母之所成教其諸孫又次第率而循之興未艾也嘗求諸詩歌孝子者二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曰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而亡其詞束晳既補南陔白華獨闕如予願萃廷昆仲續廣微

而補白華俾絜白爲後嗣誦法毋益喜可知已世異時移南院事已陳迹儕輩四散都不相聞予猶獲與萃廷道故事以頌燕喜不可謂非僅得者儻更二十歲而作百齡之筵又不知視此何如因備書之兼以爲萃廷訊焉

## 王母曾太夫人八十壽序

往予掌教筆山王伯羣來受業循循有禮法意甚勤也既得之同年劉希陶知是其甥父曰一臣曾因希陶識之貌古而論議多經緯大父培先先生先世江南人明中葉諱璽者從定南侯景雙鼎定黔亂至與

義縣更從侯留鎮屯地至今累葉猶家景家屯焉其年壬寅希陶尊甫統之先生方治鄉軍防游匪得以間請謁追論往事當石達開率所部由桂趣蜀取道興義鄉邑數驚吏不遑謀將不克守於是薦紳相約保境而培先先生功尤偉云及軍事少暇統之先生相邀至下五屯數示戰蹟遙望景家屯輒流連不能已培先先生已以積勞嘔血逝去有年一臣奉母家居母曾太夫人年六十有三矣因與頌太夫人之德且謂培先先生辦賊多得賢明之助語多不可悉記記其大者達開甫退寇賊曰起亂無救曰培先先生

亟傾貲築堡衛屯更助築下五屯堡爲犄角之勢未幾與義府陷總兵趙德昌退駐縣城軍糈告匱先生餉之米數百石得無潰俄而賊大至總兵敗走縣城繼陷獨景家屯與下五屯始終抗賊相持十有二年軍之所需先生輒任重屯之人有應輸者則力爲代咸樂效死縣三陷而兩屯獨完三復而先生皆有功凡先生輸將多太夫人所爲計太夫人主家又甚能家飽粗糲其精者儲以輸軍故先生得無內顧而身當巨寇能如是其久賊既不得逞顧以時來犯每戰之力者必有犒其傷亡者家屬必有卹太夫人時時

任之簪珥之飾及先世所遺悉委軍資曰賊不平身且莫保平則吾家不患貧也鄉人相傳以爲名言予嘗道出景家屯從父老道故莫不頌承平之福皆先生功之所被而太夫人之德又無乎不相與俱也九月予歸自筆山游匪陷縣城一臣奉太夫人命率鄉人守屯堡如培先先生當日復積勞沒自是又十餘年伯羣數至京師奔走天下事不獲從問太夫人起居丙辰之役伯羣兄弟皆有功已能嗣其祖父而益之光太夫人及身獲覩三世之盛其欣慰爲何如耶統之先生嘗爲予言曩與培先先生數共死生相倚

如兄弟又申之昏姻益稔太夫人德自培先先生沒而其行彌堅其節彌苦一臣又羸惟日期伯羣兄弟早成太夫人身食其報統之先生今雖不及見然太夫人八十之年猶康彊而逢吉謂非大德之所致歟今年春伯羣弟展侖策勳京師始得太夫人近狀甚爲伯羣兄弟慶幸而景屯父老復介希陶乞言爲太夫人壽予儀懿德久既與一臣有素從未一拜毋重以鄉人請烏可無紀以益伯羣兄弟重堂永日之歡因次第舊聞書以寄之乃益思統之先生之言而反復不能去於懷也丁巳五月朔日

節孝王母曾太夫人八十壽序

太歲丁巳某月日節孝王母曾太夫人壽八十景屯父老既屬爲文序其事太夫人孫文華所部復來乞言予請以屬之吾宗桐城叔節先生永概而請者意益殷以爲予於太夫人累世之誼嘗聞其行事或其言之尤爲親切也太夫人之盛德前所爲序既畢書其被諸鄉黨者矣顧高行亮節功在一家茲若軼焉胡以示後且夫人之行百而莫先於孝女之德四而莫宗於節節孝之名累稱於世豈不以古傳孝婦不必孤嫠至所遇已奇而以節行其志志之既遂無不

歸於孝焉者也予觀太夫人苦節撫孤使不墜培先
先生之聲既成其子施於諸孫以事其祖考蘋蘩之
託孰有重於此者當太夫人歸培先先生時年才十
七即以婦德聞逮佐先生治家阜財辦賊保境至先
生勤事以沒遺孤數人孟始總角季猶襁褓出董鉏
犁入躬腓字外內之事膺於一身喪亂未寧繼之饑
饉雖在壯健猶且不給因嘗自痛守節苦未若死之
之樂也難未若死之之易也顧念門祚益矢堅貞遂
繼夫子之志盡慈母之責事未可一二言焉乃季不
育未幾見奪猶復飲泣壹意孤行孟仲以成門庭復

振其教子也雖備極慈愛而不事姑息脩脯必豐膏火相續家有令子鄉國仰高經時既久仲又先萎孟子至順事親有驩遭世多故勤勞以彫更訓兩孫艱難倍之又十餘年孫次第立功親見其盛獲以大年受茲隆養鄉人後起咸頌德揚休歌其福慶於是太夫人之大節至孝益昭昭不可及已昔弘農楊夫人李嗣昭妻也善蓄財助嗣昭軍用後與子繼忠家首陽餘貲猶巨萬晉高祖起因貸其殖復以繼忠爲刺史嗣忠三世賴之語載鳳臺縣志若太夫人者可謂今之弘農矣弘農子爲刺史而太夫人孫伯羣文華

仕爲大吏功成名將三世云者不猶踰於古耶太夫人身其康彊且及五世伯羣兄弟歲歲爲壽今茲慶典予雖不及歸相其禮然百年未艾天猶假我也因更書後序俾其文互相足以待定於叔節云丁巳五月既望

## 羅燦五太翁七十壽序

及門羅半山則逖宰隆化五年政平訟理士民仰德追念本源誦歌義方尊甫燦五太翁以七十之年家居娛老左孺右稚徜徉甚樂歲歲三月有生之辰長君璞山國本方率諸孫趨庭奉觴半山守官遠隔數

千里南望肅拜縣人感戴賢明爭相盡禮以爲太翁壽於是鍊冶銅華刻辭紀事而李生東萊關生豐年者慕予所爲文自隆化以啟來乞爲一言予與太翁有潘楊之好翁籍安順而予會城齒又甚殺無以識翁少年行事予年甫冠爲貴筑諸生謁前輩譚君坐有碩而頎偉貌而閎聲者可四十餘歲言笑高朗屋瓦若震心實儀之已而來訪具言于予婦爲諸兄屬遂相見縱論久之卽太翁也已以年資論貢璞山昆季亦已並爲諸生予嘗與婦言而兄論議宏達聲出若洪鐘氣衷於中懷嵬於表此壽人也自予識翁以

來更十有八年再見京師髮皤皤然顧言論意態不
差往日山居多暇相與道詩書故事意肅於秋神和
於春吟詩成帙老而好古其殆商山皓野之倫歟翁
嘗自述壯盛之年久佐軍幕往往活人及晚歲遯跡
不與人事既值國變鄉邑沸騰翁以舊德坐鎮雅俗
使井里晏安所全甚衆予友蹇季常念益更以翁事
語予以爲老成係仰其益如此嘆美者數若翁之壽
豈惟資稟勝人抑其德性積蓄使然耳翁歸里又六
年時得消息益復老壯此又耄耋之徵半山式稟明
德政由家學宜其被澤百里造福萬家獲輿情之愛

博堂上之歡頌聲既作將越萬里而達黔疆翁之樂宜復有加惜予遠阻山河不及聆其言笑而親酌大斗僅聞於半山而爲之辭焉微李生闕生之請其烏能已惟藉于是以明賢宰之治本揄揚太翁之潛德使知隆化之人不爲諛誦也則其意或益厚爾

## 王母曾太夫人八十壽序 代飲冰

昔奚斯作頌有閟宮壽母之辭束晳補亡陳南陔孝子之義自是以來流風所被莫不著爲典則播之聲詩載揚彤管炳蔚其文乃服斑連婆娑而舞斯誠閨門之盛事彝倫之至樂已惟是令問孔修光昭懿行

高堂稱慶宛轉恆言種德收福雖云必壽必名守故襲常不過此母此子若夫善承餘慶清誦先芬溫國好禮克成再世之光洗馬私情乃得餘年之養稽之千古可謂賢母所難能考之當今固亦順孫所竊喜宜其萬里臚歡而聞風者起千觴飲福而飽德者歌也如我王母曾太夫人生質孝之家作高行之婦幼擅閨譽老爲禮宗語相夫之績則鴻妻不足比其休論教子之勞則柳母不足方其義況乎推祖訓于三遷能言遺硯貽孫謀以四術豈但含飴是故兼人萬苦粲光景而常新壹意孤行騰聲香而有燿若撰平

生諏之百口凡茲大節信以千秋及今八十年事可一二數也咸豐辛酉之歲黔亹戎馬之秋風煙則六詔相望竿木則百苗並起關河有警倚枕爲戈雞犬數驚危城如卵時則石達開來自桂林挾傾山之勢趙德昌軍于壩上有告糴之文雖功曹爲漢徒然保境爲心而太守登陴已苦料材無計太夫人毀家紓難約已惠人銖積寸累以撫流亡木屑竹頭以供軍旅蓋培先太翁與賊相搏持者十二載而安義一鎮賴母之全活者數萬家德被無形功成不覺縱闕循忠之號何慚誠節之封彼平陽軍成娘子視之歟然

若項羽仁如婦人知其謬矣既而元瑜早亡黔婁作
謚冰霜在抱門戶自當叔敖地無立錐而子負薪子
昭少好異書而母傾笥聞貫玉之聲識其三絶譬分
荆之痛折其一枝繼乃大兒小兒祿養善養畢向平
之婚嫁傳嘉祐之文章納楹猶在弟兄讀晏平仲之
書聞誠能嫻娣姒循郝夫人之法長君一臣先生名
在辟雍論成守戒聞鼓鼙之謹因思將帥非羽林之
子曾與甲兵歲在壬寅散勇肆虐力疾守屯霖雨並
勞風霜增劇於是先國後家桓生有母以死勤事裴
氏無兒然而喬梓相承功名並顯則太夫人之教也

元季生而齊名烈芳逝而相繼武陵則橘滋千樹邶鄘則柏賦雙舟歌獨宿陶嬰之句婦乃從姑題行義桓婺之門長能率少猶幸太姒男多徽音爲思齊嗣當時年少知友皆大父行知陳羣之令器畢竟興家展殷亮之孝思已能代父十又餘年甘苦備矣元二之際感慨係焉自帝典既刪新民始作天下多事健者朋興三君八俊黨各爲雄北馬南船人爭自獻長孫伯羣訪徐福於海外傲士龍於雲間堅白同異之論不足抗其機縱橫捭闔之風未能當其辨故夫折衝樽俎望起京華馳驟風雲名聞湖海始贊戎行則

詹英再見既陳政事則賈誼復生乃察吏黔中起家道尹喜公才之復在猶年老而及看則又太夫人之教也天意難諶人情多詭侃夢刀而不戢佗竊號以自娛遂復天地晦冥龍蛇起伏當塗代漢張姓連天有子山哀江南之文無長卿諭巴蜀之檄百憂尚寐三載於茲而次孫殿倫以請纓之志作絕裾之行提一旅以當先帥三軍而殿後投鞭湘水飲馬華陽三世爲將蘭茁稱其家兒五木猶存樗蒲思其祖戒功成照世論定策勳嚴嫗主萬石之家文若居六龍之次則又太夫人之教也舉舉大端已堪累牘如斯碩

德宜有大年百尺女貞之樹永却斑黎千年金母之桃不須丹餌理有必至事非偶然加以七篇之訓大家已有傳人一味之甘逸少無憂植德天錫純嘏身修康彊凡止止之吉祥皆婆婆之老福八年仲春三月初吉甫過采蘭之節乃逢設帨之辰眉壽開堂甘谷薦酒太夫人紅顏綠髮紫綬金章乃顧諸曾以爲大樂伯羣昆季名是龍孫澤綿累葉翼成鳳族喜出重闈寶忠孝而田經史及子及孫芹大澤而粟西籬以孝以養一堂喜慶閒道傳聞遠至京師咸歌慈母話舊人來盡屬葭莩之戚望鄉天遠仍連桑梓之情

欲雍容而揚揄以謳歌爲頌禱屬文下走寄語珂鄉某也與有姻連曾聞德教嘗因諸孫以舉大事故知大母爲非常人往者讀張華之箴誦劉向之傳以爲太夫人德才並茂福壽齊臻往訓之所未聞前言之所未紀能不範此柔嘉竭其材思雖復滄海揚塵蓬萊水淺幸及南山有酒松柏春長所以九疑可覩擬真誥以何辭最難三願畢酬望養堂而遙拜

袁訓皆先生暨配楊太淑人七旬晉一雙壽序

無懷之世其人皆長生未央有文已來於孝曰以子承老緯含神霧人見壽星笙簧則五鳳調聲酒醴則

八龍噴液固宜弗祿歌其燕樂歡娛致於高堂山中桃熟與仙李而同根嶺上梅開題喜神以爲譜履卿同年本豫章之舊族出金桂之名家早捷科名幼承庭訓儼儀並秀世識禹鈞元季稱難今聞陳寔尊甫訓皆先生貞居不仕大德必名青囊市隱方有千金白屋書成行惟百忍德配楊太淑人德並鴻妻教齊歐母咸稱人慶並荷天庥是以嚴君得助戚鄰曰賢奚其爲政有孝乎友于之名必有達人啟曝若郁如之致居則成聚里故歌仁柳惠以和稱聖而化及鄙夫韓康以藥逃名而聞於女子宜其和光同福偕老

徵祥子孫麟鳳共承黃髮之顏福祿鴛鴦同享白頭之樂矣太陰十月之初雙壽七旬晉一向儒林而呼阮秀入洛社而揖香山黃英晚秀酌金母于菊潭紅稻秋芳降雲娥于葛井履卿則冠蓋京華萬里方思乎親舍先生則婆娑林窟一書惟勉以官聲然而靜軒壽父不止炫封萊子娛親未忘舞綵茲貸園而稱慶宜寄祝以陳詞年編盲左爲孝父述鼎銘頌作奚斯代魯侯歌燕喜如華淺學莫闡德音媿無金石之言不稱黎收之拜敢憑小序用佐長杯庶使一籌已下記海屋之頻添應教六管齊飛儷黍糕而並薦

# 壽內五十有一序

乙丑先臘八二日羅恭人生五十有一歲歸於余三十有四年矣是日也諸子具酒上堂羅拜訖余乃肅爵爲恭人壽恭人避席者再余爲之說曰夫婦匹也自含巹以始禮無二飲之儀雖然禮者情之所爲節也情所不能已者聖人弗禁因而爲之節焉而禮於是乎起故充合巹之義可百年循之爲其弗能每日而隆斯禮則節焉而於昏一舉亦曰姑於斯寓焉爾夫不能百年而日由其隆者固亦無妨以時則於節不失其制而有以合於人情之樂五十者始衰之年

假令十年而一隆禮抑亦數舉而已夫婦匹也自合巹而由之生之日已五十矣而充之禮之所許也恭人甫拜受再肅再辭復爲之說曰夫婦匹也如賓如友賓於禮宜敬友於情宜親夫婦兼賓友之分禮與情得兩致情平素之所得而致者也禮非以時不可得而一致矣不得而一致則不足以見禮賓之義百年聚首往往習於情而蔑於禮則夫婦之道墜必時一講焉以示後子孫夫禮非徒舉也知其非徒舉而亦何可以意辭歟恭人不獲已繼拜受爵余三肅卽爲之說曰夫婦匹也終歲作苦內外共之苦樂務相

劑人情所同生日具酒者意亦劑苦樂耳夫婦之作而苦也宜其劑而樂也因各逢其辰而互相爲勞豈非情之至順夫必極情之所快以爲苦樂之劑或且更百苦而不償一樂則劑非劑防其非劑並一樂靳之又何取其作苦爲是故生之日年一相勞也則必十年一重勞也爵一而已猶非其快之極者既於情至順卽於是爲人生苦樂之劑請自今日始焉恭人曰唯敢辱君之勞三拜受而退因備其事書之以爲序凡恭人之相余不汲汲於此矣

弟婦天水郡君五十晉一壽序

丁卯孟夏既望旬又二日弟婦天水郡君五十有一懸帨之辰同年友今教育總長任志清先生爲表門曰風徽翼世於是君守志二十有八年矣方予弟芸湄之沒也先大夫年且六十予筆耕不能代家政又連年于役謀一得以紓堂上戚遂去家走京師之河南幸登第授官致薄俸輸家而東渡海遊學五六年間艱苦實甚君與予婦豫章君相將食貧翼先妣持家各育其子女雖若尋常無甚特異而君以青年孤嫠安焉行所無事其志節固已可稱況弟無子嗣予第二子鎏君撫之亦安焉行所無事則其德量又豈

夫人之所能及耶予自海東歸朝補官俸入稍豐乃計迎養君因隨二親北來先妣旋棄養又未幾國變予一無所蓄貧益甚君亦安焉如疇昔之行所無事以至於今日鋆已壯而有室學行不後於人於是君於予弟所事已畢遂皤然以老今年鋆夫婦將於其生之日奉觴上壽謀徵文榮母而請予書略啟事予病風未竟起不及具稟期及始率爾爲之以爲啟與略與文功一也而其事倍寧省不如文自已出因逕序其大凡若夫鋪揚鴻藻待之當世賢達他年鋆執此以求焉可也

## 送丁琦行南歸序

甲子四月武進丁琦行將自京師歸于里來謁乞一言以行於是琦行卒業美術專門學校既二年矣予以書授琦行者耳於畫何知焉雖然予嘗以書爲畫琦行又數數以畫乞予題跋予固謂琦行何畫優於書也顧予特書優於畫以是深怪猶夫人之一手何優絀如是夫有兩峙之形必成相較之勢於是差生焉優絀者差之所得也較殊而差亦遂不同故優絀無定名必於優絀而甲乙之是流俗人之見況書與畫一源而出於猶夫人之一手予未信其果優絀也

琦行方壯年其所爲已植大成之基日益治之當於書與畫會通之域有異境出焉不必瞻顧流俗之所優絀而遽止予於琦行望之惟是流俗之見去道甚遠又往往左右是非得失之林烏得不斥而闢之以益琦行琦行勉乎哉

國立京師大學校女子第一部十九周年紀念贈序

自余去校十年於茲世事日變校事亦累有所更不知今之所更視昔日優絀何如惟是畢業於斯者年以益各得以其女學士之稱自悅而悅人是則今昔

之殊莘莘學子旦暮以斬者儻如斯而已乎夫名實也莊子曰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牛呼我爲馬者應之以馬故務實者惟名與實之不相若是懼實之所至則名歸之實未至而徒務乎其名吾未見非牛非馬之果勝於牛馬也況果非牛馬矣又何必於一呼應而拘拘較其短長吾又未見果非牛馬之果爲牛馬也如是者何名從主人而已故名賓也實主也舉其實而得賤名不之較可也歉其實而得貴名我不之較而人將較之假如今之畢業於斯者方若以女學士之稱自異則人之以女學士責之者奚若卽不自

異而業已應得其稱矣人之以女學士責之者仍不因其歆然而或一寬假也余去校已久於今校無所輕重然猶於與儔人或將以是爲今昔之較而爲名實之核則今之畢業於斯與業而未竟及將來之從事於茲業者其烏得託於歆然而求寬假又況儔人之衆其計較必更有嚴焉者乎惟然而諸生之責與凡有職事於校有教育之責於國家者負荷益重矣自設校以來今年十有九周學長毛子龍先生不以去校棄余徵言於病癈之餘夙聞君子不以言諛人敢貢戇辭願從名實而一核之則誠有足紀焉者已

丁卯孟冬

熊毅字旡妄說

冠禮廢而字無定時大抵志學之年則必有交遊焉於是字不可以已矣毅甥箸弟子籍于貴陽之中學以書達京師來請字命之旡妄其說曰許君之說毅也兼二誼言之曰妄怒其本誼也一曰有決其引申也二誼美惡若相反而實相成經典毅無惡誼然剛毅數數連文論語曰慾焉得剛然則妄又烏乎毅歟夫德無美惡有去弊焉而純者與由其弊焉而極者斯美惡已毅所以妄怒以氣之所爲所以有決以志

之所爲以志帥氣故无妄而後有決夫是故妄者毅之弊余願毅之去其弊而存其純也甥勉乎哉

夷甫字說

故人子貴陽熊其偉問字命之夷甫其說曰大凡淺見之偉觀自達人視之夷如也孟子云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蓋勿視猶夷視也而安與勉不同偉也勉之安之勿以望洋向若之歎重爲莊生笑則於道幾矣因爲之頌

夷之誼平厥字最美平而無極否斯畫矣無極道始畫則止君子行遠必自邇老子貴夷參其

旨夷甫夷甫取諸此

秀餐字說

女甥壽英問字錫以秀餐其說曰古說菊能延齡其事多不悉舉而離騷經云夕餐秋菊之落英壽英之所由名當以菊矣宋歐陽六一翁詠希真堂手種菊則云正色秀可餐故掇秀餐兩言以字壽英壽英幼而失恃孤苦自茹而勤於學菊非飫味也顧古之人以爲常蔬今且非醾不設壽英與母相倚茹苦有餘餐英不足也雖然學人之採擷與凡俗異詩書之華任人饜飫所謂秀也豈必果事烹調陳尊俎恣其咀

嚼始足具一餐云乎哉壽英其味此言因書以遺之

## 高祖妣喻太君撫孫事記

太君貴筑喻氏先世不詳父農家居縣屬煤炭窯以乾隆三十年生及笄而歸于我高祖高祖卒有子二其次諱玉德是爲我曾大父未幾子並沒曾大母吳亦繼亡遺孤百日是爲我大父贈中憲大夫諱廷輔姚既單家兩世一無所遺家徒四壁立太君亦年五十有六矣筋力未全衰日治豆得漿粥之祖孫僅給如是者久之其後二十七年先大母嚴太恭人既來歸先伯父生九歲先府君六歲太君年八十有三乃

卒時道光二十七年也太君卒後更二十有九年玄孫華始生猶及見我伯叔兄弟之盛其微而僅續也惟太君是賴又其後三十年而我伯叔兄弟次第雕謝無復存四十之孤仍孑然爲吾族一綫續也先府君生子連不育繼妣熊太恭人置生妣于側室生華及薾薾早世無子於乎非我繼妣姚氏何所後然推是益大太君之功華不聞太君行事之詳繼妣時語其略僅此獨幸獲此以爲太君述也我後子孫其敬念之哉太君之撫中憲公也有女嫠而歸爲指臂助由是遂老于吾家繼妣猶及事之云九年庚申十月

二十有四日玄孫華謹述

香山鮑君遺惠記

前山翠微山場之間有亭起道周乃香山鮑君之所建行李往來於是憩焉亭置守伺時之温涼寒暍而調水以飲人受其賜者久益稱之則君之遺惠也君起家寒素及挾范計之術越海而東遂以財雄顧不恝然於鄉土所以獨有斯亭而聲聞隨所施以遠夫勺水至微也天地所弗惜人情所弗吝當世功名所弗屑措意君乃以之行其德世亦以賢之未敢微而少焉蓋其漸之也深積之也多故感人如是之久且

廣耳君之生時仰而給者比比歲齎糧至自海外恆不絕於塗或其親故或非其親故所資有不同而知罔不恤如斯舉豈君之所以爲德然而及身而給者身存而惠孚若身沒而名不滅固在此不在彼矣雖君之所不德抑何能奪夫人之德君者使恝然以已耶君名連字滔宗山陽鄉人也髫年食貧以孝聞既富好施與誘掖後進材而成者先後不可勝計邦人士鼓篋東道往往渥君遇僑人子弟所置學校君尤有力焉其行事多此類鄉之人將欲廣君之軼事致稱道之盛寧多其辭以詔將來儻聞君之風亦有繼

而起者乎

## 弗堂記

弗堂陋室也其成也苟一切弗中制度主人樂以爲堂因而堂之非其主人則弗是謂也亦弗之焉云爾

主人性嬾而志嗇嘗隨時俗人之所好尙而以其所苦窳者充數承乏頗自豪恣意氣泰如時俗人意謂非是多不之許如此者甚衆今年四月以來天下多故朝野益駭主人日晏然敗寺中益營居室門蘿架籐土木雜治冥與世忘逾月乃爲堂堂故奉佛風雨漂搖奔其一角棟宇不蔽佛意慘然可憐更鳩工葺

之屏其扉窗其戶人與佛皆獲安焉几席已說閎肆以深事簡而易集亦致足喜也矣主人日起必坐斯堂徜徉久之意氣彌泰顧無所成名不足以矜其績夫堂本佛有而主人半之半佛曰弗宜曰弗堂事基於因文從其省不亦主人之循乎其懶而不戾於其嗇也歟雖然名義淺矣猶不喻于衆佛于衆目者弗于予心堂于予心者弗于衆目予之于衆異趣甚遠惟其所弗同各弗其弗益以成吾名顏以弗堂已記而爲之銘曰

儒修密勿玄象恍惚佛法清淨兼綜之弗闇然山堂

曠如無物無名之名事得髣髴于己爲安與人謂拂人生何常寧此鬱鬱

姚山記

去年春夏之交始治田園於近畿西七里之郊原可二十畝隆汚起伏甚畸零蓋土人之所賤顧余心樂之以樹以藝鋪桑而蓁錯蔬而繡暑雨所積野水塞塗汪汪有魚於吾鄉風土十得二三矣去園西半里許一丘隆起可登而四望西北翠微諸峯隱如列屏東則覺生寺在焉周垣峻宇補綴于其隙雖古之名畫胡以加茲南向回顧神京鬱鬱葱葱然如龍如虎

慨乎生城郭人民之感矣每詣田舍輒一陟其上以茲勝也而私自閟土人方口耳相詔神乎斯丘或以爲有藏鏹也余嘗欲以木蔚之一鍾甫下甎甓零雜斷爛而出土人始言城京師時於此埏埴取甎甓云嗟乎斯丘高不逾丈廣才三之平原莽莽之中何足算也然而地雖大山雖衆不吾有得盡人樂之而非心之樂所獨私也成吾私者其惟斯丘矣乎因問名於土人曰以埏埴故語謂之窯也窯之以岑然隆起如病瘻故語謂之疙疸也疙疸之其言不雅馴余曰丘總謂之山於廣土丘者於余山也名從主人此謂

姚山不異其舊而顯爲吾屬且將結構以爲姚山亭使益遂私志焉作姚山記乙丑冬至後三日也

岱宗堂記

蓮花寺西有別徑通天齊宮故祀泰山府君順治初大常寺司樂張本玉因嘉靖舊院而修葺之者也又西有屋南向東向十餘楹曩春秋試士觀光京師或趨就之常至通籍與朝列猶弗徙去而其地殊卑陋舊習儉不甚計美惡雖已殘敗亦無有顧之者予自光緒甲辰廷對始客於此及今二十有餘年泰山神宇日圮既安而弗遷乃修其廢墜瘞諸土木偶更爲

堂成而榜之曰岱宗不忘其舊也弗加丹雘猶卑陋之遺也雖非甚美已非甚惡則今之儉視昔侈有加已顧自門外十步視之其仟佰於此者不可以悉數雖一宮室之度已不勝古今之變矣且予之必與泰山府君爭此一宇何也往者予登岱絶頂宿玉皇宮星未沒起憑軒候日俯瞰徂徠諸山殆培塿耳河流洸洸又若鷗光鷺采浮游眼際去天咫尺而近青成張幄以爲天下之偉觀也流連久之歸而光景不去心則手數尺之楮輒一吐焉情或以爲詩趣或以爲畫巖巖或以爲氣象然終不如堂之所託身之所親

尤能髣髴絶頂之宿而得想像於游觀之偉然則斯堂之作胡可以已歟嗟乎昔之締造以祈以禱今之改作以棲以託後之來者又將奚若其必繼予而興古今之感有更深焉者因記其凡以俟之丙寅中秋

何陋軒記

自岱宗堂而北爲丈室牖軒洞達豁然開朗每風日清美常獨居默會若臨流泛艇於鷗鷺之鄉不知身在何許也因擬榜水哉軒家有陽明先生畫像裝而祀於其中遂更名何陋季子毉請其意曰是先生舊名論語記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先生謫居龍場驛在吾鄉修文縣不免居夷之感而興何陋之懷則軒名焉自先生講學以來黔人士濡教化被流風湔凡陋而嚮文明四百餘年多自振拔以學術文章爭長中原何陋云者非惟是先生自寓意凡黔人士與受其賜者將由之而見奬藉奮興起之志宜無乎不可榜之居室以系景行發幽思誠哉先生之澤于黔人士久而弗替遠而不忘有如此者乎故何陋云者又非惟因奉先生之象設而始以名黔人士所在固無乎不可名以誌先生之澤且若曰黔人士者何陋之民云爾雖然予黔產也寺居

二十有餘年文章不足以自飾學術不足以自滌陋實甚矣顧當世宏達在所不遺輒見引於文章學術之林風雨漂搖之餘猶獲葺室而安之俾若與鷗鷺相忘向非蒙先生之澤豈能及此此又軒之所由不水哉名而何陋名也爾小子識之雖生京師不習鄉邦掌故然來是軒也對先生之象當讀先生之書求其能自振拔者而勉爲何陋之民則先生之澤彌久以遠烏知其所極歟鑒既聞命因請書以爲之記

## 藏山草堂圖序

藏山草堂者吾友任志清先生之別業也志清構園

貴陽郭門東南未盡十里與水口寺相望太夫人墓在焉因墓廬爲草堂種梅數百松杉以萬數十有餘年殆成林藪志清方謝政居京師行年五十矣初度前月訪予語其概屬爲之圖且曰百年後將於斯藏身焉嘻藏山之所由名豈以此耶予自出里門將三十年少時蹤跡常縈寤寐憶牛渚之波瀾與仙侶之險峻形勢宛然接於心目雖藏山所在不獲與文酒而陪歌嘯一經口授不啻同遊遂肊爲之明年志清方趁清暇一度南轅此圖者不過一時鴻雪附入歸裝不堪與真境較短長也

# 泰山春望圖記

己未岱游歸巖巖氣象時鬱起於胸臆之間然終不獲一圖岱蓋氣難爲或巨幅僅參之耳欲施之橫卷擱筆者屢今年春澱川李延墀以尊甫稚雲翁登岱詩遺墨徵余爲泰山春望圖是余之所難者也夫岱望必於絶頂顧欲盡人意則或礙物情驚廣遠則或失高深縱兩得之事理近矣畫趣益遠何耶岱自盤路以上青松白雲才可俯瞰遞升而松雲若失矣及至絶頂所見者上惟青天下惟黝石於斯時也畫中之人循日觀東顧河濟之景光齊魯之形勢隱然如

接然而畫之所有青天黝石而外一切不堪點綴如是則何以知爲岱望故欲圖岱望非得其氣象則聖哲亦何異於庸夫昔者杜子美以四十言高視千古矣第云會當凌絶頂則從其意之所擬猶有着筆之餘暇若既絶頂而更納之畫中盈尺之卷其艱苦視四十言奚若心既畏難又恐不足以當翁詩之境而稱徵圖之心然即起石谷墨井地下其難事將十百於今日也余岱游以八月不及春望而曾觀日出翁詩有扶桑浴日之語則所見同故作曙色以特著之在他卷爲閒筆岱望中直可謂一篇之警策也丙寅

驚蟄

黃冠圭先生及夢仙先生弟兄行樂圖記

於乎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此人間常有之缺憾而無術可以彌綸之者也而孝子之心終不因其無可彌綸而遂已焉苟有可以勉慰於萬一者百其術以求之亦不之靳此古人畫象之所由來行樂圖者畫象之一也予友黃溯初羣之尊人夢仙先生與冠圭先生雁行也冠圭先生無子而溯初爲之嗣既先後謝賓客溯初痛念至今不能去心乃思圖之諏於予予友王夢白雲善爲人物雙鉤白描雅

潔有法顧不操斯術而予欲有以慰溯初之思因以夢白爲言試圖之乃得冠圭先生四五而夢仙先生則未或仿佛蓋夢白不及見冠圭先生弟兄於生前僅據遺象爲之冠圭先生有攝影夢仙先生無攝影而有其揑像自溯初而外更無可說解於他人之意中則已窮於術溯初可以已而不已仍屬夢白終其事且刻之石何也當揑象時已恨不似乃今幸僅賴此不似之揑像以仿佛先人之遺揑象不能壽更以石刻壽之豈非溯初至不獲已之極思也歟予嘗觀武氏石室畫象傳丁蘭刻木事以爲雖若至愚然達

識之君子無說以難焉抑亦以性情所發出於忠厚而源於詩教者纏綿悱惻往往與恆情異趣其益令人歌泣者皆其愚之至不可及者也然則溯初之爲斯圖又烏可以恆情律之而使其遂已乎溯初以予與贊其事因屬爲之記戊辰春仲

## 嘯篁樓圖記

戊辰春三月黃溯初羣來訪蓮花盦以鴒原之懷屬爲圖寫意乃作榕樓雁影卷子題詩云楹有遺書澤人無序雁行中年易哀樂殘臂索微茫世事舟藏壑騷情賦弔湘孤鴻予自念樓望祇懷鄉卒章自注予

弟鄉字芸湄讀書處曰嘯篁樓早逝予因別署一鄂樓以識痛至今未補圖猶憾事也題已反覆環誦且自念曰一病頓成殘廢行年已五十有三矣更復何待遂奮筆爲嘯篁樓圖嘯篁云者本王右丞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之句也弟喜音律善撫笛能彈琵琶自斲檀槽精巧可人未及調琴以爲絲亦猶琴耳日撥弄爲新聲故自署寄意如此初暑予所爲書弟手自鐫之弟兄各年十四五不知其可樂也自是十年弟業日進家益中落予已舉鄉試弟猶連試童子不售而遘疾以殞所著不多予已爲蒐而存之文筆

一卷曰嘯篁樓遺稿演算二卷曰不憚煩者算艸述化學用藥一卷曰藥質申明皆存於家無子嗣予次子鋆後二十餘年鋆成文學士既授室日暮有孫幸遺著之有傳人也思未忘而差堪自慰予亦斑然在鬢矣國無寧歲道長梗不得歸舊讀書處更隔幾塵不復可問而予心之所記數十年且可仿佛雖然手之所能寫不必即心之所能記也夫亦寄焉而已匪惟斯圖斯樓也斯世也何在非寄惟是予所寄多安得及時次第成之如斯圖乎哉因畀鋆收藏以示子孫使知孤鴻之感視榕樓有加也是歲四月記

## 贈劉剛吾嘉禮序

古樂正造士以四術曰詩書禮樂其澤彌綸而涵濡也冠帶之倫是悅是敦故能文雅彬郁秀於羣萌秦漢而降飲食衣服宮室制度以及名物之微浸淫變易事事異古四術之教久墜於地然禮之所遺猶隱若範圍乎人心士夫以上不可脫然而無所率循於是撰其類古而不戾於道者酌而行之其庶乎有以自託而典則當世矣道行於人事明於禮昏者人道之始故昏禮尤重顧世之爲昏也十九俗而禮一儒者恫其久廢雖身行之猶不能蔑俗而悉踐於禮儻

亦以其苟不戾道於古或有傳焉者歟國變五祀士夫往往毀棄冠帶自降羣萌其所行事大都假借稗官雜劇之流重譯殊方絶國之所口耳者悍然與俗忤意氣甚盛特惜其不明乎禮之爲用以俗易俗鄙夷有加而京邑輻輳時哲所萃風氣尤新其爲昏也十九非俗而俗且一焉卽所謂假借於稗官雜劇之流與重譯殊方絶國之所口耳者鹵莽於一二人之杜譔餔張於數十百人之附和目者讙於堂耳者騁於塗此海客之所以爭相夸耀雖海外人士竊議其慎而未之或卹是可謂昏姻戲弄今之士夫其文雅

彬郁遂反遜謝於羣萌夫安得不爲人嘆惜耶海國之爲昏也情爲之本情摯誼合式爲成之情之所繫因人而殊故必濟之以法以慮其變中原舊貫皆禮俗相維若棄禮與俗而又失情誼之本僅取其式法復不足以濟之充是而行吾警其爲淖水也夫禮亦何嘗非式然猶有溢於其外而種溉之者禮之可貴也不貴於式而貴於意昔誦昏義嘗爲肅然士夫廢讀其義無聞又更今式意亦隨泯使後生相效變益加厲則夫婦之道禮廢而苦寓有竟哉予嘗慨夫世變之亟而圖其所拯也必於昏始才不勝辨姑撰於

古道取其類且近者壹意孤行雖弗悉中而使禮與俗相親也古與今相習也然後事得其序有所率循前年秋畀予女以有家今年夏又授子以有室由於禮者再其綱目亦稍稍定矣所爲綱目蓋本朱先生家禮家禮非三代之舊然特類古而近於道聊藉焉以自託世論之臧否又烏乎知之越三月同里劉燧昌剛吾娶於李兩姓之父兄皆與予有舊先後諏訪損益綱目將以月之十五日踵行焉豈非不足於今之所行而悠然有契於四術之遺重人道而循古則惟務于其類而近者是求嗚呼是能以禮教其子弟

者矣雖然禮不貴於式而貴於意式歉而意固無以達若式備而意所不屬其視至簡猶甚繁也剛吾能率教而隆於其意則合匏同牢致敬盡禮肅肅雝雝淵乎見關雎麟趾之盛焉或亦將扶掖世道而進之又豈啻剛吾夫婦之美也乎

## 萬鵬九先生暨配劉夫人七十雙壽序

十八年寅月下澣鵬九先生七十初度戚黨鄉邦之舊謀於予而壽之於北平憶庚子秋冬之間始因同年友楊銘修以識先生其時予未壯歲先生已中年忘其齒而相與友意甚懽也予固狂銘修亦豪氣先

生老成猶議論競馳至今了了常在心目忽焉三十年於茲矣其後壬寅予再北轍獵取一第未幾國變銘修復自里來更因之以予女適及門文宗沛而先生女以次適其弟宗淑皆銘修甥也於是並有姻連又數年先生偕其配劉夫人如燕訪予蓮華盦意氣丰采不減當年年已六十有二予稱其神王氣盛逾甲而不少衰耄徵也先生夙好飲食必數酌以養天穌非一朝夕已乃今七十之年而以止酒聞且託於禪悅以自逃日諷經呪不厭其勤刑于之化夫人亦奉佛維虔如是相將百歲可保也惟以無生之旨言

之長生者恆人之所希至人之所夷視也夫人惟有生苦長生則長苦耳故至樂無苦莫若無生然則今之爲壽豈非重以塵網爲先生羈縻也乎雖然無生達解也亦既有生矣必欲無生或自操斤斧而戕賊之縱耳目口體之欲以傷其性亦非無生之旨無生者淡泊自給順其性而安之無所縱以自伐焉亦無所求以自益焉法乎自然之則已耳世之學仙者妄矣以學仙之心學佛妄之尤甚矣予崇老子自然之說雖不治佛家言但臆揣無生之旨當亦以自然爲歸夫因長生之說而後得以無生破之自然則順生

而非長生何有無生之說立其後歟儒家本恆情立說者往往爲二氏所破能觀其通一無鑿枘矣善乎先生之止酒持戒非以求長生而不縱耳目口體之欲以傷其性所謂順生者既合於自然之則或與夫人相將百歲雖塵網之羈縻方長亦有不能脫然自釋者矣不朽之說儒生喜道之先生既逃於禪視不朽與長生一也皆不足以涵達人之聽故行誼文章弗待揄揚以博一顧而重塵網之羈縻也先生子勗忠方從予問繪事樂得一言因書以爲壽或不謬於先生止酒之意且予雖病癈其視始交之日狂言壯

論樂趣依然倘亦情有所不能卻而過而許之也歟

頤和園游記

壬子孟秋下澣與季常立之印昆幼蘇叔海同游頤和園先飯於海甸裕盛軒飯後到園由仁壽殿後行至玉瀾堂緣昆明湖登萬壽山先至排雲殿上五方閣有銅室甚堅緻乾隆時造也旋上佛香閣門外有臺高距地數丈俯瞰湖光清明可愛繼由閣東轉輪藏下復至排雲殿門憩焉下至湖邊過畫中天舊戲臺在此到石船又憩船來遂登船遊湖中至嵐翠間島上周遊步至長橋有鐵牛乾隆御製銘撫摩久之

船候於此復上船行至德和園登戲台樓三層底有三井演水怪則井中出水注射可數丈演神仙則乘雲自最上層下台兩旁爲親貴賞戲之處兩廊則賞諸臣處也由德和園出復經仁壽殿行出門遂歸歷記所遊除湖光山色天然風景最足留戀外別無可喜者壁上供奉書畫尤俗惡不堪榜書聯語亦至庸庸宮殿皆金碧輝煌益見塵俗惟長廊殊有畫意亦由其在湖山間耳（湖上山下）玉瀾堂後小樓三楹面湖光而納山色地亦甚佳惜房低而狹令人胸次迫迮守者云是德宗批本處也嵐翠間島嶼亦可賞坐船頭

於湖中遙望金碧樓閣在蒼巖翠巘之間尙有致特身入其中則千篇一律宏壯富麗則有餘若清靜瀟灑則相去遠矣此人海最深處也代異時移令人爽然不知憑弔之何從矣排雲殿有慈禧后繡像印昆諸君諦視最切云甚美予以其幽遠頭部又爲神幛所罨不得其真又一處不記其殿名爲慈禧舊駐有寢殿榻上帳褥尙在距榻數尺有案一黃緞敷之兩旁檀几上置二盤中有物色黃而銳上若紙爲之蓋以支帽耶案後一椅玉色緞爲衣其他陳設備極富貴亦極塵俗云

# 圓明園游記

是歲仲秋之初偕伯助赴海甸會印昆幼蘇飯於裕盛軒遂遊圓明園由北大（兆人名已忘是一旗）帶領行經大殿經天地一家春繞擎露臺舊址（舊有銅人捧盤擎露銅人已不知何往矣）至海嶽開襟小憩北至西洋樓又憩焉繞至東大殿於繪月峯芝二石下徘徊久之拾得斷碑一塊（草書二行又二半行云不知此去又云不講竟旁有楷書釋文又有一行釋文云汝還當此疑是御臨或摹魏晉帖也當徐考之）歸

予此游再矣記光緒末年主講清華與園相距近曾與楊景蘇游焉殘廢之餘荒寂無人予數人者躑躅

荒榛叢莽之中且行且談極游覽之興予因有小吟紀之及前游頤和園塵俗已甚益念圓明印昆諸君聞予說復爲此游因更偕往然此游別無所益惟拾得斷碑爲了前游之願耳此斷碑擬琢爲硯今猶未治也己巳中秋追記

## 雨窗瑣記

宵來大雨晨猶滂沱書畫之役酬酢之事壹是皆輟因獲閒料理積責聞陳封可德意志之游行有日矣前所屬題猴技圖未着一字亟書云靜江寺裏胡孫老故裔於今尚爾雄假面蒙頭真箇戲賺人羊背舞

衣紅圖是豐城王雲夢白所爲一猴人立戴面具綵衣而騎羊也綵師曾所施面具則余補鉤者記此紙作於閩侯李宣倜釋戡齋中既成師曾謂宜有所咏遂攜去久之未就而師曾沒今年封可掇得因屬題焉面具之來歷甚遠蘭陵王狄襄武兩事載在史冊其後施諸戲劇尚有故實可考舉其大要蓋起宋元之際而盛於明之中葉今劇場惟神鬼用之而已至由戲劇而施之繪畫自世所稱臉譜外未嘗爲文人畫家取材儻亦題餘之忌也歟

雖然面具與繪畫亦展轉相師余嘗見六朝及唐諸

造像石刻所畫伽藍像又唐高昌壁畫殘紙伽藍像皆與面具相近不過面具施綵更加雄厚而已今劇場率去面具而用鉤臉蓋宋元古劇上場人但舞蹈表情其歌辭皆坐場人之職如今日本能樂而弋腔有接腔猶其遺意今日神鬼諸戲戴面具皆不歌亦可見也自上場人連歌並舞則面具不適以面具後有啣枚不便出腔故也鉤臉既與繪畫之施以漸採入綴玉軒藏有臉譜冊甚舊洵不如今鉤臉之美卽今伶工錢金福鉤臉爲時所稱實曾受故畫家陳阜民之指點阜民清季爲理藩院吏員汰吏後遂貧死

此皐民所自述者余曾得其所繪臉譜數紙但寫大略意態具足蒙古王塔旺理拉甲亦善爲之

又古器物中饕餮形多於吉金古玉見之往往雜諸變化一形而具數觀最與面具鉤臉相似以此爲最古之淵源決然可信而今海西人所講求之圖案中士所謂花紋者其術至與面具鉤臉脗合亦嘗採中土古器物以益之皆以一形具數觀爲美此又古今中外未發之祕余竊竊得惜師曾沒無可共語者矣

余夙嗜面具鉤臉之術往往入劇場輒到後臺偷覷時倣作之日本辻劍堂屢從余索未一應也伶工之

能者鉤臉時亦有筆法手勢尤以頭臉與手筆相迎相縱時爲有趣此書譜所論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當可喝采叫絶余曾作後都劇賦敷陳其事僅成三百言而中輟綴玉爲師曾作扇仿臉譜余以三百言書其後此扇不知今存否也記其兩段云爾其緣情立等因聲選色繁簡殊科險夷異則濃抹如塗深文似刻取隆準而益陰資廣顙而用仄每由媸以得妍恆界斜以取直師何術之詭譎成觀者之眩惑觀夫按部就班萬殊一勢儼成鼎足如書冏字成上凌以下峻濟目翔於吻肆若變態而殊姿又相均而爲二儻

斑駁而極詭任橫斜而盡致羌無故實不妨以文爲戲要其大致自謂略盡之矣儻得數日閒便當續成從來此事文人都不齒及非惟視之甚微抑亦言之甚難耳

余賦中所云書成冏字者行語謂之三塊瓦最整齊開張而古式者也其餘雜取猛獸文蟲雲物卉物者次之文章之所謂變化者也嘗以三塊瓦之說與飲冰語而笑爲余杜撰因不復以冏字說進矣冏字之狀略得數式[illegible]由是而損益張弛倏斂之則變化萬端不能悉數矣

余補夢白猴技圖面具是紅三塊瓦於冏字爲第一式準至頷作一倒提胡盧蓋參用卉物者其式爲[illegible]則於燒山劇中取材也

余嘗評劇以爲是有形有色之文章事須極其荒唐旨須衷諸情理乃可爲美而世之好新者務爲寫實常至不能轉環亦云笨矣猴技之爲戲雖極簡陋並無情理然一味荒唐可謂真戲昔人論畫謂須不似而後能神似此豈可與兒女子語哉

夢白數作猴技圖而爲余所曾題者並此而三憶與師曾合作一紙經余買得題二十八字云游戲風懷

妙不言相將粉墨弄猢猻誰知一夜斜街火留與弗堂補燒痕此紙師曾有題已無餘隙而適有燬損余研舊紫錠雙鉤書所題詩色不加濃而補不顯白極爲稱意夢白云此紙寫竟爲一淅人所得其人住下斜街曾遭回祿故畫爲毀損收破紙者得之售於小市余更以重值收得又一紙夢白獨作者余賦二詩五言云春來了無事早隨兒童起呼將竿木人庭前弄猴子居然陳百戲所欲任其使優孟本寄託衣冠不足齒況乃優孟假跳躍誰汝似楚人古所笑由來只如此七言云嗟爾猴人擅猴技無端更遇乡道士

爲爾丹青加朱紫肩擔背負行且止猴爾所依爾猴
恃爾顏慘沮神顧諟如今度支紊無理京華憔悴人
比比懷才幾見徵園綺何因到爾動食指可憐道士
身亦否逢人笑罵遭毀訾窮來磨研寫素紙令我觀
之感無已饑腸轉軸默相視更無明珠少慧苡日日
仰天長憂杞景運傳說語殊美今年甲子極可喜信
有河清吾能俟眼前羣兒或老矣畫中之人長不死
彡道士夢白別號也此皆去年事

陳師曾爲周印昆擬黃九煙先生畫記

九煙先生以崇禎進士入清不仕康熙中鑿舟自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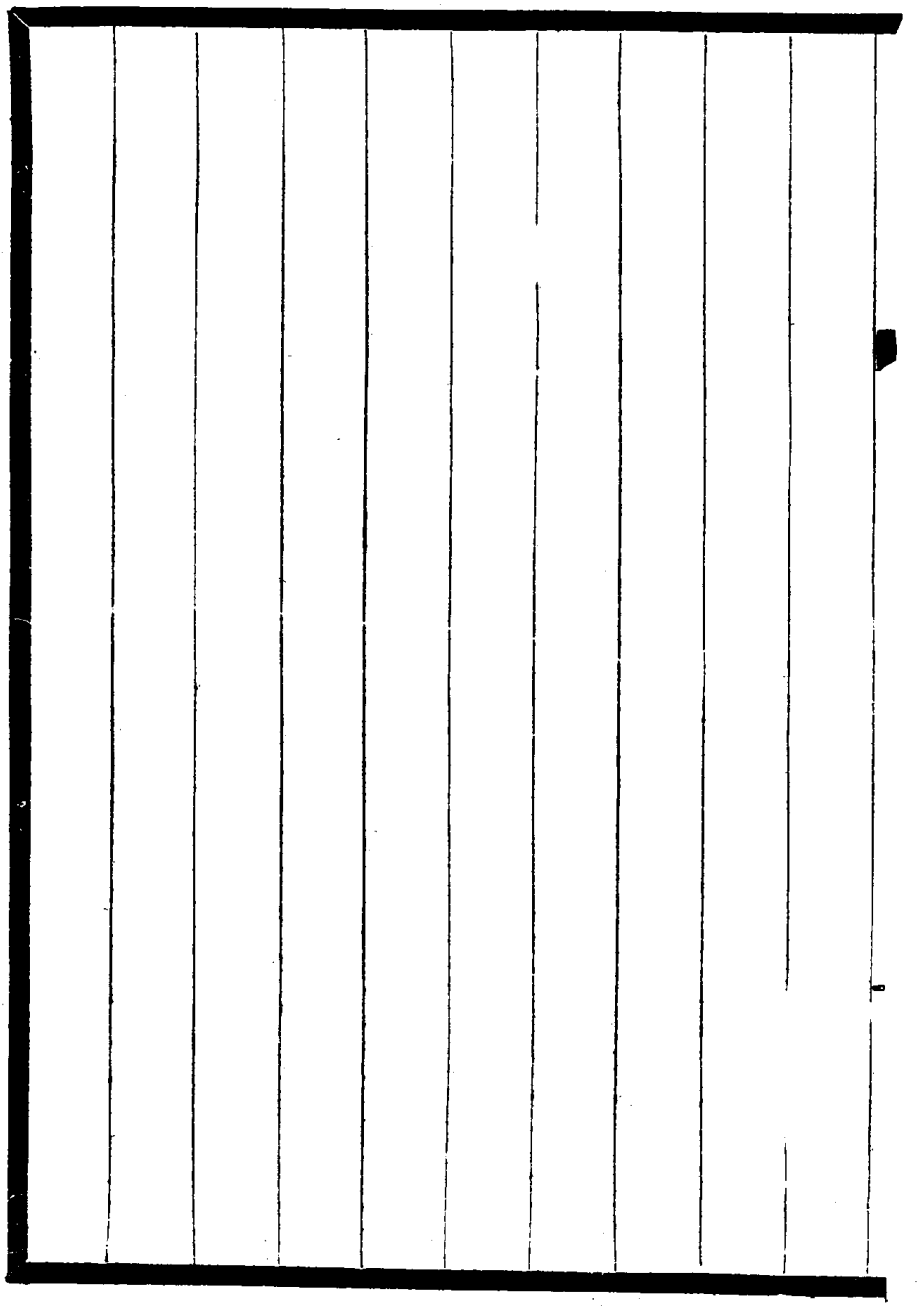
南濤其文章氣節照燿古今所爲書畫亦高潔稱其人獨傳世絶少今年春印昆以纂修國史入都曾一遇之匆遽不自信已而估人攜以來得與觀焉畫贋而值昂印昆意莫能釋且言先生系出自周以育於黃或稱黃周星印昆其支裔也夫以先生之行之潔畫尤希品印昆一旦獲覩先澤其油然之心焉能自已第審知其僞僅欲藉以貌其真也亦何求而不得者印昆弟子義甯陳衡恪師曾方以畫名於時而行誼雅潔予自信爲能知師曾畫者今循是再爲之其神味必更有合焉亟贊於印昆師曾果欣然奮筆擬

爲此本印昆追遠之心庶乎慰矣予嘗徵明遺民故蹟苦不易求往一歲曾爲修文陳國祥敬民得徐俟齋畫扇歎其清遠而石齋九煙希如星鳳卽大名如龍友亦不得見獨覺斯梅村之作則數數流傳豈非以其心之苦樂各有不同故其所爲或名或不名亦因是而不一途耶先生忠義士國亡自放屢更姓名嘗造徐俟齋餓數日持而哭出扇令鬻無問者則曰此黃九煙詩畫也乃得售而先生及俟齋皆怒以爲洩九煙名追還其值印昆持示家傳備載其事其心苦而跡益晦有如此者此語所謂行已有恥生且自祕

豈能與一時富貴利達之夫爭短長於沒世鳴呼可以爲後之人媿矣印昆屬記辭沮氣抑不能自舉旋復自解以是固師曾所擬其事不可無記俾印昆有以示子孫也於是乎書

## 師曾蓮花寺圖記

作平遠景難於層巒叠嶂胸中丘壑到此全失若以真爲是便覺塵俗如作禁體詩此中甘苦誰識得耶師曾此作所以可味也而印昆必以層巒叠嶂觀之意遂相左師曾復殉其旨三作而不勝其初於是此紙已歸山齋印昆請復予歎其能味也因記以贈



# 弗堂類藁

## 卷第五 序跋甲

貴筑姚 華注父

### 序國音檢字

國家席勝朝之業地廣人衆山川異形言語異音積歲月不治今年春始有事於理而教育部爲之主各行省亦各出其能言古今音韻之學者會於京師予與斯役因識宛平王君儀其劬學精思博通今語意有著述顧猝不得閒未遑請也既終事不見者累月一旦訪予蓮華寺則國音檢字一集成矣夫以君之才力與其用心可以酌古今之變發揮而損益之而

其所著一守會議之成抑何矜慎若是豈非以數十百人之所論是殆近實事有不可戾者仍焉而可以得人心之同累世不能理者或於是理之予又以服君之通而期其書之行必爲當世許也予產遐陬口舌之調不逮吳越其習於古言語之遺又不如齊魯燕趙惟少治文字於今二十年雖頗考古音自媿不通於今無以爲君益然二十有四毋十有五韻之書其通於二十有一部之古韻（予論古韻獨會臨桂龍啓瑞古韻通說其分二十有一部）也必矣予將因君之所成而更治之又君之益我也方君見訪予適有論文之作以爲吾族爲文

其旌意也與海外殊一文之立非第符音往往囊括古語更孕新名已約千繁歸於一簡運用之妙世蔑與倫惟於文言音非通古誼不得其源若使音離於文則背舊史而拂人情諧俗耳目之便廢至美之文佉盧諸家已爲太息（近世德意志學者競治漢文以爲他日五洲必取諸此世界語不能數也定遠方立之樞爲予轉述如是入方興之我必廢之豈不可嚆）竊幸二十有四母十有五韻之所標幟累日紛爭而後定論者猶足以通於古今於前文未盡敝屣也循是滋益仍約以六書則於聲音言文漸進遞變已往之跡演而暢之老師宿儒畢生虛構意中諸象可一一徵實是關於

文史至鉅或亦吾學所不斥耶二十四毋中万獨後起不稽於古爲學者所難言擬易之而思不屬亟請於君君始終前議未許一易其篤信不苟可以風世而所著又將以信而益傳百世之業君先之已既脫稾請於部許以私著爲官書前驅將付手民以予或習其說使爲之序遂以所見並請於君而不得者著之俾附君書以待論於世太歲癸丑月建癸亥朔日癸未越二十有七日

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甲寅同學錄序

女子有學曷昉乎爾士昏禮及昏義記周官屢稱德

言容功又先嫁三月教於公宮或于宗室科目期日學舍具詳周官九嬪掌婦學之灋則學制著焉而葛覃之詩言師氏傳謂女師徵諸載記女師之事可舉者二有公宮宗室之師有孺子室之師內則所謂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孺子室師之選也白虎通所謂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公宮宗室師之選也師所由成未聞其說蓋幼而承學老而爲師其所得爲師也以年故古無女師之教夫師道至廣博是可以教而成焉者乎古今之不同制未嘗無疑義存然爲今之說者大抵持之有故自先朝以來國家從

今義爲女師置學官期其成也將以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爲孺子室師之選已六年於茲其隸弟子籍而獲竟其業或猶未竟其業者先後凡若干人職其事與爲之師者亦先後凡若干人往者黃巖喻先生總校事嘗裒而錄之時更三祀又因時變遷前錄所載忽如風雲自今以往又烏知變遷爲何如是因細故顧古今之疑儻有時而明欲使後之論者有所取材續錄之作胡可以已歟甲寅夏至

北京女子師範學校乙卯同學錄序

去年夏有司踵故事悉錄諸博士及弟子員與夫有

秩於學者都爲一編請予序以行才一改歲師之相替弟子之進退若與時推移也夫教以育材興必師弟相習然後育盡其致而材以有成使時時易師雖教日相續其所以爲育者必閒甫習而又不能既也時至業竟號曰成材於心彌滋歉焉是殆求盈於教而疏於所育故爲教育之言者日充事與理之相去益遠豈不重可惜耶予以薄材承乏今職欲矯斯弊事事務靜鎮顧猶不免一二更張反覆於心屢以自訟因幷前錄再續而新之俾備斷續之迹以明乎得失之數教急則育病而今而後知勉也已乙卯小暑

# 蠶種芻論序

兒子鎏東遊扶桑留東京高等蠶絲學校業將竟依故事應爲論以待甲乙如格業乃成比歸至京師譯請點定予既無與於斯業何所容其是非而綜覽所述理顯而易明事切而易曉其是非亦非甚難決者雖然言易耳欲舉所言而行之則大難事何者夫農與桑一事習之久而安焉不知幾何年始離而析也蠶與絲又一事習之久而安焉不知其幾何年始離而析也爲種而蠶也者與爲絲而蠶也者一事習之久而安焉不知其幾何年未始離析必離而析之復

不知其幾何年也而鎒顧斤斤不能已於辭度必有積所聞見莫可安於心者予誠無以禁而使杜其口然以予之所聞見其積於心而不獲一安者且十百千萬於鎒獨不欲一吐蓋不務乎其易而謀於所難者屢都未之能逮嗟乎鎒之不審於難易此鎒之所以多言也鎒學爲蠹使盡其所治以爲蠹之說則其書可數十萬言獨離而析之箸其說種者九篇殆曰如是似亦審矣既審其可行胡杜其口而必與予同嗚呼其果行也歟哉事之審於是而不施於行者比比予終無以料斯言之克舉也顧使鎒終杜其口無

甯盡棄其學此非設論十年以來已數數見銋始歸而有所論以報予亦何必遽課其行事儻能保其箸論之志以自益猶得爲其差强者姑是其說而點定之昔鄉先正鄭徵君珍譜樗繭鄉人所業賴以不墜銋所爲論苟一日行之亦或鄭書之續而因果先後焉銋不善爲文予終無以藥其鄙陋則後人之才薄也戊午端陽

蔡鶴君先生志學譜序

予長女師時弟子員數百人獨桐鄉蔡生蔚然有文采能詩意於家必有所自承既而得高第以去猶數

數來請益乃悉其家世兄璞如駕部光緒二十二年進士予丁酉鄉舉同年尊甫鶴君先生名諸生仕畿輔循良有聲事在霸州大城縣志傳中因訪遺箸則漢隸分韻蘇陸分韻詩如干種卷多都未刊也謀其易舉者曰志學譜九篇屬序而付之手民是固藝事非先生文章政事之比然即其緒餘亦已足徵筋力之强而所能之多如此此老輩之不可及也今之淺學朝出鬻門夕刊箸作坊肆所行如先生所爲者方自以爲創其交遊又爲之說而益張之幾若問學之事於是盡者不自恤鄙陋奚以之自益而益人也乎

予觀七巧益智諸圖舊說以爲出古三角術疇人所恆能未爲創獲然以兒女子之狡獪而一澤之以詩書抑又何淺而深也嘗味乎七巧之化境以爲若仙矣其所布式何所異於淺人而取材各殊譬之文攻舉業者熟程墨數首自爾可以獵取科名雖大家如京江曉樓然視歸方猶瞠乎後也烏乎著述者古今之大業無論巨細未可率爾苟細也而爲以深且遠者則且以之巨焉文章政事自老氏孔子觀之巨猶細爾此數卷之書踵七巧益智諸圖後其化境則或演而益妙豈惟先生文章政事之所流露將於是兒

道夫道生於一形成於萬讀先生所爲又以爲演萬也僅僅與淺人爭一伎之得失乎哉戊年六月蓮華山中

劉彧字觚序

三倉既亡而字書乃首數說文顧說文主小篆古籀特間出益以後人增附羼亂已多今字俗體段鈕諸家每有訂正然許書外未遑理也余弱冠治許書頗欲釐而析之由說文以下次第系錄使字歸於約而體得其正今古轉變之跡於是乎明焉先箸三例以表說文一曰正字二曰或字三曰俗字爲之積五六

年屬稿泰半壬寅之歲主講筆山書院會逢散勇稿盡亡其後思欲續成而所志又奢於是不復就今閩侯劉君文侯或已有字觚之作其言約故其成也易舉而易行設擴是包舉悉條理焉盡古今正俗字系之錄亦偉箸也嗟乎今古之變積於人心其變也漸而其所由變與其已變之跡皆各有故實儻載筆者及其事而書之以詔來學胡至淆惑待理如今之甚者第有文以來既千百世多歷年史往往不具則所謂故實者十九零落以少測多益使學者難此寧獨文字惟文字故實零落尤甚其難因亦有加欲以少

測多固弗如先識古今正俗夫古今胡以殊科正俗胡以別類皆人心之變之所驅也必欲廢今以存古刊俗以崇正將古籀之後不爲小篆小篆之後不出隸變古隸之後不生今隸亦既迭變則今俗二體之不返於古正又自然之勢矣因自然積勢而習用之不務其辨弊也違自然之積勢而務去之不循其通又弊也余持此見以讀君之書則兩弊並絕審乎其多益已復因本例益求其用心蓋甚矜慎取材嚴故其言約如此今俗字日益增用亦日廣其來常無源不能附古正爲疏證要亦文字之變若一二羅列以

代載筆或亦有足理焉者邪是不得因以破本書或者賡續別錄兩相資輔如君之勤何難更有以益我惜余未獲識君無從恣其議論君之鄉人劉放園道鏗持示君書屬爲序乃道其凡以聞焉己未二月二十有一日

## 丁佛言說文古籀補補序

文字之學有三術曰形聲義義析而三曰詁（一字義）曰彙（一字數義）曰通（數義而一貫之）聲析而三曰聲（本聲）曰音（讀不必本聲或近或遠）曰韵（類音而部之）近世學者各有著書盛已顧治形之書特少蓋事近制作苟非其材不足與於斯也愚

意肌分亦有三術曰正曰省曰補形書據許氏舊傳李少温有所是正而根抵未深無以徵信於後人其餘六書精蘊之屬自詡探賾實等嚮壁至今無稱焉予弱冠即治說文積四五年妄思箸作成說文三例表不分卷一凡見經傳者正字二不見經傳者俗字三或見經傳或不見經傳者或字將以存正刪俗併或一主省所以盪滌蕪繁歸諸易簡宜於今而不謬於古者豈斯作耶既而主講興義縣之筆山游勇犯城行李盡亡稿亦與焉再上公車世益多故遂不更屬草然往常讀鄉先生鄭柴翁說文逸字而心善

之及得吳吳窓齋說文古籀補而心益善之是皆補也予主省者而又主補是若矛盾其實不然省者所以疏說文之壅補者所以鑑說文之固文字不據許則如履地於浮漚不正許則如仰天於覆盆是二者不可一廢也夫典籍以漢儒而傳亦以漢儒而亡文字以漢儒而理亦以漢儒而亂乾嘉以來說文十四篇校訂註釋考證之作朋興推崇許君幾於無上其後古器刻辭屢出初援許以釋文既因銘以疑許及於同光金石學益昌益覺許君所見山川鼎彝文字蓋猶不足不然何所收古籀之少也且其說解雖云

博采通人抑亦泰半鄙俗屈中止句之見議人而已由之者比比而在是以不覩人戴圜之文不知一大爲天之淺也不識持主爲父之字不知从又舉杖之謬也不得不丕二形之互證不知鳥飛不下之囿也不探彼本从攴鬲本象形之淵源不知徒从土聲冑从冃由聲之晚也如此之類更難悉數故非補與省兼不足正許正許而後得據以正形若夫文王不爲寧王厥心不爲乃心經典之待正者又循是可推也吳補未盡猶俟後益予友黃縣丁佛言乃乘積薪之勢鼓當仁之氣取吳補補之亦成書十四篇附錄一

篇稿數數易予獲數數讀時有貢獻數被採擷其益我者更倍蓰於我益也惜乎予方從事於聲貫之作（其法先說本義以直通諸義循本聲以旁通諸聲例如說公字云虛其中而施於外者也則直通與旁通之義皆可貫穿於是矣）不獲爲其省者與之相輔行焉或亦期諸將來也乎佛言不予謬欲得一言因弁箸於耑甲子九月既望

## 染倉室印集序

歲癸亥五月義寧陳衡恪師曾自北京省親之江甯母遽沒未幾而師曾之訃繼至年僅四十有八師曾所治甚博要皆卓然可傳惜壽止於是士論傷之於

是知交徐徐議搜其遺箸可刻集者而詩古文辭最零落不易卒成師曾門人通縣張恬研農乃爲畫集既湘潭周大烈印昆師曾師也復謀萃其刻印仍屬研農董理因就近求之京師凡得若干事都爲四冊師曾刻印不盡此海內聞風當有繼者時節如流師曾沒已朞矣印昆適病弗克爲序而余與印昆謀最多不得已敘其凡以行師曾印學導源於吳缶翁泛濫於漢銅旁求於鼎彝縱橫於專瓦匋文蓋近代印人之最博者又不張門戶不自矜祕或易之輒持舊說以求則曰刀法皆江湖門面語耳嘗有論印絕句

未記草在何許師曾沒弟子丹徒何墨杭張鼐皆能具體不欲泯其源流幷著於篇甲子八月

## 二家畫論序

自書畫分流而畫爲工人之事典籍所徵雖兩京六代不乏名者大都習其軌則因仍罕變始變者相傳起唐王右丞援詩入畫然後趣由筆生法隨意轉言不必宮商而邱山皆韻義不必比興而草木成吟可謂墨池于是益封藝府斯焉拓境至使工師避席文人祖述歷宋元明若李主道君蘇文二趙倪黃唐沈之屬益肆其風演而斯暢迄于有清殆三百年文章

之家馳騖于是者指不勝屈幾于姓譜千家人稱三絶卽名賢高士爲之或不工苟一弄筆都成妙蹟覩之者益艱得之者彌貴則又畫以人傳非尋常鑒別比矣以是專門名家有所造作卽甚優長亦祇待以能品若亞於此則等諸自鄶軒輊泰過不平滋多惟是語其精詳形質爲優論其超妙神情尚已畫家多求之形質文人務肖其神情生死之分兩塗所由升降也夫物有常象事有恆狀此形質也工之所程人皆得而至之神情者維其事物兼其變化雖心靈手敏猶恐卽逝何暇刻劃豪芒衡量銖錙故人或一至

焉時或一至焉譬夫怳惚得象乃中玄機天然之美多衷隱秀所以觀感之資在此而不在彼又況翰墨所流皆詩書之華性情所託多蘊藉之妙曠世之思軼凡之想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豈丹青之所爲役蹄筌之所爲工也乎嘗覽夫畫家之絶詣莫不逼真雖然其去真也亦終有閒矣夫不能即真而輒以爲工何如離形而庶幾得似眞至於善可矣獨不能至於美美之與真各極其反也騖美則離真求真則失美以文人之美常參造化之權畫家之真屢貽騖犬之誚所擇不同天淵斯判若夫由近窮遠即虛取實

冥心獨往博證多資智挾非馬之才心嫻雕龍之伎通譜書於虔禮會品詩於表聖則文人優爲之是以觀於所作如見其人文人之畫有人存焉畫家所爲惟物而已如此奚以饜觀者之心而入文翰之域哉是故畫雖小道宏之惟其人以茲畔岸於文津梁自世變多故交錯實繁若吐納既往胚胎將來如風雲之不可測必更有右丞其人予甚願畫之至於文而一變於道也惜乎性有兩嗜不能俱工惟數數習之頗能言其甘苦而世之所談或相水火往往激湍怒起秉鈞失平恆欲著論詮釋息此機鋒顧倉猝未就

予友師曾草已成篇將益以歸堂之作譯而刊之歸堂自東京來遊與師曾聯翩見訪意既相同言必有合語予此志屬敘其凡將之素懷不遑結撰歸堂歸急然燭寫此未燼一炬附驥致遠亦能千里抑亦有足喜者也辛酉大雪北京蓮華庵

## 陳筱莊退思齋詩集序

詩具也情發於中志興於外有藉以宣之而詩作焉故詩具也言語具而不可以視圖繪具而不可以聽雜筆論箸之屬具兼視聽而非其美或徒燿其外而不足於中與中或洞達而外一無所衣被其具皆不

詩若詩之爲具非一日矣上起有文治具不一人用具不一術作者前竣評者後起彙而次第之則有甲乙優劣之說於是詩具也而藝矣齊梁而後詩人胥惟藝是求而詩之道苦夫藝評者之事也具作者之務也藝生於具具役於情與志雖相爲消息然本末既異人己判然故藝精具良往往情志窳薄此古今詩道之不同也余嘗讀三百篇十九首之作益信作者之情志深以厚矣假借於具因宣之爲詩未嘗以評者之見攘奪其靈府之百一如是則詩之爲良具無負於情志昭然故余論詩世之爲之皆爲乎其藝

焉者也惟吾筱莊之爲之則爲乎其具焉者也筱莊忠厚悱篤情志之所宣鬱乎常若不及於辭僅而及於辭以傳則筱莊之詩姑藉其具而已非夫齊梁以後之爲詩已無不足於中又非無所衣被於外固已兼視聽之美所謂治而用之以爲已娛者余讀筱莊之詩以是求之而知其植本之深厚蓋猶循乎三百篇十九首之舊軌也向使筱莊惟務其爲人者而以藝爲詩抑豈不能且或有逾於今之爲美顧其美與己異故筱莊不爲世有甘舍己以娛人者矣事皆可藝非惟詩然然食必具而不聞以食具爲藝藝則不

艮於食食外入詩內出以外喻內吾樂筱莊之爲矣筱莊詩多不存就存者最之以屬余因爲書其端或不謬於筱莊也丙寅驚蟄

南雷文雋序

長日苦熱拘攣無遣日之資乃發南雷文定讀之至於再三意未舍也又不勝記誦四部書有史鈔所以代記誦而備忘遺者不廢至今遂踵而行焉文鈔聞之前人屢矣其事各異要爲讀書之法亦不妨各行也旬日之間略得條例曰詞雋南雷文無宗派駢散兼施明季遺習也然昌黎號爲起衰未嘗盡捐偶語

而南雷或尚詞藻終不減其渾雄無害爲文辭若可采爲詞雋第一曰語雋語非一例或人或己或作或述皆予人以可味亦世說之續也要而錄之悉入南雷不復分別矣爲語雋第二桑海之際事情詭變其人其事往往有出官書之外者豈唯談助兼資勸懲三百年來零落多矣況啓禎之朝其言明事不但關黃氏家乘若件件串貫固南雷之隱志也爲事雋第三故事附之南雷學術極博論議多閎通義理所萃鱗爪時存亦有微言令人警策其於文章義法干連者亦附於此而南雷所未明著讀者或窺得之更記

別紙不相雜廁爲理雋第四夫南雷無忘明之心而不爲過中之行見之文中者十九宜後人服膺尚論非行墨之事也曰文雋者史鈔家有漢雋因竊取云例既立書則弁之以爲序

汪衣雲文中子考信錄序

丙寅歲暮桐城汪衣雲以所著文中子考信錄訪予蓮華盦受而讀之既衣雲更馳書屬一言予喜讀文中子久矣曩先後收得兩元刊本又鄉人陳衡山景宋棗版並藏於家數數印本分贈同好衣雲曾得一本予擬爲校勘小記附刊其後而不獲一間又其人

之有無書之信疑世多言之以所治紛亦不皇一二理也姑肊爲之說則河汾教授不得謂竟無其人房杜諸公遭際時會功名雖隆學問本無足言當麗澤講習身爲弟子事極尋常不圖以開國之動爲古今重而衽名載筆遂使讀者疑耳至文章時世或嫌不類予嘗以周秦諸子校讀法言輒嘆其平易如近代而明人所爲短長反似戰國真僞之辨豈在於此夫無意爲文子雲猶謝閎深用心數古弁州乃爾詼奇講學之書固不能與論議典章爭優絀也僭經之說亦言道統者所爲果其辭信則晦盦綱目亦疑續絶

筆矣凡此數舉並近事情終自斥空疏恐不足抵其雌黃而衣雲乃有人考書考裒然各成一卷是非代予張目實可謂先獲我心者也文中子往矣即考而信之於其人之增減豪髮無干要於後來之裨益津逮匪淺又近年以來事事蔑古其雄譎者不難舉河汾房杜而一身兼之口也非古心實儀古之尤者何妨因而進焉使知功名亞於學問而沉霾教授之不復覬覦時會也將取信文中子讀其遺書效法其爲人國庶乎有寧曰矣如是則衣雲之所著胡可已乎是時也予病癈久不讀書治事心之所慰率爾奮筆

書此歸之不堪爲衣雲錯也嘉平之望

# 弗堂類藁

## 卷第六序跋乙

貴筑姚　華莊父

### 蠶種芻論後序

科舉故事三年解試諸生而會之禮部如律令則各中甲乙科刊其卷以行其獲之也非易淺者至執卷以爲榮又習之者衆知之者深而工拙不可以匿一卷既行得失議論相隨而起故科名雖可幸獲然稱其所業與否無不昭然明白科舉既罷復行學校之制諸生三年遞進以至業成或比之甲乙科焉越國歸來者往往以奇才異能立登膴仕則又陳腐甲乙

科若惟恐其涘也是皆以學校起家與科舉新故不同名而獲之既有一定之程故如甚易且其所業各自矜祕不以示人於榮枯得失之數遂淡漠一無所與所以徵諸世論視學校易焉又以爲神奇者此也夫學校之所以設意與科舉殊然而今之爲學校者無以異乎前之爲科舉也卽使爲之能釐然於所不同要其得失胡取甚祕而不以公諸議論顧學校務與科舉分道而馳不復使人有所藉以徵其所業其祕也歟哉其逃也嗟乎學校往往自尊於科舉此則並科舉之不若予豈好爲科舉諛亦取其有以公諸

人人使俾獲者不可以逃而匿耳兒子鎏得業日本東京高等蠶絲學校所爲論文予無以議論其得失惟既有其可以公諸人人者不欲其逃而匿也因刊之如故事或以解於世論云爾戊午中元後五日

書國音檢字序後

余爲王君序所著國音檢字草創甫就君適以書來言爲學之程甚詳始知君以孤子起寒素績學成名遭際時變不及舉於鄉乃以文章教授匯文大學幷創官話字母義塾爲京師風氣之先所著京音字彙行世甚久一再被徵調查國語及編纂圖書績最良

其他著作尚多未就者嗟乎使一第累君豈能如是君之選爲縣學生也以光緒乙未與予同歲南北相越幾七千里無自識君其後十年甲辰予成進士官京曹又十年以鄉舉代議京師始與君識而君之所誼已博且邃予獨無所論著以質於君其得失優絀之數豈不較然令人增媿耶予始仕卽被官命負笈東京稍學絶國語丙午以假歸朝時津門嚴範孫師貳學部一再請謁具陳國語之歧不能不劃一也請集各省人士如都悉論之以備制作久之事行予更東遊故不與而君乃赴部徵國變中輟不竟其業儻

更以所得彙而成書知必又有足饜人意者予謂言語文章相表裏也自文章之盛言語益以不治因欲掇輯古今語爲諺海而別於故書求古言語結構之法隋唐以前頗歉乏材惟宋元小說雜劇諸本差可考見蓋言文之歧亦自是益紛然矣然北地方言去其太俚者古今猶不甚相遠獨大江以南以至濱海之區別爲風氣而邊遠之地移民傳衍沿數百年反不異於北方苟判其同異更以文章之法少少條理之言語不足治也君曾應部局編纂國語書以模範學童予不獲執筆從猶幸與序君書而得一言之間

因幷書跋諸尾甲子六日戊午

爲汪心渠寫道德經書後

孔老同出一源老子者周柱下史也道出于天史成于人老子通于道邃于史故明于禮道其精也禮其粗也其言也道爲上德次之仁次之義次之禮爲下其差等如是其辨之審矣孔子適周問禮于老子歸而嘆曰老子其猶龍乎則精粗備聞之矣老子之學非老子之所爲而其說則老子之所爲其說非老子之所爲史之所爲也道之所爲也老子不爲之則其爲之也必多矣豈惟老子能爲之孔子亦能爲之豈

惟孔子能爲之凡生乎其史之後受于其道之所配者皆能爲之故非老子之所得私焉六經載籍先後之所明亦無乎不與此相成五千言者道之所寄禮之所由生習此而中土之精蘊畢備矣佩之將遠遊異國而不忘于中土之精蘊乃書此以授之雖然老子之書似約之約矣而猶未盡約盡于一予方有原一之作而一猶有約之迹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何言戊午六月

陳翼牟小傳書後

右李君所爲翼牟小傳在丙辰六月今年乙丑翼牟

年已五十矣予與翼牟皆以光緒丙子生先後官工部郵傳部並爲僚友翼牟與長官齟齬事予所及聞見又曾戲呼以陳四六也者依稀在目而忽焉隔代可勝慨耶自通籍以來余居段懋堂先生致戴東原書中所謂法源寺側之蓮花庵與翼牟衡宇相望後翼牟稍遷亦不出翁覃溪詩所題之爛縵胡同二十年來意氣甚合然過從特簡蓋皆勤於著述而疏於酬應者今翼牟成稿纍纍余猶未克一就書翼牟傳益自奮勵而如將不及後之視今又不知所感奚若也近翼牟遷平則門之大乘寺更十年二十年其行

事可書必有倍蓰於此者誰爲執筆作西遷別傳也乎

題邵伯絅藏張鞠如人物十六事卷子後

掖縣張鞠如廣文士保生齊魯之邦治金石學作畫有聲而金石學反爲之掩予壹謂鞠如畫之所以名正以其金石之學爲之也自來金石考證率專力文字至畫象石刻或以其爲古遺蹟姑存之耳非好其畫也遠如六一明誠近如蘭泉筱珊著書勤慎信而可徵矣顧所錄畫象除題目而外多無說以明之良由不通繪事且名物攷據多費鉤稽故遇無文字之

刻卽付闕如牛空山輩稍稍於畫象有所說明而無所發揮故治畫於金石今方萌蘖而鞠如已爲之於道光之時此予所心服而無已者也相傳鞠如畫學老蓮要亦不過鑒家肊度初無明白之紀載夫老蓮畫卽出漢刻鞠如與之同遊一塗非必規矩於老蓮之門何者以其筆勢之工速意匠之繁簡固與老蓮異趨故也鞠如畫初不越山左故知之者尙寡而山左名特盛贋品實多然玩其筆勢則於速取工察其意匠則以簡爲繁苟或失此必贋品矣余收得鞠如道光三十年於龍樹院寫佛一尊白描雙鉤尤見生

致卽伯綱前跋所記者是也嗣後又見曾閔老萊丁蘭四孝故事純擬武氏石室象刻古服今裝意趣尤勝每事仍題漢榜且自附考證以其雖出鞠如原本而猶非其真因鉤一通還之如此類者非畫家之所能也夫象刻之重於人間至今而極矣中土豐碑偉蹟片石殘刻苟有可取莫不重譯間關捆載以去不僅君車一石昭陵二馬而已吾輩耳目之所未及者尙不知凡幾也其輾轉取裁入之製作者知有日本麒麟橋之麒麟圖譜文部省展覽之豫讓屏風皆以中土象刻爲之藍本余因是欲使金石刻書畫分部

而治例如考人面鉤勒變遷之不同可略言焉嘗觀武氏石室象刻作風字形或以爲斧形此漢法也其後略變爲同字形則六代造象往往而有再變爲田字形唐及北宋則然豈其時風尚以豐碩爲優耶造象之外漸有筆墨遺蹟家藏唐畫壁專及世傳撫本仕女猶未絕也（如撫陳居中雙文象）其後又變爲卵形如唐六如一派爲規形如仇十洲一派有清一代大率在此兩派之下世多見之唯其源流爲向來書畫著錄所不及甚矣金石書畫固非兼治不能有功也而鞠如實先爲之後有光昌必推首倡此又豈金石家之所

能爲耶予於繪事自慚淺涉金石又所得不多惟性喜博覽能兩言之所以心服鞠如如是也此卷鞠如畫人物十六事爲伯絅所藏以爲十六羅漢然案其事或不類則以爲羅漢變相也可題識多有禪悟然亦不純是佛子語此等風尚實啓之明人文章變化歟筆墨游戲歟其思高其趣遠其淵源遠接天池近挹南阜則又非僅金石書畫之所能爲矣嗟乎一藝之成必博通專精也如是惜前人導之於先今人弗能踵之於後耳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予於此夫復何言丁卯冬月伯絅攜至山齋同觀因書其

尾

跋宋仲温墨蹟張懷瓘論用筆十法爲卓君庸戊辰端陽君庸得古墨二紙攜過見示此張懷瓘論用筆十法其一也不署姓名有舊題以爲宋元人作君庸徧訪博覽諸家皆審爲宋仲温書是也紙墨俱陳書極精美真行章草草書相間所自號爲四體書者的是眞蹟不必以缺署題爲疑也病中獲觀可爲幸事記仲温書七姬權厝誌明人得一拓本已如拱璧君庸今日而獲墨蹟直可連城視之矣

跋宋仲温急就章墨蹟爲卓君庸

此急就章君庸與張懷瓘論用筆十法同時得之亦無署款然以書論益足證爲宋仲温無疑也宋元以來爲章草者徐鼎臣趙子昂皆有傳刻（徐刻戲鴻堂趙刻三希堂）仲温少晚大抵用趙法而小變之古樸雖視漢晉爲遜要其體勢猶存古法於什一因知舊刻徐趙章草美溢於樸者正亦同此蓋楮墨與古異製筆勢亦屢參諸體之變固不必事事復古惟變而不失古法斯可謂善學古者矣仲温章草在近代確是中興其橫翔捷出之致極耐尋味得此墨筆益進而求之再參漢刻如武氏祠畫榜當更有一變以補宋元人之

所不足余嘗有此志而未成君庸躭翫章草因以所見附書之尾惟博識審覽焉

書陳南眉贈鎏兒字說後

余家子鎏及冠當字乃省名以爲之曰天沃冠之曰南眉爲賓贈之說而署以君沃案記字曰某甫之例則曰沃甫可曰天沃曰君沃亦可義固在沃而不在天與君也沃之誼與鎏似不相屬抑亦何取乎爾以文言之鎏从金沃聲凡形聲字誼皆相系鎏白金也故从金而沃聲誼不見以他同聲誼證之其有沃誼也必矣南眉引詩其葉有沃傳義訓柔而說文鎏訓

白金按古稱堅金未別其品是無論爲白金與否皆至靱之性柔則靱靱則柔理亦循環老子貴柔尚忍夫知禮之用者莫老子若論語有云以禮讓爲國言治國如治皮禮讓者所以柔靱之也論語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夫讓者禮之施柔靱者仁之見端也仁與禮相表裏無禮之仁懦夫之仁己耳復禮而不歸仁繁文之禮己耳故仁讓禮讓語皆習聞而流俗不思其義至以爲常談蔑之豈不謬哉仁禮之途甚弘而柔靱之事甚微擴而充之不可勝用矣由此以言則鎏之誼蓋金之馴鍊者白金自馴與熟鍊

同其柔韌釋名之訓曰鋈沃也冶白金以沃灌靷環也而說文車部引詩秦風鋈以觼軜則鋈作沃蓋馴鍊柔韌以爲飾此鋈从沃聲之誼亦可得而說者也故以沃字鋈鋈其思而循之仁禮之充始基於此因更書南眉說後以備其辭云丁卯四月

書邵茗生宣鑪彙釋譜錄篇後

丙寅四月余得明呂棠宣德彝器譜迻錄藏之久未繙檢及茗生書成見示一本復過山齋乃發篋相賞則三卷本也曩以其行式不合譜錄且原書僅二十七紙而分三卷中下卷端並有工部尚書臣呂棠奉

敕編次上卷無之下卷尾有司禮監臣張斌頒留於後焉因疑奄人所爲故極粗疏且議棠爲大臣無學曾改題云宣德彝器表冊俾從其實擬別作譜以張宣鑪荏苒至今未暇蒐討而茗生之作成然余作譜之意未忘或且以茗生書爲之助也余所錄本尾有大明崇禎三年二月望日周亮工遺目抄竣二行蓋出櫟園而何人所抄則無從考每卷有子青蔣廷錫蘭石各印又有方田氏印下有珍藏字卷頭卷尾皆然方田何人亦不暇考也惟宣德彝器譜之名却是原書所標而杭大宗書後疑年氏所定非實事之說

猶屬揣測因是可審譜名決非後定而杭氏所以有此揣測者殆亦以其書粗疏不合譜錄之故惟然宣鑪之必須別撰新譜更不俟言他日能假八卷二十卷兩譜合此三卷譜更分別彙輯而爲之必更有可憙者惟譜必兼圖而後備二十卷本有圖未獲一觀不知便摹刻否耳廢餘力除宏願披覽新著不覺怦怦所謂獵心是也嗟夫譜錄之作所以益人苟有所成何必己出倘有因是而爲之者亦與己作同也然則此宏願亦何不可發之有姑書茗生書譜錄篇後以俟之

## 題兄兵一

此古兵且父兄三器之一古吉金銘文少言兄今文商周書無兄字惟康誥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弗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一見及論語引書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晚書以爲君陳文此外詩三百篇中尚屢見之然古誼兄弟多泛稱不如昆弟之爲尤親蓋小功以下凡同異姓皆曰兄弟大功以上同姓曰昆弟也詩書兄弟或爲昆弟之詞或爲兄弟之詞殆緣文而意不一若金刻鄭重如有事於昆弟之詞當必有所界然倘泛稱同異姓則不宜刻之兵何也兵武

器刻辭必以銘功而其事聞於廟則不宜有異姓之詞且古人尚質兄弟雁行相序亦不若後世之嚴其分際故於事有祖父之詞而罕見兄弟昆弟之詞故兄兵無所謂而刻且必日焉而其詞六也日乙日戊日癸日丙皆難爲之說者其器兵也其文又兄也亦姑兄兵之云爾

題兄兵二

古器刻兄字之可數者約計之兄丁尊兄癸酉兄齊侯鎛艽分寧鐘𨑨沇兒鐘𨑨叔家父簠𨑨吳憲齋云先生爲兄故從𡴀𡴀先生字省文也兄丁尊兄案

兄兄本人形不足以見先生之意故必從坐聲坐不必如吳窓齋說愚意以爲當如汪狂所從之坐聲陽唐庚青古相通轉故今讀兄尙有如香者坐卽大意長意省坐作兄而意晦矣小義之況則從省坐之兄而且以爲聲知兄之字必省陛而成於大篆之世惟世越遠文越古而體越繁複故定陛爲先陛次之兄又次之況从兄又次之分寧鐘之作兄者猶之燕頭蓋象形字兄之形何以爲廿疑頭角之形鄙說文字先後以爲結繩象物形書契乃遂結繩之象而爲之象故兄之頭角形者乃遂象結繩焉耳陛第連文而

取材不一類知古陛不必與弟相對相成其最古之誼當泛謂人之長稱猶羽上着公而爲翁也羣弟連文謂同姓者異姓則兄之與同姓之羣比故遂其語而稱兄弟則兄弟連文之所由起也其後同異姓俱通稱之曰兄矣今世語凡交遊皆互呼兄弟正由異姓之親而引申擴張之者江西人相見無論識否通呼老表則由中表而擴張之正與相類也因並書之

兄兵以爲論資云

題兄兵三

兄兵可疑之處一古器罕言兄二言兄必爲享器不

爲武器三武器無祖父兄之詞四兄泛稱同異姓則不與祖父一例或用之不必連排數數六兄與干之間綴日義無取七兄上曰大大兄不古大古與太同然太兄亦不詞商人名大甲大戊然不序之於兄孟子尙稱伯兄其例不合八鑄款同時兄爲六列更非古例若先後銘之必爲鑿款此銘文乃似鑄而非鑿且筆盡柔弱肉勝又非鑄款蓋所刻仿鑄者似近人有墨無筆之書有此八疑真僞可定矣

題兄兵四

古兵多出六朝以上率無文有之必爲寶器瘦金其

體鈿金其文薛尚功鐘鼎款識所收夏琱戈其證也王文敏公藏一古劍文曰永寶用鉞宜君侯王亦瘦金體所謂鵠首仰視蛟脚旁舒者是也予向以夏戈例之題爲夏劍然侯雖見禹貢夏始號王不得爲恆人頌禱之詞若王者器銘應曰宜君宜王不得羼侯因定爲漢製早則秦製耳夫秦漢製作如彼況此商器款而書不相稱是又溢出八疑之外者矣

記題此紙訖卽應湘潭楊潛盦之招座有新城王晉卿樹枏因述所題晉翁亟稱余說且曰古器誠罕言兄者猶仿佛前日事不知何自流轉爲馨吾

所得更以見示復徵題記予自去夏病臥以來至今未起又不勝隔世之感也丁卯寅月二十日

爲周印昆題范式碑

此重出土范式碑顧文鉷鄭支宗李學曾小字觀款三行雖漫漶然拓手燥濕得宜墨勻紙細夏實百三字俱完整不損是舊拓之佳者也碑額全形亦備考校之材惜猶少碑陰耳近得大興劉福銓藏拓額陰俱全顧文鉷等觀款亦未沒且有李東琪李鐵橋二印拓舊於此本而文無增減惟字口少深故施墨能厚尤覺精湛首行校家皆謂六字劉氏藏本尚可辨

半字三此拓僅辨半字一則又泐口寬狹分寸不免因年而殊此外無他異處王蘭泉書首行君諱式字□功存有夏存八字豈蘭泉見重出土初拓字功尚未盡泐邪抑據隸釋錄也（依洪釋此碑十九行令存十二行耳）

自夏承而後分勢宗之者有二體方闊如受禪曹真嚴整如范式皆其子孫也方闊一體沿襲至於齊隋初唐至唐之中葉始漸參變化玄宗御書諸碑及徐季海書可悉證也然爾後又愈變而益失之甜俗以至於宋無大改易至明而庸爛卑稚極矣物極必反清之盛也冬心好奇古所爲書時參東漢諸碑而嚴

悍處正類范式至鄧山人出漢分復熾鄧所取資亦非一家然多作嚴整亦可謂范式子孫也世人多以書在漢後而忽視此碑豈知其所繫固如是耶因並表之

題北齊孫菜造象碑

丁巳春石初出土卽爲山齋收得長營造尺二尺一寸九分寬七寸五分厚二寸五六分不一四面刻正面像一龕陰有侍佛人男女像各一在上段下段題記七行行十字或十一字兩男女像間有一籤題名女像側有題字二左側題名四列上二

列各三行第三列二行第四列一行右側題名三
列中列二行上下各一行兩面下截皆有剝蝕陽
面第三行末缺一字第四行末缺半字第五行缺
一字第六行缺一字第七行缺二字六七兩行上
數字漫漶欲滅正書文如左方
大齊武平三年歲次辛丑（一行）肝七月十五日
仏弟子孫二行某知申無常敬造石像一區三行上
爲皇帝陸下諸臣百穴官四行下爲七世父母因緣眷
眷屬忌□五行亢覗老受洛願一切罨衆生□六行
行心得七厂所損願卩如丁是七行以上陽面

驢驤將軍魏郡太守孫珍（此纛在侍佛人兩象之間）

妻蕪（此在女象左側肩上）以上陰面

息崑伯　伯妻柙　伯息子罰

息敬嵩　嵩妻常　保／息元

息天保　保妻蕪　伯女醜孃

大像主孫鎮國　息天賞　息女阿豆

息鉅諒

以上兩側

武平爲後齊後主緯年號三年歲在壬辰北齊書是月戊辰誅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記中辛丑朔推

之戊辰爲七月二十八日書朔例常在月下日前此在月前而文連歲次誤也是年歲壬辰不當讀歲次辛丑又非閏月七上不當着字依北齊書戊辰逆推得辛丑朔故審七月上爲朔之變體左右易位朔當作朙變作肝知爲辛丑朔而歲次下有奪文或書失或文失均不可知耳以朔先月例石刻中不僅此武平四年造象書爲武平四□□巳朔月四日（此石未見墨本據繆荃孫藝風堂藏石目所題）是也其說如何予謂先朔則以日冠月正朔者政令所頒其典至重常例冠諸日而次月下以類從也若依紀年冠歲則紀朔得冠月於例

亦合若推此例以朔紀日而廢數次如云辛丑朔之月於義正適古人謹正朔故春秋書正必先以王此書月而先朔猶春秋志也且金文中以月先年之例不一而足此在後人必以爲怪矣既許於金何議於石故此石書辛丑朔七月予謂甚通且可箸爲特例是不可不亟表之惟以他石證之則辛丑朔尚有未盡合者按武平四年王女等造象記云正月戊辰朔尼德元造象記云五月丙寅朔青州刺史臨淮王碑云六月乙未朔推之則四年歲癸巳正月大戊辰朔二月小戊戌朔三月大巳巳朔四月小戊戌朔五月

小丙寅朔故六月乙未朔也高僑爲妻王江妃造木版武平四年七月乙丑朔（陶齋藏石記）逆推之則六月大又逆推之則三年壬辰六月小辛丑朔七月小辛未朔八月大庚子朔九月小庚午朔十月大己亥朔十一月小己巳朔十二月大戊戌朔故四年正月戊辰朔也依此則三年辛丑朔者當爲六月七月當辛未朔不當辛丑而三年曹廣造象十一月乙□朔王馬居造象同十一月當己不當乙又不足據以相較又以辛丑朔爲六月則與北齊書戊辰誅斛律光之文不符七月非辛丑朔則不當有戊辰日也戊辰既當

六月二十八日且若依七月辛丑朔則四年正月朔不值戊辰而三年十二月戊辰朔矣是必七月以前有閏月而後七月辛丑朔斯有戊辰日四年正月亦得有戊辰朔乃與史合於他刻亦不牴牾耳按北周書後主紀武平三年閏六月武平三年當北周武帝建德元年旁證之周書武紀建德元年三月癸卯朔與石刻所推不相準又九月庚子朔若依前推當八月則相差一月若七月辛丑朔小盡八月庚午朔大盡則九月庚子朔此刻七月辛丑朔又與相合而建德二年閏二月前不閏豈因此一閏而月朔遂舛乎

因此而考見周齊異閏則亦異曆史中人所不經意之事於是得之則此刻之爲功也北齊書孫氏顯者有孫騰孫搴騰祖通父機子鳳珍武平中卒於開府儀同三司騰咸陽石安人搴樂安人皆同時騰爲齊高祖佐命常薦搴此刻孫珍不知卽騰子鳳珍否隋書百官志後齊制官多循後魏有龍驤等將軍以褒賞勳庸又云上郡太守歲秩五百匹降清都尹五十匹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爲差中上降上下四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三十匹爲差下上降中下四十匹下中下下各以二十匹爲差又龍驤將軍三等上郡

太守從第三品梁制龍驤將軍品第七隋志此南北異制孫珍以龍驤將軍兼魏郡太守則勳等官品俱第三也又按隋地理志魏郡後周置後齊何以有魏郡豈遙領耶

孫菜菜疑卽業省而失其常耳忌或卽忌之譌此刻失耶造象忘卽亡字亦有作忘者忌下損字當爲過等六行上二字意爲六親一切下是衆生也七行末或爲所願如是此行第二字似得尙可辨得之上下則不能識矣六行受上字似老或爲六親老壽以受爲壽也如此則忌不當爲忘受下字當爲次刻失作

次下更益口第三行末爲區字第四行末爲官第六行衆生下似當有一字以續第七行上三字方成句也右側息女阿下審是醜

書勢渾樸不如摩崖巨刻諸石之工然直率處反多古致頗似劉懷民誌爲字已參用簡牘書源出章草前人强分南帖北碑意謂非是當別說之醜孃之醜魏郡之魏猶見漢勢龍驤將軍四字則分篆章草一鑪矣可味也陰面象猶辨面目工於漢而樸於唐可證畫法源流變遷之迹碑畫之益如此子元字刻失於重拙然可溯平原書法毋因字似弔比干文二像

字極疏闊類經石峪石刻諶字又似帖體六代南北諸變備於是矣

題西山精舍慎宜軒兩圖爲姚叔節

桐城姚叔節永概既圖所居曰西山精舍曰慎宜軒者自爲記而徵于其宗華以辭叔節能世惜抱先生之則以文章教授京師往歲同主講太平湖東學校嘗共論議詞侃侃而氣充然儀其厚畜及讀所爲記乃知涵濡於先德深耳嗟乎士人至博覽盡古今之書何如一家訓之親切而可守也叔節約所聞訓銘之終身慎宜云者所以括囊百家匪惟吾叔節於是

踐履直百世而家法之可矣雖然父子之相承徒重乎其爲親遺者而恪奉焉則賢聖經緯至重於世然而人人服習行之以勉强惟遺之親者獨安而行之豈不以吾之於親親見其行事又嘗予吾以兄弟之樂凡浹於其情而適於其性者皆自少習以至老大親已逝而兄弟曰遠行事不可復見所樂亦不可復得時時憶其所習而性情感發一言一事無乎非其寄託益覺言之有味事之低佪往復不能去心云予觀叔節西山精舍記不忘兄弟之樂其記愼宜軒則更油然於親所見行事皆此衷焉宜其有味乎其詞

非夫一事之所係又豈徒誦習已歟嗚呼若予小子既寡兄弟生四十有二年一旦孤露每索居獨憶先大夫之遺言而未得所以約之如吾叔節數展圖增痛莫從置辭顧叔節已爲先人銘幽胡可無報姑鳴已臆以逆叔節之志或亦懷之所同耶丁巳春盡曰

題唐刻佛像拓本

此像無題識年月不能得其時代然審是唐畫以高昌畫壁證之可定也（近人羅振玉自影本是德意志人勒柯克博士得之西陲者影本曰高昌壁畫菁華）佛像在中左右二僧一老一少再左右二菩薩手各執器器中有華葉不詳其名再左右二金

剛右者執杵左者不可辨佛下截石缺或曰是獅子
隆起損耳按像佛左手按膝自是騎像佛座下左右
各一人右足踞地右者手有所奉左當缺處不顯座
後左右樹華葉繽紛其上寶蓋瓔幢極莊嚴絢爛之
致象精緻而刻工稱之造像中僅見之作也宋元名
畫今雖難得然未嘗不可一二遇唐畫殆成絕蹟譬
之於書宋元等於隋唐隋唐等於漢魏漢魏則上古
三代矣縑素難壽金石多貞故求古書畫皆必取之
金石三代吉金文飾物形爲多而不圖人形漢石刻
專譔人形漸傳於世而其數可指六朝造像以次而

廣惟未有逾於此刻之精者今古圖寫人形變遷之迹於是可考焉夫高昌壁畫雖是筆蹟玩其眉際迫如構接終非中土所爲其趣稍殊此刻畫似與高昌一本而眉宇疏朗不同邊裔之習趣近而情益親油然發望古之思矣予嘗得唐畫仕女二專蓋冢墓間物也其面部輪廓與後人異法最顯者下頰轉折逕作鉤乙考之六朝造像及漢畫石刻往往相同筆蹟固屬粗率而軌迹可尋乃始明白面部輪廓之於古今寫人其變遷又相關如此試略言之漢畫人面常作斧形上狹下寬如武梁祠畫像六朝變而整齊如作同字唐或

少變又有如田字者予得畫專如此專出土五其三相等又同年陳敬民國祥得一石刻捧盤人亦相類予定爲唐刻日本舊畫淵源唐風所爲人面多同田形但承六朝之舊者爲多耳宋元又漸變而下少銳如鳧卵形據宋刻列女傳圖已有作鳧卵者則宋覆之失而同字形之可考者尚爲不少又近人袁氏藏宋梵隆行營圖卷子雖不必真蹟要是原稿所摹亦在同田之間宋之變也其殆在南渡末乎傳至於明唐六如寅派由之或又變如拱壁小則如豆仇實父英派是也有清更變改七郷琦費曉樓丹旭諸家則如雞卵循至於今南北同風苟以斧形鉤乙之法示人多望而駭走抑知其爲古法也歟斧面形陳老蓮洪綬曾取之同字面形張鞠如士保曾取之予藏有其

墨筆佛象知之獨鉤乙無聞以其僅便率筆故耳然今世士夫之爲率筆者又不一師焉何耶況易率爲工鉤乙之蹟異而部位同今亦無取者此刻佛面雙頰複筆卽不作鉤乙而其部位仍可以是求之所謂同字形是也二菩薩亦然少年一僧殆如田字形矣齊下與銳下有莊佻之別佛像莊嚴仕女亦貴莊重並宜同字面形今世一以雞卵爲之豈能有合甚矣古法之不可不考卽一藝之細一部之微而其得失如此因於此刻發之以資夫世之論畫者此石今年輦致京師市人祕所自出旋乘巨舶渡海而西墨本

僅存幸輾轉乞得一紙良足寶已昔晉顧凱之寫列女傳圖宋人撫而刻之前輩以宋求晉猶謂珍祕況此唐刻烏得覆寫萬本徧餉人間如阮太傅重刊宋本列女傳故事乎丁巳十月十日蓮華盦書

## 題郘閣頌

往予見校致攻堅本郘閣頌紙墨俱勝厥議未協乃歸同年固始葛德三太史勿勿四五年德三更致此本示予山寺中適山齋亦得一本相較則校致攻堅等而終遜前本因不禁自失而爲德三慶矣去年銅梁王氏所藏廣武將軍弓產碑流出肆坊亟傾囊收

之而碑陽翦裝碑陰整紙意猶不足仁和陳叔通敬第復爲致楊見山（復）藏本整裝碑陽來自謂據寰中之勝而德三同時乃得其陽于忠愍公端方家亦整幅也德三語予吾兩人者窮相若而所遇之巧又如此殆有冥使之以成吾趣者邪今于此本乃不得不重德三之言以致吾歎且予侈于弓產而德三優于郙閣又故歧而使相均抑何其趣之甚也德三留之山齋旬日予遂抱病得以遣日及校而釋之已復爲之說曰讀漢刻於文章書法均有所益不僅如前人以資攷證已也賞鑒之家且僅于書法求之隘矣郙

閣頌前敘後詩祇如一筆書分之爲三段此章法之可味者也敘亦不必爲頌而作蓋以敘述功德爾刊石示後敘文已結不得以乃作頌曰語意相銜爲疑也意若未已故復詠歎之頌是舊體別于新詩詩繼頌作深致美焉敘語極整似有韵大抵魚模尤侯蕭豪歌麻之咍通用者也閒亦魚模陽唐通轉悉數之里右道滴（浡）道旅沮府晷苦甚（此獨轉侵覃如古聲之敔自魚入覃冄聲之那自覃入歌）柱丈（猶亡無古通）柱下兩（今猶有作里雅切呼者如一箇兩箇三）隋禍楚利濟矣朽隱（丨引而上行讀若囟由真轉之）造巧象熪（與甚同意或是燥之變）道海里後凡三十二韵蓋大合爲部者惟頌用

真文而詩又似雜陽唐之㠯可援以爲言古韵之助夫敘以序事頌以詠歎各有其職詩亦猶頌不過以致深長之意泳歎淫泆漢文之茂也後人爲此必嫌繁複而芟夷之雖簡潔然薄弱矣讀漢文須以讀宋人金碧樓臺青綠山水之法求之即於書法息息相通矣敘中行理即行旅上已言商旅故變文以避複書與文兩美焉嘗品漢刻獨首三頌石門西狹郙閣是也方圓並用疏茂相成渾灝流轉自然莊重雍容不似史晨曹全之史也衆美兼備集于夏承夏承雖亡三頌具在請與德三論之丁巳十月二十八日蓮

題石門頌

石門頌與西狹郙閣並稱三頌皆漢隸之渾樸雄峻者筆皆篆勢平直圓活而結構方正寓嚴于寬書品最高顧世人多喜史晨禮器諸碑雖美秀悅人終乏古趣以此校之便如婢學夫人矣此拓勻整尤見精神亦可喜也

高祖受命之命正當石裂故以長脚跨格此行款遂爲後人行草之祖前人未有言者因特著之

此長脚筆勢如蘭葉源出倒薤是漢人所素嫻者也

漢中太守守字作㝵篆勢顯然上結作上下結作下皆偏左以取填實漢塼甓文多如此意最茂密而筆仍簡貴斟酌極當漢人爲文作字皆中古今之變而能得其妙者惜後人習其近不知於此求之耳

北齊摩崖書常有似此者如泰山經石峪石刻其最著也亦可謂三頌子孫

厲清八荒八字右筆勢極縱是爲章草之漸漢隸生草別啓元常而產右軍遂爲簡牘一體世所謂帖也然隸由漢而魏晉六朝遞相變化猶作莊書金石之作莫不由之所謂碑體今所謂楷實隸之變也右軍

草書亦變鍾法謂之今草今人所識爲草者乃顚素體亦曰狂草又變王法王法宜簡櫝唐人始參入碑體隸草兼行更爲後世別創門戶千年以來淵源久昧孰知草（謂今草）之與楷俱爲漢隸子孫耶

漢沈君闕爲隸書中橫長之極者然石門頌已露其端再參之大開通而淵源益明已

夏承碑早亡明人覆本至惡俗僅存結構而已第依其結構再由石門頌想其筆法所謂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者可於是見中郎面目矣

古今書體結法不外長方闊（即扁）三勢而闊勢極難

能此作闊勢且能於闊中見方所以可貴若曹景完諸碑則一味闊出無方意故益美秀而益卑靡毫釐之差不可不辨也

題鞏伏龍造象

石稱大魏國元年歲次壬申案是西魏廢帝元年也其時政由宇文氏不建年號其後六年丁丑而北周代西魏仍不建年號至已卯始號武成兩姓凡八年石刻無所紀者凡四此鞏伏龍造象爲先其次祇州開化郡太守張始孫四面象稱大魏元年丁丑正宇文氏受禪之歲以無年號故人易知君而不知改姓

張始孫象遂與鞏伏龍象殆同一辭幸僅有壬申丁丑爲之別耳年號之不可已也如是其次邑主秦徙三十人造四面像是恭帝三年四月在張始孫象前一年又老君洞持節督涇州□□征虜將軍涇州刺史齊□□進象無年月楊星吾續補寰宇訪碑錄纂次秦徙三十人象後是也

跋趙仲穆醉翁亭記行書卷

古人書用硬毫玩此卷猶然筆圓從篆體闊由分此松雪家法也中穆名子故能不失矩矱惟已屬守成終乏開拓氣象耳

歐公此記微加藻飾有似隋唐處如畫家淺絳法世之以枯淡爲古文者抑何其不知省耶

初得此卷便覺筆勢不同及講硬毫乃得參證自爾以來每獲暇日必一展玩雖蹊徑各別其益一也

此卷審是摹本然傳世宋元名蹟屢見皆出臨撫惟撫手之優劣正自天淵其至佳者不過下真蹟一等誰謂撫本可盡斥哉

署款以字行松雪往往如此第子昂不冠姓爲小異耳後人紀律益嚴臨文必謹雖題識小節亦多講究矣

婁東題云龍飛鳳舞固未必然愚謂如名士林居自然清遠或較得其似婁東題書亦不高然自是爾時風尚亦疑書生所託舊題苟不甚惡存之爲是宋元舊卷多是士夫間投贈之作真蹟存亡不可知惟賴此僅延一綫固不必祕同鴻寶抑何至棄如敝屣耶予買此卷時用白金十五兩亦由當時舊作充滿市間故此類卷子尚不爲人所重國變以後古物日亡直皆數倍矣玩此曷勝今昔之感

古今父子以書名者右軍率更季海海嶽松雪數家而已筆法相承特少變化中惟小歐尚有面目甚矣

肖之蔽也予二子皆喜學書然濡染既久皆自圄家風屢戒之不能自改是亦無可如何者耳

硬毫厚縑非重用筆不能刻入而仍不減清妙此松雪父子之所以勝也近人多嫌趙書爲柔媚安知所見是何爲蹟撫與爲似同物而不同科撫者精神雖遜而法度尚在爲則往往並法度而亦失之予鑒古尚嚴獨恕撫不恕爲者此也舊縑皆圓絲故厚晚近絲皆析而薄鑒家以此別古蹟之早晚然清初之作猶多如此更須從其中精別之則又不僅繫乎此矣

趙書多從圓渾處轉折予最喜玩道教碑謂其根抵

篆法中穆書法乃翁此處固能得之此卷僅有圓渾而乏轉折之迹故定爲撫本若以是論中穆則大不可也硬毫厚縑最難得者正是圓渾中轉折數年以來北魏書風行一時皆取方峻險勁然其轉折亦在暗處此可通於秦漢碑刻者也唐宋諸家透露發洩皆從明處轉折不容後人餘地松雪博採唐宋上參魏晉又古今書法一轉關也此中消息爲後人津逮觀中穆此卷正可得之

右軍真蹟早亡松雪父子猶及見其百一於此卷中求之又或有豪釐存焉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不勝

於叢帖求生活哉

松雪跋蘭亭十三跋前人以爲託名僞書然蘭亭舊本所自出亦難徵信觀此卷竟畢紙尾題跋書勢頗異常態豈又將增後人論議者耶

果嚴盦榜書跋

興義王文華居曰果嚴盦因自號果嚴既屬爲榜因並書其尾曰果之誼數或信或決或能或敢或濟而其本誼曰實在木而有核者實故信因其信而信之故決能決之力敢決之志濟決之成也成則已然故可以考信信其用實其體也全曰果析曰果中核核

中仁仁者果之心也猶人之於天地人者天地之心也無果無核無仁實而核者其必以仁爲之心乎無仁則不核不實則不果果其外著核其中結仁其內含自仁而核且實之孰後先乎譬之人肌膚骸骨腑臟之薦造生俱生者也成俱成者也消俱消者也長俱長者也由其本誼而運之引申以爲果之說庶乎盡之矣雖然老子曰善有果而已王弼說果爲濟而釋氏因果之說則與相足以果生果自因也以非果生果他因也以果生果自果以果生非果他果也果之應因未或以毫釐假其推論設象是以有天堂地

獄諸相凡以喻其嚴耳故曰果嚴釋氏之義似乎擴於吾學吾以爲其說加詳而亦未嘗爲吾學所遺何則果之爲物必核必仁其實在木而其理固不限於是盈天地間凡機皆仁理其核而氣其實者果也以甲觀乙以丙觀丁必賓主一二之是小知也大知而無知則同焉忘焉果於何有乎核於何有乎仁於何有乎必有之寧爲大知凡機皆因也機與氣相應機之盡也無不氣者機之至微眇氣之極渺茫也大知所炯小知所眩此賓主一二之所由生也吾喜爲老氏言老氏者吾學所自出先於儒家而精於釋氏從

吾說則無果爲大知果次之果嚴則迹之尤迹已惟是嚴與核義相引也實中必核果之必嚴也意其猶核乎儒言乎其理釋言乎其數也皆嚴核之義故判於諸果而系之嚴核之至也故夫果嚴云者雖取貌於釋氏固植骨於儒者焉果其果也嚴其嚴也亦烏乎不可世益趨通脫苟果而嚴之於已於人則世或有閑更譬之核在仁與實之間歟是亦不得而爲下乘之說也丁巳立夏

菊部羣英跋尾

古工師皆瞽人其奏也樂其節也禮其聲也詩其容

也舞以致之天子而錫之諸侯有官司焉逮於民者庠序所教以時習之節奏聲容之美於人也普矣故附庸而上莫不國有其風彬彬然與雅頌並列皆其國人之所歌也自樂正失其官庠序失其教民之循者曰贍其生而惟恐不給然而無用之民且自放於禮法往往任其聰明謔浪自適以成一藝之長於是王豹綿駒薛談秦青之徒聞秦漢以來博士所屬咕嗶不遑號爲治經而禮樂益殘缺歌者益得挾其術以爲治生之具四民固不悉嫻於是也歌者萬數漢李延年獨傳其傳也以爲郎其不傳者不知其幾史

失諸野無徵焉矣六朝隋唐殆緣此則雖王郎（曇首）謝傅（安石）並擅歌名然名家貴盛無與於斯業餘書所載皆王謝之比惟詩人諷詠不遺微小一篇一什時得考據讀劉隨州之作而何戡得名今之優人宜祖於是昔龍門傳滑稽而錄優孟盧陵史五代而獨著伶官皆官司之選宋元相仍教坊色目前聞至多大抵爲士夫之所玩弄鄙屑猥賤甚於市井其能自振拔於流俗蔚然以文采相矜周旋於士夫之間使夫含毫吮墨之倫不自惜其珠玉歌者繼何戡而作作者嗣隨州而起則有清一代優人之所擅

雖所操至賤享名獨優殆緣其人之善自薰陶耶抑亦時會使然習之也漸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予嘗考其所由原起明季士人自託豪放不拘小節以冠蓋之望常自夷而與輿臺窮乞相逐六如夢晉其顯焉者也明社既屋人心不死匹夫之賤不忘忠愛時以歌哭致其悱惻比其所爲嘗有士夫之所聞而生媿者又嘗以微長末技奔走清流恢復之謀不成而其名已遠如蘇崐生柳敬亭者其何媿朱氏之逸民歟蘇柳之與士夫習也久其吐屬至嫻雅名公巨卿十九優禮以士夫接之迦陵芝麓諸家遺集具在可一

一數也自是而後承其業者多不肯自貶益以風流自喜而士夫寵之益高三紫嫁之獄一時名流投簡相援者不絕於途可以知其時之所好尚又清律職官宿娼禁最嚴杯酒之場尤不可以無狎客宅第相連聲伎相聞烏衣子弟時弄粉墨每每以優爲師士風豪習兼濡幷染既無寒瘦可憐之風亦少金銀市儈之氣師傳弟受世世相承常以不勞而致豐澤故習其業者日衆國家無事上下朝野相率以聲色爲歡殊方遐土能自致一第至京師者莫不投編素豁耳目焉快於一時之遇輒不自已而吟詠之或且被

之文章以誇其秀每春官貢士則菊部一榜殆若成例然其文或傳或不傳余不及見其盛也自戊戌入都聞榜孟小如以下十人癸卯再來又見榜王琴儂以下十人迄於甲辰貢舉悉罷菊榜亦絕不及十年而國變矣建國元年驟被厲禁優人與士夫始絕嗟夫一業之微而其盛衰乃與一姓興亡爲終始若是何耶夫其興也既承以明季士流提倡之餘又乘以塞外不事詩書之族遂致良賤之防獨弛於優人且教坊既廢不設官司內廷燕享取材民間優人所接益貴盛其尤名者至使斧扆動容侯王納交公卿論

友天下之美幾若備於是焉而天下之人亦時時各輸其材以爲之奉其勢既成亘延二百餘年逮至晚近每一政變莫不與優人有連烏呼其盛若此又孰知其斬然而遂止於是乎是雖細故然於民生之所託業尤足考見古今之變又係夫一朝之掌故烏可以無記也嘗欲網羅諸書裒舉前錄自燕臺花事以次連得帝京花樣懷芳記粉墨餘談諸作而燕蘭鶯花小譜金臺殘淚記則或存或忘其曾與其事而先後成一篇者當益不乏其人頃吳縣陳萬里鵬果又得山陰王眉子詒壽菊部羣英馳書見示予喜夫取

材之地益宏而泉唐丁仙芝以布之註之尤詳且勤也因以昔之所見益以今之所感書其尾而歸之

跋李壁墓誌銘

李壁誌似刁遵而特清疏似崔敬邕而較方整在六朝諸石中亦自樹旗幟者也其滯拙處殆緣石師未勝非原書如此世人學元代書務從此等纇處求肖何其傎歟然拗筆特因此顯足見顏平原淵源所自其老辣或似鞠彥雲其雋逸又如張黑女故梅盦道士以爲僞文真書乃好事者集諸石中字爲之意殆由是顧鄙見頗與梅盦相左何也代北石刻往往先

後相類如必謂集則無一石不可致謗吾人鑒古不可不從嚴覈惟嚴覈要當適限而止斯得其平近日僞石曰出予一見卽能別之而獨信李璧豈故以已意好惡黜陟也哉

跋龍藏寺碑爲袁伯華

往曾假吳靄辰文字半損本以校諸文字本完字甚多惜半字皆剪失然猶不害其爲佳拓也今伯華更示此本復假吳本梁文樓藏文字本（較晚於吳本）及予藏文字本（又晚於梁本）與釋迦兩本悉校之則吳本與此雁行而此半字似壞者其再下一字全泐又再下半字

似所者（此第二十八行第四十九行也）仍獨剪失又爲歎惜者久之金石之學舊分兩派覃溪重賞鑒蘭泉重考據賞鑒取法書勢而已考據則尺寸行列款式及諸無字處皆關考校故自蘭泉以來收藏之家皆軒碑而輕帖珍整紙而賤剪貼者此也敝齋所收整紙未剪者三本乃得據以校出此本被剪失一字其功不既顯然耶惜乎予得中駟而伯華上乘之珍又失之一剪也惟此校吳本尚有勝處一毀下知字左矢未損二門下斯字右斤未損尚存上截三具諸佛智下一字尚存似證之右旁上端四翻同下

雹字尚存上半五金輪之輪泐痕未侵六盛虞之虞下吳左撇未蝕七節下尚多半字雖兩本抗行此獨居先然亦有不如吳本者一具諸佛智之智左矢少一黑子未能與石花界然耳其不如梁本者則青山欵霧山字全泐此雖尚存下左角墨地而梁更有筆跡可辨所以能審爲山者賴梁本也又有不如晚拓釋迦本者則詞曰之曰與救護心下一字似出晚拓俱較明此又後人經意椎搨故復顯耳舊拓字反少於今拓者往往有之不足怪也末行張公禮三字損而俱得半諸文字本皆不及此世重此碑多言張公

禮然全搆難得姑以半充之聊饜好古之心嘗舉此語以悅靄辰伯華此本事同一科因移而諛頌焉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不猶愈於虎賁求中郎耶碑造於隋而結銜仍書齊官此例適於今用遂戲擬焉後之覽者將謂之何

遼彭城郡王劉繼文墓誌銘跋

右誌石出內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東旗旗署西南十餘里圖薩喀喇山之陽本旗輔國公李芳以墨本見遺且徵題因以五代歐陽史宋遼兩史吳任臣十國春秋證之事不相戾而語多不典如伯翁高祖皇

帝徐州太子府主繼恩甘當授首之屬都近荒鄙蓋異域沙門不能以淵雅求之也惟諸書間或互歧以誌爲助亦有足資考訂者其一湘陰公贇之死歐陽云幽死諸家云殺死誌云誅則殺死近是矣其二繼文之質誌云天會六年按當遼穆宗應歷十二年也遼史無文而景紀保寧元年漢遣李匡弼劉繼文李元素來賀則當天會十三年據穆紀劉鈞以去年七月殂誌亦云十二年秋是也此賀天清節是繼元嗣位之年吳書云李匡弼李元素等不及繼文其注謂按遼史有劉繼文然繼文尚留契丹至十四年放回

今不從是遼史景紀誤入繼文穆紀又不書繼文來使而遼主遣使責鈞三罪鈞皇恐宋史不年吳書在天命七年十二月云遣從子侍衛親軍使劉繼文如遼遼拘之不遣其下乃疏遼責三罪遣繼文謝與誌年相近天會七年當應曆十三年遼史是年二月七月十月明年正月二月四月並有漢使來而明年正月之文爲漢以宋將來襲馳告或繼文以是年十二月發明年正月達耳如此則可因誌以徵信吳書足補宋遼兩史之缺矣其三繼恩嗣位之日誌云才滿三旬遼史穆紀應曆十八年秋七月辛丑漢主承鈞

殂子繼元立來告不及繼恩者不來告也宋北漢世家云乾德六年七月鈞卒繼恩嗣位太祖詔伐繼恩九月敗繼恩軍於洞渦河有侯霸榮者謀持繼恩首獻太祖遂乘繼恩無備弒之立六十日矣吳書略同宋史而云立裁六十餘日僅餘日微異畢沅續通鑑亦云六十餘日與吳書同歐陽史無日數誌云三旬差其半數而宋太祖紀鈞卒繼恩立在七月戊申九月庚子敗北漢於銅渦河已酉北漢供奉官侯霸榮弒其主繼恩吳書日月同則繼恩嗣位史有可考矣以遼史七月辛丑數之至九月已酉凡六十九日以

宋史戊申數之至九月已酉凡六十一日雖差七日均不得云三旬而誌云爾者亦以繼恩立與弒均不告遼國史無文私家無準據約略其日故所差如是此又得以誌信遼史之不日與宋史之日且六十日與吳書六十餘日之差僅一日或除當日或不除計算不同耳故三旬雖若相舛而反足相證也至繼文奔遼遼史景紀書之在乾亨元年五月逾月繼元降宋繼文始封彭城郡王史簡不備書官則誌固當詳矣又繼文天會十四年歸北漢爲平章事以譖出爲代州刺史隨遷雁門節度使廣運二年朝契丹貢方

物遼史書貢方物一事而誌從略以非要節也至誌云尚父秦王韓氏據遼史是韓匡嗣七帝相承者一知遠二承祐三贊四崇五承鈞六繼恩七繼元也末題三年歲次辛巳不著年號按辛巳是遼景宗乾亨三年當宋太宗太平興國之六年北漢亡二年矣而誌又云三年孤瘵若以繼文奔遼時起算則不應有一女才生之語疑莫能明也匠人攝彰武軍長史例亦僅見吳書多錄十國金石文字惜未見此可據補繼文傳矣

跋武梁祠畫象

石墨多矣余最數武氏石室畫榜題記以爲有數勝焉其象刻之爲畫家所祖不待言矣以書而論小構精警不亞曹全昔人固曾推之余尤以爲章草之津逮近世所出漢殘簡可證也榜題亦如簡式不過以隸分爲之若易工而速草勢具已分草遞變之迹極費探討世亦少言之者而於是可消息焉是余一得之祕其一勝也文詞爾雅若不經意而多爲四言韻語若詩若贊自然典則建安文章之盛元嘉已爲之先翁覃溪詩依趙錄據武梁碑紀年余遂實翁說而題此刻曰元嘉遺墨其二勝也又所畫事多與古傳記相出入異同之處並可參稽互

益邢渠哺父一事則書闕有閒張德容所謂事於諸書無考獨因此畫以傳是亦金石不朽者其三勝也以伏羲神農祝誦爲三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用白虎通史記皆今文說三王但舉夏禹而不及湯文末且以桀終之若無義議而又若有義議皆可令人沉思其故而始釋然者其四勝也三五皆爲民制作於禹猶然湯文則遜矣桀乘人虐民之祖至於禹冠毋追而桀乘人足資考据不似後人懸揣而爲郢書燕說也曾毋萊妻履約銳頭爲女子不跣之證萊子父母兩膝著地以尻著踵見古人安坐之形竹垞悔餘已早言之而雕刻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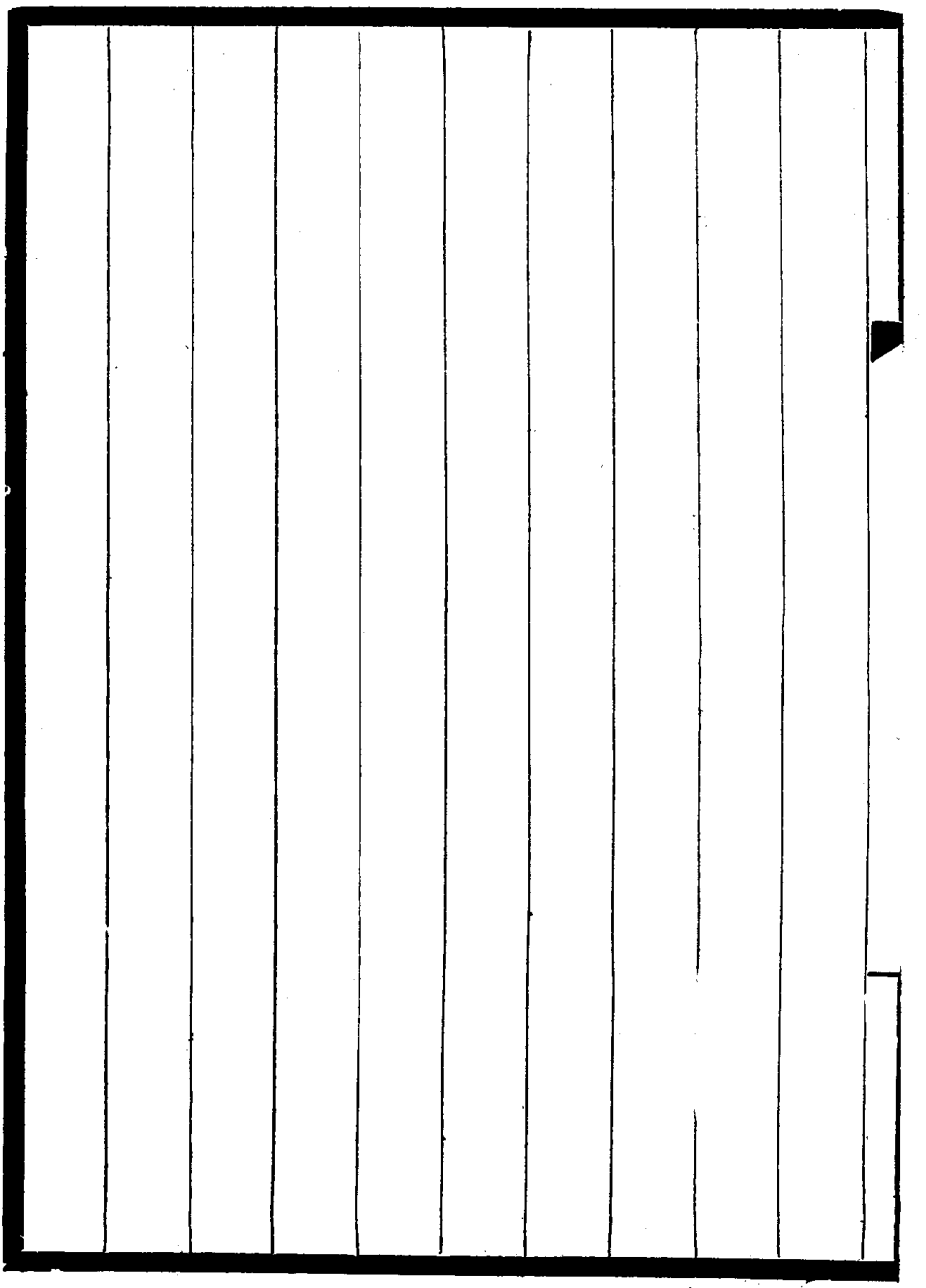
若簡樸筆勢猶明白可尋白文類多圓勁渾脫不惟刀筆堪師以豪翰求之亦往往見中鋒直下宛轉生姿也黑文完好者正如屋漏痕泐闕者更若折釵股並足以增臨池之趣此得之於象刻又溢於四勝之外所以百讀而不厭每一展翫領悟輒生則存乎其人不一二數已惜乎椎拓日久損蝕有加搨工惜紙省力全拓難得兼以盜竊遷移古刻之刼亦後來之不幸也晉靈嗾獒一石爲端午橋所得十年以來斥賣至海外可歎也估人謂之狗咬趙盾胡石查云同治辛酉與何饋一石並出因是予奮然欲考據此刻與印昆先後各得舊拓余所收王孝禹藏本視印昆此本大

要一時拓墨而此本剪貼較慎凡泐闕之榜皆不輕棄去印昆得而整理之余曾假讀一過按之舊說合矣惟原榜剪自全拓則畫象廢棄爲可惜耳大抵前人重文字視畫象蔑如也去年歲暮余檢視藏碑因次近拓榜簽粘之冊燒燈以後春光漸融正擬題後適印昆復攜此過訪示所賦詩且屬曰子不可無一語以識吾兩人之同好也因以所欲自題者先爲印昆書之尾云戊辰年正月二十有四日

自書楹榜跋

病廢以來久不臨池才起十一便奮獵心作此楹榜

輒犯五乖孑然其身鞠如其畏一乖也案不稱腰筆不習楮二乖也未能堅卓遂失險峻三乖也興來急就意少經營四乖也久疏金石易接流俗五乖也亦有五合情無迫促一合也疏散自喜二合也病敗得古三合也吾捥猶存四合也心無姸醜五合也乖合兩值得失相均而肆志神游冥情詭遇如矇得視似聵有聞則快愉之境非得失之計矣嘗謂筆墨之事意趣爲勝自覺居先相賞處後乖合之說猶後天矣譬之飲食之美不能與人共口舌予於斯作亦謂然云



# 弗堂類藁

## 卷第七 序跋丙上

貴筑姚華茫父

### 題石鼓文原石拓本

嬴秦六刻無一存者此十碣猶有其九岣嶁壇山皆後人僞作中原石刻信以是爲祖而又近在京師隨所取攜真文字之福也百金氏鮮千金黃帛氏鮮不壞號稱不壞者可百金黃帛此近時趨尚也若買櫝而還珠甯自精而享帚世有同心當不予貶

### 阮覆北宋天一閣本杭刻精審極矣然古樸渾灝之氣終不如今本殘蝕之餘惟臨撫不便猶不得不取

證於彼耳宋人所撫帖本如薛尚功鐘鼎款識絳帖之屬皆無生氣即形模亦覺弗肖清高宗別刻更不復論矣杭刻之外尚有北刻在北京國子監韓文公祠是盛伯羲爲祭酒時所撫奏刀者記是黃牧甫士陵亦從天一閣本出者也士陵夥人治篆刻印極有聲丁卯九月二十三日蓮華盦殘臂書

十碣刻辭朝代先後不一其說以爲周宣王時者固屬文章加倍烘染之辭然馬定國便欲以孤證翻案以爲宇文周時亦離實際太遠矣雖然馬說亦確因舊解之不當而思正之特未得其平焉耳文字變化

事迹顯然不能斷之於本事可於其上下前後千數百年之事合證之信爲晚周制作無疑夫石刻莫盛於始皇大書深刻爲前代所罕見則以恬筆既與鋪豪濡寫可任盈寸而上蒙恬未生惟依漆書刀筆相兼取便方策垂之久遠厥惟吉金都不過數分較釐傳世之作鮮有溢寸壇山峋嶁僅刻不必論也恬筆不能無因而生或有前資而恬適取之以益秦十碣之作書必揮豪恬筆之前資也豪所以資其去恬也當不遠矣不然何以十碣而外大書無他傳刻耶秦六刻崇十碣而作此金石遞嬗因時爲遷自然之勢

其結體已漸近小篆而未離籀法又大小篆過渡之際造作應爾吉金中散槃盾鼎亦其比例六朝篆書極敝諸碑刻篆額荒者俚俗詭譎雅者要亦不過不失漢魏法度而已以十碣篆勢求之何人堪任此政果有其人豈不震動今古而胡以寂寂如此此必無之事亦不待辨而明矣不惟六朝即漢人亦無此大手也恬筆資豪或豪本出秦國秦誓續書碣文嗣雅此中想象正耐人尋思惟其事久佚不獲實之以成吾說而碣文之不得爲秦漢以後制作則更可於此審而定之也已

蝌蚪文下筆時漆即注簡而提時尚有餘漆牽連未盡故圓注如身餘漆如尾也籀文則筆勢又異下筆時輕漸次肥腴則漆漸下又漸輕而起故其文秀美豐縟以存之說文者觀之尚可知也此二體書筆必不同故用法別而體殊焉小篆整齊圓渾如玉箸不便漆筆細書故又非豪行而體不作其相關又如此碣文圓渾類小篆而整齊未至自然在小篆之先也文中有作圓注者則與金文相同矣如[illegible]如[illegible]如[illegible]之類

題開通褒斜道石刻

篆書分勢由圓入方强如屈鐵未生姿媚當以大吉山買地摩崖配之此猶秦漢舊法東京晚年始與波折分隸之辨以此大吉山買地摩崖卽跳山摩崖

此摩崖自畢秋帆重訪得始有拓本相傳舊拓鉅鹿二字未損後鉅鹿並治級之治悉損近人重剜鉅鹿復明舊鉅鹿本與新鉅鹿本以末行末字四之隱顯爲判此拓末有四字是新鉅鹿本估人趙椎舟以爲此鉅鹿未壞本也避重剜而言未壞其名甚美是又估人之佞歟凡考古估人之言有時可參然往往不可信如此者甚多因特著之翦帖已畢記

張石洲云所見此石刻以馮魯川本爲第一又云此書之妙翦裱則機趣全減余性嗜攷證文字而目光不能及遠故復有取於裝冊他日終當以易魯川本張之壁間也據此知魯川是未翦本更爲難得石洲短視正與余同乙未正月十有八日廠估送閱石洲校過本因以取正遂記

分隸之別古來聚訟至今仍無定論余謂西京諸刻皆隸東京諸刻皆分此大段也而分勢美極於桓靈之世其前乎此者勢或不純常參篆隸之勢爲之後乎此者又變舊勢而出鉤剔爲隸楷之所祖矣西京

無多石刻而器刻往往可尋如雁足鐙弩機之屬墨本猶不難得皆隸勢之純者也褒斜跳山兩刻皆有西京隸勢與新莽時書蓋相類可謂在石刻中猶足存漢隸於十一者已

此種古刻不問拓本之新舊總宜備一紙時時玩之以益胸臆

余手貼此本於今十年一病而廢久束高閣今檢所藏盡發而觀之因復記其後丁卯十月二十七日

永平六年漢中郡以第一行

詔書受廣漢第二行

張石洲本書上截泐此重剜　王氏金石萃編作
詔此詔殆重剜誤蝕　受本作爭故隸變爲受蓋
受之省也
蜀郡巴郡徒第三行
宋晏袤釋作走蓋宋拓徒左未剜出
二千六百九十人第四行
開通褒余道第五行
宋晏袤釋開祇作方矩形　余卽斜
太守鉅鹿鄗君第六行
部掾治級王弘史菅茂第七行

張石洲云此治非治治級亦據名左傳衛大夫治廑　張所藏本據右才無泐痕　菅茂張石洲云菅舊釋作荀非　前□張本茂字甚剝蝕

張宇韓岑等興功作　第八行

王書興字宋晏氏釋興　張石洲云等字舊釋弟非翟文泉鈞入隸篇竹部等字

大守丞廣漢　第九行

廣漢二字宋晏袤釋作兩方矩形

楊顯將相用　第十行

石洲釋顯相　石洲云丞名但缺其姓耳　魯川

本距用上二字左側石洲云此處尚有横直二小筆相其筆勢定非將字也距上一字左一斜畫處石洲云此處筆畫尚約略可尋又云阻上一字已全漫泐相字亦不確又云魯川本用下更無筆畫之痕疑用字原屬下始作橋格爲句也又云相字不誤以魯川本定之　王氏金石萃編撫作相

宋晏袤釋作隕　張釋將相用□

始作橋格六百卅三□　第十一行

晏釋六百二十三格正字閣字段也今行段字而反疑正爲段字□石洲云此字以泐痕訹之疑是

所

大橋五爲道二百五十第十二行

張本百字不明　此殆後剜耳

八里郵亭驛置徒司空第十三行

張石洲云八里二字不可尋

褒中縣官寺幷六十四所第十四行

洪頤煊云漢書地理志有船司空百官公卿表有水司空此徒司空亦官名隨事所立故續漢志不書　張石洲云前營字亦當以此官字照之　石洲又云寺中直出頭魯川本甚清朗　八行等字

以此寺照之愈朗　官寺官舍也爾後佛法入中國舍之白馬寺始爲佛寺矣　郵亭驛置徒句司空褒中縣官寺幷六十四所謂司空官寺及褒中官寺合計之六十四所故曰幷也

□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第十五行

王書凡上有空格　晏釋凡上無字　張釋耿凡用功　張本百下截不明此後剜

餘人凡卅六萬九千八百四第十六行

凡晏釋爲瓦案晏所見本下爲卅六萬九千八百四器則此字作瓦於義爲通且上凡與此筆畫亦

多少不同从晏爲是　張石洲云凡卽瓦也　晏釋九千八百四　萃編八千九百無四字　張石洲本九千百下截泐　石洲云以晏袤釋推之八百下是四字又有器用錢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斛粟九年四月成就益州東至京師去就安隱凡卅二字末有八字誤翁作八誤　此末有墨書翁作朱書蓋張據翁釋云爾　此四字重剜本蓋後人據晏釋剜明耳

題延光殘碑

延光殘碑亦曰都官是吾碑剝蝕久矣此乾隆前拓

剝處猶顯匡廓其未剝字尚存三十許文作繆篆書漢篆石刻無幾因亦並爲世重予夙嗜漢篆而碑從未見舊本晚拓糢粘太甚極費辨認得此舊拓甚饜素懷因以重貲收致之

此舊本是錢獻之藏有題曰篆秋主人玷第一鑑藏本乾隆甲午六月題按乾隆甲午已云第一鑑藏本則拓更在前無以定其年代矣其後爲劉燕庭所得亦有題曰此處缺石猶是未刻碑時缺者此本爲王正孺所得至己未六月而予收之正孺王蓮生也蓮

華盦題

## 題乙瑛碑

碩父先生長洲陳氏嘗從學段若膺先生於蘇州白蓮橋枝園撰詩毛氏傳疏三十卷始嘉慶壬申成道光庚子海內學詩者以爲漢學備於是矣後又撰鄭箋徵刻於咸豐戊午有題曰年七十三則生於乾隆五十一年也明年己未又刊傳義類十九篇其毛詩說一卷則刊於道光丁未毛詩音四卷則刊於咸豐辛亥有印記曰辛亥徵士毛詩說與傳疏同年刊先生年六十有二費曉樓爲寫小像骨相清臞其容藹然真儒先也余夙讀先生書而慕之獲於乙瑛碑後

藏此遺墨幸也何如碑可更求先生書恐不可復得後之人其寶之此題不著歲月玩其筆趣殆是丁未以後之作所論春秋嚴氏經亦正經學家語可味也

辛酉十月望菉猗室對燭漫記

撲墨精拓雖刻露太過致失渾厚而楚楚可人筆勢顯然可尋自擅勝境亦舊拓罕覯之品也向藏上虞羅叔韞振玉殷禮在斯堂庚申秋冬間爲同年固始葛德三成修所得以余固請乃歸山齋而記其尾辛酉七月晦

兩廿七日壬寅俱用篆勢作十與十八日辛酉直畫

長短迥別第一廿七日字微向右勢尤明白可味舊釋第二廿十字與十八字不作七同誤矣題名二列舊裝割附于後不無小失若必欲改易則又小兒得餅之見已

書禮器碑葛德三跋後

德三復語余云幷官氏之幷石花泐處尚有界然一綫則絶思必不連此亦德三細心考校而得者也絶字不連石花者德三曾見何景齊一本已歸其鄉人彭氏故德三綜評所見以此爲亞諸本並出其下云德三幷屬余宜千金寶之同好相關極爲可感因復

注其旁不欲後來之輕易視之也庚申慶節蓀猗室漫筆

敬詠其德德字亦闕考校

題籍字本鄭固碑

鄭固碑僅存上截下右角缺落後訪得存二十餘字據金石圖云是雍正六年李鷗於泮池左畔發地得之此本雖窮究於典籍之籍尚存自是舊拓而碑佔必謂在下截未訪得之前說亦近是然精校之仍不能信其辭之夸也翁氏兩漢金石記則謂明季迄乾隆四十二年以前舊拓籍字全見籍下膺字猶見上

半豈在雍正以前而籍字反不全耶惟此籍字舊拓
即在乾隆後亦有可賞者紙薄墨厚自出佳工惜殘
破過多耳丙辰中秋

據翁說碑下截自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定海藍嘉瑄
掘出之始拓得行二十七字碑下闕落之石先于雍
正六年戊申李鶚掘得則碑佔所謂拓在下截未出
前者殆謂戊戌前非謂戊申前也此拓或在戊戌前
而膺字一刻或是紙本破損亦未可知惟籍字損半
則總在戊戌後此鐵證萬不能爲之迴護者耳同日
又題

碑額失二字當裱處下一列剪貼第一行失堅著二字第三行失黨初受三字第七行失吏諸二字以後所失差參尤多不能料其原因矣

題張小篷雙鉤本華山碑覆唐竹虛本

作雙鉤書黑處宜勻而直清剛深刻如嵌銀鏤金白處仍充實寬博如無邊際則黑白相得虛實相煇是妙境也鉤摹名蹟尤貴一絲不溢即視筆之內外能否正當邊際紙隔一間筆爭一絲甚矣其難也哉

華山碑作之字起筆特長與石門頌言必忠信之必相類正用遠勢之證偶於近處流露也

門人鄭毅生慶牲送來一本是趙撝叔摹李仲約所藏伍氏本也禋祀豐備有眉題云備字三本俱泐但長垣本作斜裂而字尚存然據趙摹此備字特顯方整又微嫌狹促以長垣本校之是橫闊結體便覺舒張可愛仲約本所謂第四本也而備字如此何耶趙云仲約本闕九十六字長垣華陰本近在浙中而不得借因摹舊雙鉤本補之而趙有校語往往稱鄞縣本殆即四明本也此備字出三本之外者特拈出之以廣見聞

江西歐陽氏本與長垣本同此雙鉤亦長垣本也

用漢印以證漢碑始於桂未谷之說張遷碑城字余更推之往往有得如此寖字正漢印構法最可味也趙摹李本杜遷市石並完然無損此則洲三字又趙摹鄴字洲右與長垣本同而此反異何耶豈竹虛跋語亦約略其詞乎

題魯相史晨饗孔子廟碑並祀孔子奏銘左方

周金臺觀主馬元貞等題記

此肅肅本秋字有硬傷舊本日少亦秋字本之亞也自孔氏封碑後即近拓亦艱於往日矣辛酉浴佛前二日

依蕘風目錄先後碑而後前碑饗孔在建甯元年上奏在二年蕘風有說

蕘風云案是銘爲史晨饗後上書故時在二年刻諸碑面以崇公祀敘年爲次當先列碑陰且石嚮南者卽謂朝陽亦後來所尙常見唐碣以題名當門文辭面北況漢碑遙古容有後代樹易其向背又是碑陰既非題名無害於先饗碑而屈奏銘也愚以爲藝風說是也不惟著錄當從卽裝冊亦宜如之此石墨之一快安得盡人而爲之詞乎辛酉四月六日張萬芳以此叩門而吳伯迂適以贊來乞書卽以與之遂留

山齋因記

饗孔事在元年然按碑文已具稱上尚書並列本奏則饗碑仍在奏銘後刊是又可爲蓺風進一解也浴佛日菉猗室書大風揚沙人意昏黃並記

再按史君建甯元年到官行秋饗見銘中二年復行春饗見饗碑事甚明春饗後奏上尚書乃刊石勒銘先列本奏故稱奏銘而並敘春饗事爲饗碑也吏無大小空府竭寺來觀者九百七人則以刊石勒銘之故非謂饗孔故有奉爵稱壽相樂終日云云自與升堂屏氣拜乎祇肅不同此又一無可疑者矣舊以九

百七人爲會祀者金石文錄遺說亦誤臣謙者盧江舒李謙字敬讓見饗碑舊云其姓莫聞亦甚疏亦金石遺文錄之說春秋行禮本闡弘闡弘弘上石花未侵連當是明拓肅肅本漸次侵連近拓則闡幾全泐矣

璽金輪十九字見宣和書譜此爲初字

跋衡方碑將字本

此將字未損將繼南仲邵虎之軌繼字泐痕微有侵入他將字本漸侵而上近且全泐矣將字本之早晚以仁字爲證閻斯行諸砥仁癯口此仁下截猶存其半晚本仁已蝕及右下角因此而將下南字亦完好儀字雖若近漫漶而

筆畫尚可辨皆其勝處周季木得一本繼字糸旁泐
痕上衝甫及將字下脚而未徹上此又將字最佳本
也沈韻初先生舊本曾流入市中紙墨似陳於此而
將字尚遜癘字全損且侵及仁字矣聞古肆傳述有
將字與繼字均完之本於山左見之其辭甚美因附
記焉己未中元

書法結體有外實中空者有外侈內斂者以物狀之
前者如箱如櫳後者如龜如蟹各有難易衡方碑結
體固屬前法而往往破內外之域亦有參用後法處
審此則其勢可尋而其氣局乃有悟入之幾矣夏承

張遷兼擅其勝建甯諸碑書林之中天衡方於諸碑中又其集成也景君高古惟勢甚嚴整不若衡方之變化於平正從嚴整中出險峻使我讀之胸中添無數甲兵

今更見一鄭俞本在朱幼平許將字與此同而仍留上言及雅頌興而清廟肅之上清字神氣較足仍字尚存左上角之半蓋又較早矣秋間得忠愍公端方整紙本則將字又只存上體昨見一本將字特頭部在耳同一將字本而早晚又如此之異不可不記

庚申十一月二十又八日也龐芝閣本清字如鄭俞本仍字亦然

將繼　將繼　將[illegible]　[illegible]　尉[illegible]今本將繼並沒石花

侵入尉下矣

龍芝閣本細審有補墨仍與周季木所藏同

龐芝閣本門生一行審是字仲濟爾雅登成也釋話文詩登是南邦傳成也周禮遂人登其夫家之衆寡注成也朱登字仲濟用成誼爾雅濟成也釋言文登濟皆成故名與字相足耳辛酉十二月十有三日

題影本華氏夏承碑

戊午上元興義劉顯治希陶來觀以爲覆本予意是雙鉤廓填耳凡舊拓十有七八如此前人多不之辨

此本負海內重名而實際不過爾耳可爲好古家之當頭捧也何義門本歸潘文勤公者又不知視此奚若雖然明刻不足觀猶幸于是獲見典型焉何必更從嚴覈乎哉食湯團子後題

結構筆勢俱極可味惟精神氣力差耳點畫有庸俗處此後人之失無怪希陶之不屬于心也體參籀篆自是原碑勝處兼開正楷恐出摹失不敢附和覃溪也方正而圓渾謹嚴而矯變平易而險勁典重而輕捷此其所以奇也輕捷便參章艸其去正楷終遠附辨于此

咸豐戊午四月海甯許槤古均閣寶刻錄雙鉤摹刻宋本同年友沈衡山鈞儒之尊人藻卿先生曾轉鉤一過戊午上元衡山出以見示幷假留山齋累日據許案此碑共有三本一明無錫華中父本一明丹陽孫仲牆本（仲牆名楨字志周）康熙中藏曝書亭朱氏後何義門獲於吳興書賈旋屬長州顧隨菴（楗字肇聲）越六十年隨菴族曾孫湘舟復購得之（湘舟名沅字澧蘭）一汀州伊墨卿本有周公瑕跋嘉慶乙亥墨卿以詒陽曲張古愚（敦仁）咸豐辛亥程蘭川以白金三鎰得之（蘭川名文榮咸豐三年賊陷江甯殉難夏承一本遂遭刼火）三本中華本匡郭小而波畫瘦伊

本匡郭大而波畫肥似是兩石孫本在不肥不瘦到恰好地步紙墨亦極佳乃初出土時精拓三本互勘孫本筆筆飛動光采呈露自是絶塵華伊兩本有形似而無神情且有不相符合之處余斷其決非原刻豈嘉靖以前已有兩摹本歟華本爲有明以來最烜赫之品賞鑑家咸以宋本目之繇於未睹原刻使然云云許說甚詳當別錄之要亦可以證明華本之不爲原刻希陶之致疑不爲無見予審爲雙鉤廓填亦可以告無罪於古人矣許所摹刻是據孫本雙鉤華伊兩本許氏亦各有鉤本其勤可服也許刻復舉華

伊兩本與孫本及隸韻尤爲乖違者鉤摹數字以資攷覈大凡爲除風臨傷矣六字孫本與隸韻相合者也秦敦夫藏宋槧精本隸韻縮摹夏承碑二百餘字與孫本結體有大小之分而無點畫之異因知孫本爲建甯原石此攷覈是碑者一大證佐也爲除風臨傷矣六字別紙鉤之許劾華本可謂無餘地而譏訕翁跋幾不直一錢然許所據孫本究竟如何亦無從想像一摹再摹真相盡失又何從而甲乙之哉沈轉鉤許刻本亦不見佳終不敢據此揣測孫本耳翁題石刻久負盛名然咸同以來其名少殺觀許氏案語

其於翁氏身後之聲譽所關非小於乎學之不可以已而爲之無所底也有如是可畏也哉十七日菉猗室午窗

華中甫本歸臨川李氏後百餘年累聞斥出濟寧李一山汝謙假得治具招觀予曾爲作圖一山聞予有成化本屬攜過一較華本亦殊凡近不過與成化本雁行而昔人盛稱之何耶然諦視數數華本有匡廓亦非雙鉤廓填而決非原石本此碑在明代定非一刻無可考已戊辰歲暮

題魯峻碑

不惟宣尼遐邇完然無損並允文允武筆畫可辨首頁汪庸父張芑堂陸紹曾白皆諸印亦與楮墨攷校相稱洵是舊本尾頁尚有容夫半印亦汪先生所攝向爲周季木所藏去年慶雲堂爲過遞以山齋殘石二品賸之白金四十餅易歸不得夏承此亦庶幾可以自慰也已己未冬中立春前五日棻猗室晨牖漫筆

余友怡廬得王孝禹本視此較清朗而字口特顯枯瘠此則渾厚寬綽墨亦較沉則較舊拓矣孝禹云遐邇字清初拓本已僅存少半所以遐邇本通稱明拓

也得王本校過因更記此怡廬既逝藏品亦皆流出可嘅也夫

尹宙魯峻夏承三刻並參篆勢惟夏承尤開張所兼較博耳然世傳真賞齋本余既疑爲響搨而成化本已泰半剜失且墨本亦極難得不能不降格求之乃伯魯峻而仲尹宙矣魯峻夏承字多相似如爲如公如止之類殆若一手其偏旁點畫之似處尚未可一二數也余曾得龐芝閣本成化原石夏承舊拓時時展玩屢有所悟今日雞初鳴而興炳燭待旦因更對勘二碑乃益確然得其次第已己未除日

庚申正月十有六日訪古齋送來一本正與此同而字多剪失是汪度所藏尾有金冬心題云審爲汴宋名手所椎首有宗道印旁注云是元人楊宗道注款約老人印曰約園不知其人也而楮墨尚在此本之次然則冬心題云審者作何語邪而市人依此語且欲享之千金矣姑記於此以資談助

近得見真賞齋本夏承尚非響搨而補字特所不免蓋成化前本不必卽宋搨耳墨色甚燥而勻似尚不及此魯峻癸亥大雪蓀猗室夜窗書

題魯峻碑

嚴于尹宙寬于范式

魯峻碑寬酥秀整漢隸上品惟爲姚伯昂一輩人學壞遂覺甜熟而不知寬酥之中藏嚴肅秀整之中含質實此非世人所知也世人祇以豐腴爲之碑陰別是一手書尤渾樸額特偉麗戊午冬至

題韓仁銘

此謂京本雖非最舊然亦百年前拓也曩見王孝禹藏本謂京字同此宅亦無所異惟墨色沈厚字口渾灝而氣較足蓋乾隆以前本矣王本已爲劉希陶所得數以此本對勘王本外未見更勝者又屢見覆本

氣未嘗不厚而特顯重濁固不如此等瘦本爲清勁耳

漢刻中韓仁銘封龍山碑尹宙碑並是一路結體方闊用筆圓潤極莊重靜穆若加之頓挫便出鉤剔此夏承魯峻范式諸碑所由作也反乎此者則史晨之秀整禮器之矯變孔宙之飄逸曹全之遒鍊張遷之老辣衡方之渾樸景君之嚴正各極其長若以此爲堦梯得其中正然後參之各碑以盡其變前賢正自畏後生也摩崖各種又與碑刻少異故不比儗

凡學古人書無論隸古隸楷或漢或唐筆勢皆宜高

起高落是謂遠勢清諸家十九用近勢所以不能令人滿意也學漢隸尤要遠勢又須明明折潛轉之法則得其門而入矣

隸古中有所謂八分者是隸法之中變亦云隸分純乎隸古無波折石刻中如鄐君開通褒斜道記金文中如秦詔版及漢鐙款識最多可考見也此正是隸分且當分勢最盛之時故波折皆極和婉諧暢凡學分書當多用一波三折筆左撇右捺長橫大直及彎環之處無非此爲之惟波折之用如此而各碑波折不同此又宜參而考之者也

跋巴子藉本白石神君碑

不惟字較近拓清朗墨色黝黑且口闊而渾是未經洗伐之故所以可寶此碑名不昭赫舊拓益不易致況是名本豈直千金廟堂壬戌小寒

碑左方元璽題記余曾以配建元三年鄭能遠修鄧太尉祠銘建元四年廣武將軍產碑大亨四年爨寶子碑爲四品更配爨龍顏嵩高靈廟二碑爲六朝六品廣武將軍碑嵩高靈廟碑孝禹藏舊本予先得其廣武將軍碑嵩高靈廟碑乃爲陳敬民國祥得敬民下世復爲予有皆可鉤而刊之二爨雖無至佳之品

然舊本亦未見勝處則中品已足惟鄧太尉祠銘並
中品亦未之遇耳病廢三年世勢大異估客亦不復
來此願亦將成虛矣戊辰小寒
前題壬戌相距正七年其時右臂曾病未成廢而初
瘥故筆勢乃爾同日又書

題曹全碑

曹景完碑極遒麗之致以作武梁祠題榜觀正如一
手而展拓書之者前人學此往往得其秀美而失其
肅括得其謹嚴而失其舒展故評書者至謂此在漢
刻中爲小品皆緣其弟子而罪其師非平論也唐賢

古隸亦嘗有似此者如王處士碣然特顯稚氣如此老辣之筆非漢人不能由此可悟書法無論巨細必落筆高取勢遠疾處無不到徐處無不肆所以秀美而肅括謹嚴而舒展相反無不相兼也近出漢簡墨筆細書如甫脫手皆極重用力而疾起落以彼證此益得消息是以能識此碑深處而後盡漢刻之變庚申四月

碑中往往露鉤剔可參章艸今世急就無古本正須借一籌耳

祖母繼母騷擾荊楊郤陽諸字轉處並用小折遂開

代北諸刻之耑矣近得唐史惟則開元天寶金鑰之頌臨一過歎其爲此碑支裔因更臨此復有會心處因知唐人固善學漢然不能及者其故非一而筆勢較近遒勁乃不如矣

今晨見一本因字以筆墨修飾使見完善而曰字已剜爲白其紙墨正與此本同也然估人作僞欲以爲宋拓首尾皆撫宣鮮半印豈不可嗤乎哉此本先入陽城張氏或薦齋其人後歸劉硯逸並不可考再由吾鄉陳敬民以歸於我其淵源可記也敬民名國祥修文縣人辛酉元辰蓮華盦書

碑字大小參用有相差至半非讀整本不足見其行
白左撇中筆勢最多一回讀自有一回領悟惟不可
爲淺嘗者道耳乙丑端月十有九日
玩其用筆多圓勁如篆勢所以雖瘦而腴且如以錐
畫石此中鋒之最顯者也轉折兼用而折筆有先提
而後行者有迤而下行者而略停而再行與略斷而
續行者相參皆因勢之寬嚴爲之至純用轉筆者殆
極罕見故能遒麗獨出也又結法有與尋常相反而
見美者如月字左撇勢促而右直豎引而下行若懸
鍼偏旁中亦往往用之舒斂皆與常相忤而勢能相

救由此可悟其變戊辰二月三日觀於鐙下因得此閱亟書之

題曹全碑未洗肥本

此雖僅近數十年墨本乾字悉字曰字學字三月字均不足校然以未斷本視之除損裂諸處皆無相差且敷墨勻潔字口楚楚亦可玩也未斷本多厚墨字口屢被漫滅而市人得未斷一本動需千鍰予謂漢刻諸碑惟曹全無甚損處差數字於大體無關千金買一本仍不免鬬富之見於臨池無多實惠且史晨禮器享名有年而春秋行禮本史晨亡于沙丘本禮

器尙不及此數也市人貪心不易得足正由好古之家無真鑒定衡有以縱之此近十年以來風氣如此漢魏碑刻之日重自去臘已驟升今年春視去年夏秋之間益是升天之勢矣戊午八月二十六日菉猗室

向嫌曹全氣局不宏近日作章艸始覺於此可證淵源既假得史惟則書開元天寶金籙之頌對臨復臨此一過益知此碑筆筆提空如機旋軸轉緊處益速疾處益謹正可爲艸書筆勢求入門之途而不得以閱肆論之矣庚申下二

題武梁祠畫象

唐搨僅有乾隆初出土拓亦不輕遇得嘉慶拓已足饜心此王孝禹藏本雖以多金得之未爲貴也證之近拓相去何啻霄壤得之數年十數把玩從未加墨戊辰檢藏墨以近拓黏冊考校一過印昆又以所藏嘉慶本屬跋既復題此二月四日蓮華盦倚檠題

題潘宗伯韓仲元造閣橋記

魏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盪寇將軍浮亭侯李苞通閣道題記晉泰始六年潘宗伯韓仲元造閣道題記兩刻向聞已佚余獨以摩崖無亡理不之信也既而

屢得晏袁釋文碑陰且有新打本獨此兩刻仍從闕如繆小山荃孫藝風堂金石目亦云近已崩入褒水打碑人於石門北西崖上新得盪寇將軍浮亭侯李苞題名則石佚之說信矣墨本難得況此舊拓不益可珍乎靈石何景齊有兩本益重視之無怪也題名一刻未見傳本當徐訪致此本先是劉希陶同年所見推讓而歸之於我古誼墨緣於斯備矣己未六月五日唐慰慈生日招飲積水潭高廟因訪西涯故址歸而炳燭書之

近有僞刻幾可亂真余曾爲印昆買一本亦曾爲碑

佔所蒙爾後廣武將軍碑高植墓誌銘僞刻並出矣此碑陰卽題後也摩崖無陰前人往往相沿致失正名

晏令書仍循漢法惟乏蒼古之致視唐人學漢蓋又不及然於古今變遷卻有可味亦不能夷視也慶元南渡寧宗年號

# 弗堂類藁

## 卷第八序跋丙下

貴筑姚　華莊父

### 太極剖判未泐本魏中嶽嵩高靈廟碑

壬戌歲不盡五日以舊本對校一過此多十許字別以小名印識其傍而禋祀之禋以舊祠之以舊皆全字猶存奏遣下道龍亦然益足證此爲太極剖判本之尤早者況其氈搨精好更不易覯邪

癸亥大雪徐瀛從得太極剖判本屬與此對校一過此多字處徐本亦鈌蓀猗室記

### 寇謙之碑與廣武將軍二爨鄧太尉神祠銘諸碑時

世相次而白石神君碑後元璽題字爲較早皆當書法之變爲古今隸之中樞故其書皆不可學而不可不時時玩味以探今隸之源識古隸之變也更於古銅印篆書參其趣則益得石刻奏刀之勢凡書有書勢刻亦有刻勢兩趣相資所得爲不少矣戊辰嘉平三日

題石門銘

此刻有有此字本有無此字本兩本未知孰先主無此論者則以原刻第一字正當崖石損處故文退一字書起後人不知以爲泐失而補之耳今案除此字

外兩本相勘終無甚別一二石花明晦則搨本紙墨不同未足以爲據也

此字未見清勝凡此字本皆如是其氣似脫然兩截益足爲無此論之助

北書中又是一格圓而不滑方而不滯允足與鄭羲下碑朱方鶴銘鼎峙人間

王蘭泉所見本有此字今所見此字本與銘文第五句導此中國此字同或搨竟移紙借彼足此耳曾見端午橋本標爲清初搨者此字石花尚較好惟墨色字口筆勢結法終不能滿志耳端本晉氏南遷遷字

右上角石花與第一橫畫尙能界然固是較舊之本抑亦不能在王蘭泉前也

文言門者三第一門蓋漢永平中所穿第二門南北各數里第三至于門北一里皆一律似仍以無此爲合

標題石門銘三字視文低數列不與行齊亦以其當崖石不平處石紋自門字上起斜行而下如門上有此字又何解于標題之向下耶文中如夕凝曉露凝曉之間亦空一格凡空字多當石裂漢刻往往有此例無足怪者門當起處向下一格上遂懸空因使後

人得間不能不發其覆文中似尚有補字數處爲萃編所闕者如爲道峭岨之峭水□悠□□望幽長闕處隱約有字可辨而卒不可識是也門上石裂如出天然不似刻後剝蝕者何以金石老輩所見都有此字亦恐其爲碑估拓工所戲弄焉耳此有一事可以爲證山齋收得吳高黎誌石上截有空龕疑必有像被鑿也石曾藏孫伯恆壯家因詢之云兒時尚曾見有像可記也因此胸中常有此想以爲或可證諸舊本已而義甯陳師曾衡恪爲長沙黃氏題跋一本有雙像喜以見告並假摹之其後至廠肆以語德古宋

伯衡宋笑謂此拓工以造像補之自其肆中出而售之黃不意遂關考校如此始爲釋然又其後見王孝禹瓘自題藏本則云聞之孫春山先生得此石時像爲母夫人所不喜必欲捨諸佛寺鑿去方已按春山先生之前石在劉燕庭方伯家何以舊本不一見而黃本僞像若傳之後或更師黃本所爲漫然補拓龕中像以爲舊本亦誰得而正之再經著錄其譌益不可正矣此事可與王書所錄此刻此字相參是非自明蓀猗室夜窗

題舊拓未洗本鄭文公下碑

精渾雅淡舊本之至佳者而能久乎之乎尚可辨筆畫撰話林數弓之點在弓中極分明非此舊拓未洗本豈復見歟山齋前年得一舊本考據處與此本大略相當而紙墨不及去年得一整紙本又較精然終以此爲第一草篆篆字存而紙微損無害也方整凝重之處便開北齊此未洗本字口清朗往往可見又非晚近本可參也曾見舊拓顏書畫贊隱約精神相接以此與定國寺及畫贊相證並可得其源流

下碑鶴銘並是六朝大品南北對峙于此樞紐貫通

諸碑消息得矣

題舊拓未洗又一本鄭文公下碑

鄭文公下碑此爲伯矣偶然得之何可多覯非此舊本焉見道昭已未重午題首

此舊拓鄭文公下碑校諸頌字本字口特俊雅是未經俗手洗伐故耳凡碑中損字皆可辨原口無剜失者幾無異親見手蹟可貴也所見諸本此爲最佳玩其墨色是百年前物不特鞭戮之刑刑未侵蝕石門東南之石口未漫滅而已也下碑近百年來始見重於世故乾隆前本不易見得此或足當之每有閒暇

輒展玩數數一時儕輩洵爲冠冕已末端陽後二日

蓮華盦記

其細已甚矣而能久乎此尙辨乎字諸頌字本都成于年不盈紀之年亦獨未穫黏注諸經論撰話林數卷碑以弓行而拓已近弓是石損滅處此於墨沒中尙隱約見餘痕也

希陶云碑書弓作弓案點在弓間

草篆二字清晰最爲難得此真舊本之證也希陶來觀亦極歎賞

題具字本張猛龍碑

此道光間佳拓冬温夏清四字已損因而冠蓋魏晉河靈六字均蝕庶揚休烈亦無存矣此外筆畫剝落尚非一二然總凡不及二十字而存字與雍乾舊本相去無多臨寫已足無取高貴也此碑最舊拓余曾遇王孝玉藏本蓋魏二字與石泐痕尚有綫畛是明清之際拓墨者其直昂故斥而不取旋爲張心穀所得極自矜許頗以一時冠冕相推於儕輩矣其後又一本少遜而蓋魏綫畛僅失猶未衝過筆畫亦不失爲康雍間本又以歲暮迫促不獲收致其後所見則二字筆畫既被衝斷且斷處亦復有寬狹之不同雖

冬温夏清尙存已次第入嘉慶間拓不足貴已此碑自明趙崡石墨鐫華始箸錄故至舊不能過石墨錄本所據以上石墨所據同時之本曷可多得故蓋魏綫界未失本已屬最舊而心穀猶復希宋拓抑何癡耶余意碑非佚品存字既多則以此類拓本爲最惠其直廉而用一也必以朝代相矜卽無異愷崇之鬬非藝林所尙矣余喜此碑嘗展玩取益顧不欲入其藩籬以自束縛而其蘊秘有可略言者昔竹垞評漢碑厥品惟三遒麗居一余謂此卽隸楷之曹全也漢隸數變大凡兩勢內勢聚力中心外任施展外勢齊

力邊闌內見充沛外勢莊而易庸內勢奇而多險此屬內勢險處難求不可輕擬也壬戌四月七日

碑中凡取傾勢或輕重失常處皆緣極力施展之故內聚所以自固外展所以取奇險而能穩縱而不佻其消息見於是矣碑額尤易尋繹是日又書

孔廟諸碑近年以來後人因以爲利打碑人因而裹足遂翻本以取賤值然匡廓肥重泐痕亦顯斧鑿而淺見方樂其賤而收之甚矣孔氏後人之好利而世人耳食之多也一碑之微世變所繫有如此者不可以不記戊辰歲暮殘臂書

跋李仲璇碑

碑額作篆以今隸之勢行之而時有飛白之風碑中間出篆體格雖不高然去漢已遠而未忘典型儻亦淫佚於古思也邪陽冰未興篆無巨子六朝隋唐間大抵如斯碧落碑美原神泉詩之流且出荒誕爲後人所祖然其材不及此也絶續之交變遷之際往往不足於正則而轉饒奇逸之趣予於此碑正具此解觀之亦復耐尋味戊辰小寒

題東魏張奢碑

石甚剝蝕世所不貴故打本無多然言金石者苟一

字未沒皆足資考據此與鑒賞之家絶然異趣者也況年月未盡泐而姓名隱約可辨稼穡知艱成句可讀其視殘碑不已多乎近世魏刻曰重造象墓誌碻砆已充上珍碑碣大品雖甚糢糊亦爲可寶稀而益貴事理如斯一日而得兩本快何如耶今晨陳子文爲致一整紙來晚至怡墨訪閻蘊齋言之因更得此剪貼本云是朱九瞻物海門一跋是未歸朱氏時題閻云海門延姓爲延煦堂之何許人不復記矣案延煦堂名珣漢軍人姓許金石前輩也丁巳七月十八日

## 題關勝碑額

此額方整疏闊已開平原先路雖用外勢猶不忘內勢之舊在六朝中已別一面目不似北齊諸刻之一

味豐碩也由平原一變而爲眉山此亦已示杼柚而蘇嫌姿媚不如此峻厲也前人從未齒及不可不揄揚之戊辰嘉平之四日蓮華盦飯後晴窗展玩題

題鞠彥雲墓誌

予觀魏石皆以漢印求之妙在以拙取妍於斂爲肆其平重沉着則刀法爲之也近代喜法魏書然以豪當鐵豈能有合隋唐以來刻工漸進乃與書家相得其尤精者且能不失豪髮是亦時代使然無足異者獨怪世人不明乎此猶沾沾求肖於點畫之間自矜筆法抑亦不思之甚矣予謂書刻分合隋唐一門限

也故評魏書當知祇結構可爲臨池之資其點畫意致別入刻品不可混而爲一此論前人未發偶於鞠彥雲志有所悟因記癸丑正月

學書於二千年後欲考見秦漢遺法惟求之於石文而已欲考石文當書刻並舉遣筆奏刀各有不同古今筆史已多變遷石師舊聞無從按羅不知書刻之間難易如何以意揣之古用鈍筆今多銳毫刀一而已鈍易爲習而銳難於將順自法帖與筆與刀幾幾合矣然求之於古則益去而益遠又況易剛而柔筆又異材古今相隔不啻曾玄故凡論石文宜熟筆乘

再辨石師等差然後於書體之變革一一求合或可有得第以石刻求筆法遂欲自夸於古人有所窺見於帖且猶不得況石文哉獨怪數千年來曾未聞有爲石師作考者安得假我歲月試一爲之耶癸丑正月

此本是繙刻者原石聞在山東黃縣丁氏又聞在濰縣陳氏

此與東魏天平二年務聖寺造像結法相類刀法亦伯仲間案正光四年癸卯爲魏孝明帝第三改元後年爲孝昌元年再三年爲孝莊帝永安越七年而魏

分爲二天平二年當東魏建國之次年太歲乙卯相距僅一紀一時風尚大致不遠也中華民國二年癸丑太陽二之十於太陰當正月五日蓀猗室夜窗

題劉玉志

劉玉誌不僅玩其書勢其刻法如見秦漢諸器鑿款之遺而與漢印尤爲相近近世刻印所謂單刀法也

已未十月晦

題原石本司馬昇墓誌銘

石刻東魏往往生隋唐驟觀此誌頗訝似覩蘭亭真面實則因曾見唐摹諸本意爲迎合耳謂之見蘭亭

之真不可謂右軍之真也前人以李洪演造象記求蘭亭者殆亦爾耳

孟縣志考進宗爲司馬楚之之孫王蘭泉云盜息如奸藏令行如禁止兩如字皆當作而字讀案王說是也經典屢見之例不煩博證此誌覆刻者易得此原石本也秀整中有蕭散之致結體特長是率更所祖司馬四誌元興景和二石甚曖昧進宗及景和夫人孟敬訓誌並是佳書孟夫人誌去年自匋齋買歸山齋景和誌亦匋齋物不知尚在否耳戊午十一月二十五日菉猗室書

題北齊宇文長碑

此北齊隸書分勢特少楷意獨多與魏晉諸作正相反也然北齊之所以變爲隋唐則從此等遞嬗中如河山之錫錫字猶仿佛范式曹真而啟發開元天寶矣可味也戊辰嘉平月十一日蓮華盦雪霽題

題北齊十二部經名

此北齊隸勢寬博與他刻相等而峻整特勝褚登善伊闕佛龕從此變化金錯刀筆勢漢夏承碑之遺意也

跋朱君山墓誌銘

右北齊朱岱林墓誌銘孫星衍續古文苑卷十六收之文章爾雅自是名世之作書法則上承六代下啟三唐文皇家法淵源于此甚明蓋自章艸出與元常逸少同祖者也前人往往彊分南北意謂非是觀蕭梁諸闕何嘗不用嚴重之筆與北人一致此由碑刻莊雅不能以風致爲之而墓誌造象每出簡易又時雜簡牘之風北人無簡牘不傳焉耳非不爲簡牘也宋王侍書箸選刻名蹟爲淳化閣帖即用南人流傳簡牘中經唐摹筆法久失南人石刻自諸闕外更罕覯簡易之筆不能不仍從北書中求之矣此刻於古

今書法變通所關甚重前人愛蘭亭一紙可千金然歐褚兩本並傳仍是唐法何況屢摹盡成優孟此是歐褚所出得此一本勝讀唐褚蘭亭萬萬矣戊午慶節蓮華山中漫題

續古文苑題北齊朱敬脩朱岱林墓誌幷朱敬範銘訪碑錄則題朱岱林墓誌分注子敬脩撰序姪敬範撰銘未考所據

案序云第四子敬脩自惟羅此荼毒眇然咳幼離奇以生龍鍾而立窮而匡子温慙閔騭岵山難陟過庭無訓攜鋤而感言下集冠之禽攀松弗昭寧降成墳

之烏空追士季瞻像載興傷慟曰彈觀狀益增酸哽罄茲鄙拙式序徽猷思與泣俱文兼涕落先言多不備述往行盡是闕如良由才非作者情隈蕪次從父兄敬範史君伯第三子脫略榮華不應徵聘沉深好古尤工摛屬勒銘黃壤以播清風此平津所據題也惟未得書人爲猶憾耳潛研亦云然並云文皆雅贍在魏齊之間可稱高手岱林兄元旭魏書有傳重九書窮而匡子卽窮如匡子而如通叚漢人舊例也己巳春孟書

跋黃小松藏本龍門山石刻

此龍門山石刻黃小松先生藏本封面行書題尙是先生手蹟別紙隸書題則不審何人也冊中題識二處亦信爲先生書題云第五冊又不知都若干冊耳比年龍門石像曰有鑿毀因之當道甚護持飭查石刻種目世遂有全拓流轉亦無定數山齋先得五百品旣得千品今復見千八百品然其數果盡與否不能決斷大抵龍門全刻無慮萬品又烏能盡哉戊午四月望日收得此冊二十有六日四十三初度蓀猗室書

# 弗堂類藁

## 卷第九 序跋丁

貴筑姚　華莊父

### 題釋迦本龍藏寺碑

渤海之先河譬之漢分則禮器史晨之倫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時會所至英華斯呈豈人力之所能强者邪此時石師伎亦進刀與筆庶幾相迎矣甲寅臘八

### 得佳拓則精神益真意態如喜北碑不外野史兩科此其史者也揚大眼之類其野者也若鄭道昭諸石則隸勢篆筆北書南法可謂彬彬矣乙卯上元前二

曰

此本極尋常惟數經校注遂爲几案常供不可或離碑在真定石極脆歲有損字此釋迦本迦字已損不過數十年前拓耳然以近拓較之已爲祖禰矣其視此較先者爲迦字不損本並毅字未損再先則文字半損本再先則文字不損本（文字不足盡據以尚有早晚之分也寧以考校具諸佛智四字爲確）再上則九門張公禮五字不壞本矣余見各本至文字不損本而止張公禮五字未損本近於碑估聞之云尚在魯索酬四百圜猶未售是亦一時好尚然以鄙見揣之此碑將有日重之勢以後佳本

值當益昂卽此凡本亦將成珍玉況其上者豈可復得乎從此誓心年須收數本以塞吾之所嗜並以考風氣之所趨云同日又書

乙卯十月二十日以袁伯華樸吳靄辰鼎昌梁文樓棟選三文字本及予所得文字本釋迦本穀字末損校讐竟日因記小玄海夜窗

世罕九門張公禮本袁吳兩本雖少蝕然碑估卽謂之張公禮本莊炎本僅與袁本同亦謂張公禮本也乙卯祀竈第二日菉猗室早窗

丙辰二月二日以近拓釋字本對勘一過

十一月二十日富華閣送一本來籤曰叔敖所藏有印記曰張瑋字曰倣彬對勘一過已還富華持去隸古又送來云是張仁蒲家藏物也此本旋經隸古買歸山齋其直五十鈑也十二月五日菉猗室記

丁巳十一月十七日得莊炎本校過此張公禮本也宣統元年莫棠（楚生）假諸常州攜至韶州明年廣州裝池辛亥復挾以渡海南後歸寶熙（瑞臣）更歸張瑋至寒齋索千四百鈑亦倣彬物也莊本有印曰莊炎在兩粵所得又有牛氏家藏眉邨二印甚舊聞此本

原係整紙爲楚生所剪裝攜至京賣去莊氏訟之
今人講龍藏寺碑動稱張公禮本豔之甚且相驚以
宋拓往往居奇至懸格千四百鈑豈不奇異卽近見
莊炎一本號曰宋拓然具諸佛智證之證且不完足
已在金石萃編所據本後蘭泉藏本大要不過明清
之間拓者證字尙全可以知其審矣六朝隨碑前人
多不好此以姿態尙妍得有早拓明本且不足信何
論於宋世眼淺薄不暇論此改國以來古刻驟升清
初便明晚明亦宋壇坫無人羣隨市人上下可歎也
丁巳十二月十有四日

戊午又得張仁蒲家藏本對校與去年所得瑋本具諸佛無二有印曰固始張氏鏡菡榭瑋仁蒲子也十月二十日記

去年得張本其值尚未大昂此張氏別一本早晚相同然市估已索百二十鈑矣戊午十月

前後所見以莊炎本爲冠袁伯華吳靄辰本均堪第二梁文樓本第三山齋所得張本則梁本之儔也

邵伯絅云近汪伯棠得一張公禮本是隸古經售者蓋卽莊炎本其值兩千鈑矣戊辰歲暮記

題舊拓梁房公碑

世人學褚皆師聖教然姿媚益露益甜俗可憎芝陔評此云與聖教皆主變化愚謂世少學之者故石雖甚剝而元氣仍渾然轉覺勝聖教千萬惜其變化處終無問津者耳芝陔尚有全石本號曰唐拓爲此碑絕品余收得影本亦芝陔所覆也戊辰歲暮

芝陔題第一行引石菴評褚登善云比似右軍差少骨只緣飛鳥得人憐愚謂評意嫌其輕舉也按此碑似癯而實腴癯處以筋腴處以肉所以有少骨之評而世之學登善者正學其筋肉往往肉勝而筋亦不遒柳誠懸又務從其筋勝處發揮之所以又變而開

宋之山谷昔人云顏筋柳骨若以石菴之評論之柳亦未得骨也蔡京書不爲人喜其實蔡書亦出於誠懸而特不露筋惟骨仍未凝耳此骨字須善體會不能如俗子見膂力怒張便以爲骨也趙子昂却於右軍有得即在骨上而尋常耳目反以無骨少之蓋所見趙書皆俞紫芝之流所爲者也顏書最佳者如麻姑壇家廟亦屬筋勝愚於唐人書終數永興率更久久玩味自於骨上有得骨不可重而不可無骨重終是凡夫無骨亦嫌鬼氣仙凡仙鬼之別其幾甚微故能體會到此書即未臻仙品而已有仙心矣芝陔又

有評云其意境如煙篆之駐晴空又云夜登黃鶴聞吹玉笛皆足與石菴評互相發也戊辰臘八

題三監本皇甫君碑

皇甫碑以線斷本爲上品坊間號宋搨丞然本次之則明搨矣此三監本品在第三亦搨在乾隆以前再次無逸本是道光中搨最後務字（參綜機務）復顯本蓋磨洗越多字益淺故往往有多年泐失之字晚本仍存如此務字宋本已亡而近拓有之是以尋行數墨不能有得總以字口墨色與關考校字相參庶不兩失三監本在二十年前亦是重品今反日賤然方有潛

滋暗長之勢世勢循環大抵如斯無足怪也三監丞然二本相較相去無多而丞然本在今日尚不失聲價去彼取此自覺實惠良多

不如醴泉銘之雍和而起落轉換亦嫌呈露遂覺筆勢失之過多然嚴勁精整又別樹旗幟在書林中自是不可磨滅結體狹長漢隸中開自北海相景君碑自三國以來范式而後惟此嗣續五代斆之或有失之太過者而狹長之弊極矣

三監晚本周圍已稍陷坊語曰圈皇甫而監字已有小損矣

余初學書卽從皇甫碑入手一無所得後改學醴泉銘品益高問津益難再改學顏久之又學趙少見姿勢通籍後乃縱覽諸家所見實多所學益雜四十以來一是斥棄自寫胸臆手腕漸能運用更復鎔鑄諸家頗覺中唐以降皆易收納初盛終不可及無怪童年之一無所得也隸古之於秦隸分之於漢隸楷之於初唐皆極好處絶人學步初唐四家薛少保今無傳者惟昇仙太子碑陰有署名略見一斑而已顏書是學人中樞學顏則四通八達皆可適也惟學人淺固不知變通往往中其氣習東坡松雪乃善學顏者

玄宰已遜一籌矣壬戌九月二日對燭觀一過因有所觸漫書其尾菉猗室

題覆本九成宮醴泉銘

鑒家謂明初拓本碑前行魏徵奉勅撰之魏字已泐作空白一方近人校碑隨筆此本魏字猶析然完好不惟雖休弗休未剜改爲勿已也此外首行醴泉醴字猶存八九光武光字未加四闌均關考校之至重估人常以是定甲乙焉籤有印曰汝梅是大興孫問羹先生名綾已加襯托尚在印前石谷印色采尚近而無與考訂不必論也此審是未剜本晚亦明初拓也稍

自矜許便稱宋拓矣王蘭泉所據本弗已剜作勿丁巳四月十有二日

此一覆宋刻也其淵源不可詳矣予夙嗜此書故每遇舊本輒收之覆本以明秦氏刻惟佳惜未收得今秦刻已不可求世間覆本大抵皆秦刻子孫也戊辰歲暮

它刻首行宮字起筆作點者誤

題楊刻九成宮醴泉銘

勃海書九成宮醴泉銘覆本極多此刻所據是弗字未壞本惟摹手習於柔毫頓挫太重柔滑近俗殊失

歐書精神型模僅存不足當法眼一觀也然名書歷世久而欲沒後人重開本奄奄一息殆不可復識藉此少辨面目虎賁中郎猶足以想見老成典型也甲寅中秋後二日晴窗書

以瘦見腴於剛見柔方正中仍不失渾圓之勢此歐書所長覆本萬千何足解此

楊氏雙鉤本同治壬申入木在望堂金石初集此刻不審何時當在雙鉤刻木之後而其精神氣骨俱不及之殆緣刻手習於時趨未敢放膽盆工而失耳乙卯五月二十一日菉猗室雨窗

題唐太宗草書屏風碑

平津訪碑錄云宋嘉泰間刻石淅江餘杭案淳熙九年祝公濟自絹素真跡手摹祝有跋據唐會要是貞觀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書示羣臣者也絹素上雜繪禽蟲水藻之文隱隱可認蓋唐時絹素非純素以雜繪文之當不獨施之屏風也姜堯章第二題云刻之石當令出其鋒鋩可想原書鋒鋩或尚不似石刻之露以書時高下鋒鋩皆向空際掃落絹素必尚可尋其來去之跡也此仍是帖類而平津與碑同收者蓋此書宋摹第一本非輾轉傳摹者比且其石猶存

故亦視如宋人手書碑也戊辰嘉平十有一日

世人學草與其高言義獻不如近取文皇此屏風書宋人初摹僅下真蹟一等當與少林寺秦王教世民二字手押同觀也

晉祠銘是行書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在此後七年而平津以屏風碑與晉祠銘相次且先晉祠銘非以其摹也蓋緣未詳觀祝跋引唐會要貞觀十四年四月之文耳雖是碑刻苟非書丹無不經摹勒者故知平津先後之序決非因宋摹矣

題舊拓王徽君口授銘

王徵君臨終口授銘垂拱中刻故勢兼歐虞便似東魏諸石疏闊處已開顏平原遒鍊處更啓柳誠懸凡在蛻化之跡多有可味如此得此舊拓更耐把玩此類舊拓人多夷視故不費重值即可遇而得之若指名以求則又無跡處矣冷雋之品惟宜孤癖後之覽者即非所好幸重視之戊辰臘八

題段志玄碑

段褒公碑猶循隋舊勁直寬博是其勝處此本是乾隆時拓匡廓楚楚可玩也戊辰臘八

題衛景武公碑

據元祐四年游師雄碑陰記是許敬宗文王知敬書新唐書王友貞傳友貞懷州河內人父知敬善書隸武后時仕爲麟臺少監

清腴秀整方圓相間備歐虞褚三家之長六朝古樸之致於是變化盡矣癸丑十月二十有四日校畢識

金石龜鼈斷鼇冊人皆合考據墨色淡雅可喜惜有剪失之字拓益舊者剪裝益鹵莽蓋前人於金石學猶疎大率視碑如帖凡拓蝕之字皆任意棄去此由不重考據無足爲舊拓病也丙辰四月四日菉猗室秉燭書明日立夏矣

瘦勁處已漸露筋此誠懸淵源所自也偶然窺見因極著之

西戡剪失　晚拓飲字已破損　皇下二字剪失

此金石二字不壞　得一磨洗本校此金石二字泐痕皆平字口似較寬而加板滯儈意以爲勝於此金石也晚拓本金石無[illegible]　晚拓曾字亦破損

懽金石萃編釋權　泰下二字剪失　晚拓蓋字已破損　晚拓刃字已破損　晚拓棼字破損　軍上二字剪失　磨洗本此路字止下亦無泐痕　晚拓本嘉口言右半均破損　晚拓馬中畫字口已破

魂下二字剪失　磨洗本下字不全□　沃下二字剪失　磨洗本事字字口糢粘幾盡　之上二字剪失　賓下二字剪失　磨洗本績字責頭亦無泐痕貝之二畫亦不連而生滯方板不類是後人所補也　晚拓最字尤細瘦　字下二字剪失　此彊字下田轉折處是圓筆取腴磨洗本方而板矣　晚拓龕字口破損甚多鬘字上體口亦不齊　龕鬘二字筆瘦而腴非他本所及　轍萃編缺此字磨洗本尚明白可識　滯下二字剪失　晚拓鬘字文中黑子亦沒特字寺亦破損　磨洗本鬘字整然不泐然意態

頗羞怯亦後人補也　引上二字剪失 公　磨洗本地居二字不泐細諦之似筆墨所補　磨洗本圖字□之右轉已微泐如 晚拓本亦微損　晚拓明字右月已損上半　磨洗本通字不泐亦露補迹　預下納投二字剪失投下尚失一字不可識　磨洗本集字木下不泐然失左點　羣下二字剪失　磨洗本此掩字完好不泐蓋磨後泐處皆較淺重捶輕墨即可得全字然外廓極窘扉字亦較多數筆戶頭尚不至全泐與掩字差同　晚拓本戕賊下二字剪失　列字磨洗本亦極朗析與掩

字同　是上二字剪失似人蔽　管字竹頭磨洗本
左个極明　晚拓涼字破損上半　其上二字剪失
似所□　晚拓足字破損　之上二字剪失似爲先
其下爲帥二字剪失　鑿下有失字　晚拓本鐲
右四損　晚拓溆字損尤甚浦字竟沒　晚拓太子
左衞幾不可辨　兵部尚轉文有顚倒　晚拓絶字
破損　晚拓隨字破損季年損尤甚　尚上二字剪
失　上上二字剪似三〻　義下二字剪失　懸
旌以下雖磨洗本亦祇存隱約矣　酣下二字剪失
似戰〻　進下衞國二字剪失　言下二字剪失

前行末雕字及此行未職字均裝錯　晚拓相字破損尤甚　慭留下二字剪失俄從　晚拓卌人已破損[illegible]　劍字左僉亦損金石黿鼉斷鼇卌人皆關考校者也　並下字剪失　晚拓相字目全損本亦微損開閤損尤甚　與下剪失二字似家臣　晚拓聖字口損及耳　顧上剪失字從　引下剪失鄭[illegible]二字著上垂衣剪失　晉下剪失數字

題陸先妃碑

予作書以漢隸分之勢爲隸楷往往似學六朝而隸楷又素習唐法根抵於歐顏變化於褚柳以爲我法

及觀陸妃碑抑何類我法之淵源耶唐法無不宗祖歐虞褚薛北海季海變矣清臣誠懸又變矣然誠懸多見歐虞之勢而筆法不過襲褚顏之舊而輕重增省之故其法異派而一涂無足異也初盛之交潛移默轉常兼數家之長於一篇或見顏始或開柳先柳固導源四家顏亦資法三帝（太宗高宗玄宗）四家以碑爲師三帝以帖爲本碑帖合流盛於此矣顏書晚年酷似夏承（顏家廟碑）而其宅外擴中空亦取材漢碑而成此所謂千流同出一源能會到圓融處直無法可說至如有宋諸家亦何嘗不於此中尋討然變化可矣創造

則不足也元之趙明之董號爲大成亦祇在變化中間生息夫生古人之後古人之美自足以移我則濡染之矣如是又焉有創造若果欲創造而悉斥濡染除是聾瞽否則古人之遺蹟日充於耳目何從而避之此濡染之所由來也秦之斯邈似自創作矣然斯邈亦必有其濡染千載而下物證難尋少見多怪相炫以爲創作予信世事無創其來也皆以漸故創作者淺人之語也仲尼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後之學者三復斯言

題唐文安縣主墓志

方整疎朗筆筆遠勢故極嫻規矩而豪無束縛其源自龍藏寺諸碑來不必是率更要與率更同一家法山齋收得唐御史杜秀墓誌銘亦同時之作書亦同風而石用碣式且有額書較大於此此誌石蓋仍循故事每行二十九字裝凡二十九接頭石蓋二十九行也縱橫二十九格故審是方式序云陪葬昭陵則石在陝西惟不詳其所耳戊辰臘八讀過釋其文訖因書尾趙補訪碑錄云陝西醴泉

題重刻宋本雲麾將軍碑

第二行族子□□□□□撰並書以碑下截漫漶舊

多不拓

椒宮未泐非古本不可

刺史李邕文幷書以下殆追刻者追書之耳不然邕署名已見前豈於此複出哉

遂宗伊聘田氏不詳其人以刻印定其時世殆在道光中

筆備方圓之妙勢兼南北之長上結歐褚下開米趙書家靈祕盡於是矣是固覆本猶識硬毫意致爲難得首行並序未剜作並文者精鑒家以爲北宋拓本此刻正爾蓋祖北宋故能完整市人亦往往得重酬

殆亦以是見賞耶乙卯六月三日菉猗室書

古刻重模但是佳本卽可把玩耳食之士不解此也

丙寅十月晦日蓮華盦書

題智永真草千文

智師草書千文尙是今草法系雖乏遒勁之氣然從此入門自是坦途由此而再參急就以追漢魏不難矣丁卯立夏蓮華盦漫筆

拙書不工草坐過露筋骨習此非藏鋒不可當平心靜氣爲之世人習此又嫌太庸便無生氣所以靜氣爲難也靜氣非無氣特氣須靜耳

錢易南部新書壬云智永禪師傳右軍父子筆法居長安西明寺從七十至八十十年寫真草千字文八百本每了人爭取之但是律召調陽卽其真本也石本是內降貞觀年中者也俗本稱律呂調陽誤也蓋以草聖召字似呂耳以閏餘對律召是其義也徐散騎最博古亦誤爲呂字此刻召已不明晰惟真書釋作召甚明乃信希白所記之確而薛嗣昌記乃據長安崔氏所藏真跡刊石則云內降貞觀年中者又別一石本薛記不及之蓋已久亡矣戊辰九月

此刻曾遇舊本匡廓甚齊楚墨亦沉著偶靳其酬遂

失去因亟求常品以自慰此亦較舊拓也而匡廓墨色俱不稱意然此等刻固無須以甚舊爲貴耳夢英篆書千文予亦屢收之書品與此相等然學之亦存乎其人己巳孟春偶題

題舊拓已裂南城本唐刻小字麻姑山仙壇記

此南城舊搨惜已裂矣世又有大字本乃集顏家廟及臧君諸碑所爲好事者雖極推許明眼人固不爲所欺也此石即刓猶堪寶貴識者自辨之丁未七月十九日雨後閱記仰之

予得此拓邊闌有敔翁題即署仰之者是也裝池時

逸在附葉因附錄於右予舊題七古亦書在附紙不復錄出拓本紙尾壓丞承堂藏帖印又有楙華東二印不知何人此宜入碑類然前人多欠考究不可一一正矣

予箸書適述刀筆之要以爲刀與筆相習未有過於唐人也李穀堂先生世倬題唐拓謂此是魯公手刻因論刀隨筆妙之趣而致歎於時手左錘右刀去古益遠嗟乎此豈第刻手之失古人使筆如錐其書於紙猶以錐畫石也筆既中正書故瘦硬魯公故豐艮由篆隸變遷體格小異然其神合於篆古人筆法盡

在此矣今人用筆喜柔毫以其圓滑便於偏側也授以剛毫則攢眉稱謝或詆爲劣夫柔毫作書非無所長然古意既失若欲鐫刻非左錐右刀何能與偏鋒相應乎予觀魯公此刻於刀筆間益瞭然於古法道州何子毅謂唐拓三四曲折提頓尚見八面鋒意此拓較晚抑猶有足考見者豈不可喜乎哉甲寅六月二日鉤深堂識

以道州何氏所藏唐刻拓本校此裂痕橫貫二十五行兩本無異惟何本裂口少狹蔡經心中中字猶存則早晚之別耳上端由左而右一斜畫痕何本亦同

何本紙較長詩字行上尚顯存二分畫也何氏所藏共三本第二本視此較肥而損字更多中字亦損亦早晚之別此本未損字殆由磨洗故字復顯而筆畫越細矣何氏第三本是南城宋撫肉勝於骨毅翁謂整練有餘圓到不足真知言也凡舊蹟以圓到二字求之真情灼然又曾從湖南蔣氏假得一本是曹之格摹後翁覃溪跋小字極精陸謹庭恭藏印胭脂水色暨黃小松諸簽並皆佳妙然字甚方板紙有剪痕與曹之格數印一紙墨色亦不一殆爲市賈竊易者耳

袁杏村方佰藏一本自謂是南城原石所拓而裂痕自且字以下斜行向上與此不同第一行撫作撫有點橫之異戊午二月七日蓮華盦記

袁本仍是覆刻筆畫多圓而肥嫌肉重二十一行且字亦劣拙近譌曾藏鮑子年處玩其書勢頗似畫贊此拓大似宋廣平碑即以顏書早晚論之亦是老年境界也

海陽黃肇隆有覆刻本裂痕正於袁本同黃覆更有重刻其以黃覆第一石爲南城原石本耶黃本所出不知何本恐亦未必果南城嫡嗣也

瘦僅骨立而神采尚能動人泐痕破口皆極生動可味以此辨之真僞不能淆也紙墨極舊是宋楮可寶也較勘一過佳處一增惜原裝已割爲二截當改爲卷子合裝之

乙丑五月十有三日獲見王小耘金臺本云是崇兩舲舊藏細勘之亦覆刻也大要如第一行仙字石花衝上處有劃痕而王本徑作筆畫第三十三行處字捺係平曳而王本翹起皆是誤處其餘肥重處正同袁本如已剜東方先生畫贊不如此本之視宋廣平碑涇渭之別判然天壤先後見名藏數數皆與王本

雁行益信此本爲南城原石可寶之至勘畢漫題蓮華盦晨窗

題益州多寶寺碑

外施內斂如漢刻遒麗之品初唐面目至是一變蓋四家之合會而顏柳之胚胎也風氣轉變不能突然而來亦不能屹然而止來蹤去跡一一尋得便見關捩此碑正是關捩處不徒作率更一家法觀也庚申中秋菉猗室題

寬和生顏　如奉義郎之郎亦有之有文藝之文髮膚之膚月暎之月沙門之門隱几之隱晦跡之跡疏

基之基京邑之京慈恩之恩緇徒之緇爰雕之雕曾岑之曾

嚴勁出柳　如法師之法寓詞之詞紹宣神典之紹宣宏才之宏咸悒之咸國公之國傳響之傳玄風之風遽嗟之遽

題圭峯碑

圭峯碑裴休撰幷書與誠懸同風而用虞勢特多更以清雋出之則變爲蔡京矣宋四家曰蘇黃米蔡謂京也因其人詭故後人以襲代之然予獨喜京書僅得元祐黨籍碑因尋其淵源乃得此碑往者學漢魏

六朝既久復思變化因更借徑於道因圭峯兩碑故惟收此其時唐碑極爲世賤卽遇舊本亦無人與爭其值既賤佳本亦遂不出此固非甚舊本亦非近拓以爲臨池之需而有餘矣戊辰臘八蓮華盦晴窗書

題唐高退福墓志銘

雖中唐體猶有初唐之遺風變自河南時參右軍蓋懷仁集書盛行於世故也此可稱曰開元體徐季海李北海自是此時之錚錚者此與開元投龍簡猶堪雁行亦其亞也再後而張從申之流則更姿媚矣戊辰歲暮

題西平王碑

西平王碑是誠懸書之面目未成者故時仍歐虞之勢有開張處則頗似平原唐宋之變中樞於顏柳此碑又柳書之變之中樞也大抵柳書傳世最盛莫如玄祕塔此則骨未甚張氣未甚遒視顏書殆如多寶塔之於家廟碑也世習柳書往往露骨太過正須參此以藥之戊辰小寒蓮華盦書

題文宣王廟新門記

文宣廟新門記在山東曲阜大歷八年十二月一日裴平分書幷篆額東阿穀城山黃石公祠碑亦裴分

書是同年七月十五日亦一時之作也篆額不詳何人碑陰李子暠等題名亦分書碑側敬叔度題名正書貞元十五年孟春鄭漢璋題名正書左行咸通元年八月廿九日畢叔建題名正書咸通十年九月十四日宋孔宗翰題名正書皇祐五年六月此本俱缺分勢如御史臺精舍碑而遜其精悍視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而無其雝容然步趨不失亦唐隸之有法者分書者隸勢之一自鍾法以來至於正書皆得曰隸不過有古今之不同耳平能分書並能作篆故往往以篆兼隸然異體間出篆所未有如之湮風與曲阜淹中亦好奇之過六國奇字難識正類此耳丁巳七夕弗堂夜窗

題釋夢英篆書千字文

夢英篆不止一刻在今日皆塵土視之然不以詭譎爲奇而粹然規矩漢篆諸碑大都剝蝕執筆習篆舍此無由陽冰雖以篆名而結撰往往與說文或異故寧棄彼取此且今之學陽冰者十九庸稚前人或燒穎爲之取肖玉箸亦惡道也學夢師尚可自由發越不沒才情如有加人之資基此而循雖周秦茫昧猶康莊也吾鄉莫子偲先生篆書自闢一途然其始基大約在是以其不爲世所揣摹故無庸惡之習此人棄我取之得策也

偲翁篆凡規圓之作多爲寬闊因之氣聚空中面目自別卽取徑於此也鏊兒習此尙能用力因之有似學偲翁處實則偲翁篆鏊未曾究心由其來源相合故所出相似耳書此以告鏊使自知所益

此刻短處在狹長往往有傷氣者而曲折見致不以姿媚爲之便如琢玉屈鐵此偲翁由之所以能成巨子也學漢篆者十九出碑額然以姿媚爲之反不如由此樸實甚矣世惟騖名而不虞羊質虎皮之冒濫也豈惟學篆乎哉巳巳初春

題宋安宜之書杜牧阿房宮賦石刻

今人得北宋木刻書冊動爲至寶此亦北宋本也石刻多壽近代尚存故墨本不貴而賞鑒家收藏石墨必以漢魏六朝爲尊亦何軒輊乃爾然金石考訂不徒美觀卽宋刻墨本亦有足珍者此墨本可作北宋本讀以正今本信而可據舊拓字尚明白書勢一宗唐法是信本子孫未受四家氣習者猶勝經生高手夫亦有足味者已丁巳七月二十四日

題汝帖原石本

碑帖之分書家考校其界不得不嚴而鑒家則惟拓之早晚是辨凡宋元拓其次明拓無碑與帖皆珍本

也金石考據則以宋刻石本爲斷宋帖石刻之存者與宋碑同收蓋視猶宋覆漢魏諸石然此平津碑錄八之十四所以收汝帖也汝帖以外他帖不收者以雖宋刻或非石本或石已不存故然平津於已亡漢石僅有拓本者亦據錄之帖雖僅有拓本卽宋拓亦不據錄仍於寬中寓嚴亦碑帖之位置不同使然予嘗論諸帖所據鑒別往往失衡如淳化閣帖標題之當否次序之先後與書跡之真贋都失考核其不足取信於後人宜矣汝帖亦難免此失而尙不如淳化之繆之甚耳其中有極可喜者蔡中郎書尙存十許

字秦篆石刻尚有數字賴此僅存元魏人書亦爲後人所未見且從石刻轉橅者皆極關考校至南唐李後主一帖雖在近代而亦希品故予雖於碑帖有甲乙之見惟於汝帖不能不以平津所錄爲極當也

題影本崔敬邕墓銘

細尋翦口盖每行二十九字以行計之亦二十九行第一行祖秀才以下二夫人以下三父雙以下四夫人以下五魏故以下六崔公以下七君諱以下八實作以下九待詳以下十少播以下十一響流以下十二尚書以下十三郎銓以下十四以君以下十五君

膽以下十六山王以下十七府少以下十八肅愼以下十九以先以下二十潭於以下二十一方授以下二十二姻舊以下二十三在疚以下二十四路其以下二十五綿哉以下二十六口代以下二十七邦丘以下二十八軍功以下二十九情方以下三十叫其以下三十一幽石以下以上實校得三十一行若父雙幷夫人爲一行止三十行細審敬侯下空一格與夫人連接無剪口訛女適當滿行或以三十行爲得耶

題影本褚臨蘭亭真跡

肥重處參之孟法師碑乃得其趣北海李秀碑肥中藏秀亦可由是悟入但此亦後人摹褚耳河南真本必有更進於此者晉不可得而見唐斯可矣唐不可得宋摹唐本亦有若之似夫子吾何暇苛責耶乙丑上巳蓮華盦晚窗書

吾鄉唐鄂生先生藏一黃絹本褚摹蘭亭亦有米跋予曾於其嗣人公柔處觀之有題云米跋亦堪千金蓋黃絹摹不一本真贋難別但舊者較佳耳唐本米跋記是蠟牋書古人摹書真是一絕明清之際此技猶未失也今僅存百一於石師然未經刀鐫楮墨直

不堪玩矣曾見舊裝失羣套帖細審之始知爲雙鉤廓填本以是服前人摹書之工其後益縱觀名蹟卽心謂非真亦必詳覽蓋旣以爲摹則摹手之高下亦有可尋味者不能因其摹而遂斥去也此類摹書大都自明嘉隆以來者至清隆嘉而遂希道咸之世可謂絶蹟其興廢之故未聞有言之者無從訪問亦無緣蒐討矣光宣間此類摹跡廠肆尙不甚昂今亦何可多得耶鄂老作書卽專臨米跋者其後人循家風而已戊辰臘八

題宋仲温七姬權厝志影本

希世之珍影本亦至可賞近人喜北代而賤宋元豈真鑒耶所見晉人書多明人轉撫得此猶見元人面目以想晉人雖猶尸耶或有仿佛耳乙未重陽前三日

此殆麻紙所拓雖覆影本猶依約可見字口尚顯然也蓋亦元人篆承唐宋之遺規矩不失而特乏生氣大抵如隋人所爲古隸往往羞怯惟不作怪譎終是士氣所以得失都在於此趙文敏亦以能篆名然其羞怯到底不免羊欣之訕此中消息正如博士傳經口說益遠而失益滋甚金石學興始漸復古法耳庚

申五日

近卓君庸得無名人書張懷瓘論用筆十法以爲是宋仲温書以此誌證之是也惟君庸得時並有急就章將析而行之不免割裂可惜也君庸曾携過見示紙是蠟黄筆用硬毫觀古刻而不辨其楮墨究竟尚隔一塵因跋墨本偶然書此殘臂退管不復如意亦見獵心喜一切不顧是一時之樂也蓮華盦晚窗記

戊辰五月十日

題陳德殘碑

此刻甫出即毀故拓本不多然有議其僞作者而拓

本亦見稱於世今審此拓僞作無疑蓋泐痕既少自然之趣匡郭亦乏深峻之風非石刻疑甎壁泥墻所爲儻亦雅人戲弄抑無足深考矣紙色雖舊亦是潑染

題拓古陶拓本自序題首

去年冬永清朱氏所藏悉歸廠肆怡墨堂其金文拓本三冊磚文一冊假手仁和邵仲威（義）析之以其金二磚二歸於我其一云已讓之袁抱存氏叔通見有一槩甚稀不識其名也仲威復得其陶拓三百餘本索之不可得今年某月日義甯陳師曾衡恪訪予蓮

華寓齋謂自徐鴻寶借得古陶拓本亟詣師曾轉借以來數適與朱氏藏物相近復詢碑賈謂售之徐氏殆即此也少縱即不爲吾有然心不能釋因自所假穎拓一百六十四紙未及其半而積日已久應歸遂已徐氏所費不知幾何碑賈懸格祇十五鐶耳而予用力幾半月其相去不甚遠乎雖然拓本或可再遇予之所爲恐不更獲暇世亦無能有爲之者是亦足以姝姝而自悅焉者已

題穎拓漢滿君頌並任恭碑

依裒殘守缺齋藏舊拓對臨惜原本翦貼不復審其

行式矣臨竟題

漢東海廟碑殘字

吳平齋題云海內無弟二本

隸釋云碑爲永壽元年東海相桓君脩飾廟宇部椽何俊等欲爲鐫石桓君止之熹平元年後相滿君惜其功績不著乃爲作頌立碑碑文可辨者九字

永壽元

盧 隸釋凡尊盧祇靈不以霝亦奇古可賞沈子培云隸韻字源碑目均錄此碑然盧字舍此而

錄堯廟則疑兩家亦僅據古隸釋錄之未必親見其碑也

**寔** 隸釋寔爲黔黎

**面並** 隸釋四面並集

**芳** 隸釋芳烈永著

**史** 隸釋前有吏末無史古書史事吏多互用無足異

翁大年云曾摹寄瞿文泉采入隸篇三續

秦東門關即任恭碑

此即前石之陰十有九字完善無缺關者秦始

皇所立名之曰秦東門闕事在史記
天下碑錄云秦始皇碑東海相任恭脩理祠於
碑背刻在朐山此陰是也
碑缺任君之名趙洪皆以爲惜乃於此得之
作書數十年僅得其似而作畫嘗爲觀者所呵
然不欲棄去乃兼而有之以爲穎拓是書是畫
無能名焉矣
嘗示學者以爲文章書畫皆須從空處着眼穎
拓輪廓是書筆墨皆在匡子外所謂空處着力
也仍宜於空處着眼論之不則石師千萬皆賢

於我又何責乎

以畫法作顏祏木石均堪入用此紙用米家山寫法而兼用元人古柏點萬葉齊攢識者自辨滿君頌略加淺墨濡毫取潤任恭碑純用渴筆以見變化

昔宋人刻楮三年而成置之真葉中無以辨也然求實者病其無用此作雖自賞抑與刻楮何異第以古刻日亡日少摹刻輾轉以筆授刀以紙逐石神理易失何如對臨傳真能使孤本化身留照人間則功德無量不勝於寫佛祈福耶

印昆將返湘潭遂以贈行並雜論其旨以告後
來丙辰二月一日小玄海晨窗題大風並日意
爲不寧僧寺日月又如王子洞中矣
穎拓羣臣上醵刻石題爲湯覺頓母蔡壽
羣臣上醵刻石舊拓以筆擬之奉覺頓先生爲堂上
蔡太夫人七十壽硯田所產不當一禾儻麗白華襜
衣爲侑千觴可乎
題鄧太尉神祠碑爲梁文樓
甘露爲前秦苻堅第二改元四年壬戌當晉哀帝隆
和元年後永和修禊之歲十易春秋再六年戊辰則

堅第三改元建元四年更有廣武將軍碑（碑書丙辰誤也）此則丁卯故書勢甚近獨禊帖相去極遠昔人南北分宗碑帖別族然碑勢極莊猶存漢法帖率自艸出不過章艸之尤疾者右軍自元常再變而益姸固仍急就一脈所衍元常書之存者惟戎路帖差可考究亦草隸兼行其去蠶雁而出鉤挑則至宋齊以後始漸轉變南北諸石具可縱觀（南石如謝靈運石門詩北石如刀磐墓誌）不應如禊帖轉變之獨早也宋齊前碑無隸楷然亦殊漢隸此與爨寶子碑法度相同皆可謂淵源孫吳谷朗碑之類是南碑真面又與曹魏石刻意趣各別矣北

碑舊斷自元魏視曹魏殆如漢而代北諸碑莫如寇謙之爲先其姿勢特與此類亦可謂南法轉入北地矣不然胡以曹魏遺風終無存者由是可破舊說南北分宗之謬將欲博采以成一說姑先書此就文屢大家正之

家大人書佛字題與黃齊生

此家大人七十三歲所書老眼昏瞶不復能整齊然簡質古拙便如北齊人摩崖每風和日朗輒攤紙捧墨請書頃刻數紙因得以分遺親故今又三年昏瞶益甚不能作此巨幅矣齊生至京師奉遺一紙因記

## 失名山水卷跋爲吳鼒丞

予著執林虎賁格古務嚴至爲朋輩所議莫之恤也然真僞既辨於僞蹟亦往往作恕詞以爲真蹟日亡日少向使當時無好事者臨摹又安所得古人面目況由面目而會其精神則或得十一於千百寧非僞蹟之賜耶所惡夫僞蹟者爲其假市人賈豎以漁利之便使題款印識僞証接踵淆亂是非迷誤來者不容寬耳若不假款識則筆之佳惡一聽人間之好尚夫孰得而議之鼒丞同年所藏山水卷不審何人之作昨文樓持以見示觀其結搆有度必出名手惟謹

而不肆或臨古所爲人予壹以爲古今收藏之名者不必謂其定無真蹟大抵時有瑕瑜與其爲葉公之龍無寧得其次者猶足以隨其所以好尚假使此卷妄作証據則叔寶梅村之儔皆可擬似而爲之名惟其不名所以佳也是不惟古之近者可以隨所想像即不似者姑假謂之亦未嘗不可是則藏一真卷而可以當無數之名蹟多寡之差胡可計歟願爲鼎丞別進一解勿以其不名也而夷視焉抑又安知後乎吾者不更從而叔寶梅村之嗟乎百僞不易得一真及其真也猶幸獲一賞焉其亦一時之遇也

爲金子誠書畫跋二段

師曾下筆予謂其兼麓臺石濤之長予下筆師曾亦謂其兼冬心完白之長似是標榜實則各人胸中尚有絶詣子誠必詫胡狂態乃爾曰不知有漢何論魏晉師曾名衡恪義寧陳氏子誠瑞卿更字也

以篆作隸獨山莫六先生庭芝最高然所采猶未極博因更參以金文而以健毫作之稍能於古人之中出一頭地不則奴隸而已爲今人難豈故作奇格以侹俗哉

簪筆樓詩稿跋

自遠條桐埜以來鄉人之爲詩代有名者而柴翁獨傑近世學子往往沾溉膏馥經一再傳其風益盛豈非以山川所抑風氣阻絶故治詩者類能脫然無所依附雖深山窮谷其傳不易然苟傳焉固能自將一軍以與中原爭霸耶柴翁沒後黔詩始張鄉人裹糧行萬里者日接於塗顧由是頗中於風氣世亦多譽之鄉人之爲詩竊恐無其至焉者矣夙懷此志未或以聞而畢節邱銕君至京師投其所治蓋遠條桐埜之支裔獨惜其與世酬酢習於風氣未爲柴翁之獨至也雖然銕君年未及强其所詣已獲當世之譽使

精進而益治之必更有博於前人者因不自陋所見書其尾而歸之錢君儻亦以爲知言也乎

雙鉤蘭眉室榜書跋爲陳翼牟

翼牟顏其室曰蘭眉屬雙鉤榜之荏苒半年卒無臨池之暇意趣久疏執管便怯姑集坡書爲我模範雖媿中郎或不失典型耳蘭出赤壁賦眉出維摩贊魴冠頌室卽出贊中書訖並記

雙鉤脫影書雖創作而實取則宋元畫法墨必黯如點漆筆必堅如鐵線須硬毫中鋒處處留意過流則失之率過抑又失之滯欲迎其機非先爲涵養不克

奏效而觀者但賞白文未嘗一論其筆墨不免兒戲視之矣屢欲箸論以明愚意又無暇具藁因述大略求主人賦詩以張吾軍

自題山水冊尾與羨涔生

予豈能畫詩而已書而已然性喜弄筆凡筆之所事莫不爲之亦既爲詩矣爲書矣畫亦筆之一事何不可爲之有故予爲畫非能畫也予所爲畫以博其詩與書之趣而非欲與畫史爭一時之名競千秋之藝也而世之好予畫者或以詩以書求之時有高詣附和之聲亦從而高予畫夫以畫求予則貶予畫非貶

予畫實貶予甚焉矣病癈以來不忘弄筆詩書畫更迭爲緣雖幾三載而殘臂揮灑不損其趣涔生既索爲花卉又索爲山水寫竟更次第吟詩而書其後籤題耑書篆分備作凡求於筆之所事皆可於是鱗爪焉非能之也亦爲之已耳尾有餘楮不欲竟空因復書之可謂兼人之勇亦病夫之足以自豪者也戊辰十一月望蓮華盦晴窗

# 弗堂類藁

## 卷第十 碑誌

貴筑姚　華芷父

### 趙隱君懿行碑

鄧縣曾恕從予學既竟別去期年後來謁於弗堂爲語其鄉先生趙隱君沒有年矣懿行在人井里歌誦不能忘咸期伐山刊石以示後人因徵予文予不與君生同時未獲親見其行誼然以恕所述則古之黔婁何以加焉嗚呼世人好奇而士亦多以奇節自顯雖然天下之故與人生之所遇其可以震天地而泣鬼神者或非其時則不一見焉必人人而求所以貌

之此世之益亂也予聞隱君生不出里閈無高論以駭俗不詭行以自飾弗戚戚於貧賤弗汲汲於富貴終身種穫給而無贏泊如也君之行誼亦務求其至平至實者執而守之以自託雖後之人覩縷其言且不能一二豈非視榮名爲至薄故有託而逃焉者歟使天下豪俊咸取則於斯則攘奪之患或幾乎息矣嗟乎君逃名於生前而得彰於沒世可以媿夫世之希名以爲利者抑亦不禁爲人心戚也君某某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歷世潛德君益懋之承其祖考施于孫子子某某以農商起其家孫某某曾孫某某繁昌

未艾爲里右族皆君之蔭也夫虞夏之書渾渾爾商周之書噩噩爾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以其詹詹議其炎炎無寧爲其渾渾噩噩者嗚呼隱君其猶虞夏商周之書乎予懼以文溢君行因括恕詞以實諸石詞曰

無懷葛天之民其行不得而紀其人不得而姓氏也君烏乎傳惟於君有所資以風焉又何可以已嗚呼此古之隱君子有來者式厥美人百其行恐弗逮于是也嗚呼

汝南劉君懿行碑

記曰大德必壽嘗稽其說雖有或異然泰半可考也回也庶乎孔惜短命老彭好古聖有述作其餘園公綺季之儔伏生轅固之倫往往樹名德於前朝享遐齡於當代非夫妙才遠慮所可抗行者也德兼衆名孝總百行有是大順宜其引年書紀虞祖百有十歲後人由之事無爽焉汝南劉君事親至孝咸豐之世皖盜西竄突薄汝城君家於郊而肆於邑老母家居猝不遑迓母已潛就君避君弗知也惶懼冒死去安就危即家尋母不得終日未進一粟鋒刃迎身都無所憚時則城門既闔郊居四空君猶孑然往返於外

邑人登城瞰賊有識君者趣踰關而進君泫然以應母於何往忍求生乎聞母蹤跡始縋以入比見母既而城外縱火悉委灰燼君乘其時僅免於難咸曰孝感及父老病藥物甘肯躬親奉之三十餘年無一日懈雖古獨行之士何以加諸君居積致富敦厚愛人內輔曰戴年八十有八先三年卒而君生將百齡爲善不倦戚鄰親故以君有白圭計然之術致華封郝野之壽考其本根發於大孝斯誠鄉里之所矜式後生之所法則思欲標舉高行載刊貞石使光邦乘俾著德徵不遠千里乞文京師華孝子之子也先君諱

源清祇父恭兄齋栗允若七十有六歲去年考終私
謚曰孝憲先生人以爲亢宗潙水也感君之孝先德
有鄰因更鄭重其辭以告於世君周簠名華堂字益
生號年九十有二歲銘曰
伊昔吾祖側陋克諧懿德詔世孝子興懷家承明訓
行稟先德念我孝憲博徵典則番番劉君汝南之英
善事二親得壽與名鋒鏑尋母湯藥奉父卅載克勤
萬死弗顧失母則死得母則生捱飢竟曰相保危城
事父於常事母於變奇情易顯庸行難見君之孝父
事多難詳以恆思咸以變思常閱此幽光一壓終老

大德不官惟善爲寶周南之化汝墳千年聞聲相思式閭書賢令尹圖形鄉邦作範叔度淵波仲舉世範

行唐花先生德銘

昔漢承秦後詩書滅絶更求之人間爲其說者得申公伏生皆將百歲人申公伏生者後世所尊爲經師而興廢之際以諸生老焉未足與孟軻荀卿比故其言或馴或不馴有清二百餘年相承以經義校士久而益敝至于國變典籍文章又幾將墜假使前言往訓復有所求于後則必于諸生之老也行唐花先生以明經教授鄉里自壯歲訖白首垂五十年弟子凡

數百人今八十有六歲蓋申公伏生之選古義可以復興不于其師必于其弟子矣申公伏生他行事無可表見而先生事繼母孝處兄第友愛家有析產讓而不居至以教授老其誨人至宏弟子或貧不能具修脯先生之教一無所厚薄又其感人之深也先生鄉人孫世慶惠卿與余有舊具道先生事且言鄉人弟子將刊石頌德來徵文乃爲銘先生名懋德字敏齋一字小峯縣之西羊同村人銘曰

申之詩伏之書惟先生聞其餘今諸生古玄儒有至性作典謨析讓產居無廬善誘人孰啓予弟子記主

珍倣宋版印

客圖辨青藍愼墨朱老不倦繁有徒道可道觚不觚守終始逢革除如訪疇致安車伐貞石頌隱居邑有賢式此閭

## 劉鏡湖先生教澤碑 代

傳曰易窮則變記曰禮時爲大是故守一而不化者小儒之事也因時爲變者通儒之致也儒之爲世詬病者久矣其始九流之徒詆之其次權略之士訾之其次文章之家薄之其次流俗之口訕之其次是今非古以甲攻乙之夫鍛鍊抨擊之於今而極焉儒非儒也非儒非非儒也務名者不實好毀者不擇短長

無衡論議滋多通儒不恆有求其近者若鏡湖先生之爲儒其殆庶幾乎先生鞏縣劉氏幼而穎悟絶人家故不豐太翁才之必欲使聞道數從師受業皆一時名者弱冠學成教授四方得以館穀奉其親固甚寒素而升斗所入甘旨不虧文行兼修有朋自遠先生既舉光緒乙酉鄉試弟子亦往往與孝秀之選遂柄官學歷陳留淅川汝州河內所至振鐸礪行士風於變諸生沐其德教縉紳濡其風誼至今稱道弗衰也生丁末季患難孔殷法數變而科舉罷鄉曲鄙夫皇然相驚流爲非聖黜孔之說以致老師宿儒齮齕

有加不能自革先生學爲人宗識及風始手刱學校者二曰本縣崇實學校曰河南府農業學校次第覃懷中學校初級師範學校開封中州公學校迭長校事奬藉既多甄陶遂廣河以南北殆遍先生之樂育幾五十年門牆之英才亦千數百人猗其盛也興廢之交新舊之爭古今事同極所難言先生締始衆咻之中觀成元二之際此因時爲變通之至也晚歲出爲鎭嵩軍總軍司令部祕書長仍兼兩河學校校長治事之餘猶勤講授生從祁祁然國老皤皤然幕古者於此見儒風焉先生學宗新吾夏峯平泉諸家篤

行實踐以爲體濟物利世以爲用北方學者故嚴門戶獨不設藩籬無朱陸之異同則又其通也嗟乎世之好爭也朝爭其政野爭其學國爭其利天下爭其私莫不各持其說以相勝夫爭皆非通也豈惟儒術然哉若先生之學行使範于世則可以無爭也已弟子身受不欲私其澤爲文刊之俾貢諸世其詞曰

河汾昔起隋唐際門有將相並名世於乎先生今其繼惟通于一畢萬事天下仰風式行誼寬薄敦鄙蒙厚賜銘告凡百辨其志中郎有詞兩無媿

清授中憲大夫攝知直隸永平府同知熱河圍

# 場江川樂公之碑

公諱觀韶字美成別署芝田雲南江川縣人也幼穎異純孝性成年才逾紀遭杜文秀之亂時已爲諸生與鄉老集議隨時籌策捍禦保衛一方賴之回亂亘十八年身歷戎馬間事親無間温清讀書不廢所學選同治庚午補行辛酉拔萃鄉試旋中副車舉光緒丙子本省第四人明年成進士以知縣分發直隸即用因敘河工勞擢權衡水補東明歷知容城盧龍昌黎宣化遷安諸縣再舉卓異兩攝知永平府事迄補熱河圍場同知丙午移疾歸服官畿輔二十餘年歸

而優游林泉則若干年某年月日卒於里春秋若干歲所至宣勤務洽民隱典重役而境不知疲歷鉅變而民不加創桑海既更去思未已雖西門東里何以加焉任盧龍最久盧龍者永平府附郭縣以苦瘠名光緒甲午中日之戰永平距山海關百有餘里海岸密邇不及百里風聲所震惶悚有加治又當衝軍旅踵接而鎮撫安寧雖供張肆應竭蹶不遑迄以無擾已而有庚子拳匪之亂初匪勢熾時計在保全虛與委蛇因招誘謗匪深慊焉至昏夜集縣治露刃蜂攘迄弗爲動匪益矯裝入城直撲治所不得已少擊卻

之由是而公不阿匪事實昭然寵異於聯軍間因事交涉往往得直於是時也知府爲俄人挈之走文武諸吏先後散去一身罔恤獨自支持者凡數閱月聯軍往來境上日益頻繁遵大吏指賓之如禮俄德兩軍需索特甚披誠相示故得無釁亂定教堂要償甚巨盧龍傾城猶懼不塞乃恃情誼懇切相商更以貧困懇滴上陳因得與善後大款併案訖事保全之大徧澤於閭閻市井矣他治績多弗悉著箸其尤犖犖者如此公之歸也官無餘貲賴祖遺以活然猶先鄉里爲興學之倡至今稱焉子聯奎紹奎皆能率公德

聯奎以練團保衛鄉里爲官府所倚紹奎仍宦遊歷知吉林農安勃利諸縣事孫六人永生永年永新永慶永吉永林葬于縣某鄉某阡之原紹奎之女子永宣實妻華仲子鎏公墓石未鐫永宣以父命來屬爲之銘曰

牧令至重典要實多產廟仍碑豹祠猶歌龔黃繼軌冉季一科濟德以才復平於陂鬱鬱江川實生賢明射策擢第作牧膺城數典衝繁所至有聲盧龍尤久值甲及庚陽九數偪禍苗迭遘邊釁甫平狂言滋謬祆廟爲仇神拳僞受大亂迺作宮車西狩聯軍遂來

拳匪星散其時畿輔同擾多難瘡痍罔恤交涉無算公令盧龍貞固以幹念民困苦弗任艱難乃爲呼籲隱彌釁端盧不任償閭閈獲安公所保全於茲永歎維彼拳匪貽禍百年盧龍有賴國何賴焉賢不當國巖邑獨全仕終圍場泉石引年雖公移疾去思不改當時名者幾人作宰視聽既更河山猶在維此賢明永光千載

生妣費太恭人墓表

嗚呼自我生妣之沒十有四年甲辰其子華乃成進士觀工部政越四年補郵傳部主事以覃恩加級累

贈妣太恭人明年我烈考中憲公偕繼妣熊太恭人
挈諸孫北來甫十稔而先後沒京師中更國變道阻
不得歸骨歲己未華遣子鎏歸省墓逾年將復之京
師始克表太恭人之阡亦既三十年于茲矣華不幸
生十五歲而太恭人見背弗及親見其大顧嘗聞諸
繼妣太恭人二十二歲來事中憲公凡左右繼妣以
相于家者甚勤中憲公起寒素致小康華因獲讀書
通籍以立其身弗墜先人之緒則繼妣之愛育無微
不至而太恭人之嚴訓實相將成之華之幼也愿太
恭人慮其長無以周旋以煩教訓或督之鞭朴繼妣

實惻然語太恭人寬焉太恭人曰妾爲主教子耳子之成身不及見也嗚呼斯語其有朕也耶其無朕也耶繼妣時常述之以爲痛心而華之所身受亘數十年猶仿佛其光景不知太恭人胡爲此朕弗使其子得一日之養將無窮之痛以至于莫可訴也繼妣中年中寒幾殆太恭人日夕伺侍祈禱惟虔鄰里問病太恭人語狀輒涕泣聞者歎息繼妣疾竟起自是悉委家太恭人而一意禮佛及太恭人沒繼妣復任家追思前勞亦復涕泣恨死生之不相易云嗚呼我王考贈公之生百日而孤育于祖母故妣氏爲貴筑單

家中憲公兄弟四人伯叔之子次第亡華僅得以延宗系實惟我繼妣之德繼妣愛子如所出華成童猶謂出繼妣太恭人沒始不得不明白乃日號咷于靈之側此僅及報太恭人者痛其有極歟太恭人姓費氏鎮甯州人生逢世亂從積尸中逃出因不明考妣所終事中憲公凡十八年光緒庚寅五月四日卒春秋三十有九阡曰絲綫坡實爲相寶山之左翼我先友嘉應古君俊民艮猷之所相也華既受太恭人教五齡使發蒙九齡而家有塾故得受師早自童子卽爲先輩所才當世賢士大夫往往不以其顓蒙過而

友之及于今四十有五年雖世益滋變得不遺于一時則太恭人之勤勞猶幸而有紀矣因謹揭之石以告我後子孫且以永其子之痛惟九年庚申仲春清明之日

費太恭人墓表碑陰記

太恭人之葬實先公之所營所樹碑則貴定宋先生寶森書也太恭人子曰華曰薌女子曰蘭薌後太恭人十一年沒孫鋈鋆鏊鋻女孫鑾鏧鋻皆華出鋈薌出薌子殤以鋆嗣曾孫況鋈之子也碑所名子孫皆撰自宋先生顧未有一行焉況之生也華謹擬名次

致告于先公請以序命其句曰況斯尚何及由耳未若伊于厥儻弗遂爰當仍在茲是非皆敢輒同異總攸宜須者果安用凡將頗可爲如云毋固必因甚最之而所謂曾堪復其然每有雖凡六十名華初受書名曰學禮其後避古人同姓名者而更今名則惟我宗龍泉荔香學正公之所授行之三十年乃得僧達受所輯金石文字于同年修文陳敬民其一殘石題名更有姚華不知何時人也因復爲詩曰列史幾人同姓名再來何處問前程墩爭王謝已差錯鄭有後先何重輕子夏兩冠冠自別伯昂二字字堪行千秋

符節都成命顯晦不須論甲庚甚矣名之難使獨也
鋆爲京師大學諸生而農學同時有閩侯官姚鋆此
六十名者夫亦安知其果能獨歟姑備書碑陰宋先
生所撰名因得明白矣

先府君碑

府君諱源清字澄海貴州貴筑人其先江西撫人也
曾祖文志祖玉德考廷輔贈中憲大夫妣嚴恭人贈
公生百日而孤育於祖喻門無遺資室無宿糧府君
生單家齠齔之年力能佐父弱冠起赤手未十稔累
致千金兄弟四人府君其仲也伯不善治生顧爲父

憐數課府君日有常供久之益傾府君貲伯難得解贈公始出分府君家又起贈公沒後二十年伯貧且老府君迎歸家終焉性簡直行事類古人不尚機變酬應多爲人負顧天懷自若以故遇困輒亨亦若有天相年幾六十喪弟二子癯而長子華成進士授主事觀工部政封府君奉直大夫及華改官郵傳部遭遇覃思累封中憲大夫府君始來京師既而國變遂杜門不出越六年丁巳春正月三日卒春秋七十有六華弟子私議以府君善事父兄而行率先其子可爲世則謚曰孝憲配雷恭人繼配熊恭人皆無出熊

恭人有至德贈公性嚴重獨善恭人言每盛怒一辭進輒顏霽或被歎賞至稱之曰佛恭人重無後爲府君置側室是爲費恭人生華及鄰熊恭人育之摯華讀書每至夜分恭人操刀尺守漏刻得當則督使息及來京師華或歸晚猶倚檠而坐如撫孺子也七十有一歲宣統元年九月五日先府君卒甲子清明合葬京師西直門外七堆之新黃阡以比於貴筑黃山府君所營壙既訖功乃刊石勒銘以期不朽銘曰

靈嫣受姓側微啓宗沈德潛滋吳興爲雄自江而西居贛之撫懋遷來黔于筑斯宇於惟府君以孝顯名

幼而佐父老尚恭兄行式于子道亨其家陶漁非陋
昕天匪夸帝有錫命八年累封京國徜徉儿杖從容
視聽天移遂遭元二六載閉門一朝辭世晚學輟絃
吾黨知裁易名飾終盡禮極哀懿德克配賢明可風
繼別延世恭人之功孝道顯明柔嘉維則垂名能雙
永矢凡百

吳母彭太夫人墓碑

丁卯長夏黃平吳君鴻基官京師既逾年將告歸營
其曾祖王母之葬來辭因閒語余曰先曾王母彭太
夫人殉節七十年矣而骸骨未得先君抱痛以沒遺

言後子孫迄至於今未克竟先人之志恐將終不可求無已以遺衣裳葬焉且先曾王母之德之懋操之苦豈可任其沈霾弗著於世鴻基幸及聞知謹書其略敢乞文樹之墓予謂行莫苦於孤嫠遇莫顛於喪亂推孝子慈孫之心詎惟如是而已抑僅以是而行其不得已之志則凡友朋胥宜右而成之使顛苦之節顯焉爲後世法烏得以不文辭耶太夫人黃平之舊州人也父曰登瀛年十六歸鴻基曾祖贈振威將軍諱樹鰲爲繼室撫前子若子三年而寡外家素封不忍其孤苦潛謀奪志覺而廉得其情以爲大辱遂

與絶益茹苦鬻前子已試儒學生員娶於林舉二孫稍稍與外家往來而前子既冠遽卒婦才二十有二率姑之行稱吳氏兩世節婦焉既畢葬窘益甚太夫人愈益奮勵姑與婦日織以撫二孤宵分各得疋布拂曉婦起造食既理織孫抱布隨祖母自岑花徒步八里許入城賣之以棉紗反村人早工初放也如是且十年林又前卒太夫人獨撫遺孫彌窘於曩日於是使長孫農而次孫讀又相繼倚以成立娶徐與薛猶不廢織云咸豐丙丁之際黔亂漸滋鄉里爲擾太夫人已積勞嬰癈疾乃遷舊城居官井街而冢孫編

入邑團充鄉勇後以軍功洊保記名遇缺簡放提督同治十一年七月諭賜贈太夫人一品夫人方太夫人移家未幾寇氛薄舊州城垂陷提督公奔歸與弟負太夫人以行道官井旁賊鑿涌至太夫人猛囓提督公臂負墜因踞井闌努目斥公昆弟曰苦輩方有事於家國而以吾老病是累速行吾井死矣倉卒間人相失遂及於難年六十五歲此戊午十月事也難已覓遺骸不得提督公每念及輒哽咽不成聲公卒軍又若干年公子鴻基以骸骨不可必得歲月不可久淹年月日假葬官井之原夫以太夫人之德懋而

操苦信足昭白日翼百世是古所謂不朽者豈與夫人之死必以歸骨爲志也歟太夫人所撫前室贈一品夫人沈太夫人子廷相贈振威將軍孫德芳及仕曰占勝卽提督公至上江大定遵義協鎭副將德培邑庠生軍功洊保運同曾孫鴻藻邑庠生保舉同知鴻銓邑庠生鴻才業儒鴻基分省任用薦任職歷任貴州省視學息烽縣知事內務司參事今教育部祕書曾孫女賢貞歸平越王氏鴻藻鴻基鴻才賢貞皆提督公出鴻銓運同公出玄孫緝光繼光紀光女珮光淑光儀光緝光珮光鴻藻出繼光鴻銓出紀光淑

光儀光鴻基出鴻才早卒無所出銘曰

繼家之艱節母濟之維國之艱虎臣幹之勝清中葉黔亂方滋彪彪虎臣扶顛持危虎臣之幼節母是依母非其母亡父之慈父亦前孤兒是孫枝子沒撫孫恩斯勤斯孫長而材母喜而悲無何寇張因之家移一孫從軍一孫僅隨寇薄故城孫乃馳歸負母而逃寇至無時母麾兒去毋我累兒倉卒失母骸骨奚遺屢求弗獲虎臣漣洏從此奮身陷陣突圍殺賊無算履險如夷遂以武功屢建軍麾崇階封母泉壤應知吁嗟節母節苦而奇遺衣裳葬烈士風規允矣人範

懿哉女師千秋萬禩式此豐碑

## 姪女銓墓碑

孝憲先生仲子曰鄭字芸湄儒業未第早卒遺女曰銓嗣子曰鋆才三歲銓一歲婦趙孺人誓守撫之既十載宣統改元挈子女侍孝憲先生自貴筑北來京師各就學鋆歷至北京大學文科銓歷至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皆畢業於是子女並次第成年字鋆以蒼均銓以玄琴忽焉又二十餘年於茲去年鋆娶婦仲有子旦暮抱孫矣顧銓獨先半年沒昊天不弔奪我遺女誰任其咎何以釋於逝者耶銓之沒在丙寅午

月二十三日年二十有八歲伯父華知疾已不可爲旬日痛嗟優傷於隱猝中風幾不起鏊沒祕不以聞伯伯病在二十一日鏊知之垂絶猶頻問伯也傷心哉自鏊畢業至沒六年間初任京師第十三小學校教員繼任香山慈幼院女校級任教員終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附屬小學初級三年級任教員勤勩數被褒奬然亦因是以隕其年知者惜之葬西直門外七堆阡曰新黃附祖禮也葬之明年爲文樹之墓詞曰

吾祖有言姚不睦女伯三而彫仲一而殂吁嗟乎鏊

何以益汝生不激隨死以勞苦死則有功生亦何怙幸吾不死爲謀千古字懋幽隱辭鑱肝腑永矢凡百昭茲來許

中女鑿墓碑

甲子初冬晦前一日貴筑姚鑿疾卒故都蓮花寓舍年二十有二歲旬日葬西直門外新黃阡祖塋東原再明年丙寅其父華病瘵不克自振又二年戊辰病少起而墓石猶闕先是鑿遘疾時既合葬孝憲先生暨熊太君畢事季女鑿附域而塋爲文樹石墨本示鑿因曰如是死可以無憾矣未幾歿父思其言而重

傷焉計痛定且謀精構以慰鑿也姑忍之遂荏苒五年於茲人事不測幸得少閒因扶病亟書督工成之縱未饜其私固猶愈於終闕也鑿字圓槃孝憲先生孫華中女也未及生而華北游七歲孝憲先生挈以來始識父是年己酉受保育於蒙養院歷兩等小學遞升中學皆卒業錄入國立美術專門學校逾年而卒鑿之在中學也績最優所受業十九上考嫻幾何好其理趣多解悟爲文朗暢委曲稱於師試美專適父校文得卷驚異不圖所造遽能如此自是每有撰述輒呼示之至其勝者以爲如讀古之作也暇則與

父談藝爲樂過於諸兒作篆及古今隸已植骨幹特未遒耳畫有筆概父得昭陵六駿拓本慊其巨幅不良於省覽鑿以寸當尺百分範其紙縮如圖稿數數易經旬而成石墨傑搆也爲卷一其副以爲冊父作歌父執湘潭周印昆先生踵詠焉並書卷尾惜鑿不及見矣天假以年其成豈可以量性温厚朗潤患深時身已不勝輒祝魂早與殼離毋慰之則曰惟不忍於二親耳死非所難也嗚呼傷哉卒後搜篋笥得所爲稿數十篇藏之家銘曰

文質殊世古今異宜有女而才亦用爲儀嗟鑿之才

實天所資數契元代篆洽冰斯金石楷式楮墨精奇煒煌六駿剪裁千思巾箱可納几案堪施藝林道長繪事聲垂不幸短命遽止於斯鵬也何祥鳳兮何悲永矢凡百匪溺其私保茲貞珉言託素詞

清故誥授中憲大夫四品銜同知直隸州用山西右玉縣知縣私謚靖康文先生墓誌銘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同里文宗沛從余學爲文因獲交其尊甫靜川先生先生宿學先達方自藤令奉諱家居旣耳循聲又偉其保藤功而先生亦殷殷期余著述意相重也二十九年禮部借闈河南余再上公

車不第宗沛侍先生起復來會京邑念余困且窮數數慰之已而先生之官山西明年權潞令賚金來飲余會試遂得成進士未及報余有日本之行積年不通問丁未歸朝先生已遣宗沛留學如都因知先生得右玉令方右民以抗大吏持之亟急會定興鹿公奉命治獄道右玉獨優禮先生謂此賢令也事因得解移廣靈去宣統二年復右玉又一年鼎革遂挂冠歸息轍京師余乃以女鑾歸宗沛勿勿十有四載余既髭鬚而先生目闇齒彫都無復昔年生意矣丙辰五月先生年政七十余賦詩爲壽已病癈經年不能

烺烺誦而吟詠反復意猶軒舉六月疾劇不起則二十九日也越七十有五日鑾繼病沒從先生之靈以歸於里維六年歲在丁巳閏月葬天馬山之陽宗沛乞銘余若有重哀於先生者欲執筆而不知辭之何措也雖然先生爲令先後二十餘年功在百粵德垂三晉其令藤右玉事尤箸夫惡可不特誌之越粵海而西萬山畫然叢巖巨箐緯以洪流其邊連交阯容易伏戎民有豪者乘守土之嬗執兵嘯聚窺伺行李截諸其塗而劫之財患非一朝夕矣中朝務無事乃撫其魁而析其衆散伍失馭轉流境內數結無賴肆

其所欲梧潯鬱處處有盟勢漸蔓延籐轄地四百里面大川水陸四達關鍵梧潯鬱諸州郡兵法所爭籐若有失則全道都梗道咸故事正由此覆爾藤容接壤而邑容已有盜鬱林發難與業陸川百流容以次響應順流之勢可頃刻至每日浮尸下者十百警訊頻仍日輒數驚被盜諸縣避者紛紛來依城內騷然奸民在盟復謀閒隙糜爛之幾危在指顧先生已偵之於先嚴戒以備故雖事急而鎮定如故更募健卒增集團練拔尤扼要害使薦紳士人分鄉而守水則船防陸以塹限乃縱謀輸賊偵狀張我聲勢多其疑

以懼之使不敢窺先生則躬率士卒往復城鄉撫綏闔肆安輯逋逃內患潛消衆心彌固入則軍書出則刁斗寢食俱廢者凡二十餘日盜犯境者屢且志在據藤終以嚴防又奪於威卒不得逞所治安謐以靜待援及東師至藤遂解圍亡所侵損自是援師得藤爲根本因便攻取先生又爲厚其軍輸師朝至而夕發諸軍交午民不患擾未幾盜悉平方盜之未起也潛勾密結無所蹤跡故風說已久而人都不備盜因得從容布置倫類已徧乃趨疏防郡縣以便突起圍勇應之遂陷城池先生守藤捷在先機雖寇逼於外

奸藏於內而鎮撫有方控制無舛故遷民不得擾以爲亂團防不得傾以委敵危而卽安厥功茂焉睢陽之守不是過也當事迫時所親姑息矜其一得皆諫先生爲二親謀避地先去先生已布令禁民遷擾不肯自破令事定而母以壽終任所此戊戌夏中事也又十年戊申而先生以稅爭聞自拳匪之變中原板蕩司農告匱日事羅掘光緒末政偷而益窳是故搜金之使四出關征而市斂恃權而居要以暴爲關者比比皆是右玉地在晉邊土瘠民貧有殺虎口故設官掌榷號曰稅關監督厥賦中中主者務課最徵之

蔡嚴時則稅法加密民不能驟習以時抵觸監督挾勢益刻覈每因細故恣其苛罰一有不遂便移縣治適先生爲令遇事持平爭之以法硜硜自守無所唯阿文十移而八九拒民賴其庇監督益歉望遂改移郡守故墨善趨承惡相濟也民有誤漏鹽五斗稅者罰數百鐶笞闐掌以死至傾其業他率類是民怨既集監督守且銜先生潛書當道必務去之且周納其辭將責償焉事雖獲緩終去右玉監督守無所忌憚志益得逞殺虎口道爲關鈌上考監督極以能聲聞於時然不旋踵而僨清社屋矣此二者不足盡先生

之績尤不足以盡先生顧關於治亂興亡之故其端甚大先生既逝門人故吏私議易名謚曰靖康由斯義也先生諱明欽字濬川靜川其號先世湖南永州東安縣康熙間諱生貴者始爲貴筑人高祖洪盛妣馬曾祖尚臣妣黃祖應樑妣國考光斗妣甘祖考皆以先生貴贈封如例封公生三子先生其孟生十九年補縣學生中光緒元年乙亥科舉人十五年己丑科進士以知縣分山西即用告近改廣西權靈川授籐縣服闋仍歸山西權潞城黎城授右玉調廣靈終右玉令以守籐功加四品銜同知直隸州用他行事

具詳家傳所著澹遠齋文集學愈愚齋詩集各若干卷藏於家配劉恭人繼配李恭人楊恭人子五宗沛副貢生分發雲南咨留京兆任用縣知事宗淑外交部主事劉恭人出宗溥宗浩宗澧楊恭人出女子三長適胡次許三趙孫學植學案學楫學棨孫女二銘曰

無名而生得名而死烏乎先生有此粹美爲士曰修作宰曰賢守不畏寇抗不避權一官再仕終身百里道凝老學績光前史吾里之仁黔山之英幽棲太素永閟佳城佳城伊何于筑之鄉山曰天馬載宮其陽

神安其宅靈奠厥宇去彼百凶適茲樂土前不怍古後無媿今允享冥壽毋有敢侵銘功玄壤鐫德陰堂千歲萬襲式此靖康

歸同里文氏伯女鑾墓誌銘

姚鑾字長欒貴州貴筑人也昔有嬀受姓發蹤畎畝越至太常騰采孫吳歷世傳衍自吳之贛遂爲江西撫人再遷于黔因隸今籍曾祖諱廷輔贈中憲大夫姚嚴贈封恭人王父源清誥封中憲大夫姚雷繼熊父所自出費皆封恭人父華自進士起家仕爲工部虞衡司主事調補郵傳部船政司主事母羅以光

緒十九年癸巳十二月巳時生于里王父珍之故小字紅珍七歲從父受說文讀皆能成誦更受小學及年畢業豐碩類父貌如滿月學行輝朗德性淵懿稱于鄉鄰爭議委禽宣統元年己酉從王父如京師熊太恭人遘疾鑾出誦于序入侍于寢服勞惟謹日夕無閒及太恭人臨沒惟鑾侍側父終身抱疾益歎其孝粵三年業再竟而國變復侍王父之津門始與內事多有綱紀明年試補國學生受女師之教嫥嫥志壹姽姽體閑資之年紀宛若娶姆惟三年甲寅八月歸同里文宗沛翁靖康先生國之遺老歸作寓公晚

有癈疾需人而食婦能承志事盡其禮虔恭無缺羹湯以時宗沛試爲令發雲南咨留京兆踰年而靖康沒鑾已屢病漸覺清減衰絰毀容更形骨立母慮不壽獨視之脫然旋中疫不起時丙辰九月四日也以明年丁巳正月葬于里天馬山之陽宗沛嗟悼不能自已因來乞銘予於鑾父也鑾生二十有四歲頻年勤事未遑深語鑾將有家涼夕花陰鑾與母偕倚闌而坐予後至語移時月斜乃罷一生骨肉僅得此趣及鑾之沒猶不得臨訣今且及幽乃爲一言悲夫銘曰

哀哉長鑾今之賢良性寬行嚴和順直方抒文述志有懷膠庠克己惠人藹然古芳文不彰行才不曜長兩月試績允式家常

劉全祿祖母趙氏墓誌銘

瀋陽劉全祿從余學於京師以閒請銘其祖母且曰葬有期矣而文不可刻日辭之請益堅嗟乎余奚以文爲乎哉顧全祿不於其名獨致情於余抑亦有不獲已者也母瀋陽趙會女生有淑資及笄繼室于劉萬才萬才先娶紀生五子而沒母來歸焉萬才父富嘗仕未幾引疾歸終老田間萬才遂爲農母益勤儉

佐之善事畜以賢孝聞年八十有五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二日卒於家子玉孫全璽全慶全祿全庠全恆全彬曾孫明善明豪明坡其年十一月十八日葬縣城東北肥牛屯觀音山之陽銘曰

德必壽母克有遺子孫世其守有孫好文不吾否銘誌毋忘垂永久

季女鏊墓誌銘

姚鏊貴州貴陽人孝憲先生之孫前進士工部改補郵傳部主事華之季女也生而豐容善心揆度自納七歲受學北京女子師範學校附屬小學凡七年而

業兩竟升本校附屬中學勤儉自勑和愛與人言動有則宛如成年天授不豐中華民國十有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疾卒實癸亥四月十二日有生十又五歲葬西直門外七間房新黃阡附祖禮也方鏊疾之起特多强持厲學如恆人都弗覺及假而疾沉不可爲匝月遽沒師友咸驚悼焉年未及成行事鮮紀獨先絶一日舉狀語父曰中若離析心不能鈐矣嗚呼覩於今之國抑何其言之痛而可味也銘曰

受太虛之清淑而完然以歸者惟爾鏊之嘉雖生十五年而遽止卽百齡抑又何加嗟嗟生故當死不則

賊彭弗如殤爾所識適來適去隨其直委此遺蛻吾
封殖此復千年亦天則

## 中女鑿墓誌銘

癸亥四月既銘季女鑿之墓逾年中女鑿復短折去
適文氏長女鑾沒九易寒暑而三女並凋天乎何尤
俾余竟爲天寥續也鑿之生也以光緒癸卯閏五月
二十三日余先期會試去家逮自工部改官郵傳部
主事鑿年七歲從先孝憲先生來京師始識父其年
夏受保育於第一蒙養院明年學於北京女子師範
附屬小學更七年升中學更五年入北京美術專門

學校甲子十月二十九日卒於寓舍年二十有二越七日葬京師西直門外七堆新黃阡附祖禮也鎣資稟清明學十餘年考必甲等嫻書畫能文有父風尤契於幾何之學惜天賦之嗇不竟所造性篤思曠未嘗有過病幾殆數語母羅死無難惟卉能割於父耳嗚呼鎣明於來去愈使余深骨肉之悲也銘曰

吁嗟鎣也天俾爾壽安能測其所至也爾才矣而生余家奚以存於今之世也吾生有涯夫何傷於爾之逝也爾神歸矣爾形蛻矣生則余育死則封而識之也嗚呼

# 姪女蓥墓誌銘

姚蓥字玄琴貴州貴筑人也父曰蘧業儒早世蓥甫周歲母趙矢志育之十歲侍祖北來京師受學女子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業再竟錄升師範本科九年庚申畢業出爲第十三小學教員旋任香山慈幼院女校級任教員克勤厥職累被褒奬繼任女子師範大學附屬小學初級三年級任教員勤勵有加聲聞益茂遂以勞致疾十五年丙寅五月二十三日沒於爛熳胡同蓮花寺寓舍年二十又八歲卽以其年七月十五日葬西直門外新黃阡祖塋之側嗚呼癸亥甲

子予兩銘女墓中間一歲蓥又逝去予心益摧傷適又病癈不能文惟是蓥弟遺孤也視猶女矣雖病甚又烏能已於詞耶銘曰

於戲汝蓥生也而孤成也而材宣力也勤而不圖以爲身之苗於戲蓥也爾勤事而死余又奚爲之哀雖然修短數也賢否器也不豐爾數俾弘爾器天也爾形所委封而誌之以期不朽人也方蓥之疾之不可爲也感於余心而手足爲之不仁既沒有旬日矣家之人猶祕不余聞及域成而余病未起卒弗能爲之文烏乎此蓥之益窮也更千百年孰知爾蓥之賢而

能於爾憐於嗟乎天

分發廣東任用縣知事貴定郎君墓志銘

君諱先錦字雲等貴定郎氏考澤軒妣陳昆弟三人君其季也生三月苗變襁袍出避數遭顛險生死呼吸間是爲君一生堅苦之始稍長從彭子安學穎秀異常試童子屢冠軍年十五補縣學生員未幾以優等食餼而家中落弱冠假館授徒遠近聞聲從者甚衆川督戴戡其高足弟子也凡講學二十有餘年一以修身爲本誨人不倦有古儒者風而好施樂與光緒三十年手創舊縣兩等小學貴州興學之最先者

可一二數故人望歸之歷任縣宰委總團防主持公道不畏强禦恆挺身救人難爲鄉老婦孺稱云國變以來公口林立良賤自危戴君自滇奔喪回籍會城士夫推往乞滇師以喪辭經君諭勉戴感而行黔難果賴以紓滇師入唐繼堯爲之長因督黔稔服君賢委知獨山州事到官除暴安良利用厚生未一年百廢具舉訟獄殆絶遽乞休屢辟不應已而有清鄉之役督辦堅欲得君襄之勉起所蒞恩威並濟施石鎮黃十餘縣咸安堵無擾既復歸臥其後巡按使龍君下車就廬以上游禁煙總辦相屬君謂事關民瘼也

遂出歷西路二十餘縣皆身往勘才數月一律肅清報至中樞獲授勳章且晉等焉復膺參議實業之聘護國軍興代表如滇議獨立事定都督劉君以往績卓著仍邀總辦禁煙東路君亦以根株未絕益自任出而英使主勘更亟政府截限令以六月竣事東路爲烟產名區自君開諭聞者感動不督而自剷絕覆勘中路躬親如前未及期報命勤瘁有加六年中樞命以縣知事分發廣東任用君終不出矣復辟事起戴君時督川被迫出走君伯子德馨在督幕從焉訊至憂甚既德馨出險心稍稍定及聞戴君凶問傷痛

欲絶曰戡也不免正義亡矣吾匪爲私恩而甚國家之亂也鬱鬱卒以歲丁巳二月十四日春秋若干歲某年月日葬某處配同縣孫氏子三人德馨德裕德沛並能嗣君聲德裕前卒女二人菊貞適朗洞分縣安法曾淑貞適貴陽熊其銳男孫三人女孫五人銘曰

君之政事禁烟爲最不濡不疾人愛而畏君沒則復伊誰之罪遺績在口聞者知愧廿年麗澤乃得一戴開諭定黔于今是賴既舉義旗遂綏蜀界終及於難君大憤慨憂在國家非爲私契遂殞其身遐邇垂涕

白日長霾幽宮永閟銘識一丘聲昭千禩

唐母葉太淑人墓誌銘

予友唐夢虹去京師十有四年丁卯四月更相見訝其凶絰則方有太淑人之戚蓋夢虹封大夫楚尹先生謝賓客十七年丙寅三月二十一日太淑人始卒於里春秋八十有一歲不可謂非大德之報也封大夫凡三娶始娶於陳無出卒繼娶蔡生夢虹又其女兄弟凡三人卒繼娶葉是爲太淑人宣統初以夢虹官直隸知府覃恩加封父母並如例太淑人安徽桐城人也父曰滙官四川河西縣丞終於任母張患三

年而起謹侍以孝聞封大夫方從宮少保公官於蜀故太淑人以光緒庚辰來歸善事宮少保公得其歡心明年偕封大夫旋貴陽治家待人一如禮法時夢虹才七歲女兄弟各相亞也太淑人撫如己出夢虹少不訓好弄讀或未勤封大夫弗之善嘗因事怒笞之幾殆太淑人倉皇奔赴聲淚並下封大夫怒立解其後每自塾歸大淑人輒引至膝諄諄訓誨夢虹始知向學於是語余曰爾銘今五十有餘歲德業無一成負太淑人甚然生光怪陸離之場而卒不爲俗移貽先人羞幸受太淑人教耳因敘歔不已夢虹今以

字行爾銘其名也夢虹女兄之嫁也太淑人罄所有治妝謂僅此女齎送何可不豐其女弟先殤逮太淑人之卒三十餘年每追念則感傷焉夢虹益戴太淑人之德太淑人子二曰積福知興義縣事曰忠長貴州財政廳皆能遵母訓和悅不渝夢虹與積福忠所出幾三十人戚里艷之相忘其爲繼母也忠前卒夢虹重來京師太淑人卒已暮年既以卒年五月二日葬貴陽西南郊河南莊以與余交稔越七千里來乞文銘幽山葬於事便且於禮無舛君子與其宜矣銘曰

此吾鄉之女宗千年之封爲銘於其中後有興者庶乎聞母之風

福坑村符母侯太君墓碣

己巳孟春文昌符宏昌訪予北平乞揭其母之墓且言曰家故單寒母年二十來歸於父曰煇信徒四壁立業農也田園非所自有貸之人而力作之資母之勤償貸已贏升斗以奉翁姑育子女如是者十餘年而父沒遺孤幼弱又一女齡相亞也家貧而糇糧不宿衣不完突不黔老屋飄搖風雨摧之毀葺藁僅蔽可謂極人生之孤苦矣遺孤才十歲卽命趣南洋營

生計積年無耗惟耕織與女相依自度而已又數年遺孤從南洋羣島來年十九矣且積貲數百母因爲理更營所居室娶婦抱孫焉卽宏昌也宏昌旣有貲母且教之商並藝樹膠椰子之屬竟以工商起其家業旣日興母不忘貧窘輒喜周濟又置產貸戚屬鄰里之乏者特薄其賦而賢聲乃益著矣母歉宏昌少不能讀書因更以孫曾爲念訓宏昌毋再失教文化之事一有興作則命捐巨金以助其成如文龍學校會文市學校圖書樓瓊海中學校暨博物館皆宏昌奉命興建其購產特造者曰煙墩市中山公園曰白

延市初級中學校教室凡有益於地方宏昌承命惟謹輸將恐後焉如母者可不謂賢乎哉母侯氏以清咸豐丙寅正月二十二日巳時生中華民國十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卒於里予感宏昌言而歎母之有造於家以施於鄉也因亟書其略俾樹之以告夫後之人

姚鏊墓碣

姚鏊字靈敦貴州貴陽人也祖孝憲先生父華以中華民國元年中夏生十有八年中夏遘疾卒生資清而秀故不甚堅彊十有四歲畢業高等小學遂輟學

而性喜弄筆因日以書畫自適能作小篆且治印畫山水人物花卉草蟲翎毛皆楚楚有致年十六始學爲詩所作不多而都能章句五言偶然作云匆匆十六過未能學一術無事且作畫早起坐幽室弄筆不知晚忽焉已終日小竹云小竹四五竿翠綠高於室雖無堅重心清風自蕭瑟柳絮云早起院中立忽然見柳絮飄颻白似雪紛紛來又去七言案頭晚香玉云書室案頭舊膽瓶折枝香玉雙頭幷晚來陣陣微風起待與詩人子細評早起云隆霧沉迷微風定初陽慘淡曉光明不聞鷄犬聲喧雜但見雀兒階上鳴

其思致亦頗清遠父自病癈猶時時寫唐宋人詩與之讀自服習求通未暇與講論也而自造已能如此書畫亦多自造篆習夢英千文有時便似鄉先生郘亭翁亦作草以閣帖爲師惟未變化耳父以爲鏊清才可望有成特憐其弱質恐不勝世故戕夷抑知其遽止于是耶卒之明日扶病亟書其凡揭之墓俾世之人共惜之也

唐母周太夫人墓誌銘

記余始爲諸生因同案識唐清譽之聲時皆少年過從甚僅北轍以來勿勿三十餘年而國變余留燕不

獲歸清譽改官直隸聲相聞也清譽母夫人八十生日舉觴爲壽徵畫及予乃知奉母北來又六年丁卯母卒明年清譽訪余蓮華盦以銘幽相屬余病瘵既二年不任千秋之託清譽意甚厚不獲辭按狀母夫人貴州貴筑周氏祖鄉賢公諱奎考如皋公諱際霖有聲鄉乘夫人稟訓名德因篤天材年十有八歸清譽先公星舫先生事姑以孝聞娣姒之際和樂無閒始有女適張而婺以時來寧甚敬重之星舫先生先世所遺本豐以世父露皋先生仕雲南罄家資廉養遂泊如賴夫人善相無內顧憂成同治甲戌進士其

後自戶部改外得郡守分四川旋卒江巴差次姑年八十有六清譽昆季均髫齡而家益壁立自是皆夫人辛勤支持垂數十年兩喪葬八婚嫁赤手空張事無不舉清譽弟曰同聲亦縣學生科舉罷相率爲祿養計而清譽得四川知縣弟因奉板輿就兄及清譽權江北同知更迎母之任弟亦以京秩改令江蘇外家留寓如皐夫人復爲蘇游而清譽宰南川乃旋蜀無何清社屋矣清譽治南川盜棊嚴挂冠之日羣圖報復伏於要道曰白沙場者思一逞焉夫人奉佛虔道弗輟也途次晨誦少延遲發適白沙先有軍至匪

因驚竄夫人得免庇及闔門焉清譽更薦爲直隸縣令知衡水復迎夫人北來弟先有事於衡水及清譽到官更留俱侍夫人慰甚因入鉅金助邑學邑人士以狀聞中樞得懿德遐齡之褒是年壬戌夫人正八十越四年丙寅清譽知獲鹿弟亦差次井陘夫人留津乃正月卒春秋八十有六歲道阻不獲歸權葬平西禮王墳之原宜也子二之聲同聲女子五壻劉金堃寇宗儁何樹濤黃廷榘其一幼殤孫四振鈞振鏞振銓振鐸銘曰

生黔山之陽越數千里而斂骨於燕山之玄堂是吾

鄉懿德千年之藏婦於萊妻於梁教成於盧陵之家惠施於衡水之庠國皆吾土於其歸也胡爲乎必於其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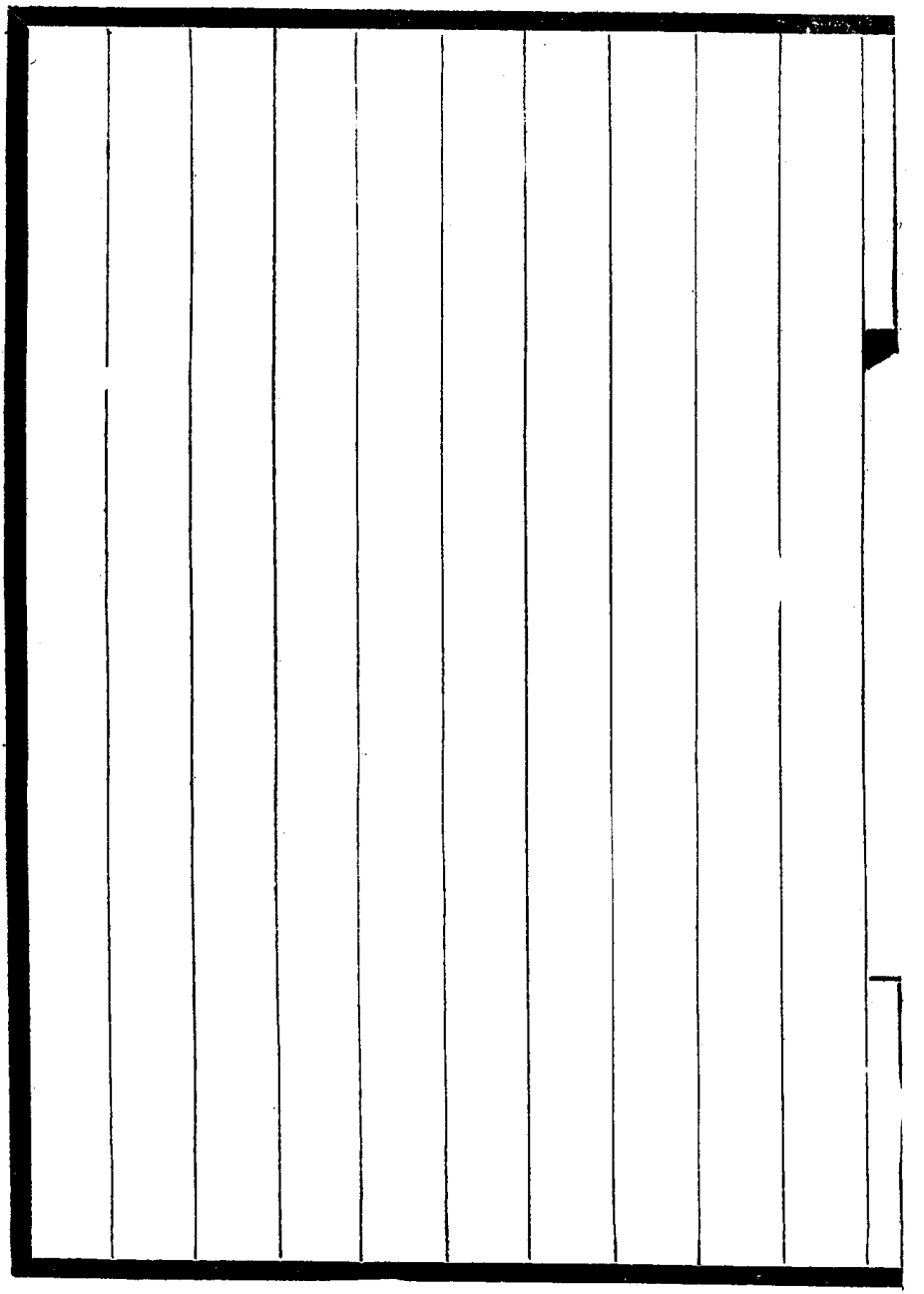
## 鶴山老人文君墓誌銘

惟十有七年孟夏辛酉文式如君卒於里春秋六十有八葬有日矣其孤宗潞乞文銘幽予以病癈不任深思又累年不出是事如隔世北平去家七千餘里君之行誼都不及詳數數辭而請益堅宗潞嘗從予問學與君故通家君之兄子宗沛前壻予女則又婚姻也不獲竟已因徵事得陳廷棻所爲鶴山老人傳

述君折悍將郤橫旅排難解紛事有足多者當彭漢章長黔之翌年有易幟之警憤而出走前期遣所部曰馬曰楊搜巨金於商會二人者故綠林豪素橫恣無理商會應付一不得當則潰決可立覩矣市廛惴懼屏息以聽商會其時君爲會長從容楫二豪陳疾苦訴年來商業衰憊狀朗朗可悉數也語未既涕泗交集二豪感於情勢卒沮喪去於是君之聲光爛然市廛間云鶴山老人者君晚年自署也君諱明鈺式如其字先世居廬陵其後遷湘又遷貴筑遂爲縣人今之貴陽也父國禎生丈夫子三君於序屬季弱冠

補縣學生員七試不第遂棄去而以商自贍諳委世情故嘗與鄉邦事君亦自喜顧不擊重第著其表表者使百世下猶庶幾君之風概焉年月日葬于某鄉鶴山之原君所自營壙也配楊夫人子宗濬宗潞宗潮宗濂濂爲仲兄後濬潮皆先卒孫某某銘曰

黷武之禍國無寧境肆其奪厭及於市井雖幸獲已其幾已危危而卒安誰惠之貽言念鄉邦鶴山是懷口碑未泯流光已潰維此惠澤希蹤東里無渝陵谷聲施靡已



# 弗堂類藁

## 卷第十一 書牘

貴筑姚　華莊父

### 與陳敬民論朱岱林墓誌書

朱岱林誌五年前尚無大價精拓可三十圓而已自前年怡墨堂得一本售之顧巨六其值百圓鑒家以爲飛價（先是怡墨以二十圓得之尚有附件欲得倍利曾以四十圓勸湯定之定之不欲乃以五十員過付于陳子文陳持到敝齋欲得八十元不與乃售之顧及得百元顧之經手與陳朋分其利各得廿元）然墨濃口肥字字可辨亦可貴也（的是乾隆拓本）承示一紙筆畫益細字漸沒不敢施重墨遠遜顧本然尚是嘉道本第一行扶封二字未泐於邾二字右半無損

是中上品敝齋得一紙扶封已有剝爛於邨亦裂則品在中下是咸同拓以四圓得之訪古者咸同以後拓則扶封全泐於邨右半損矣此近拓下品也咸同拓本其價四圓亦前五年事今可倍之嘉道拓本今可十倍之以顧得上品百圓論價雖較奇然依今評則八十圓尚非過分近一年古肆值又逾恆耳中上之品定五十圓至多六十圓斯允矣如再多則賈兒獲利且背地笑吾輩無眼不值不值若能齊顧本則八十元或百圓亦勸歸尊齋此又不欲古物貶值之意苟得精品而賞以百圓亦不能謂爲豪舉同一費材同一致古

其間得失惡可不審耶張雲門鶴第送畫數件來何妨過我一觀餘不一一

與陳敬民論小蓬萊閣五種書

四日得第二書即向延古索端藏小蓬萊閣五種未即得觀次日亦無消息至八日始約往偕去者師曾及弟二男鋆也竟覽五墨略分三等范式魏君爲弟一等朱龜靈臺爲第二等譙敏爲弟三等據黃小松跋當時亦二次所得范魏一起餘三碑又一起也五本跋若干家無一不是名蹟佳書圖記纍纍非石印本所能見者原本約較印本大十之三紙墨俱舊朱

龜靈臺是覆本而已孤故次第二譙敏覆本曾見他墨故爲弟三惟范式魏君則無上珍品魏君宋拓孤本當倍劉熊范式今雖重出而此拓在前以字較之多重出本二百餘字是可貴處昔小松初得范式原額即擬以此古拓重刻補足後李鋐橋訪出原碑遂已黃跋重出碑陰言之甚明似此晅赫之跡不讓華山片石況五種雖有高下而五種得名已非一日其各種自爲淵源是一段來歷五種合裝箸錄以後別爲淵源又是一段來歷黃曾雙鉤五種刻入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中有關考據之跋均已附刻然他題及

觀款尚多鉤本俱未刻也經此刻後五種均屬晅赫又不能甲乙而軒輊之矣題跋有一種微蝕然無甚害翁覃溪跋墨脫數字可據小蓬萊閣刻本籤補之亦無大礙魏君碑中尚有朱墨籤注數條不知何人之筆此又鉤本印本均不及見者也覽畢師曾亦歎賞不置魏君墨本師曾未曾考校尚不如范式之傾倒耳鄙意以爲此二種在漢魏碑中均可爲古今無兩之蹟魏君書勢下開王基曹真與范式均爲唐人之祖於書法源流變遷之跡多得一種證明其關繫爲如何愚意魏碑之可貴尤有甚于漢者此范式多

字古本豈僅廣武將軍之比哉五種不能甲乙固不待論然卽以魏君范式爲主而覆本三種附焉互相提挈均堪煇映如此大品萬不可錯過黃金易得奇蹟難逢節衣縮食猶當爲之鄙性如此敢以奉進以上論審勘之大概如此嗣與延古陳生談于意云何以爲萬五千元之值可略商數百圓耳端陽已過可少緩須臾且外國人尙立俟一觀也因以尊意覆之予價五千圓陳謂亦是行價然售之外國人可萬圓也此語已露可容大商因再進問可否打破萬數陳謂萬且須益何能再減又縱談久之反覆詰陳且姑

以己見評價謂必買者與無傷惠賣者取無傷廉卽便物主一時不欲卽賣然苟欲他售其值終不得溢于吾評雖外國人亦將奈何因以前致弟二書中商論之意評定五千金渠計七千圓而弱距萬尙遠謂終須增也因屬以此商之物主而陳欲得公確覆究竟于吾評是否認定可否能增再與物主商量免勞往反此亦是正辦書至請卽作答姑以尊意稱量而酌益之及是否認定評價以爲可行均可與磋也彼意以爲非急辦不可否則外國人將立挾之而走此固是商人慣技然有時亦須迎機決斷不及其時則

不可得過時則欲得而不可以至當之力迎適至之機斯可矣陶齋吉金六十四事式古來商時正其機也如卽斷萬三千圓可得今則二萬亦無望矣如此五種人間至寶得之在手藏之極便而此後尙是日增之勢假令萬圓買歸明日定爲二萬亦無可議者是以延古斤斤非過萬不可也師曾與伯恆亦曾與論謂此爲人人所能識而非人人所能得者所以爲寶之尤寶也公姑拚命一試將來必有人羨也吾以爲五千金之值如不可得尙可量加此考校極準不似字畫之蒙人而又最通于恆人不如吉金之孤賞

此機不能不先決者也以上論價格之操縱如此出延古復訪怡墨鋪掌閻蘊齋閻于碑帖行中爲老輩掌故最熟便詢此事云已聞之惟知價昂未見其物且云端家尚有九成宮嶽麓寺俱宋拓已以三千圓歸之日本人有賀矣旋告以價固謂太多然閻出唐張從申行楷李含光碑亦孤本也籤題元拓套題宋拓前翁大年二題後何義門陸謹庭二題尚有松下清齋白箋在前可信於陸手裝者翁題尚是黏貼此沈韵初物今歸寶瑞臣亦是希品而索價二千元並不可撥當即詰閻如此則五種萬圓固不爲多耶閻

亦輾然謂寶無貶價也繼至訪古其舖掌趙蓉舫在焉已知五種到廠且云廠友曾約夥買惜己未同去而夥友出價太低僅償二千元不能必得徒爲他人利也已而果爲延古以四千元得之若使身去便予四千元實則五六千不患不售也言竟太息久之當即謂趙已評價五千金矣趙云如在他手六千元已爲得價延古已費四千恐非倍之不可耳趙意屢致悔恨未經同去致彼行輩寒儉失機殊知趙即同去亦何能與延古競彼不過利有廠友爲之地耳如便予四千延古亦必增而奪之務使不落他手延古陳

生曾談與尊古黃伯川爭宋甗盌事已可得其大凡語甚長當別紙記之後又訪崇古云延古鋪掌趙鶴舫者其內眷常往來端家而趙又與繼二極示親切故其謀乃爲他人所不能間吉金六十餘事所以無從插入也伯恆前談此事萬不可使李一山知之亦萬不可與延古提及李有黃迷且能出重價又與趙鶴舫亦極稔識如李知之恐萬金亦不吝也李收黃藏武梁祠畫象一事可證伯恆又云如公不欲得亦可一手議價再同人明分尙可爲利且云案理當令李一山得遂其迷也趙鶴舫云黃小松漢石經尙在

張度家未聞流出（張與胡石查至交好其人好古有識有著書）張係五百金得之是三十年前事今可十倍矣以上論訪聞之情形如此上述種種此名蹟已轟然廠肆如不見機立斷恐有他人捷足先得者苟非遇今時勢已不能從容令吾輩商量矣鄙意購此五種利可日操强勝股分哈爾濱之行竊以爲不必齊人至詭彼地皆齊人書局之事可爲前車故寧以此爲可手而守可主而操縱爲利爲寶終歸勝算也去年除夕博蘊所得四事跡近挾持形同局詐公尚寬容而慷慨許之此公是已定有百利無一害之品烏可不當斷則斷華

以窶人去年廣武將軍一墨亦何嘗不躊躇數四卒以拼命公若致此價卽十之而力亦能十之大可一拼也近又以四百二十元致二甎審是唐畫出彰德南水冶鎮韓公墓估人所言如此此韓公不詳其人又以百元致二甎有墨書未定時代自用幸慰亦一拼命事也是殆孤賞更易一人或幷十圓二十圓亦不能取償若此五種恨力不能致者有矣未有不爭欲得而寶之者鄙意願望公肯畫八千之範容我竭力磋磨如能少貶更是佳事倘過此而失之則他人能豪于我亦復何悔否則值不勝己焉能勝人因而

失去公卽不悔我將悔之終身矣綜之此等名蹟人間無幾假若千金得劉熊公必不吝然劉熊孤本魏君孤本而且宋拓得不費二千何況題跋之多極一時之盛每跋論值亦堪數百又非劉熊之可比也范式亦然華山三本如出當亦萬金一本如作豪語此五種萬圓不爲過也言之過長公得無厭然於予心猶若有未盡焉無非望公迎機致之而已伯恆又云博蘊鋪掌楊伯衡已有心疾（因與稚開申索債出語不善幾致被撻故）現在東掌不和掌夥未協恐不能久因憶公去年所致似未收回不能不早爲之計物卽不佳然既費重值

胡可棄去並以奉聞希陶見面否近已爲王殿侖祖母撰序成先寄希陶抑或俟谷紀常來取祈代一詢餘不一一手頌午釐華白再前述論價一節內察物理外觀人情以我爲主一一酌而核之非慊他人之慨者緣此五種固我所欲若我有大力且必飽其慾耳

附白

與敬民二書皆匆匆付郵不暇爲文事後乃由敬民鈔還故稿猶存以時檢閱如委巷瑣談亦復興趣不必以莊言典論爲優也蓮華盦記

韓筱珊先生庚子死事徵文啟

夫正則沈江則楚客賦招魂之作侍中濺血則宋賢成正氣之歌雖時有變遷義殊因革今之不同於古猶古之不諧乎今然而宮音雖廢不棄管絃鼎食已更仍珍彝器是以布帛之言異河漢而無極文章之事惟歌哭以當先也有清末運秉國失鈞及於庚子之年遂罹拳民之禍典午欲東而五胡並起靖康未禪而二聖出奔于時閭里煙銷神京豆剖人爭避地功或貪天沈沈帝座長犯客星矯矯國殤誰呼孺子問安歸乎夷齊命之衰矣何罪已之堯舜亡也忽焉

吾鄉韓筱珊先生分曹有日秉筆秋官孤秀如松曜貞冬嶺持危扶顛既不支於大廈守死善道求無忝於儒門乃於刑部陝西司死焉事後論卹加贈廕子如例並准附祀椒山先生祠烏乎旗常可紀無忘沒世之名風景不殊頓成前朝之事昔曼倩遺靈孝若贊其肥遁泉明作謚延年誄其高行凡以風誼相師典型未墜若論世知人則又尚友或斷章取義而可以興皆不妨闡揚被之文史於是司法部諸賢有善必書同聲相應蒐其故實勒以豐碑距先生死事蓋二十有二年矣某等敬止維桑瞻依有斐聞頌聲而

思詠媿殫見之非材敢疏小言用徵鉅製附之事略無當剪裁多文爲富諒同與善之心小子何知獲有觀成之樂先生長公伯秋次公仲曹祕之冊府付彼梓人數作家珍傳爲世寶信千秋之可託爲再拜以陳情如有聞風者起薄夫寬而鄙夫敦庶幾學禮之人甘受和而白受采謹啓

與邵仲威論書書

仲威吾兄學長閣下別來經年日常馳念煩尤之餘兼以懶散遂疏牋奏歉仄何如比維興居清勝公私可宜至慰且頌弟守故襲常都無所益惟治書稍有

所得欲以籀篆漢分鎔爲今體遂似代北諸作實則南碑勢亦爾耳金石相禪不數羲獻昌黎評謂俗書真是巨眼然如皖派諸人壹意攻石而不治金猶未免俗工奏伎益穩益愿故如撝叔人嫌其肆愚意議其過謹耳清人書中冬心叔未差有意致然冬心太剛叔未太柔近頗自喜在剛柔之間固無暇爲金張作調人抑亦以爲南北古今之異無非此二氣爲之羲獻正坐太柔自唐以來享名千年未有一破其圍者顧終不饜人意而北宗又純以剛勁反之又何怪其鑿枘邪晚周之金東漢之石初唐諸家正剛柔相

調如此方是搢紳之作餘皆質文偏勝非野則史耳淺見如此一年以來熟味金文竊窺此祕請明眼爲一論之近羅致金文甎瓦龜甲諸拓頗已小康而意未足也嘉興張氏舊藏拓本聞市中常有流出者能一賜助搜討不勝感盼矣休沐偶得微隙便疾書奉候所論都無條理且不盡鄙懷萬一也長安似棋浮生如夢京邑人海鮮可與言窮陰促節益滋煩慮草此專頌道安不一一

與周印昆論升碑前每行三十六字本史晨碑

書

書悉史晨碑爲近數年所見最佳本可買也當宣統三年七月訪古得此本時老趙曾携至小玄海共四厚冊禮器乙瑛孔褒孔謙孔彪諸碑俱全索值八百金彼時以爲巨值無此才力也已而武昌事起遂已壬子之秋乙瑛已單賣去其值二百圓（百圓也）（辟字所存尚寬今可值六）禮器再携至山齋索三百圓史晨已買與陶伯銘亦三百圓也後禮器亦買去而史晨復由陶退出曾由山齋轉與陳幼蘇勸之留甲寅幼蘇出京時定議五百圓約到滇後寄值來取而久無消息老趙亦爲留存楊仲子數次信來以六百圓買之未得也去

年春間老趙屢問幼蘇訊息而王電輪至都意欲攘而有之出京後匯款交希陶而督軍團事起五百圓已爲希陶分借於人至年底始交山齋已變爲交鈔更問老趙云已抵出實則我聞已售出也原裝大開幼蘇改爲中裝卽今本是也今年春始知歸吳雁客以八百圓幷一張猛龍碑得之今更由富華轉到尊齋索值八百圓正欲賺一張猛龍碑也此碑拓在升碑前每行三十六字可謂身分甚早陶伯銘以爲宋拓未免視之過高來書云明初拓或可信也三十六字本罕見不惟秋字完好而已惟改裝時將春秋相

連處使再受割截亦不無遺憾所以舊本改裝須少出新意如此本改大開爲中開行數字數移易不免多剪此亦受傷可惜處也八百圓之數實爲巨額大約物主或不能多貶以前事斷之可知也

復鄧和甫論畫書

得書及見賜書畫各事展拜訖謝謝前者狂瞽與亮儕論畫閒及尊作鄙見以爲用功過勤恐歲月不給因致其可惜之意不審亮儕所致語如何來書撝謙欲徵鄙見景本一斑足窺造詣正如用賦於孔門驚劉賈之再行也實心服之甚而不願爲之何則所謂

升堂入室猶古人爲主耳以足下之清才妙思何患不自作主人而不爾者緣性之所適人各不同野性難拘寧破壁稱尊不耐華屋爲客故不能從大賢之後也一病以來此志不遂徒有妄言然是自適之論果其言是則易地而觀亦安知高明不爲之太息極謂不適耶所性既異其趣自別此不能强同者也夫其立論既以自適爲本則所造如何具可無論其成與否亦至無干鄙見嘗謂吾輩爲畫有數樂焉境隨心造一也心有所造手能隨之二也手不隨心而業有所造矣縱失之於後已得之於前此樂在心不能

爲他人語也不隨心手絀矣苟無優絀之見信手爲之手之所造與心之所造雖若兩歧及其脫手或及超於心境三也此樂之數更多於前不乏奇情譎狀由茲而出狂呼叫絶正此時矣然後因畫作題題之長短與書之體製量其所宜觸景生情或池塘春草之句偶然拾得四也幅成示人則後天之事其議論得失於我無與然亦未嘗無可樂者卽如痛痒之處或被爬搔更因此見彼抽出心緒再生後境又相賞之樂也此非志同道合之友相聚一室則無由得故仍以自適爲多耳至於評畫是他人之事作畫之幾

十九爲評畫而沒吾輩作畫當突過此程而後養其先幾與會既至握筆立成希與靈遇遇合之際蓋非人能爲之力神耶仙耶不能測之矣是以畫於未作時必先之以養幾之宜養固已其次爲氣其次爲趣趣與畫最近者也氣與人最近者也兩近得養其幾動矣幾動而與會以之生夫氣與趣合乘幾而布之猶人事也布之而靈遇與不遇則天事矣靈何謂謂兩間之妙用造化之真宰也其端曰幾常流行於空中與心之幾同物欲遇天之幾必養人之幾以逆之苟遇而天人合一則神仙之品矣天人相遇其數多

寡如何可必且少縱即逝故非極速則把握不住此際不容經營惟手與筆是任而已如是心若無畫而畫乃非凡品也此又畫中無窮之樂不必心乎其畫即心乎其事而已樂不可支矣內外之別乃不得已而立之名畫以品爲優劣品之優於神品仙品至矣內家者畫之見解過重矩律過嚴所謂器也外家者以畫之趣行畫之氣以會在心之幾逆在天之幾而已如此者道也其餘文章筆墨之事多矣非外家者優於彼以運於此非專心壹力而爲之故其所爲工不同而意味特多內家工力獨到意味或遜故以啟

發性靈而言則內家之作若嚴城峻壁往往絶人外家之作若時時拱手而招要也嘗與師曾論畫及此爲平語曰內家能出外家能入則無此畛域矣兩界之畛域於吾輩何所容心惟論議中不如此立名則語不分明且世俗之見一見握筆作畫動輒指目內家遂引人以內家之繩墨相糾更不能不求一地以自容因縱論其極乃有天淵末學戈矛本師所未喻也語有未罄言之已長爲遇知者未遑揀擇若有高論不憚反覆數數成帙亦後來之談助也

再復鄧和甫論畫書

復書及大著數詩讀訖甚喜意旨相近可爲知言蕪函所及多縱論畫趣少涉作畫而未及學畫茲復續之意謂學畫何能不師古人不惟古人須學即今人畫苟有一長可取亦有宜師之者不惟畫如此即其餘人工製作與夫天然事物凡可與畫相成者皆吾畫之所必師也弟不守家數一切雜采而世之論者嘗以一家相繩所以嘗持突破藩籬之論以禦之蓋最足以魔人性靈最足以貽誤將來者正此悠謬之口爲之此類學不深識不廣殆與制藝家同病耳此輩每聞鄙說必咋舌瞠目不作呶辯則立時結舌終

不能一喻其尤謬者動謂畫爲美術弟嘗謂國畫將亡亡於言畫者不知畫如謂畫爲美術則是賤吾國畫豈不大可痛心邪鄙見謂畫非術也學也且非學也性靈也文章也如以爲術則必有一定之授受是畫工而已耳不惟非術且非美也何者一有美之見則雕刻塗飾據畫之領域而封之矣且美亦因人而所見不同美術之美則盡人皆識之矣文章性靈之美則非盡人之所悅或且遭詆毀焉訶斥焉蓋嘗反於尋常而以不美爲美者也然一言突破藩籬以不美爲美則獷猂粗豪惡作皆可託之以雄一時如時

人齊山民之流是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甚矣立言之難也至作畫時非學畫時比矣正須掃除一切成見靈機一兆畫境隨生古人自然就我亦不必閉關而自守也總之此時有古人也可無古人也可有一家也可有諸家也可故依古人以自高非也蔑古以自雄亦非也畫無今古人我之見則畫超矣語云曾經一夜話勝讀十年書古人作畫必有多少好處可以開悟吾輩者吾輩正可師其一而得其萬豈有不學古之理惟學古正以成就自己不宜因此而舍己以全身隨之耳此實弟平日衝撞幾多壁壘而後有

此些微之心得敢以求證來書謂弟於尊畫竟有不然者則唯唯否否蓋祇就所示數紙而論已覺多費工夫此可於學畫時爲之不宜於作畫時爲之然自寫胸臆則不入時於賣畫尤不相宜賣畫毀畫此要言至堪痛心疾首者也作畫如作文不廢擬古然若篇篇擬古自來刻稿者無是也且摹擬太過如王李之作已不稱於巨眼何況王李而下者耶故尊作若俱如所示者則鄙見真不以爲然矣如祇此數紙且亦何妨子雲之才長楊羽獵猶擬子虛上林而異曲同工古今稱之所以前書心服之甚恐尊作都如此

則不能不一言以箴規也何者吾輩畫事不必圖其成就自然時時變換若一有成就則永無進益此內家之所不能滿人意也弟希望尊作大益不謀小成此又微意可公言者相見日少彼此塗轍意趣俱形膈膜故所論多不對針孔費辭多而意猶不明則誤會生矣兄幸無因此而生別解則此後立論可免規避矣欲言不盡

## 與邵伯絅論詞用四聲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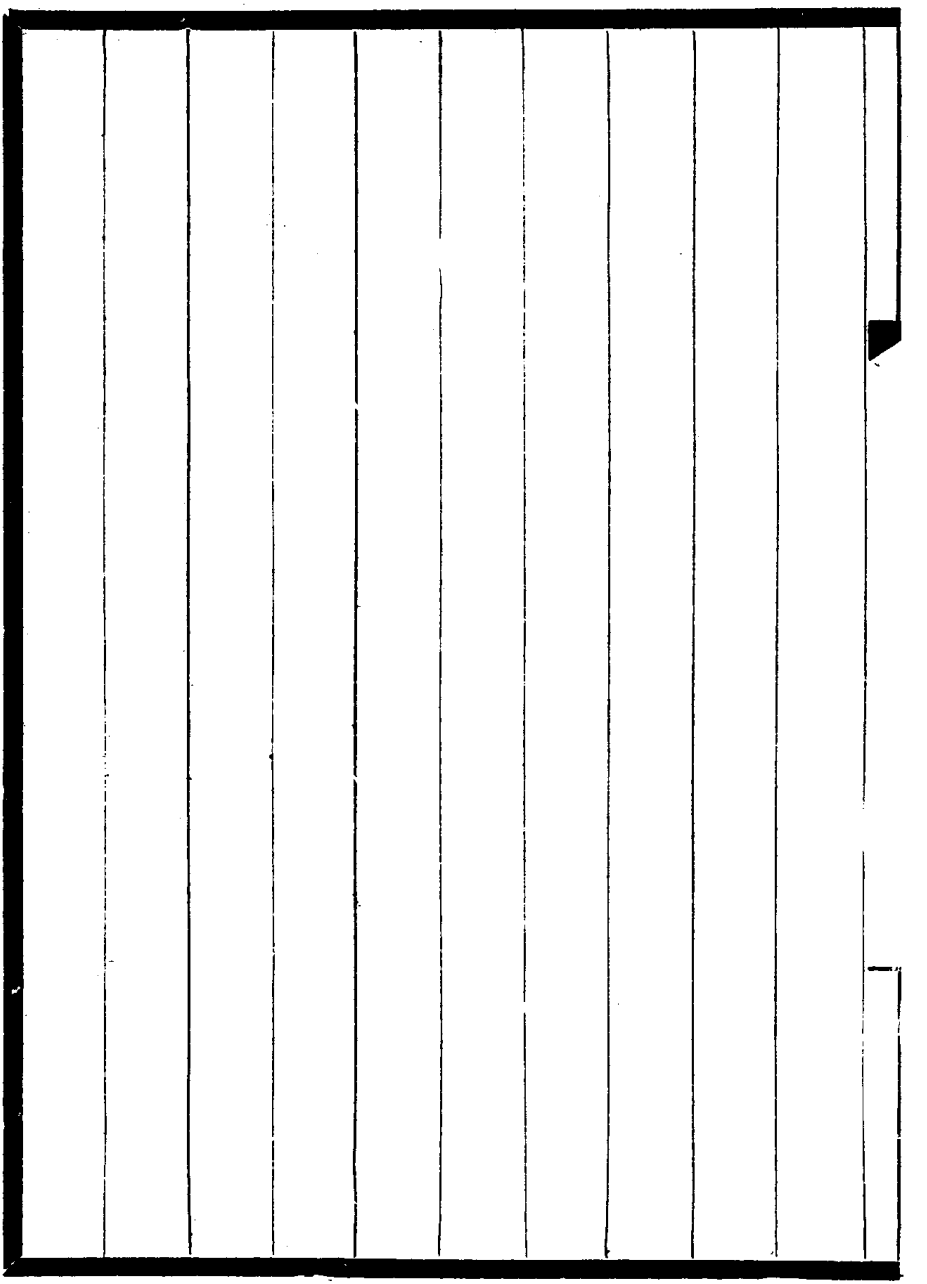
得讀和詞幷大札佩甚拙作僅屬消閑大致不差即便擱筆病中不耐苦吟故聲律間有出入亦不細勘

非絕無可改者也惟以倚聲之則論之清初人詞一律不論四聲道咸而後始論四聲此進一步之說也近日以來又過守四聲則魯魚得失未經論定鄙意以爲倚聲者以聲爲主者也文情隨聲情爲緩急故四聲之寬嚴必先考聲調聲調既亡無已姑考舊詞而比較之數從其多者所以有依詞爲譜之例然聲調固無可考而聲依何器其大別尚有可尋者五代北宋詞歌者皆用絃索以琵琶色爲主器南宋則多用新腔以管色爲主器絃索以指出聲流利爲美管色以口出聲的皪爲優此段變遷遂爲南北宋詞不

同之一關鍵譬如詞變爲曲南北曲迥然不同亦是絃索管笛之主器異爾南曲弋陽海鹽可勿論已以崑曲言則聲情文情之別一目瞭然不必細校口齒也故南曲之格嚴於北曲亦猶南宋詞之嚴於北宋也主器既因時而異色歌者亦因地而異音中州音與吳音之不同盡人而知矣南宋詞既用管色又多準吳音故其律與北宋又不一例如入聲之於平仄中原音可分配三聲吳音則否故詞家有入聲尚可出入而上去不容假借之說要其折衷亦無準據皆由不依色以考聲但校詞以爲譜重眼不重耳故似

是而實非也南北宋之間最關重要者莫如清真清真主大晟樂府往往新腔出於其時其所用色尚耐人考校故北宋舊調亦有出於清真而其聲頗與秦黃異者豈亦以用色不同故耶因此而知倚聲之考校尚大有事在不能一例祇嚴四聲考校未定暫參活用亦惟於絃管兩色審之唐詩亦入樂亦琵琶爲主色故詞爲詩餘者僅以至北宋爲斷南宋新譜則不得云詩餘矣鄙見更進一步之考校約略言之如此屢欲與高明一論及時感發因遂傾吐祈代爲檢定病後怯擬南宋詞非惟四聲之限嚴且其聲情亦

非涵詠不出年來口重吟不成聲故不能如意爲之所爲長調多取北宋詞雖間涉新腔然視南宋諸家有閒矣至流利的皪二語鄙意以爲頗窺見南北兩宋詞家之祕蓋流利非庸濫的皪非生澀也故所爲詞亦於此慎之而已又今人用詞韻以戈氏爲則鄙意亦不謂然戈韻可資詞學之考校而不可以爲填詞之科律守之大過則自加桎梏亦如四聲當依聲情時地而活用之文章之事關才情不關學問大放縱則楊升庵之流優爲之太拘泥則乾嘉考據諸老所以不能蜚聲蓺苑也



# 弗堂類藁

## 卷第十二傳

貴筑姚　華莊父

### 葉昇初先生家傳

先生諱蔭昉字筱奎號昇初河南正陽葉氏曾祖九經祖勉侯選訓導父士林河南府教授皆以先生貴晉贈通奉大夫曾祖妣尹祖妣王妣沈桂皆夫人葉氏爲縣右族累世儒素教授君兄弟八人聯翩上第三爲牧令二爲校官其明經文學皆有聲庠序門庭雍肅鄉鄰稱盛焉先生爲教授君季子幼承庭訓穎悟特出年十六補縣學生員逾年試優等食廩餼道

光己酉以優行貢京師未行旋中本科鄉試舉人教習咸安宮八年期滿授福建長泰縣知縣援例改主事分刑部福建司行走時髮捻猖獗豫匪相繼起河南團練大臣毛公以先生豫人與地諳委疏調文案參軍事同治元年六月因克歸德金樓賊巢功賞花翎加五品銜七月委辦汝甯府九屬團練先生故慈祥至奉檄辦賊必詳稽餘黨勦撫並用達權審勢委曲求全論功以軍功隨帶加二級無論咨留補用軍興以來戰事連年不休鄉人搢紳十九在行其擅攻守之能及殉陣死事者往往而有時過則滅使長材

義烈不燿於後甚可惜也軍書之餘輒爲訪舉多所表彰二年如京師奉職如故歷典重差三年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引見記名京邑不靖宵小潛伏樞臣奏設外城辦事處募勇三百以先生典之事屬創始未布五城先生管帶數年督操捕甚勤羣盜斂跡加四品銜七年戊辰試禮部成進士歸本班即用十一年傳補總理衙門章京世變時移舊約多不可行先生熟計事勢以時條陳爲長官所深器十三年三月積勞擢補安徽司員外郎先生感激知遇益自奮厲而齒墮髮斑斑矣光緒二年薦擢郎中記名

繁缺知府加三品銜在任以道員補用四年御史記名明年五月補浙江道監察御史甫視事卽奏復南漕河運旋條奏八旗生計皆洞切時政六年四月朝使再商俄羅斯新約先生疏請駐師近畿以防敵變得旨嘉納尋巡視東城廛市嚴肅趨用方殷偏試諸政歷奉抽查漕糧稽查中內祿米諸倉暨會試鄉試監試官之命所至皆持大體轉禮科給事中召見養心殿溫語嘉勉先生奉公益力利罔不欲興弊罔不欲除功令諸生三歲一試三試不至者革會豫河決成災違功令應斥奪者千有餘人先生疏陳其隱悉

得恩復惠周士林功在桑梓頌聲競作在言官八年所奏事無慮千百皆無草稿故不能悉著著其爲時誦者而已十三年俸滿截取記名繁缺道十二月授湖北武昌鹽法道明年之官未至適荆南道開缺而總署有許英輪入川之議制府以先生諳洋務速之急至即調署荆宜施兵備道監督宜昌洋關荆州十三鈔關兼統水陸諸軍及通商事宜荆南地當衝要商賈輻輳帆檣番舶以時畢集條約交午案牘繁多先生事必躬親政無停宿鈔關每冬夏徵不如額舊貫以吏包徵訛索百出先生捐廉補額力祛積弊無

所留難行旅稱便又英使照會屢催入川條約先生親勘江勢繪圖議復別詳人地情形礙難行輪且地連蜀楚民生國帑相關甚大語多切直事遂寢十二月旋武昌本任勤事如荆南明年正月以歸政大婚慶典加二級八月充恩科鄉試文闈提調官復以籌解甘肅協餉議敘二品銜荆南舊政惠澤在人猶時時歌頌愛戴不已十六年正月復調署任四月乞假修墓行次于漢遘疾七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有一歲先生讀書敏捷持躬嚴正喜爲詩賦嗜作書治醫家言尤精而龜筮日者陰陽諸家之書亦靡不覃思

而得其術嘗以爲事或不能苟務求焉無不可通者人之既能不甘己絀也其自勅類如此治事雖繁猶延賓談藝暇則以文史自娛老無或閒蓋少服日知之義習與之化矣內行極敦事父母以孝處兄弟以和交朋友以誠接戚里以睦政事炳然遂爲所掩而爲政亦未竟其用僅至監司惜哉配栗夫人繼配黃夫人李夫人子青兵部員外郎

論曰治平之世政無巨細一守成法故朝士通籍數十年始一補官其材者必更積資勞乃得郡守幸則擢監司及其弊也事事逾格郎官或數年躋卿貳長

封圻豈材之優絀殊耶其弊之極也以抵於亡而先生未與其極也是猶愈於不幸之甚者歟

喬節婦傳

節婦富平李氏父曰景七歲父母相繼沒育於伯父李故世家節婦孤而詩禮不少失年十六歸同縣喬斗南斗南家貧讀甚苦久之欲棄去謀諸節婦節婦曰利之圖不如道樂而貧也縱餒何遽奪志斗南益感奮明年補縣學生以優等食餼又二年病卒節婦才十有九歲未有出自經獲解既立後節婦一意撫孤凡三十四年乃卒年五十有三所後曰屏藩朝陽

大學生

屏藩畢業朝陽大學以十一年壬戌在節婦卒後四年念母不及見且悲其節之苦而無聞也來請傳復語余自屏藩先人之沒家計益拙賴母力以活而事姑甘旨無缺姑或一日不見不樂也如是者十有九年嗚呼恆言節孝余於節婦益信之矣節婦事姑如所生視所後如生宜乎屏藩之益慟也

唐母江宜人家傳

宜人某縣江氏太學生永清女幼失恃事繼母惟謹及笄歸某縣同知銜安徽候補知縣唐光祖爲繼室

光祖者湖北安襄鄖荆道某某孫江西蓮花廳同知某某子也相夫勵志相與攻苦事後姑謹如事其繼母既隨謁舅豫章重堂愉志謹益有加接諸姑娣姒以禮御下以恩雖雖肅肅有驩無諠而處泰以約持儉以勤杼軸刀尺寒暑不間及從夫官廬州井臼之事未嘗委人衣非數澣不遽易視紈綺金玉弗好也獨喜恤貧每節貲施予曰苦人自應憐耳以宣統元年己酉十一月二十日卒年三十子逢澤逢濟某縣王蕃子宜人壻也銘宜人墓以爲孝敬慈惠有士君子之行蓋無溢辭云逢濟師事余請爲傳因次其略

畀之傳諸家

論曰逢濟語余宜人既逝父嘗感夢詢所適曰二水三山也嗚呼逢濟兄弟方齠齔而母見背他言行一無聞見僅守父述夢中語時時憶而痛焉世豈有二水三山者有必於逢濟兄弟之心矣凡宜人言行所不能悉得以二子之心實之其諸智仁之倫也夫

先祖贈中憲公家傳

公諱廷輔玉德公子也生百日而父母並亡祖母喻育之家綦貧日磨菽升許治漿賣之以活僅得成立自少至老皆無資自營朝貰於市晝衒而賣之食其

子明日歸其母且更貰如是者數十年從無一失故雖徒手而信箸於儕輩軀不偉目光炯炯聲如洪鐘敢是非黑白直强不爲利害所移里有失德皆懾於公相呼曰姚不動云配嚴有子四人悉稟公信以傳其業而加裕焉未五十遂謝家政與父老優游十餘年終後三十年以孫華授工部主事貤贈奉政大夫及官郵傳部宣統改元覃恩加級累贈至中憲大夫贊曰豐嗇之遇孰主宰是失於父者得之於子於乎贈公遂延姚祀

孝憲先生家傳

先生諱源清字澄海自側陋揚廷始基濶汭昕天箸論遂望吳興載籍所詳可略言已宋元既降沿江西遷爲贛之撫人更循沅澧以溯牂牁止貴筑打銅砦再徙會城因爲縣人也高祖諱士進妣葉曾祖諱文志妣喻祖諱玉德妣吳累世潛德不營祿仕考諱廷輔以孫官覃恩贈中憲大夫妣嚴恭人贈公生甫旦日並失怙恃育於祖母僅乃成立陳情之表狀其相依靈臺之炊舉輒十日屯如邅如其難言矣仙人之桃千年而一花君子之澤五世而未斬生丈夫子四人先生其仲也五歲始言成童有志家無錐地楹

少隅書青門半畝正及瓜時白屋一廛何辭檐下孫卿之喻學不舍以爲功成湯之銘盤日新而無已不無薄蓄亦已歷年自佐父之餘有資生之本以其億中遂起單家積銖粟寸爲山基一簣之勤祇父恭兄太平有閭家之樂雷恭人來歸修文人也舉一子嬰疾先逝同縣熊恭人繼焉善事翁姑克諧娣姒守無違之訓分內顧之勞嫡子倏殤小宗之戚也喪由伯家恭人惋悼隱忍於心未敢齒及又伯不善其鄰弗防厥口鄰婦輕生自抵即事興戎賴先生傾囊難以獲紓而積貯一空資糧何繼贈公因憐伯而抑仲勢

有積威更歿後以懲前幾當立斷於是出分子然罔
依親故不忍其單寒醵金相貸恭人更脫其簪珥斥
賣得錢資之再造且加裕焉其時先生齒及壯矣別
居以來奉親猶舊每食酒肉曾參請其將徹鼓瑟車
馬陸賈樂其餘年贈公與里老嘗集作葉子戲負矣
先生貫錢趨赴贈公償負有餘畀孫將去爲伯益貲
里老因揶揄曰有子如仲而猶少之乎贈公笑而不
言及先生歸始語里老仲竭力多而伯見絀故弗假
辭色里老傳述賢聲益騰語聞先生樸訥不置一詞
益加敬謹而已孝無閒言善有餘慶乃稽康名父惜

未見於後生而蔡克家兒曾無聞於同輩恭人有子孫之憂以似續爲念關睢不妒麟趾多男不滅羊舌之門乃存叔敖之祀爲先生置邁室而費恭人來副鎮寧人也次第生男子子華鄭女子子蘭餘子無成雙丁已足玩明珠而在掌譬屯穀而借倉費恭人自譬語也惟贈公嚴恭人不及見矣華年十五費恭人卒十九補縣學生員明年試優等食餼舉光緒丁酉科本省鄉試第十四人戊戌己亥鄭兩試童子不利庚子以疾隕先生年五十有九晚遇蹉跎更有喪明之痛暮年兄弟最難聚首之歡伯於是復合先生供養無渝

其初季子富厚嫂自歉其不炊伯道零丁天胡爲乎此醉伯胤子既絶遂依先生終矣又三年甲辰華中會試成進士授主事分工部詰封先生奉直大夫丁未改官郵傳部宣統改元覃恩加四級封先生中憲大夫貤封伯如先生是年先生挈眷如京師故鄉天遠來作萬里之遊日下春明更逢三月之閏國家無事步履俱康且周覽京邑適志園林寺居清勝蓋先生一生優游之時也及凜秋之可悲遂盡輿而欲返張翰風蓴甫憶鱸羹之味孟光雪鬢先雕眉案之年九月而熊恭人卒及家艱甫已國難頻仍時有遜政

之學事事更張無寧宇矣貴筑移治息烽貴陽遂幷貴筑道有伏莽世且汚萊得住爲佳言歸無地擘窠作字號都門之寓公謝客閉門是先朝之遺老旣逾七十之歲微損兩目之明鄉人金開祥觀察桂林乙卯入覲登堂拜謁以文稱壽開祥字子誠華鄉試同年友也其尊人與先生有素子誠又與華友善故文情兼美先生顧而樂之時七十有四益減目明自嗟衰老華亟爲述德賦以進冀獲慰解大雲同命任去留以委心小子有聞詠戰兢而知免丁己獻歲二日晨興問今何日是其時矣言已如常笑語及於夜分

無疾而逝則三日子初也春秋七十有六既殮華門人集議以爲先生善事其親而行率先其子太常雖廢私淑猶存請以孝憲二名之義行飾終百年之儀湘鄉陳士廉覆議是之黔婁處士能循柳下之規栗里隱人聿興光祿之誄謚曰孝憲先生道阻不返葬權厝旅園甲子清明克葬京師西直門外七堆之原阡曰新黃比於先生貴筑黃山自營之壙熊恭人合祔仁和陳敬第爲狀其行桐城姚永概爲銘其墓華自爲文書之碑其後十年華猝中風起而偏廢輒復計曰此所以不死先人傳未成也烏可或緩因力疾

書之傳於家云丁卯十一月二十日

贊曰明清之際黔多遷民維贛爲盛維撫爲貧維撫之姚故亦巨族遷爲單家懸居貴筑祖暮孫孤墜緒得延因啟先生行爲鄉賢於乎先生醴泉無源生此單家終成興門如楚之始華路藍縷周周飲河尾屈銜羽致孝盡力禹無閒然以事父兄遂基一廛兄負實殷父憐以長月賦日共殷勤致饗供猶不給事乃多故別子爲祖餘夫當戶赤手出分委積資兄常供仍入再造加榮累致千金終養二人兄老復合晚歲猶春懿矣先生誰曰未學稟資天成良玉不琢教成

其家行率於子國之人瑞鄉之善士門人累行爲文作謚光光孝憲稱於沒世戊辰二月十日

先妣雷恭人家傳

恭人修文雷氏幼時事未聞及笄歸先孝憲先生時伯氏當門先生日納身供而恭人仍同力作顧謹愿體弱不當伯氏婦久之漸以疾聞伯氏婦猶不之恤朝夕訴於姑嫜姑嫜諒之不過督得少延而疾已不可爲遂卒遺一子才逾歲先贈公使伯氏婦哺之更賦先生月入哺錢供養逾於所生而遺子仍不免飢寒隆冬臥院中啼伯氏婦事其事如無聞者遂感風

以殤熊恭人已繼室於府君親見之自以新婦更不敢一言其後不育每語及此輒切齒云側室費恭人子華官主事累贈至恭人

贊曰先妣軼事聞之繼妣繼妣不言無從知矣繼妣所言亦得之耳自慚健婦遇同一揆繼妣能忍先妣遂死遺子不育墓亦長圮先妣有兄子忘其名胤曰伯英居會城時嘗與予兄弟同窗而讀後旋其里遂不相聞及予官京師有自修文來者詢之則伯英亦補縣學生員有聲於里焉

繼妣熊恭人家傳

恭人孝憲先生同里人也父曰國發母李幼遭世變父從軍亡於陣母撫諸女極孤苦恭人序長尤當其艱與母相倚故年三十始繼室於孝憲先生前室雷恭人有遺子才歲餘撫於伯氏恭人來繼愛猶己子顧不得撫未幾遺子殤恭人益加傷悼又數年不育乃爲孝憲先生置側室曰費是爲生妣生華及薌家故貧及孝憲先生力小裕少得事親而贈公性嚴厲先生朝勤於外夕惕于家終歲祇慄不獲一展顏恭人來事翁姑善承意且周旋娣姒門內翕然先生因得自釋又善與親串得贈公之所愛時語先生卽奉

之里閈之間皆稱先生孝蓋贈公心既歡甚不能終閟間以語人因遂傳播然嚴厲如故時佯爲盛怒子息咸慴而見恭人輒顏霽或一言則數稱善時時詠歎之至喜極不能成辭惟贊爲菩薩云恭人事翁姑六七年委曲勤勞常爲人所最難者晏然受之無怨詞先後佐孝憲先生治喪雖嗇若豐人益稱焉己無所出故視子如命子成童猶自謂恭人出生妣沒始不得不明白然未或以之自異生妣束子嚴恭人諭解者數生妣因白是爲主教子也雖無以奪之心實惻然藐早逝常思之流涕至爲沉痛華遠遊京邑及

登第又留滯日本三年有餘恭人念益甚常見諸夢寐至痛哭而醒聲在吭而淚汪于枕也華生而受鞠冠猶視如嬰赤未或一日使離左右以孝憲先生晚遇顛躓才縱之四方非所欲也方華弱冠學爲文章倉猝未就每至宵分恭人憐子不肯卽眠固請未可一鐙之下筆墨刀尺相籍母子對案坐竟達旦以爲常授室以後猶如之且謂兒苦而不自覺及就養如京師華或歸晚復坐待如曩時已劇疾偶不見輒詢歸乎病革家人云前三時猶詢及也於乎恭人無日不嬰赤其子惜子不能終爲嬰赤耳恭人和惠愛物

自僕婢以至疏逖莫不時感沾溉生憂患故儉勤異常人自奉雖薄而與人甚闊終身勤勞不敢自逸常謂吾何憩吾憩于撫兒弄孫也沖澹寡欲周知世故慈悲好佛四十以後卽潛居齋食暇與家人鄰里論述舊聞每有勸戒感導甚多生平無厲色迅語橫逆之來未嘗與較有家誡曰吾生不爲氣使故無苦惱華所養大半習之恭人云光緒中華官工部主事封宜人宣統改元改郵傳部主事以覃恩加四級晉恭人三月至自貴陽九月先孝憲先生卒年七十有一歲甲子春合祔京師新黃阡

論曰恭人自述少時有星家推所生年曰不爲貴人妻必爲貴人母及適孝憲先生方以力自食意謂其妄而先生遇日亨助饟得從九品銜則又疑言之或中不意卒以子貴及身受五品封晉四品也雖然非恭人弘仁姚且無後何星家言之足驗歟恭人病將不起呼子前而語曰果知今日病必不至京師然亦若防之而卒來者以益汝孳生故烏乎仁人之言我子孫百世蒙其賜矣

贊曰姚氏二母厥功最豐一綫之延前喻後熊喻持將危熊彌將窮潛夫有聞習母之風

生妣費恭人家傳

恭人鎮寧費氏幼失怙未幾苗變從母避賊之屯中賊圍屯不解斷汲道母病無所得飲日暮竊出屯間道取溪水供母日以爲常已而有通賊者爲屯所偵出入嚴汲時益晚一日方汲有物自上流下觸綆入筩中引而得之一髑髏也血肉狼籍駭極委汲遄歸是夕母缺飲憊甚適天雨乃承簷溜奉母僅紓而病終不起母沒屯破隨衆奔竄至一城則鎮寧也飢不獲食挑野菜自給蓋屯圍久嘗受母指旦暮取啖故多記識復資之以生有餘則以餉人人亦以他餘物

報之因免於凍餒焉居久之先贈公有瓜葛曰趙因事至鎮寧以曾受繼妣熊恭人屬適遇恭人遂迎爲孝憲先生遘室凡舉男五女二男伯曰華仲曰蘐女曰蘭其四殤而恭人亦積勞以光緒庚寅五月四日卒年三十有八恭人生憂患故勤苦習勞逾於恆人既佐孝憲先生起家念孤老貧乏益甚顧不肯費先生貲歲傭鍼黹得償則儲爲周急需及沒猶有數星熊恭人檢遺物出之以示人因涕泣恭人事熊恭人甚勤摯熊恭人嘗中疫幾殆恭人求醫侍藥不避辛苦與人言輒涕泣且述盛德聞者感歎故恭人卒而

熊恭人亦涕泣述其勤事也恭人體故不豐自稔不獲享年每以過笞子熊恭人輒寬之則白爲主教子身不及其成矣熊恭人嫌其言讖因復白言譬借倉屯穀穀終爲主享也熊恭人終不樂恭人亦卒不壽熊恭人猶時時言之以爲前知云華成進士覃恩累贈恭人

贊曰兒數歲時每至夜分母輒自述所丁艱苦天厄人厄其事非一自維女子不事詩書弗獲悉筆其意屬子子長母沒更多歲日卽今記憶僅得大略語或違失茬苒不圖將任湮滅凜是惴慄因著於篇情有

不盡語無不實母身中首下銳無畫象傷早逝妹得半離合際眉宇殊情性類隔萬里心長繫誰損益空墮涕

王夢白小傳

王雲字夢白江西豐城人也父流寓浙之衢州家久之居近彡溪因自號彡溪漁隱亦曰彡道士幼學爲商於滬上旋棄去從畫家老輩黃山壽任伯年吳鐵缶諸人游得其指授故所詣甚高而筆勢甚優藝成北游燕益博覽近代名作及宋元舊蹟畫更大進年甫四十名已老宿長髯髻星星然見者不知其方强

盛也因題畫刻勵學詩遂能吟事往往有佳句爲一時詩家所稱道書如宋人簡牘其才情殆天授非關學耶惟負氣喜面擿人非人亦陰以毀議報之道人雖微聞率莫之恤也

莊莊曰禰正平稽叔夜以才氣凌躒一世不自斂抑卒爲人所嫉遘慘禍自是而後世無禰稽之才遘禍亦罕如斯之慘者而明有徐文長猶庶幾遺風焉夢白少讀書其才氣亦文長之儔也使少斂抑以諧媚自遯所遇必不如今日之窮然而畫人之樹風骨尚意氣甘窮困不悔者世亦必數夢白於是人與畫且

以其氣傳矣

日本橋川時雄徵傳於夢白夢白以聞余爲灿此遂書寄夢白後見語云橋川已來鈔去所書皆真語余幸夢白之不以罵見報也夢白又自號罵齋後更曰破齋余贈詩云我酸子淡猶風韻不似君齋泠更荒掃卻千言拈一字西風老屋坐王郎元貫雲石號酸齋楊朝英號淡齋貫調楊曰我酸則子淡宋元人別號多謚一字於齋上至鍾嗣成醜齋極矣夢白署號亦其遺也戊辰中秋蓮華盦記

姚鼐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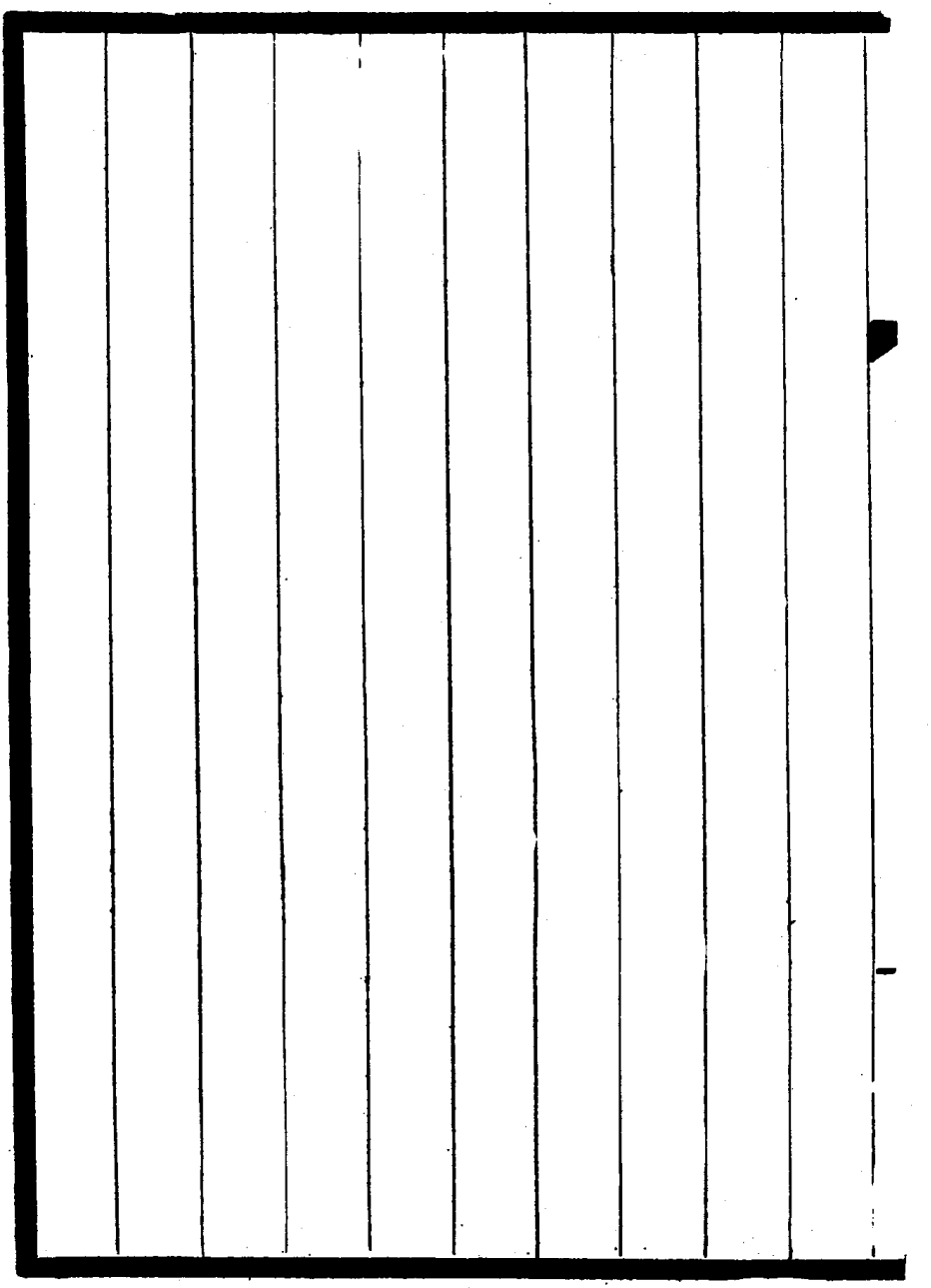
姚鏊字靈敦貴陽人也父華光緒中因試事客故都南城之蓮華寺遂留不遷以中華民國元年生於寺居四歲受保育於幼稚園十四高等小學畢業生資清秀故不甚堅彊父因命輟學喜弄筆作畫有天才嘗寫跋聾墮闇尊者象父見而題云阿鏊十四能爲畫虎氣驚人亦可兒未是才優偏露膽不曾筆授轉多姿烏衣頭角爾初犢黃面鬚眉此足夔益使老夫崇質性本無成法更誰師質性本六朝人倡論鏊不由師授自得益爲質性之徵得題更自奮勵三四年來畫有日進山水人物鳥蟲花卉見名蹟則擬之頗

得其趣因之有佳作父輒爲題久而語鑒曰畫以題增趣畫史之所以賤爲無題也欲工題須作書且學爲詩乃手寫唐宋人絶句授之未幾而父病廢少起仍授之讀並授六朝小賦遇難處輒自尋字書求通十六以後漸能吟咏作則白父點定而自題之畫書初學顏平原故畫中筆勢多循之近乃變輕倩似學北碑皆其自爲未經講論也作篆習夢英千文頗見腕力夢英篆作規圓多中空白勝千文徑寸書耳鑒習之極能發揮規圓似鄉先生莫郡翁父因提示此祕書墨拓後貽之兄弟皆出身學校惟鑒承父業父

自維所學小學爲精詣鑒既能作篆因思漸進而披之於六書舊義益治形聲籀古乃先授姚氏聲系俾寫成篆文僅得其半喜治印暇輒搜麤石刻之間獲佳構父有所需則委奏刀爲作印融餘爪及殘臂揮豪二印病後書畫往往擫之鑒他作皆自擫成冊性靜默少交遊作畫習篆治印而外兼學攝影皆其資性所近久久習之必有所發越惟胸臆偪仄少不稱意則形於顏色物或忤之口不能爭心滋不平其資性然也今年忽思入學校亦將於是取友耶未夏假而疾作驟劇未一月卒十八年六之二十四舊歷五

月十八日也年十有八歲所爲詩得十餘章存之爲靈敦小草

論曰鑿之逝也吾重惜焉復深幸之何者世勢日變鑿不早世而依其質性亦將以坎壈終其身故不如其不幸猶足以爲幸也才固未成要皆粗有以自見使夫覽者感於所作而知鑿生十八年尙非苟竊人間之食者雖老壽以沒亦何以加於是乎



弗堂類藁

卷第十二祭文　　貴筑姚　華茫父

公祭馮華甫文代

益實避夏旦亦攝周於皇我公煥其德輶稽古無鄰論今罕儔因時之會以揚丕休昔在漢陽既光武略六翮迴翔元功橐籥天命在民大謨開國遂先將帥遽定籌策皇皇昌言窮深極遠革除皇威改竄帝典修其康彊斐如瑟僩再靖鼪卼用墊灾燀元二以來定一已成偏聽生暗作始思更南越竊號新周書正忌而未肆公遏其萌維時我公鎮撫南邦藥石數投

萋斐滋厖以是危疑晦若中庸道有清淨語無雷同
滇之傳檄實受公指聯帥連疊橫江千里義聲斯抗
直道如矢萬方延頸一朝風靡吉利燒船重瞳氣盡
功成撥亂人戒非分凡此多猷公惟坐鎮衆係情深
德由望峻緊我國人勤公之勞兩會僉謀列選分曹
置爲元副慰我飄颻茫茫時命莽莽神皋龍蛇起伏
邦家中危連天作難十日而夷忽若反掌捷於舉旗
匪促閏運焉啓昌期維公碩德海內瞻矚前車避賢
大匠代斲爰指旌旄自南而朔總我有邦成法所錄
西南不協封疆自畫公之蒞止捐小謀大相宅百揆

時遺一介塗聞和聲兵不接械攝位一年受終事襲
瓜代已期豆分猶急緡然在野不忘和輯秩秩德音
想望京邑豐功照世國老養年山嶽印高窈窕思賢
借寇希蹤歌僑連駢公之去矣首亦皤然曰維晚歲
益薄窮陰百齡方長二豎潛侵祿不祚德天寔難諶
長辭賓館永謝朋簪哀告敷聞恫懷傷往庠序輟業
舂杵停響榱崩恐壓山頹安仰遺書砭俗悽焉慨慷
吁嗟乎公資瓌稟傑卓爲人魁秀出時哲國謀則智
身謀常拙啓我邦族遐哉鴻烈吁嗟乎公遺軌作模
敝屣茅土束閣珪符寧爲素人齊于繩樞出作民則

處猶玄儒吁嗟乎公藹如以仁爲梁畔岸問道畦畛
意兼鑪冶事資彌綸和同未達沒世不泯吁嗟乎公
邦之耆舊晚號逍遥語徵仁壽潭潭開府公來再授
四海一風大功益懋吁嗟乎公而止於斯麟乎窮矣
鳳兮已而遺碑墮淚逝水興悲人爲國哀烏遑其私
吁嗟乎公死生常理沒則全歸周而復始精爽不滅
日月如駛生甫他年甄殷可俟吁嗟乎公我思無方
躬之不閱人實云亡百憂尚寐萬夫何望遘茲凶閔
慟我元戔吁嗟乎公去將安之我身可從我馹難追
白駒在谷蒼葭在湄傷哉此別邈矣長離人有親曖

猶滋怛惻況于我公許同心德山邱將成華屋無色
淒然薤露千聲太息吾生可哀心糾以紛載嗚私臆
靈如有聞旣薦庭實將之茲芬熏禋在上鑒此精勤

公祭四君文

嗚呼生才者天多才者賢賢而見尤益奪之年與愚
而生甯賢而死皇矣四君有此粹美犬肇蜀禍七年
於茲四君遘閔更逢其奇哀哉循若羣策之雄起自
鄉邦摧于益庸三戰及原一年借寇連天作難遺孽
猶鬬龍蛇之厄惟賢斯應龍祟邵陽虵尤貴定長勝
難恃孤軍無援當亂之衝戎喪其元哀哉循若生有

英光天胡不弔人之云亡哀哉循若死爲人悲蜀將
懼誅故詭其辭哀哉循若令問孔嘉武功未成遺恨
方遐哀哉循若大猷克壯命不副時聞聲悽愴哀哉
循若三十成名何必白首輾然九京哀哉循若于史
有光人私其謚國無太常哀哉循若痛哉循若天乎
人乎惟君之覺光光孟曦學優從政遇彼伏戎讖成
攬鏡灼灼燿廷帷參其謀委懷啓盜飲恨仇讎克成
壯烈三軍攸賴聞義而興鬬力則敗見危擾命臨難
不辱帶甲三千同嬰此毒惟此甲士黔之子弟留滯
魂魄蕭條薛荔哀哉華陽城郭猶是痛于四君哀及

萬里四君之亡其事各異一隅既傾百憂尚寐西南喪朋軍師無主黃鳥哀秦玄蠭怨楚諒矣同心忽焉異代聽猿三聲寄愁千載嗚呼四君天耶人耶胡不明哲以保身耶嗚呼有生有死孰辱孰榮斯文未表敬弔先生涼秋懷人征鴻嘯侶剡剡皇靈鬱禋何許既載清酤言束生芻魂兮歸來返此故都

公祭范靜生文

維治亂之與修短事若各不相及而理常牽聯時平則其民多壽反乎此常有以戕其性而損其年昔讀隱侯之書而有感乃於君之逝而釋然不然何不早

折君於少壯之危疑而轉凋於中歲之安全思夫海東之已事往往煩君慮以嘔心瀝血碑於衆口而爭傳已瀕死數數而不死蓋事勢頗猶有冀焉雖尺寸之效苟得一慰卽可以養其冥漠之天念往者已矣來者方興而未艾因忘所際之屯邅其形勞其神舒也乃今事逸而反戚矣處乎其宇蓋如蟄蟲之伏蜷水雪沍寒之交侵與掘鑿蹂躪之所毀一不幸則生爲之捐自君爲郎以迄爲卿猶然所冀未絶過此則今昔判於天淵其事若於君無與而以君之肫摯胡能菀結而不得一宣乃謀敗非一人之力彼方衆而

自賢謀成者又甚固閉如瞽無相何悵悵之可憐君非自潔者不甘沉身靈均之後亦非自逸者何能成佛靈運之前誰不可死而死君君之死抑誰死之吾視茫茫而將於誰愬嗚呼時命之不猶天且將墜何君壽之必延壹聞功成名遂身退果老氏之說信將忘言而忘筌君之成者遂者多矣其未成者將終不可成未遂者將終不可遂胡不退而舍旃惟生死之殊途吾輩後死能不隕涕而漣漣薦芳醪以永訣君如有聞應相許而來旋

公祭梁任公先生文

嗚呼倏然而來倏然而去人生來去何憑何據胡爲而去胡爲而來先生之去來豈尋常比哉手數寸之管成等身之書開羣氓之塞導衆智之諝憂患而不以爲困推崇而不以爲譽憑登山之一呼實庶論之權輿自戊戌以來凡閱寒暑三十有餘可謂開闢鴻濛懷威滿虛聲成鳳嘆噫等龍噓者矣天命在民初陽出杲應運而生爲國之寶故生材而使篤振英聲而鳴早言出若風衆偃若草浸淫衍溢以受先生之造海內言民智者莫不視之如先河推文運者莫不探之爲朕兆思風所暢今已充四周而廓八表矣向

使無先生沛韓潮蘇海之雄輸歐風墨雨之富則墊比呫嗶之頑戶襲巖穴之陋聾瞶巨霆而罔聞矇瞍九陽而不晝唯坎壈之益深將沉淪而誰救故先生之多才蓋彼蒼之所授也自來摛藻之士雅思不羣自抒才艷空絕步塵雖詩如元白詞若蘇辛務取衆喻亦罕深文而無楊雲之淵思少仲長之昌言餘如探奇語怪鑿空翻新或軼博物而撰志或嗣齊民以擬論混合三島十洲別立一記掃除九流百家更闢一門而不諳魯故罕治國聞更塞康莊重游荆榛雖高孤詣未達周原惟先生鈎深致遠用心之周又温

故知新肆力之勤溝納衆流吞吐羣倫故能佩實成秋風人逾春是則遞嬗之際方圓相因先生之生斯時固古今之置郵而寰海之通津也緣是而聲施澤於中土文采馳於東鄰矣偶膺痛患遂卽重泉親交爲之哽咽逖聽於焉淒然將於誰尤不可問天夫功成身退老氏之律守先待後儒者之術先生之生迄于今日以言乎前功則已落其實以言乎後起則芸芸者非一矣物旣老而傷悲何恤乎天地之委質雖五十而假年更老壽而非妄與生也而浮游寧歸歟而自放信時至而得休豈思慮之能抗嗚呼先生之

來去審於理而皆當矣念塵網之暫嬰何獨於其逝也而悽愴惟疇昔之素心乃生死之殊狀靚靈幃之四垂增朋簪之蔽障肅清酒而載薦靈昭昭而在上儻鑒誠而歆類庶來享此秬鬯

公祭綏陽雷玉峯先生文

嗚呼先生西南之雄於荀得粹與孟論通奕奕其志殷殷其衷生也不辰時乎不逢遺書譯聖名德猶龍嗚呼先生吾道幾窮自漢徂宋衆說蒸雰今文執一古學鑿空玄雜而蕪肅僞而工程朱行辨陸王知聰言兼二氏道滋羣蒙泊乎先朝極於咸同始開道途

乃識去從嗚呼先生因益錘鎔箸論正衡與民用中立言不朽爲學者宗沛然貴兩尚矣黔風有道無時身沒名隆嗚呼先生五經無雙嗣承絶學造於有邦文質異世張弛無終欲尋今緒獨相前蹤志賚黃泉精耿蒼穹嗚呼先生左天之恫學海無涘人心滋蓬太玄憶雲論衡嘆充汲井量深仰山知崇嗚呼先生靈山鬱鬱富水滽滽神之所託祀必有功三秋曉露貳簋清菘用薦精靈鑒此虔恭

爲瘞泰山府君象告文

維丙寅孟秋吉日中華民國男子姚華謹以清香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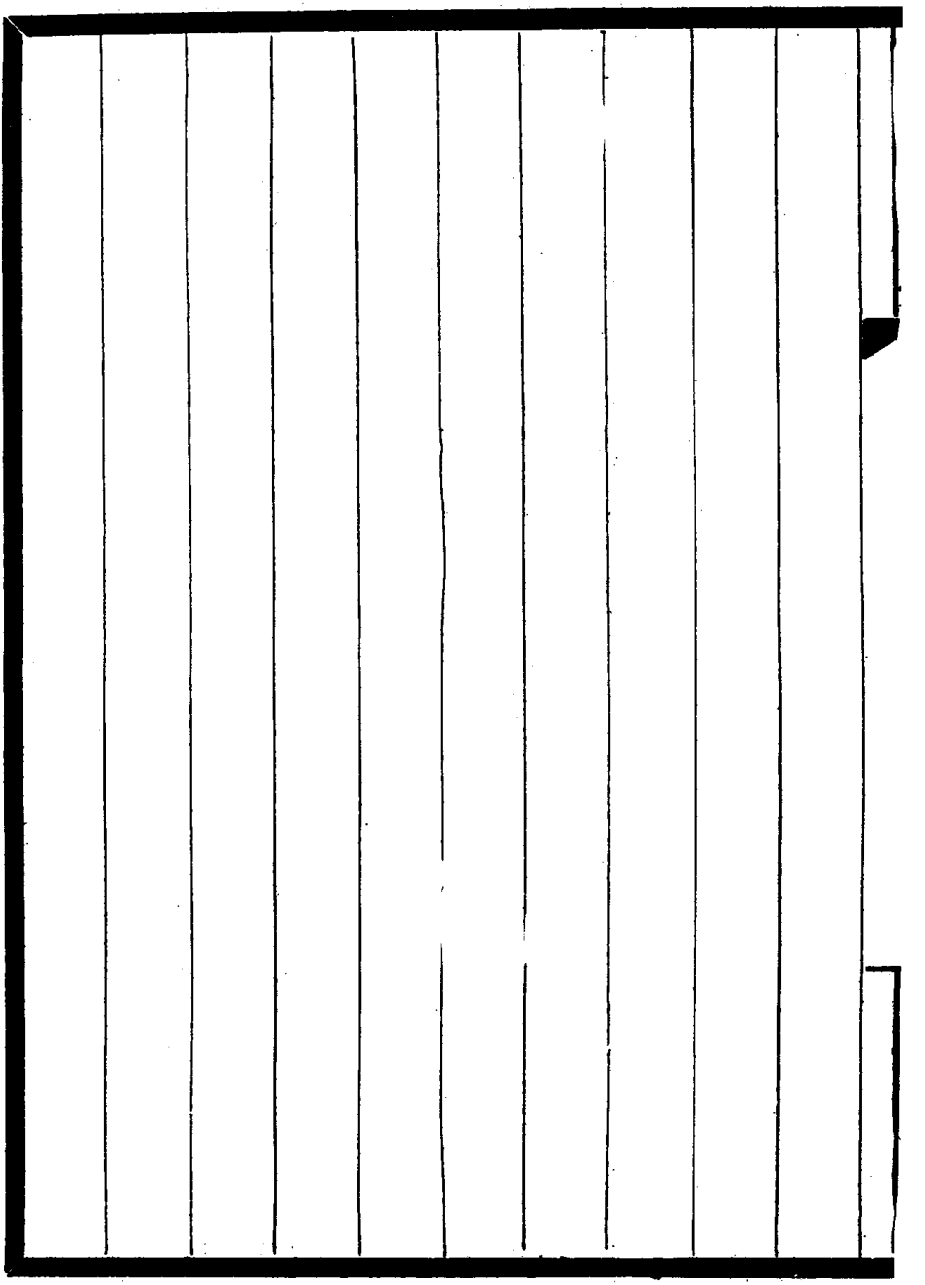
水致告於泰山府君之靈曰蓋聞天道有變遷時序有代謝是以文質遞用寒暑相乘化以萬殊理皆一軌惟靈近天而通帝謂出震以掌春生同司天道時序之常不外變遷代謝之理溯茲殿宇宮號天齊基朱明嘉靖之舊址至滿清順治而重修凡幾百年經兩易代風雨所侵塵溷所沒漸致殘壞曰益荒頹況考之古訓岱宗爲天子所秩非復常人可得私稽之封域泰山實魯邦所瞻胡越冀北以爲聖惟既興于前者仍不廢于今茲暫瘞舊容庀瞻新象國既改物人亦殊風書刪帝典宜毀殿以爲堂禮本儒風雖有

拜而無禱謹告

爲瘞東嶽殿諸神象告文

維歲丙寅孟秋吉日中華民國男子姚華謹以清香明水致告于東嶽殿諸神之靈曰惟神秩有隆夷不聞合祀棲維幽遠豈蒞卑宮而茲殿宇向祠泰山之神因緣凡俗無知妄思祈禱謬引神明之號冀分香火之錢天神人鬼並在一庭城隍社公儼然列坐不畏褻瀆不加修治神若有靈居何能奠又況年歲既多棟宇不庇風雨侵蝕儀象傾殘既信有神是誠非禮用敢瘞之泉壤免穢靈明昭昭之多在天而不在

地赫赫之象維物何若維心謹告



# 弗堂類藁

## 卷第十四贊

貴筑姚　華莊父

### 鳩摩羅什譯經象贊

什師西來徧譯諸經佛法如日爛於月星從此震旦遂傳大乘百論衍辭千襲垂型油油我儀明明吾馨髣髴形容朗燿丹青

### 玉佛贊

良玉本無機以此便成佛寂寂絶語言瑩瑩謝塵垢寄語學佛人此是成佛訣既云萬法空如何有法說

### 井書先生遺象贊

井書已塵遺像猶生用在匡昔體在通經弘願未達
書成正衡敘錄既刊略見生平毋斂而後允式儒生

熊述之象贊 并序

貴陽熊述之繼成寫象江戶之川而同里姚華贊
之都門蓮華山中以告邦之人

巖巖黔亹西南其天自元之闢六百餘年昔以山瘠
今以山豐有山則林曠無前功英英述之實發元謀
嘉木連山富民千侯一計十年大利未央農廣厥耒
蠶亭厥桑天財地寶並充于黔陳詩能賦遙遙覽心
謂盛也覽也國有鑄金家有繡絲庶論既公寧阿我私

吳興郡君三十四歲像贊並序

君貴陽人也其名曰蘭字曰漢木適同里熊述之繼成述之寫其像江戶之川攜歸都門主于君之兄華而示之華與君十六年別一聚都門又將十稔矣不能無辭爲之贊云

姚無弱女先繼妣熊太恭人述先祖中憲公之言也熊實名宗興蠶勸學君方佐述之治女子蠶絲學校于貴陽相夫有功甫也有妹淑既隨嘉骨相若母先妣費太恭人華與君所自出見背二十有七年矣無像而君殆七八似常思假君貌以圖母也所思方遐

鋈姪像贊

猗歟令女猶古之遺死以勤事生不詭隨橫議如簧衆女自媒繁維令女惟正是持庸垂幼學懿著閨儀式茲遺像人亡聲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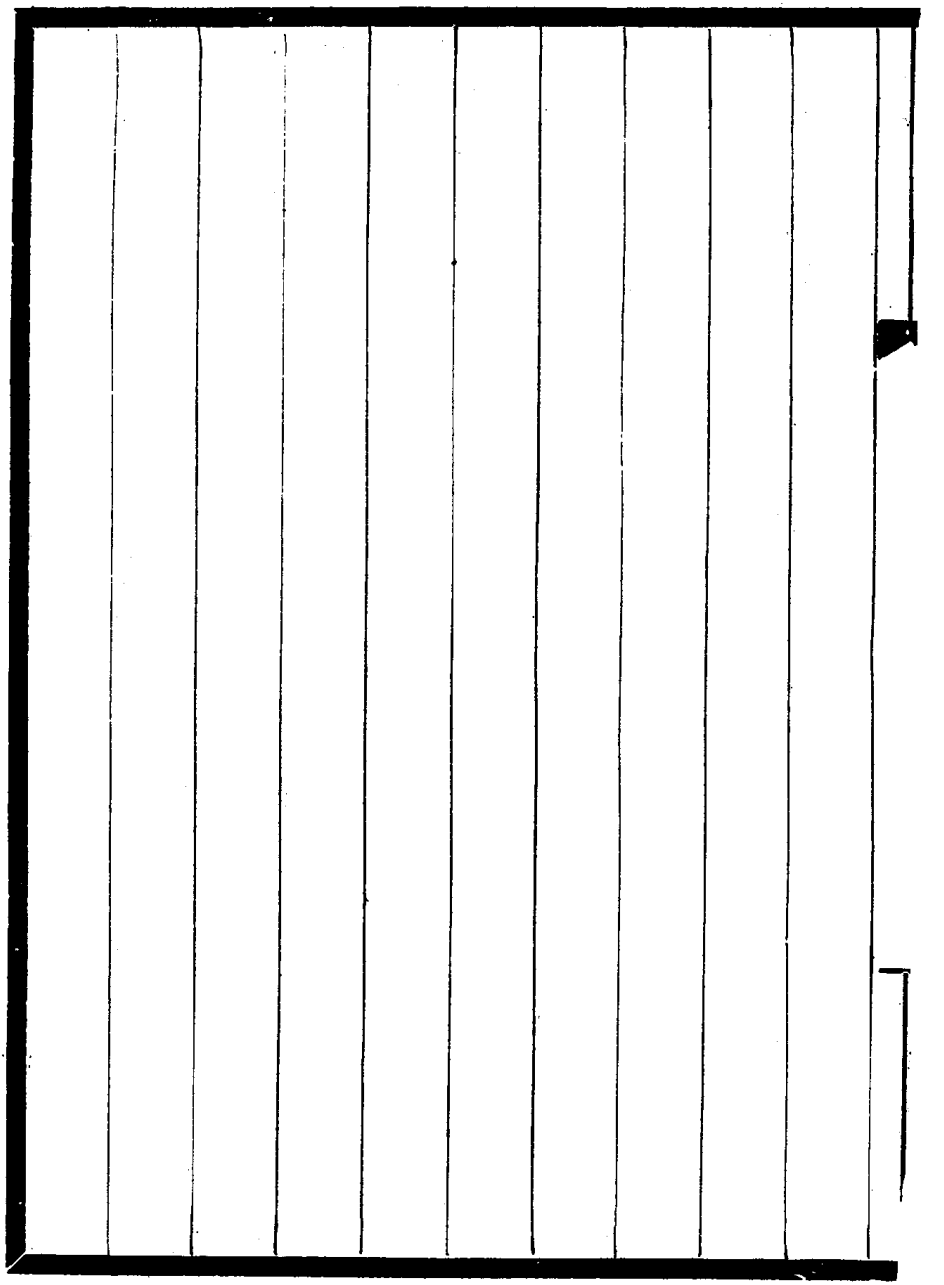
況樂之遺像贊

淵淵蜀才起漢世卿雲淵雲吾能記唐陳伯玉宋蘇軾而生其後欲誰繼甫過弱冠精淬厲而則昭昭天曠曠如彩雲散琉璃碎吁嗟百年亦奚貴生而不死老成魅而死猶生長可畏傳此英聲施萬禩

師曾爲寫象自題贊

茂先名李煜字千載遙一身備老冉冉芳菲菲忽然

我是耶非四十二吾始孤道可道觚不觚志通三文
賦一今古心蒙猗室



# 弗堂類藁

## 卷第十五銘

貴筑姚　華莊父

### 楷杖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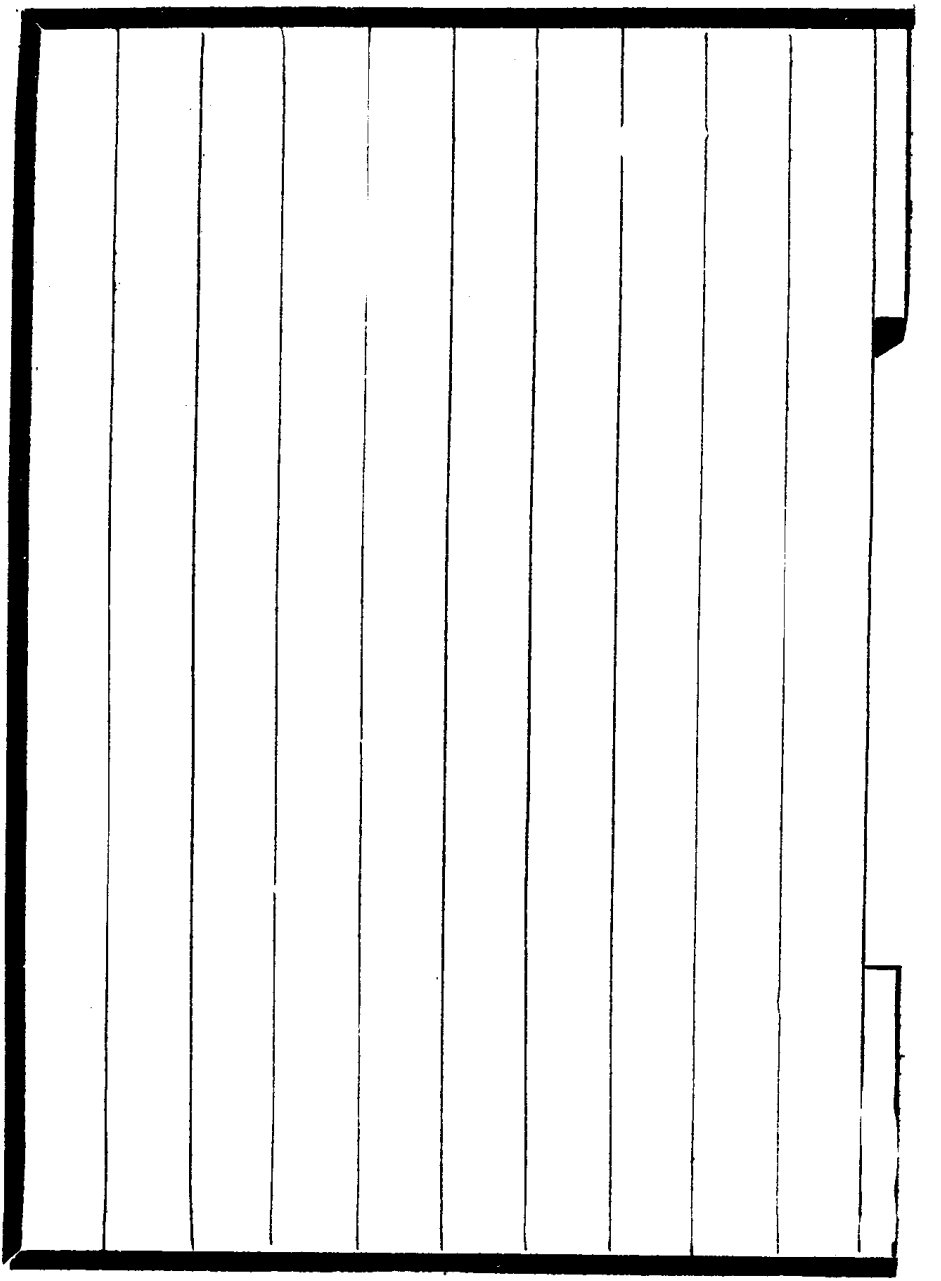
夸父一杖鄧林是成芒父一策孔林是生得之於已銘之庚以右吾行而先吾程

### 象牙金人銘

古金人緘其口玷可磨瓶可守鑒鑿齒憶焚身胡刻骨爲慎言

### 姚鑾墓碣銘

英英哲婦訒斯師德嗟嗟令淑柳氏非禮不履楊道綱其人如

玉郭思訓岐嶷夙成于纂行藏得性楊神威家傳仁孝李君人
惟貞正元鏡送妻鄭猗矣慶緒徐紳儼然容止訚祥斯配我吉
士司馬元禮作嬪君子褚承恩六藝孔脩王使君四德彌厲王贊
行仁由己李昊平生自愛石夫人弘宣婦道索氏功烈柔風
常氏纖程古制韋夫人動有成功羅敬周善每見積梁珣令文
以立身何簡才既不燿李鼎德必有鄰呂買辭英易殞李夫人
窈窕永逝元妻隴嘁思鳥桑氏人零珠淚關愛道素範彬
彬杜夫人玄室光光黃君夫人蘭芳豈謝蕭瑒德音不忘錢忠懿王
丁巳六月既望
姚孫墓碣銘

姚氏之殤厥名曰況得丁而生逢庚而喪此滅彼生無殤何彭委質遺形返虛入冥成汝一化待汝千劫穴土爲宮隨名作碣於乎況哉